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 特別介紹 ·



游俠呂奇傳奇故事

紅脣禍

龍驤 · 著



美人局故事已完，J · A · S · 也已宣告解散。然而呂奇的故事却沒有完，他是一個富有傳奇性的人物，自然就有很多傳奇性的故事發生在他身上了。是期刊出，敬請垂意。☆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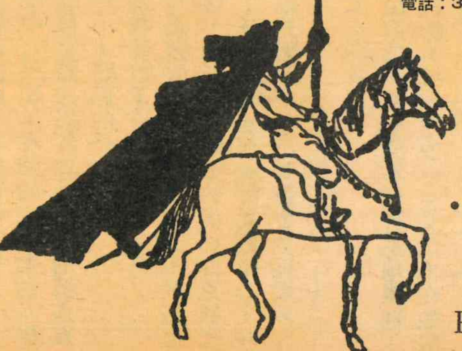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1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潮時代的新潮人物
新潮行徑
新潮情節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

逃亡女神

馮嘉新作 即將出版

一尊美麗的女神塑像忽然神秘地失踪了，代之而出現的是一模一樣的美女，這個美女有時溫柔如羔羊，有時暴戾如猛虎，有時無情地殘殺敵人，有時可憐地逃亡，逃避惡人的強暴！她對司馬洛有時如淫婦，有時又如淑女，而司馬洛緊緊地跟着她，要解開這個逃亡女神之謎。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高陞戲院對面）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綫）

遊俠呂奇傳奇故事

龍　驤・文
培　新・圖

紅唇禍



白娜的紅唇

「誘人的紅唇！
解不開的熱吻！
……………」

磁性的歌聲從歌女白娜的誘人紅唇中徐徐吐出。她那豐滿的臀部隨着音樂的節拍輕輕搖幌，晚禮服上面綉綴着的亮片在熠亮的燈光照射下如夜空中晶亮的星星。那閃光、那歌聲、那風情，深深迷惑了在座的每一個客人。

在許許多多的客人之中，也有呂奇在內。

呂奇在脂粉堆中打過滾，在嬌娃羣中七進八出，見識甚多，照說他不該迷惑於歌女白娜的誘人風情。然而，他迷惑了；迷惑的是……

白娜今天晚上和他訂了一個約會。

這是呂奇來到新畿內亞的頭一個晚上，嚴格地說，當他離開機場，來到這家新型的奧林匹克觀光大飯店，只不過才三個小時。他有絕對的信心，在此之前從未和白娜見過面，想不到這位性感嬌娃却約了他。

怪事！怪事！

呂奇左手端起酒來，右手又不由自主地攤開了那張已然揉皺的紙條，很娟秀的中文又出現在他眼前。

「先生，我深信我的記憶，彷彿以前在那兒見過你。異地重逢，似曾相識，是份奇妙的事。今晚十時，請來噴泉廣場前海南女子公寓十五號舍下一唔，敬請踐約，勿使鵠候是幸。

白娜」

呂奇本可以一笑置之，偏偏他又是一個好奇的

人。他似乎已決定要踐赴這個約會了；但是在潛意識中他仍然有一絲猶豫——若是侍應生不告訴他五樓有夜總會；若是他不來消磨；若是他不坐在最接近舞台的座位……

白娜已然唱完歌下場了，換上來一個搖幌裸露胸肩的四女舞蹈。呂奇有些發膩，他揚手召來侍者結賬。

他付賬時賞了豐富的小費，同時低聲說：「我能到後台看看白娜小姐嗎？」

這侍者就是方才爲白娜送來紙條的人，看膚色就知道他是當地青年，但他的英語却說得不壞：「白娜小姐吩咐過了，希望你不要去後台找她。」

「爲什麼？」

那侍者搖搖頭，神秘地笑着說：「我不知道爲什麼。不過，據我猜測，白娜小姐可能是爲了守密吧。」

「噢！她不怕你洩漏？」呂奇以開玩笑的語氣說。

「不會的。」侍者的神情正經起來。「白娜小姐是第二次來這裏演唱了，她對我不錯。方才傳送這張紙條時，她還賞了我不少錢。」

「你經常爲她作這種工作嗎？」

「什麼工作？」侍者訝異地反問。

「爲她向男性客人傳送秘密紙條。」

「不！不！」侍者頭搖得很快，聲音壓得很低，「據我知道這是第一次。我見過不少女藝人，她該是最規矩的一個。先生！你們不是老朋友麼？」

「嗯！」呂奇含糊地點點頭，站了起來。「有很久不見了，想不到她還記得我。」

他走出夜總會時，彷彿聽見那侍者跟在他身後說了聲「祝你好運」。這原是一句吉祥話，但是呂

奇却不由自主地皺了皺眉頭；每到一個地方都有麻煩臨身，這一回他也不企求什麼好運，沒有惡運當頭，他就心滿意足了。

呂奇所訂的房間在二樓，乘電梯下來回到房中，和衣躺了上床。現在才九時十分，他可以休息半個小時再出發。當初在「反陰謀行動總部」工作時他曾來過這兒，他自信能在十幾分鐘之內找到白娜的寓所。

一支香烟還沒有抽完，門鈴突然響了起來。門打開，呂奇頗感意外，訪客竟然是歌女白娜。不待呂奇有所表示，她就飛快地擠了進來，以背部推上了房門，瞇上了眼睛，靠在房門上輕輕地喘吁着。神情顯得異常緊張。

呂奇更加迷惑了，他像鑒賞一件藝術品似地打量着她，一語不發。而他心裏却在暗暗自問：這個女人到底在玩什麼花樣？

呂奇抱着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等待着白娜開口說話，只要對方一開口，呂奇就有把握將對方的來意揣摩一些出來了。

喘息了一陣，白娜才緩緩地睜開了眼睛。低聲說：「方才我在服務台上打聽過，聽說你名字叫呂奇，因而更肯定地使我相信我們曾經見過面，所以我就迫不及待地來看你了。」

呂奇很平靜地擺了擺手說：「白娜小姐！請坐下來談吧！」

白娜神情較為緩和了一些，安詳地坐下，接過呂奇為她倒的一杯冰水，喝了一大口，然後揚首問道：「呂奇先生，你還記得曼谷的『嬌嬌夜總會』嗎？」

「嗯！」呂奇輕緩地點着頭。「那該是曼谷最好的去處了。」

「我記得你常去。那個時候，我正在『嬌嬌夜總會』献唱。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們似乎還在一塊兒喝過酒。」

每一個漂亮的女人在男人的眼光看來，都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呂奇仔細地將白娜打量了一番，雖然覺得有些面熟，但是他不敢肯定，這個女人所說的話是百分之百的可靠。而他也不去懷疑她。只是微笑着說：「白娜小姐！這可應了妳所說的話——異地重逢，似曾相識，是一件奇妙的事。不過，妳的約會和妳的突然來訪，都使我神經有一點緊張。妳能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嗎？」

白娜端起杯子來，又喝了一大口冰水，才皺着眉頭說：「我記得你在曼谷的時候，經常都是和一些警察人員來往，所以據我猜測，你可能是警探之類的人物……」

不等她說完，呂奇就打斷了她的話。「白娜小姐！妳也許猜錯了，我的工作與警界毫無關係。」

「不管怎樣，」白娜的語氣很肯定，而她的眸子裏也射出了懇求的光芒。「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幫我的忙。」

「噢！妳遭遇到什麼困難了嗎？」

「有人要殺我。」她以微含顫抖的聲音說。

呂奇楞了一楞，突然聳肩笑了起來。「白娜小姐！大概是某一位男士被妳的性感迷惑，追妳追得太厲害了吧！」

「不！」白娜拚命地搖着頭。「那個人的確是想要殺我。」

「哦！」呂奇的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很正經地問道：「妳認識那人嗎？」

「不認識。」

「妳知道對方是幹什麼的嗎？」

「不知道。」

「那妳又怎麼知道他要殺妳呢？」

白娜很緊張地壓低了聲音說：「我到這裏來献唱，已經有三個禮拜了。大概在一個禮拜以前，我就發現這個男人每當我夜晚十一點多鐘要回家的時候跟踪我。」

「白娜小姐！妳是走路回去嗎？」

「不！我是乘坐出租汽車。」

「那麼，那個男人是駕車跟踪妳了？」

「是！」

「他從來沒有和妳搭訕過嗎？」

「沒有。」

「他有沒有在夜總會出現過？」

「只是當我一坐上出租汽車之後，就突然發現他的車子跟在後面。在夜總會中從未見過他。」

「那麼，當妳回到公寓的時候，他有什麼特殊的行動嗎？」

「沒有。他只是在遠遠的地方停下車，冷冷地看着我付過車資，從車廂裏走出來，再急急忙忙地跑進公寓的大門。」

「白娜小姐！妳太敏感了。」

「呂奇先生！請你相信我，我絕不敏感。」白娜停頓了一下，又接着說：「我住在三樓，我的房間是臨街的。當我回到房間之後，我就躲在窗簾後面，偷看他的動靜。他總是站在他的車門口，對着我的窗子凝望，一直到夜很深後，他才離去。」

呂奇沉吟了一陣，又禁不住聳肩笑了起來。「白娜小姐！我敢打賭，那是一個迷戀妳的男士，他可能是屬於羞澀、內向的那種類型，因此，他不敢明白地向妳示愛，只有暗中窺覷以求滿足。白娜小姐，妳的確太敏感了。」

「不！我有證據。」

「證據！」呂奇的兩道眉毛不禁挑了起來。

「本來我並沒有發現他的跟踪，直到前幾天他突然來了一個電話，用陰陽怪氣的聲音對我說：『妳逃不掉的，妳逃不掉的！總有一天妳要落在我的手裏』。」

「白娜小姐！妳怎可以證明那電話是他的呢？」呂奇在情不自禁中又使用了那種職業性的語氣。

「這幾年來，我以唱歌為職業，跑過了不少碼頭，自然也見過不少的男人。這個男人有一雙奇怪的眼睛，他給我一種顫慄的感覺，幾乎能够百分之百地肯定電話裏的聲音是從他的嘴裏發出來的。」

呂奇有好幾分鐘沒有說話，他並不是在考慮白娜所說的話是眞是假，而是在斟酌是否該幫對方一個忙。也許她是太敏感了，但是這種恐怖的觀念已在她的心裏生了根，至少自己要想辦法為她將這層陰影除去。因此，他儘量將臉上的神色裝得柔和一些，輕聲說：「白娜小姐！我不能够再說妳是過份的敏感了。不過，你未免也太武斷了點。那個男士在電話裏對你說妳跑不掉的，這並不能够代表他要殺妳的啊！也許他想得到妳，追到妳或佔有妳。」

「不！不！他不是這種意思。」

「白娜小姐！妳有什麼根據呢？」

「呂奇先生，當我今天在舞台上看見你的時候，我心中眞是高興極了。雖然，你不承認你與警探有任何關係，但是我直覺地感覺到你是一個可以保護我，也能够為我解決困難的人，所以，我請求你帮忙……」

不等她說完，呂奇就搶着說：「白娜小姐！妳既然這樣說，那我也不便硬性地糾正妳對這件事的看法了。讓我打電話為妳報警吧！」

「不！不！」白娜像是非常恐怖地站了起來，連連地搖着頭。「我不要報警！我不要報警！」

「為什麼呢？」

白娜像是非常痛苦地搖着頭，一雙手緊捂着她的面孔，半响沒有說話，這種態度是有點反常的，但是，呂奇並不能就此肯定對方是有什麼隱衷。於是，他又說：「那麼，妳趕快跟『奧林匹克大飯店』的負責人商洽一下，就說妳的身體不適，提早結束合約好了。」

「那不是辦法。」白娜的頭抬了起來，緊張的眼光從指縫裏透射出來，瞪視着呂奇。「他說過我跑不掉。我雖然離開這兒，但是不能離開這個世界，我相信我走到天涯海角，他也會將我追到的。」

呂奇突然心中一動，伸出手去將對方掩住面孔的手拉了下來，緊緊地握在自己的手掌裏。語氣平靜地說：「白娜小姐！妳為什麼要將這些事情告訴我呢？」

「因為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帮我的忙。」

「那就對了。我的確願意盡我所有的能力來帮助妳，使妳不再受到任何的打擾。可是，我需要了解眞實的情況。」

「我說的都是眞話啊！」

「不！妳一定隱瞞了什麼。比如說妳認識那個男人，或者妳和他曾經有過一段感情上的糾葛。」

「你怎麼知道？」似乎沙發的彈簧，突然增加了效力，使她的身體彈跳起來。

「白娜小姐！」呂奇的一隻手在她的手背上輕柔地摩挲着。「妳應該告訴我眞話，否則，我是沒有辦法帮助妳的。」

一顆眼淚從白娜大大的眼眶中滴了下來，她哽咽着說：「要我從那兒說起呢！」

「隨便妳從那兒說起都可以。妳只要告訴我，那個男人是誰？妳曾經和他發生過什麼樣的糾紛就行了。」

白娜眼光中透射一種迷濛的色澤，她凝視着從頂壁上垂掛下來的吊燈，喃喃地說：「他是一個藝術學院的學生，畫得一手好畫，很有天賦，不善於言辭，外表上看來很冷漠，但內心卻熱情如火。那時候我在音樂學院讀書，我們相愛過，可是……」

呂奇接口說道：「可是，妳又移情別戀，是不是？」

「在我從事歌唱生涯之前，我是一個很純潔的女孩子，我一直很忠實地愛着他，謝絕了所有應酬，所有的約會，將一些辭藻華麗，內容熱情的情書，一古腦地丟進了字紙簍。」

「那麼，是他移情別戀了囉？」

「也不是。他的父親很富有，幾乎在全世界都有他的事業機構，而我，祇是一個學音樂的窮學生。所以，他的父親反對我們的婚事。」

「白娜小姐，妳的男朋友似乎太缺乏之勇氣。」

「不！這不能怪他。他曾經想背棄他的父親和我私奔，可是，我為了他的前途，我不願意拖累他，所以我躲避起來。卻想不到……」

「因此，他就誤會妳了，是嗎？」呂奇插嘴問了一句。

「我並不怕他誤會。」白娜的語氣平靜下來。「如果他誤會我，一定會恨我。一旦恨我，他就會將我忘得乾乾淨淨的，因此他會愛上他父親為他選擇的人，他也將會承繼他父親的事業，永遠作一個上流社會的紳士。」

「結果呢？」呂奇迫切地問。

「他以為我是在他父親壓力之下出走的。於是

，他恨他的父親。最後，他得了精神分裂症。在一個大雷雨的晚上，他的父親被人勒死在床上，警方說他就是兇手，是他親自殺死他父親的。」

呂奇不禁吃驚地說：「眞是他殺的嗎？」

「我也不知道。最後，他被關進了瘋人院，我千方百計地找到他，去看他，但是他却不認識我。三年來，我再沒有聽到他的消息。我每天在歡笑中討生活，但是在台下的時候，我却爲痛苦所煎熬，我一直在追究責任，到底是誰害了他。在一個禮拜之前，他却突然出現了。」

「是瘋人院放了他嗎？」

白娜嘆了一口氣，打開了手袋，拿出一封電報，遞到呂奇的手裏。

呂奇打開一看，只見電文的內容是：「台端查問精神病患者周宣祈之行踪，經查該患者於兩週前，破門而逃，下落不明，正籲請警方查尋中。

星洲協和精神病療養院。」

「他是逃出來的！」呂奇皺緊了眉頭。

「是的。」白娜神情憂鬱地點點頭。

呂奇喃喃自語說：「一個精神病患者逃出了瘋人院，竟然能够從星洲來到這兒，而且還能够駕車跟踪妳，這不是太不可思議了嗎？」

「當我發現他之後，我是非常興奮的。我衝過去，喊叫他、摟抱他，可是他反應就像一具冷漠而沒有生命的石膏像。我深深記得他的形像，我肯定我沒有認錯人。可是他那種反應却使我猶疑起來。於是，我打電報去查詢他的下落，果然是他。呂奇先生！我應該怎麼辦？我如果報警的話，警方一定會再度把他送進瘋人院。那是一種多麼痛苦的生活，我怎麼能够忍心再讓他去受那種罪，可是……」

呂奇拍了拍她的肩頭，安慰地說：「白娜小姐！暫時別將這些煩惱放在心上。今天晚上妳仍然和往常一樣安詳地回到妳的公寓裏去，其它的事情由我來辦好了。」

白娜以猶疑的目光望向呂奇，以探索的語氣問道：「你……你會傷害他嗎？」

呂奇微笑着說：「放心！我不會作出傷害他的事。」

「那麼，你將如何對付他呢？」

「這要看妳的意思。」呂奇不露痕跡地反問。

白娜痛苦地搖着頭。「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如果……」呂奇的語氣很緩慢，目光敏銳地在搜索對方的反應。「……他的精神分裂症已經復原，妳會再愛他嗎？」

這個問題顯然使白娜產生了巨大的震驚，她錯愕良久，才喃喃地說：「他可能復原嗎？……不可能，不可能……」

呂奇已不打算再追索下去，於是，他再度拍着白娜的肩頭說：「好了！妳回去吧！我首先要作的是——那個追踪妳的人是不是周宣祈；若是，他來此的目的是甚麼。」

「那就一切拜託你了。」白娜柔聲說，「總之，求你千萬別傷害他。」

她拉起呂奇的手，在他的手背上輕吻一下。柔軟而濕潤的紅唇印在手背上，使呂奇產生了一瞬間的遐思。他不明白，這親親一吻，是代表感謝，還是祝福，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白娜的紅唇很美，使人產生慾望。連老手呂奇都免不了有這種想法。

× × ×

夜很深，「噴泉廣場」在水銀燈的照射下，顯得格外的清冷。呂奇所租來的那輛別克跑車，停在廣場的南端，中間雖然間隔着偌大的噴泉，但是他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遠隔有一百公尺的女子公寓三樓的第二間窗戶，自然也能看到靜靜地靠在車門上的周宣祈。

白娜的窗口終於亮起了燈光，她那婀娜的影子也映在窗上。呂奇原本判斷周宣祈當看到伊人的倩影時，必然會產生一股莫名的激動，但是，他判斷錯誤了。周宣祈仍然靜靜地倚在車門上，一動也沒有動，正如白娜所形容的——他似乎是一具冷漠而沒有生命的石膏像。

約莫過了五分鐘，白娜房內的燈光熄滅了，她的影子也突然消失。此刻，周宣祈才行動極爲緩慢地弓着身子坐進了車廂，似乎準備要駕車離去。

呂奇發動了汽車，加足馬力，將自己的跑車駛過去。在一眨眼之間，已經停在周宣祈那輛黑色雪佛蘭的旁邊。他飛快地從車廂裏跳出來，將自己的旅行護照在對方的面前幌了一下，壓低了聲音說：「先生！我是警探，請問你爲甚麼在夜靜更深的時候，面對着一座女子公寓逗留不去？」

他一面盤問對方，一面藉着廣場的水銀燈光向對方打量，坐在車廂內的是一個約莫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有一雙大眼和清秀的面孔。但是，在慘白的水銀燈光照射下，顯得毫無生氣。他的兩手放在方向盤上，目光前視，既沒有回答呂奇的話，也沒有回過來向他看上一眼。

呂奇心中不禁暗想，他眞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嗎？如果他的症狀還是如此的嚴重，他怎可能從星洲來到這兒，又怎麼能够認出他以前的戀人呢……？

呂奇暫時拋開了心中的疑問，緩緩地將那輛雪佛蘭車的車門打開，又站近了一些，提高了聲音說：「先生！我要看看你的護照。」

對方仍然沒有動，目光依舊沉靜地向前看着。

約莫過了半分鐘，他的右手才揷進了衣袋。可是其結果却大大地使得呂奇感到意外和震驚。原來，對方所掏出來的不是一本護照，而是一枝配備了滅音器的左輪手槍。

在呂奇玩命的生涯裏，不知道有多少次面對着死冷冷的槍口，但是從來沒有一次像現在這樣使他感到無比的顫慄和恐怖，因爲執槍的人是一個狀況非常嚴重的精神病患者。他不知道該如何應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對方手裏的槍枝擊落嗎？那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爲對方坐在車廂裏，距離他很遠，根本就不便於施展閃電行動。但他也不愧是一個深具經驗的好手，他竭力保持鎭定，一動也沒有動，因爲他知道任何輕率的行動，都可能遭致死亡的厄運。

就這樣僵持了約莫有兩、三分鐘之久，車廂內拿着槍的人終於開口說話了：「你眞的是警探嗎？」聲音雖稍顯冷漠，但是吐字却非常清晰，根本就不像是一個精神病患者。

呂奇儘量以柔和的聲音說：「你難道以爲我是冒充的？你只不過是一個遊客，希望能够在旅遊中得到快樂。你以槍械對着警務人員，是會爲你帶來麻煩的。我在詢問你之前，我不追究你這種冒失的行爲就是。」

「哼！」對方冷笑了一聲，說：「你根本就不是警務人員。在半個小時以前，你還和那個女人在一起。」

「那個女人？」呂奇明明知道對方指的是白娜，而他却故意地問了一句。

對方聲音很穩定地說：「歌女白娜。」

呂奇顯得很輕鬆地笑着說：「你知道的倒不少。半個小時以前，我的確和她在一起。但是，這也不能證明我不是警務人員啊！」

「當然不是，因爲白娜絕不可能和警務人員打交道。」他的語氣非常肯定。

「未必吧？」呂奇神態輕鬆地將一隻手擱在車門的窗框上，身子又壓低了一些，他似乎每一秒鐘都在尋找擊落對方手中槍枝的機會。「這個禮拜以來，你一直在跟踪她，她爲了自身的安全，自然要向警方尋求保護。」

「我說她不會。」

「爲甚麼？」

「你不必問下去了。」對方那兩道犀利的目光在呂奇的面上溜了一圈，又接着語氣冷峻地說：「現在談談我們兩人的事，你到底有甚麼目的？」

呂奇沒有回答對方的話，却反問道：「我想先請問一下，你是從星洲來的周宣祈先生嗎？」

「想必白娜已經對你說過了，我否認也沒有用。」說到這裏，他用力地點了點頭。「不錯！我就是周宣祈。」

「你可知道東南亞所有的警務機構都在全力找你嗎？」

「爲甚麼？」

「因爲你是一個曾經親手殺死自己父親，而又剛剛從瘋人院裏逃出來的精神病患者。」

冷峻的笑容從周宣祈的面上浮現，在慘白的水銀燈照射下，顯得格外的猙獰，使無所畏懼的呂奇也不由自主地在暗中打了一個寒噤。那股冷峻的笑容逐漸化開，變成了一層晦澀的陰影。然後，堅硬，冷漠如冰粒的話聲，從他的口中徐徐吐出：「你看我像一個精神病患者嗎？」

「我看你不像。」呂奇附合着對方說。他的本意是不想去激怒對方，其實以他那銳利的目光看來，周宣祈像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人。「可是，我又不能够懷疑精神病醫生的診斷。如果你沒有罹患精神分裂症，他們就不會將你送進瘋人院，而要將你送上法庭了。」

「爲甚麼要將我送上法庭？」

「因爲你勒死了你的父親。」

「哼！這大概都是白娜告訴你的。如果你要聽眞實的情況，我現在可以告訴你我沒有瘋，也沒有勒死我的父親。」

「那麼，他們爲甚麼要將你關進瘋人院？」

「因爲他們都是瘋子。」他嘶吼着。這就像一個酒醉的人，說他自個兒是最清醒的人一樣。由這麼一句話，呂奇反而倒認爲對方眞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了。

他沒有去駁斥對方的話，調轉了話題說：「周先生！拋開這些問題不談，你跟踪白娜已經一個禮拜了，到底有甚麼目的？」

「你說呢？」周宣祈竟然反問他。

呂奇皺了皺眉頭，故意想了一下，才緩慢地說：「如果你想殺她，在這一個星期的時間裏，你早就有了下手的機會，不必等到現在。如果你……」

不待他話說完，周宣祈就接口說：「是白娜告訴你，我要殺她嗎？」

「這也許是她的錯覺。但是，却不能怪她。一個單身女子在深夜被一個陌生的男人跟踪了這麼久，自然會使她產生一種莫名的恐怖。」

「她告訴你我是一個陌生的男人嗎？」

「她認出你是她以前的朋友。可是，當她跑到你的面前跟你說話，呼叫你的名字時，你却冷漠地一無反應，她當然以爲是自己認錯人了，而且她的那位朋友早在三年前就罹患了精神分裂症而關在星

洲一家協和精神病療養院裏。周先生！你說她會有甚麼想法？」

「好了！」周宣祈似乎有些不耐煩地皺起了眉頭。「我不想和你談論這些問題，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是甚麼？」

呂奇聳聳肩頭說：「我只不過是有些好奇罷了。」周宣祈將手中的槍枝搖幌了一下，沉聲說：「我警告你，好奇心太重的人是會爲自己帶來麻煩的。你從來不認識白娜，也從來不認識我，所以你最好少管閒事。否則將有一顆槍彈射穿你的心臟。」

「周先生！殺人是要犯法的，你難道不怕被送上電椅嗎？」

「一個剛剛從瘋人院裏逃出來的精神病患者，殺死了人，是不要負法律責任的。」

呂奇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冷冷地說：「不錯！你有很好的掩護。」

「那麼，你就應該知難而退。你是否繼續你在此地的旅遊，那不關我的事。不過，我和白娜的事却不需要你挿進來，這是最後的警告。下一次我見到你，不會再和你講一句話。」

「好！我不管。」呂奇一邊說，一邊緩緩地後退。

「我早就發現你是一個聰明人，所以你不應該做傻事。」周宣祈的話說完，他那輛車子的引擎就發出了怒吼之聲，很快地駛離了「噴泉廣場」。

從各方面看來，周宣祈都不像是一個精神病患者，這使得呂奇的好奇心更爲加深了。於是他飛快地回到車廂，發動引擎，準備要追上去。

突然，從遠處閃亮了兩道熠亮的燈光，幾乎在眨眼之間，就有另一輛車子向他駛了過來，橫在呂奇那輛跑車的前面停下，攔住了他的去路。

車上跳下來一個年輕的女郎，她穿着齊股的短袴，脚底是一雙平底的凉鞋，上身一件紅色的恤衫，將她健美的身體毫不保留地襯托出來。

她很快地來到呂奇的車邊，將腦袋從車窗中伸進來，以半揶揄，半警告的聲音說：「先生！如果你要和一個瘋子打交道，那就太傻了。」

呂奇突然感覺到自己已置身在一個暗藏着危機的漩渦裏。他冷冷地看着對方；那女郎似乎滿面的稚氣，但是從她的語氣中可以聽出來，她絕不是一個小女孩。這個突然的行動，也不是毫無意義的。於是，他冷峻地問道：「小姐！妳是誰？」

「一個喜歡看熱鬧的。」她眉飛色舞地說。

呂奇回過頭去，以冷嘲的語氣說：「那麼，妳就不該到『噴泉廣場』來。現在雖然已經到了午夜，可是好玩，熱鬧的地方還很多，我猜想妳恐怕是別具用心吧！」

「你剛好說錯了。」她輕鬆地甩了甩束在後腦的長髮。「我原以爲這兒將發生一場劇烈的槍戰，却想不到一點火爆的鏡頭也沒有出現。」

「那麼，妳就該縱容我駕車追上去啊！」

「好了，別跟我辯論啦！」那女郎突然笑了起來。「要不要我請你喝一杯酒，我們上『南美酒吧』去吧！」

她說完之後，也不等待呂奇的答覆，就跳上了她自己的車子，駕車離去。

呂奇自然不會放鬆這條綫索，也就駕車跟着那女郎的車後，離開了清冷，沉寂的「噴泉廣場」。

× × ×

「南美酒吧」稱得上是一個高尚的場所。這兒的燈光非常明亮，因此，呂奇也就將面前這個年輕而又健美的女郎看得格外的清楚。

她的頭髮畧呈金黃的色澤，瞳仁顯出些許淡藍，充分的顯示她是一個第二代的歐亞混血兒。在她的血統中，約莫有四分之一的西方人種成份。

她生着一張娃娃面，但她的眼光中却顯示了沉穩與練達。她仰起頭來，漫聲問道：「你要喝點甚麼？」

「威士忌。」呂奇輕聲答着，仍是目不轉睛地望着她。

她回過頭去，向她面前的侍者揮揮手說：「威士忌兩份。」

侍者應聲退去。很快地，就爲他們送上酒來。

呂奇舉起了杯子，語氣緩慢地說：「小姐！在應酬場合中，免不了有些俗套。在喝酒之前，我想請教妳的芳名，能告訴我嗎？」

「我叫秦露，你呢？」她的神情顯得很爽朗。

「呂奇。」他還用手指頭在桌面上比劃着。

「你和白娜是朋友？」

呂奇沒有答覆對方而反問道：「妳認識她？」

「她是一個成名的歌星，我當然會認識的。」

「我猜想妳認識她並不僅僅因爲她是一個成名的歌星。」

秦露喝了一口酒，笑着說：「我發覺你的語鋒很犀利，可是你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讓我再問一次，你和白娜是朋友嗎？」

「嚴格地說，我和她認識才只不過幾個小時，只是勉強能够說是相互認識而已。」

秦露聳了聳肩頭，又喝了一大口酒，才吁了一口氣說：「聽到你的回答，使我非常安心。」

「爲什麼呢？」

「如果，你是她的朋友，這件事可就非常難辦了。」

「秦小姐……」呂奇眞是滿腹狐疑。

秦露很快地搖手打斷他的話。「呂奇！你不能叫我的名字嗎？」

「好。」呂奇點點頭，改了口：「秦露！看妳的神態，妳應該是一個很直爽的人。那麼，我希望妳坦白地告訴我眞相。妳出現在『噴泉廣場』，然後又請我到這裏來喝一杯，我相信這都不是偶發事件，必然有其緣故，對不對？」

「當然。」秦露詭譎地一笑，停頓了一下，才又接着說：「不過，你能完全對我信任嗎？」

「最少我信任我自己的知慧與判斷。」

「那也許未必可靠，比如說，你對白娜的情況可能就判斷錯了。」

「噢！妳知道我對白娜作了什麼估計嗎？」

「你好像在保護她。並試圖爲她清除周宣祈帶給她的困擾。其實，你却不知道，你已經被她利用了。」

「噢！我倒要聽聽妳的說法。」

「別忙！」秦露笑了一笑，露出了整齊的白牙。那種神態看上去，似乎是一股稚氣，但是，却具有很大的魅力。她將頭湊近了一些，低聲說：「讓我先問問你，你對什麼最有興趣？」

「鈔票與女人。」這雖然不是呂奇的由衷之言，却是一股具有野心的男性之共同愛好。呂奇覺得用這句話來答覆對方，一定具有很大的作用。

「看樣子，我沒有找錯合作的對象。」秦露將身體靠在椅背上，將距離拉遠了一些，以精銳的目光打量着他。「眼前就有一筆財富在等待我們，問題是——你是否具有誠意與我合作。」

「妳好像在引誘我。」呂奇似笑非笑地說。

「也許。」秦露不作辯白地點點頭，接着，她又將話題一轉：「我知道白娜對你說了一些什麼故事。所有見過她的男人，都讚譽她生了一張最誘人的嘴，而他們並不知道她那張嘴，不僅是外表美麗誘人，而且還會說出非常動聽的故事。」

「秦露！妳知道白娜告訴我一些什麼嗎？」

秦露冷笑連連地說：「一個美麗，動人的愛情故事，她是悲劇的主角，也是一個爲偉大的愛而犧牲的可憐女人，現在，周宣祈千里追踪給她困擾，她希望你保護她的安全，但是她又不願意讓追踪者受到任何傷害，使你覺得她是多麼善良，多麼可敬又多麼可愛，對嗎？」

呂奇心中不禁一動，因爲秦露所說的完全正確。也許在此之前，白娜也曾經使用這種技倆利用過別的男人，對自己只不過是舊技重施。否則，秦露對內情怎麼會如此清楚呢？他一時沒有說話，心中似在思索什麼。

秦露見他沉吟不語，又緊逼着問道：「呂奇！我說對了嗎？」

呂奇以喃喃的語氣說：「秦露！聽妳的口氣，白娜告訴我的話都是假的了？」

「不錯。她告訴你的全是謊言。」

「那麼，眞實情况呢？」

「你想知道？」秦露仰起了面頰，很神氣，也很媚。

「如果我不想知道，爲什麼還要跟妳上『南美酒吧』來呢？」

秦露詭譎地一笑，搖搖頭說：「對不起！現在我還不能將眞實情况完全告訴你。」

「爲什麼？」呂奇輕柔地問，他並不是一個性情急躁的人。

「因爲我對你的作爲還不能完全信任。」秦露說得直截了當。

呂奇以冷嘲的口吻說：「這就奇怪了。既然不信任我，爲什麼又要找我合作呢？」

「找你合作，因爲你的確是一個好手。」秦露的語氣和態度都顯得非常世故，似乎與她的年齡不大相稱。「但是，你和白娜的關係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完全弄清楚，萬一你是她的死黨，那我豈不是弄巧成拙了嗎？」

呂奇聳了聳肩頭說：「那麼，妳約我到這兒來，除了喝杯酒之外，似乎再沒有其它的意義了。」

「那倒不盡然。」秦露很豪放地將呂奇杯中的酒倒了一些在自己的杯子裏，一口氣喝乾才又接着說下去：「至少，我要讓你先了解一部份情况。」

「我在聽着。」

「首先，你需要知道的，是周宣祈來到這兒的動機。他到這兒來，的確是爲了追踪白娜。但是，並不如白娜所說的對她有所危害，而是來向她求援的。」

這倒使呂奇大感意外。他挑起了雙眉，神情訝異地問道：「周宣祈是來向白娜求援的？」

秦露點點頭說：「一點也不錯。事實上，也只有白娜能救他。」

「我眞不明白周宣祈有什麼困難？」

秦露冷笑了一聲：「哼！你這句話問得眞稀罕。他被精神病醫生診斷爲精神病患者，關在瘋人院裏，好不容易逃了出來，怎麼會沒有困難呢？」

「我認爲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呂奇不假思索地說：「他只要到任何一家精神病院去要求重新診斷，醫生立刻就會發覺他的神智和常人無異，也就不需要再回到瘋人院去了。」

「的確很簡單。」秦露臉上仍然浮現着冷嘲的

笑容。「但是你却忽畧了另外一點，如果周宣祈沒有罹患精神分裂症，他就要負担謀殺親生父親的罪名了。」

「秦露！妳的說法我不贊成。如果周宣祈在殺死他父親的時候，的確罹患了精神分裂症，而經過三年之後，他的病況已經消失了，難道也需要負法律責任嗎？」呂奇振振有詞地說。

「呂奇！因爲你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以才有這種想法，事情並不如你想像中的那麼單純。」

「那麼，就請妳進一步地告訴我眞實情況！」

「目前我能够告訴你很有限度，最多，我也只能再向你透露一點，周宣祈並不是勒死他父親的兇手。」

「那麼，兇手是另有其人了？」

「不錯。」

「是誰？」

「對不起！目前還不能够告訴你。」

「秦露！我發覺妳的故事比白娜所說的更動人，也更神秘。我能够請教妳今年幾歲嗎？」

秦露嬌媚地笑着說：「呂奇！你的問題違反了社交禮儀中的常規，打聽女孩子的年齡，是一件不禮貌的事啊！」

「秦露！妳如果眞的要我跟妳合作，去得到一筆意外之財的話，那末，妳就必須將妳的眞實年齡告訴我。」

秦露楞了一楞，頗爲迷惑地搖搖頭說：「我眞不明白，我的年齡與我們合作的事有什麼關係。」

「等一會兒我會告訴你原因的。」

「好吧！我今年二十歲。」

「在三年之前，妳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卽使妳和周家有什麼關係，或者和白娜有什麼關係，在妳那種年齡，也不可能對這件謀殺案知道得太多。那麼，妳這些消息是從那裏來的？」

「這你不用管。」秦露含糊其辭地說。

「那可不行。如果要我同妳合作，就請妳的主使人出面吧，我可不願意和妳這種二老闆的人物打交道。」

「什麼？」秦露的神情爲之一變。「你的意思是說，我僅僅是出面來和你連絡的人，在我的身後還有另外一個主使者？」

呂奇緩緩地點點頭說：「是的。妳只是一個出面和我打交道的使者罷了。如果妳是眞心想和我合作，去得到那一筆財富的話，就請妳帶我去見妳的首腦人物吧！」

「你眞聰明，」秦露楞了許久，才突然嫵媚地笑了。「你所猜想的主使人物，其實也就是我的父親。」

「噢！妳父親也在這兒嗎？」

「嗯！不過，我要先經過他的同意。如果他願意見你，我才能帶你去，請你給我一點時間出去打一個電話，好嗎？」

呂奇擺了一擺手說：「請便。」

秦露站了起來，向酒吧的櫃枱處走去。

當她背着身子撥電話的時候，呂奇開始冷靜下來，將整個的事態重新加以整理和分析：到目前爲止，他可以說是牽涉不深，只要來一個向後轉，不聞不問，他就可以置身事外。如果想更安全一些，他儘可以連夜訂好飛機票離開這兒。偏偏他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他決心要追索下去。如果周宣祈眞有困難，他應該給予援手；如果其間有不法份子在作陰謀活動，他也決心要用他個人的力量，將那些壞蛋送上法庭。

當他暗中作好決定後，秦露也回到了他的面前，笑嘻嘻地說：「我父親願意見你，我們走吧！」

走出「南美酒吧」，秦露說：「呂奇！很對不起！你的車，必須繼續停在計時停車場，請坐我的車。」

呂奇聳聳肩頭，俏皮地說：「想不到我有資格僱用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司機。」

秦露一面打開她那輛別克跑車的車門，一面含蓄地說：「只要你肯眞誠的合作，我會爲你作任何事情。」

呂奇何嘗不懂得她的暗示，而他却沒有接口。當她取出鑰匙發動引擎時，呂奇暗暗注意，原來她這輛跑車也是租來的。

跑車駛離了燈光燦爛的鬧區，逐漸到了海邊。

當呂奇看到那一排排停泊在碼頭上的遊艇時，他不禁問道：「秦露！你們是乘遊艇到這兒嗎？」

「呂奇！你的反應眞是太快了！」秦露的語氣並非揶揄，而是由衷的讚佩。「我父親是星洲遊艇俱樂部的會員。」

「那麼該是生活在上流社會中的高級紳士。」

「呂奇！你的話中有明顯的絃外之音。」

「啊！妳的反應也不錯嘛！」

「我明白你的意思，」秦露的語氣顯得很嚴肅。「遊艇階級的人物必很富有，似乎不該企求意外之財。」

「唔！」呂奇不置可否地漫應着。

「讓我老實地告訴你，我們此行的目的並非爲財。」

「秦露！我發覺妳的話前後矛盾。」呂奇語鋒犀利地說：「方才在酒吧中，妳還說有一筆財富在等待我們；這『我們』兩個字難道不包括妳和妳父

親嗎？」

秦露點點頭說：「我的確那麼說過；而且說的也是眞話。不過，得到那筆財富並非我們此行的主要目的。」

「那麼，主要目的又是什麼呢？」

「我父親想爲死去的老友盡一點力。」

「妳父親和死去的周先生是老朋友？」

「是的。」

「哦！原來如此。」呂奇喃喃地說：「不過，我又有些不明白了。」

「你是一個聰明人，也是一個多疑的人。」

「多懷疑才能發現事實。」呂奇加重了語氣，「我平生最大的興趣，方才已經向妳表示過……」

秦露接下去說：「鈔票與女人。」

「不錯，如果我願盡全力和你們合作，那兩樣東西我都能得到嗎？」

「先說鈔票，你可以得到那筆財富的一半。」

「太多，我們共有三個人，我只想得到三分之一。」說到這裏，呂奇的語氣突然變得極爲輕佻，「女人呢？」

「也可以得到。」

「是誰？」

「我。」秦露一本正經，不像開玩笑的樣子。

「秦露！妳父親眞是太够朋友了。」

「你好像在諷刺他。」

「隨妳怎麼想。我却有我的想法。爲了要替死去的老友盡一點力，甚至連女兒的淸白也犧牲掉，這似乎太過份了。而且，這種作法也不像一個上流社會的紳士所爲。妳有所解釋嗎？」

秦露以近乎吼叫的聲音說：「呂奇！請不要侮辱我的父親，這個條件是我私自加上去的。」

「嗯！妳以爲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爲什麼不說你很帥？」

「嗯！我竟然變成了妳的獵物。」

「呂奇，」秦露的語氣軟弱下來，「求你別這樣說，好不好！」

「秦露！別怪我，任何一件事，我們都需要瞭解其動機。」

「沒有什麼動機，」秦露提高了聲音，說道：「我已成年，這是一個新潮時代，你很帥，很有機智，爲了抓到勒死周老先生的兇手，我們需要你，就是這麼一回事。如果你認爲我還太年輕，在某一方面，沒有豐富經驗的話，我可以爲你去找職業性的女郞。」

她的一大段話像連珠炮似地轟得呂奇頭昏腦脹，使他不知如何接口。幸好「吱」地一响，跑車陡然在碼頭上停了下來。

呂奇率先下了車，指指面前一條三十噸級的中型遊艇，向秦露問道：「這艘『秦皇島號』，是你們的吧！」

秦露鎖了車，走過來挽着他的臂彎，低笑着說道：「呂奇！你的機智隨時都會表現出來，你猜對了。」

「妳父親在艇上？」呂奇並沒有向前走動。

「他在等你。」

「妳方才那通電話是打到遊艇上來的嗎？」

「是打到碼頭上的『水手酒吧』去，他在那兒等消息。」秦露出神地望着他。「呂奇！你又犯疑了？」

呂奇聳聳肩頭說：「多懷疑，就能……」

秦露冷冷地接下去說：「就能發現事實，方才我已聽說過一遍了。」

「對！我作事有許多不變的原則，這是其中之一。」

「不知你選擇女伴有什麼原則。」

「年輕，美貌。」

「不知道我够不够格。」她的聲音很輕，但她却表達恰到好處，彷彿是喃喃自語，並不需要得到答案。

呂奇却裝着沒有聽淸楚，挽着她跳上了遊艇。

在艇首甲板上站定之後，呂奇打量了一眼，低聲說：「這艘遊艇作遠程之航，最少也需要三個人。妳父親一定還另外聘請了水手。」

「請了一個女水手。」

「噢！」呂奇不禁一楞。

「那就是我。」秦露低聲說着，暗暗拉了他一把。「我們快些到艙房中去吧，我父親可能已等得發急了。」

走到通往艙房的樓梯口，呂奇突然又停下來問道：「對了！我對妳父親應該如何稱呼？」

「稱他秦先生，或者……」秦露頓了一下，才又接着說：「直呼他的名字，他叫秦祥明。」

「秦——祥——明？」呂奇喃喃地唸着，聲音却很高。面上的神色也有些不對勁。

秦露詫異地問道：「呂奇！有什麼不對？」

「沒什麼，」呂奇搖搖頭。突然直截了當地說：「以我看，妳父親還沒有回來。」

「不！他說過立刻回到艇上來，一定比我們先到。」

「秦露！我們說話的聲音很大，不會沒有聽見。而他却沒有出面招呼，這似乎不是待客之道。」

「呂奇……」

「要不然就是妳父親別具居心。」

呂奇雙手捧起秦露面頰，盡量以柔和語氣問道：「死者是誰？」

「呂奇，」秦露以埋怨的口吻說：「你又犯疑心病了。我們是眞誠地要與你合作啊！」

「秦露，請妳父親到甲板上來談談好了。」呂奇深深地吸了一口迎面吹來的海風。「這裏比艙房中也要凉爽一些。」

秦露雖然有些不悅，却也無可奈何地點點頭說：「好吧！請到後甲板去，那兒有椅子。」

「好！我恭候妳父親的大駕。」

秦露很矯捷地走下了樓梯，呂奇也飛快地一翻身躍上了駕駛台，在碼頭上明亮的水銀燈照射下，他看到了艙壁上掛着的鏡框，框中是行船執照，發照的是星洲航業部，船主的名字寫着秦祥明名字。

他正想細看秦祥明的照片，突然從艙內傳出一聲呼叫，尖銳，驚惶，恐怖，即使身經百險的呂奇聽來也不禁毛骨悚然。

他無理由再去懷疑秦露可能又在弄鬼，一種本能的反應，使他從駕駛台上躍下來，滑下樓梯，衝進了艙房。

秦露軟弱地坐在艙房門口，雙手掩着面孔。在約莫十二呎見方的艙房中央則躺着一個男人，背上露出一把刀柄，鮮血從前胸流出，將地毯沾污了一大遍，足見刀鋒已經穿透了死者的胸膛。死者的右腿伸得筆直，大腿蜷曲。右手緊抓着餐桌一條腿。滿佈紅絲的眼睛大大地瞪着，死前一定非常痛苦。

呂奇在屍體旁蹲下，他不用去探索被害人的鼻息，也知道早已死亡。而他却在死者的額角摸了一下，尙有溫度，被殺只是前幾分鐘的事。

呂奇將秦露扶到一張椅子上坐下，雙手捧起她的面頰，盡量以柔和的語氣問道：「死者是誰？」

秦露的雙眼中充滿了驚惶之色，聲音顫抖地說：「是……是……我父親。」

「秦露，千萬冷靜。」呂奇鎭定地說，「坐在這兒別動，我去報警。」

「不！」秦露一把抱住了他。「我不要一個人就在這兒。」

「那麼，我們一齊去。」呂奇扶着她站起來。

秦露軟弱地倚靠在呂奇的懷裏，當她以依戀不捨的目光向這間艙房回顧一眼時，像是有所發現，突然大叫一聲：「呂奇！你看。」

呂奇也看到了，茶几的烟碟中冒出嬝嬝輕烟。他放開秦露，走近一看，那一縷輕烟從一截「三九牌」香烟中冒出，那截烟蒂的白色濾嘴上有殷紅的唇膏，似乎是從女人的嘴唇上取下來的。

秦露也走了過來，以激動的語氣說：「一定是兇手留下來的。」

「嗯！可能。妳父親在這兒有女友嗎？」

「絕對沒有。我知道兇手是誰。」秦露忿然地說。

「妳知道？」

「是白娜。」

「秦露！憑猜想嗎？」

「刀從背後刺入，兇手還從容地吸着香烟，那一定是熟人。否則，我父親不會接待她到艙房裏來的。」

「妳父親和白娜很熟嗎？」

「見過好幾次。」

呂奇搖搖頭說：「秦露！我以爲兇手不可能是白娜，因爲……」

秦露大吼着說：「呂奇！你在袒護她。」

「秦露！請妳冷靜一點。」

「好！我要聽聽你的理由。」

呂奇語氣緩慢地說：「妳雖然沒有明白地說出



，我們的合作將要去對付白娜，而我從妳的語氣中却可以聽出，白娜的立場和我們將可能是敵對的。那麼，妳父親在要約見我之前的幾分鐘，絕不可能將白娜迎進艙房。萬一我和白娜見面，你們的計劃豈不是遭到了破壞？」

秦露悻悻然點了點頭說：「嗯！還有麼？」

呂奇蹲下去，指點着死者的背部說：「刀子正好穿過心臟，使妳父親在頃刻之間死去，這是『專家』的手法。從體型上看，妳父親的肌肉一定非常結實。當刀尖刺進表皮的那一瞬間，背部的肌肉本能地收縮，而且被刺者的身體也會前衝。但是這一刀却穿透了胸骨，兇手不但要有過人的腕力，而且還要有驚人的速度。這不是一個女人可以辦得到的事。」

秦露氣呼呼地說：「那麼，那支烟蒂又將如何解釋？難道那兇手的嘴上還塗着唇膏嗎？」

「那要由警方去鑑定，」呂奇將她的手臂挽着。「走！事不宜遲，我們去報警去。」

× × ×

時已凌晨。當警方正忙着勘驗兇殺現場時，呂奇悄悄離開，來到了噴泉廣場前的南海女子公寓。

這裏的門禁並不森嚴，司閽問明呂奇找誰之後，就開門讓他進去。來到十五號房門，呂奇按了許久門鈴，白娜才睡眼惺忪地打開了房門。

「哦！呂奇！」白娜的神色非常驚異。「我眞想不到你這樣晚了還會來。」

「既然想不到是我，就不該開門。」呂奇淡淡地說。並隨手關上了房門。

「我早已在電眼中看見你了。」白娜嬌笑着說。「否則，我才不敢開門哩！你要喝點什麼？」

呂奇出神地凝視着她，雖然她唇上的脂膏已經剝落，仍然顯得很美，那眞是一張誘人的紅唇。如果那紅唇屬於一個殺人的女魔所有，倒是有些可惜了。

白娜臉上泛起羞怯的紅暈，低着頭說：「呂奇！你在看什麼？」

呂奇在椅子坐下，冷冷地問道：「白娜！妳認識一個名叫秦祥明的人嗎？」

「秦——祥——明？」白娜翻着眼皮，似在思索。突然點點頭說：「嗯！我認識，星洲的一個商人。」

「很熟嗎？」

「談不上很熟。我在星洲献唱時，他時常來捧場。也曾有過舞台下的接觸，聽說他死了妻子，想要找續絃的對象，我就逐漸和他疏遠了。」說到這裏，白娜笑了一笑。「怎麼突然問起了他？」

呂奇沒有去答覆她的問題，又接着問道：「認識他的女兒秦露嗎？」

「聽說他有一個嬌生慣養的女兒，我却沒有見過。」

「妳抽什麼牌子的香烟？」

「三九，很淡，只怕你抽不慣。」白娜說着就要轉身到床頭小櫃中去拿香烟。

「我不要。」呂奇喚住了她，又接着問道：「妳用什麼牌子的唇膏？」

「我用的是『比莎哈佛』……」

「顏色呢？」

「銀紅。」白娜的神色開始凝重，皺着眉頭說：「呂奇，你一連串的問題問得好怪。」

呂奇語氣沉重地說：「白娜！我要告訴妳一個壞消息，秦祥明被殺了。」

「噢——」白娜的眼睛閃閃發光，嘴唇半開，

顯得非常吃驚。半晌她才問道：「你怎麼知道？」

「是我和秦露一起發現的。」

「他們在這裏！」白娜的軀體有巨大的震抖，就好像有人用針在她豐滿的臀部上戳了一下。

呂奇逼視着她，緩緩說道：「秦祥明死在他的遊艇上，兇刀還留在他的胸腔內。兇手臨走時留下了一截烟蒂。我和秦露走到現場時，那截烟蒂還在烟碟中冒着輕烟。三九牌，濾嘴有銀紅色的唇膏，……」不待他說完，白娜就吼叫起來：「呂奇，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秦露猜測兇手是妳。」

「什麼？」白娜的軀體發生了更大的震抖。「我回來一直沒有再出去過，守門的司閽可以作證。而且我也不知道秦祥明來到這兒……」

「別激動，」呂奇扶她到椅上坐下，雙手按着她的肩頭說：「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妳對我所說的故事是否實在？」

「故事！」她瞪大了眼睛，顯得十分茫然。

「那段哀艷，感人的愛情故事。」

「呂奇，你以爲我所告訴你的都是編造的假話嗎？」白娜的眼睛鼻子縮成一團，聲音也提高了一些。「我爲什麼要騙你。」

爲什麼？呂奇也莫名所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秦露和白娜二人當中必定有一個在欺騙他。究竟是誰呢？這是呂奇迫切需要知道的答案，也是難以獲得的答案。因此，他一時沉吟不語。

「呂奇！」白娜追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周宣祈身上帶有槍。」呂奇語氣緩慢說。

「哦——」白娜顯得非常吃驚。

「我猜想，他追到這兒來，並不是爲了要殺害妳。……」

白娜搶着說：「那麼，他爲什麼要帶槍？」

「白娜，」呂奇捉住了她的手臂。「周宣祈如果存心要殺害妳，在第一次跟踪妳時就可以開槍將妳射殺，又何必等到現在？」

「也許……」白娜有些欲言又止的神情。

「說下去！」

「也許……」白娜仍然有些吞吞吐吐，「……也許他要用殺死他父親的方法來對付我。」

「用他的雙手勒殺妳嗎？」

白娜點點頭說：「我這樣猜想。」

「妳告訴我，當妳第一次發現周宣祈時，妳曾跑過去抱住他，呼叫他的名字。但他却不理睬妳，目光也顯得很呆滯無神，對嗎？」呂奇的語氣有些像法官在審訊罪犯似的森嚴。

「是的。」

「妳在說謊。」

「不！」白娜拚命搖頭。「我說的是眞話。」

「白娜，」呂奇沉聲說：「我方才和周宣祈交談過，他的神智完全正常。以前，他也許眞的罹患了精神分裂症，現在却已完全康復了。據我猜想，他想接近妳，而妳却在逃避他。」

「不！」白娜雙手掩住面孔，神情顯得很痛苦。「不！你完全是在胡亂猜測，我不要逃避他。」

她的神情一絲也不像是在僞裝的，呂奇也不禁迷惑起來。站在人道立場他也不忍心再去逼問她。

就在這時，「叮噹」一聲，有人按動了門鈴。

呂奇搶着去開門，門外站着三個人，都是呂奇方才在警署中見過的：領先一個是澳洲籍警務帮辦霍金斯；另外兩個則是當地的便衣警探。他們三個人的出現，使呂奇暗吃一驚，毫無疑問，白娜已經被視爲謀殺秦祥明的嫌疑犯了。

「嗨！」霍金斯銳利的目光向呂奇掃了一眼。「原來你和白娜小姐也認識。」

「我們是昨晚才在奧林匹克飯店第一次見面。」呂奇轉過身子爲他們介紹：「白娜，這位是警務帮辦霍金斯先生。」

霍金斯開門見山地說：「白娜小姐，有人控告妳觸犯謀殺罪。」

由於先一步已在呂奇口中聽到了消息，因此白娜的表現還不十分慌亂，她力持鎭定地說：「我願意接受公平的調查。」

「請問妳抽什麼牌子的香烟？」

「英國貨，三九牌。」

「用什麼牌子的唇膏？」

「比莎哈佛，銀紅的。」

霍金斯擺頭示意，另兩名隨行者立刻展開了搜查，他們立刻找到了半盒三九牌香烟和一支銀紅色的唇膏。

「白娜小姐！我要請妳到警署去一趟。」霍金斯冷冷地說。

白娜神情緊張地說：「我方才已聽呂奇先生說過，兇手在現場留下了一根三九牌香烟的烟蒂，濾嘴上沾染銀紅色唇膏。霍金斯先生，難道就因爲這兩種巧合而要將我逮捕嗎？」

霍金斯很有禮貌地說：「白娜小姐！這不是逮捕，而是請妳去一趟。死者的家屬指名控告，警方不得不偵辦。證物還需要經過科學儀器的精密鑑定，只要妳沒有殺人，大可不必太緊張。」

「呂奇……」白娜以求援的目光望着他。

「去吧！」呂奇的語氣有些軟弱。

「呂奇先生，」霍金斯又轉移了目標。「我能看看你的護照嗎？」

「當然可以。」呂奇交出了他的護照。

霍金斯畧微一瞥，就將護照放進了衣袋，以職業性的語氣說：「對不起！在這件謀殺案未偵破之前，請你繼續在這兒觀光遊覽吧！」

呂奇聳聳肩，沒有表示異議。對於這種隨時都會臨頭的痲煩事他早已司空見慣。再說，走不成，反而使他增加了將這件案子弄個水落石出的雄心。

秦露的故事

凌晨二時，呂奇才拖着疲憊的身體回到奧林匹克大飯店。

當他取出衣袋中的鑰匙，正要打開房門時，却突然發現房門下端的縫隙，透露出一絲燈光。他的心頭不禁暗暗一怔！他淸晰的記得，當他離開這兒的時候，曾經關閉了所有的燈。那麼，是有一個人等在他的屋子裏了！

他試着旋轉門柄，輕輕一推，房門應手而開。

他下意識地將右手插進了他西裝上衣的內袋。然而，那裏面却是空的。他現在只是一個平民，並沒有帶槍的資格，也沒有帶槍的必要。他不禁有一絲空虛的感覺：如果有一支隨時可以發生威力的槍帶在身邊，他會感覺安全一些。

他將身體貼在門框處，用左手緩緩地將房門推開。目光所及之處，他沒有看到一個人影。但是，他却在沙發的扶手上發現了一件女人的紅色恤衫。他肯定地認出那是秦露的衣服。他不用再懷疑和猜測了。秦露的高跟鞋脫放在浴室的門口，而浴室裏也傳出來潺潺水聲。

他吁出一口長氣，而眉頭却又皺了起來。隨手將房門關上，將身體拋進了柔軟的沙發。點上了一支煙，陷入了沉思。

如果說白娜是一個神秘女人，而秦露却顯得更爲神秘。她到這裏來幹什麼呢？她的父親剛剛遇害，她似乎應該躭在停屍間，或者停留在霍金斯幫辦的辦公室裏，等候霍金斯偵訊白娜的最後結果。然而，她却將自己投進了一個陌生男人的房間，而且還泡在浴缸裏；這眞是一個難解之謎了。

當他一支香煙抽完，點上第二支的時候，浴室的門打開了。秦露身上裹着一條浴巾，頭髮濕淋淋的，以畧顯不安的眼光凝望着他。

呂奇向她投以一瞥之後，重又低下了頭，冷冷地問道：「秦露！妳怎麼進來的？」

「我告訴侍者，說我是你的女友。」她緩緩地走出了浴室，以浴巾的一角撩起來去擦拭她濕淋淋的頭髮。那種姿態是很撩人的。但是呂奇却沒有心情去注意；他只是在注意她的每一句話。「怎麼？你好像不太歡迎我？」

呂奇將煙蒂在煙缸中捺熄，雙手插進袴袋，站起來在房內兜了一個圈。冷冷地說：「我只是感到有些意外罷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秦露一面說，一面在沙發上坐下。叠架着雙腿，姿態很誘人，却不失其莊重。她慢條斯理地點燃了一支煙，吸了一口，將煙霧徐徐吐出之後，才接着說：「你難道忍心讓我一個人呆在那冷清、恐怖的遊艇上嗎？」

「秦露！我沒有責備妳的意思。」呂奇的語氣非常委婉，然而他的眼光却非常嚴厲。他一面緩緩地向秦露走近，一面接着說：「不過，妳也得想想我的立場。我認識妳沒有多久，妳的言辭和行動都表現得那樣神秘，我不能不對妳有所防範。」

「防範？你將我看成一個壞女人了？」

呂奇搖搖頭說：「秦露！妳誤會了我的意思。我不認爲妳是一個壞女人，也不認爲妳曾經作過壞事。但是，妳隱藏得似乎太多，使我在不知不覺中走進了錯誤的深淵，那對我來說不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嗎？」

「坐下來，呂奇！」她的口吻有些近乎哀求，「我請求你別用那種冷冰冰的目光望着我。今晚還有足够的時間我會將我所知道的事完全告訴你。」

呂奇在她對面的一張沙發上坐下，又點燃了一支煙，連續抽了幾口之後才說：「秦露！我記得妳在『南美酒吧』曾經告訴我，妳所知道的事並不太多……」

不等他說完，秦露就接口說：「的確我所知道的內情有限。不過，另外一個人很快地會向你補充的。」

「噢！另外一個人是誰？」

「周家過去的賬房，也是在周老先生未死之前管理周家財經大權的要人。」

「他也在這兒？」

「他在星洲，不過剛才我已經和他通過了長途電話，將我父親被害的消息告訴了他，他預定搭乘今天的頭一班飛機到這兒來，大概七點多鐘就可以到了。」

呂奇沉吟了一刻，才語氣緩慢地說：「秦露！有一件事情我實在不能够原諒妳。」

「噢！」秦露挑起了眉毛，很認眞地問道：「呂奇！我做錯了什麼嗎？」

「在現場我就向妳分析過了，殺害妳父親的兇手不可能是一個女人，而妳却向霍金斯幫辦正式提出了指名控告，說白娜是兇手。我眞不知道妳的用心何在！」

秦露並沒有吃驚的表情，她語氣非常淡漠地說：「呂奇！你忽畧了一個女人的力量。」

「我了解你的意思。妳所說的力量是一種精神力量，是屬於內在的。當一個女人去愛一個人，或者她恨一個人的時候，都會產生無比的力量。而我說的力量是指實質上的。以白娜的腕力，她能够一刀將妳父親那樣結實的身體穿透嗎？」

秦露冷笑着說：「呂奇！我發現你不是站在一個完全公正的立場來說，而是有心在袒護白娜。」

呂奇搖搖頭說：「秦露！我絕對沒有都種意思，因爲我與任何一個人或者任何一方面，都沒有特殊的感情和利害關係啊！」

「你用不着担心。霍金斯幫辦說過了，雖然現場留下來的煙帶和白娜所抽的香煙是同一個牌子，煙帶濾嘴上所殘餘的唇膏，和白娜所使用的唇膏也是相同的色澤，但是還不能成爲主要的證據，只要我父親的確不是她殺的，就絕對不會被霍金斯幫辦送上法庭。」

「秦露！我和妳爭辯的焦點並不是在白娜是否將被送上法庭。」

「難道還有什麼別的意義嗎？」

呂奇語氣凝重地說：「因爲白娜涉嫌謀害妳的父親，使整個事態變得更形複雜，而且據我的看法，妳並不是一個任性的女孩子。那麼，妳就該對我分析和判斷多少有點信任。而妳却指名控告白娜是兇手。這難免使我猜想妳我別有用心。」

「好了。」秦露站了起來，暫時將他們爭論的問題丟在一邊。「你是不是也該到浴室去一趟，趁這個時候，我也好穿上我的衣服。」

突然另一個念頭從呂奇的心底浮昇起來，他故意輕佻地笑着說：「秦露！我記得妳好像說過！這是一個新潮的時代，怎麼突然之間妳又變了？」

「呂奇！你要我當着你的面，扯下浴巾換上我的衣服嗎？」秦露挺了挺豐隆的胸脯，擺出一副挑戰的姿態。

「我倒沒有那種邪念。不過，你突然顧忌起來，却使我感到有點奇怪。」

「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秦露語氣淡淡然地說，「我在更深半夜躲進了你的房間，可能已使你產生遐思。如果我再進一步地在你面前展露裸體，你或許會以爲我在對你展開色誘了。我發覺你是一個多疑的人，所以在今後的每一句話和每一個行動中，都儘量地不要使你產生誤會。」

呂奇含笑說：「秦露！妳是個很謹慎的女人。好吧！我到浴室裏去一趟，希望妳動作快一點。」

秦露的動作實在快；當三分鐘後，呂奇從浴室出來時，她不但穿好了衣服，而且走得不知去向。

謎！不可解的謎。呂奇有些自嘲地聳肩苦笑。足足楞了好幾分鐘之久。

× × ×

討厭的電話鈴聲，將熟睡中的呂奇給吵醒了。他的第一個本能反應就是看錶——三點十五分。他僅僅睡了一個小時，這短暫的睡眠不但沒有使他的頭腦清醒，反而有些昏昏沉沉的感覺。

他猛然地將腦袋搖幌了幾下，才掙扎着坐起，拿起了放在床頭几上的電話聽筒，懶洋洋地問道：「喂，是那一位？」

「我是秦露。」清晰而穩定的聲音。

呂奇彷彿被人兜頭澆下了一盆冷水，神智從昏沉中清醒過來。心頭也昇起了一股怒火，吼着語氣：「秦露！妳到底在玩什麼花樣？」

「呂奇！」她的聲音軟綿綿的，她的臉上也可能浮現着笑容。「別老是拿敵意的態度來對付我。你不是要我將所知道的內情告訴你嗎？」

「可是妳將我騙進浴室，妳却溜之大吉了。」

「呂奇！我方才離開你的房間是有原因的。」

呂奇悻悻然地說：「秦露！妳總是有理由。」

「別生氣！讓我告訴你。因爲你表示過你最感興趣的兩樣東西是鈔票和女人，而我答應過你，與我合作的交換條件也是鈔票和女人。如果我停留在你的房間裏談論我們合作的事，你可能誤會我是以美色在引誘你，所以我想換一個場所。」

「那麼，妳現在在什麼地方？」

「南美酒吧。」

「秦露！妳是兩點多鐘離開的，難道爲了選擇一個適宜妳述故事的場所，竟然耗費了一個小時之久嗎？」

「你又在犯疑心病了。離開你的房間之後，我到霍金斯幫辦那兒一趟。經過南美酒吧，發覺這兒是二十四小時通宵營業的，而且已經沒有什麼客人，所以才決定邀你到這兒作一番詳談。是不是因爲我的電話將你從甜夢中喚醒而使你惱火了？」

「秦露！妳想聽一句老實話嗎？」

「我當然願意聽了。」

「我對於你和白娜兩個人，都不敢寄予信任。而且，對妳的印象更壞。如果妳再以這種曖昧、神秘的態度跟我週旋，妳不但得不到我的幫助，相反地可能會爲妳惹上痲煩。」

「呂奇！這是你的警告嗎？」

「不但是警告，而且是最後通牒。」呂奇的聲音非常嚴厲。「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被人戲耍。妳在那兒等着，我立刻就到。希望在我還沒有到達南美酒吧的這段時間裏，妳多想一想。」

「放心！」秦露在電話聽筒裏咯咯嬌笑着說：「我一定會使你滿意的，因爲我父親遇害之後，你對我的幫助更加重要。快來！別讓我等得太久。」

呂奇也懶得再和她囉嗦，連忙切斷電話，匆匆起床，換上了衣服，走出房去。

可是，當他打開房門的時候，却有人在等着他，那是面色嚴肅，目光冷峻的周宣祈。而且，一根死冷冷的槍管緊緊地抵在呂奇的胸膛上，像槍彈般堅硬的聲音從周宣祈的口中吐出：「請退回去，不要聲張。否則，我就會壓下扳機。」

這是呂奇作夢也不曾想到的一個變化。他緩緩地後退，同時目光注視對方的表情。他發現周宣祈在玩槍這方面並非老手，情緒顯得很緊張，握槍的手也有輕微的顫抖。呂奇眞有些担心，萬一對方的食指因顫抖過份而觸動扳機的話，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進門之後，周宣祈就把房門關上了，停在那兒沒有動，用左手示意呂奇繼續後退。

呂奇退到沙發椅上坐下來，兩隻手平穩地放在扶手上。他想：這種姿勢一定會使對方感到安心。

「我無意傷害你。」周宣祈情緒極不穩定地說：「但是，我也可能因自衞而殺人，希望你不要妄動。」

「我知道你無意作一個殺人的兇手。」呂奇緩緩地點着頭，語氣極爲柔和地說：「但你用槍對着我，顯然是一種不友好的態度。周先生！請將槍放下，我們好好談一談，如果你眞有困難，也許我能够幫助你。」

「你已經知道我是誰了嗎？」周宣祈原本冷峻的眼光中掠過一絲驚色。

「是的。白娜曾經提起過你。」

「她說了些什麼？」周宣祈極爲關心地問。

「她說了許多。」呂奇臉上佈滿了柔和的微笑。他自信笑容會使對方感到安全一些。「周先生！我再次請求你，放下槍來好嗎？」

周宣祈搖搖頭說：「我絕不能放下手裏的槍，因爲我不了解你的立場，也許你和那些迫害我的人站在一條線上。」

「噢！」呂奇頗爲訝異地問道：「有人迫害你嗎？」

「是的。他們殺死了我的父親，想謀奪我父親的產業。而且還買通了地方上的檢察官和具有權威性的精神病醫生，將我送進了瘋人院。你絕對不了解瘋人院的生活是多麼的痛苦，尤其是對一個完全正常的人，那簡直比死的滋味還要難受。」

「周先生！眞的有人在迫害你嗎？」

「如果沒有人在迫害我，我怎麼會變得這樣慘呢？」

「那麼，迫害你的人又是誰呢？」

「白娜知道，可是她不肯告訴我。」

「白娜眞的知道？」

周宣祈點點頭說：「絕不會錯，內幕情況她完全清楚。可是她對我一點也不肯透露。她過去曾經愛過我，我相信那不是假的。可是她現在竟然逃避我，對我的處境好像一點也不關心。」

呂奇不禁皺起了眉頭。白娜、秦露和周宣祈所說的話完全不同。由於這三種不同的說話，再加上秦祥明的神秘遇害，使得事態變得非常複雜。呂奇思索良久，也沒有得到一絲頭緒。

他乾脆摒除雜念，很誠摯地問道：「周先生！你從星洲跑到這兒來，就是爲了要從白娜口中探索出迫害你的人究竟是誰嗎？」

「這就是我老遠從星洲來到這裏的目的，可是，白娜竟然不容許我接近，眞是使我痛苦透了。」

「周先生！我發覺你的話有些不實在。昨天晚上，你在跟踪白娜的時候，我就跟在你的車後。那時，你如果眞想接近她，有很好的機會，但是你却停車在那兒觀望，而且也不曾喊叫她，那又是什麼原因呢？」

「因爲我實在太愛白娜，我不願意她受到一點驚嚇，也不希望將我原先存在她腦海中的美好印象加以破壞，所以我等待她來接近我。却想不到，她總是逃避我。難道我的外表眞像一個瘋子？」

呂奇凝望着他，發現周宣祈的神情不是假裝，這才語氣緩慢地道：「周先生！你的語氣倒很誠懇，使我相信你說的不是假話。可是，白娜告訴我的情況却剛剛與你的說法相反。」

「噢！她怎麼說？」周宣祈顯得很緊張。

「當她第一天發現你跟踪她的時候，她曾經跑到你面前抱着你。呼叫你的名字，可是你一點反應也沒有，甚至目光呆滯無神，就好像是眞的罹患了精神分裂症。因此，她產生畏懼的心情，開始逃避你，眞的有這一回事嗎？」

周宣祈連連地搖着頭說：「沒有！絕對沒有！如果她眞的跑到我的面前，呼叫我的名字，我不知道會有多麼的高興。」

呂奇喃喃自語地說道：「那麼，白娜是在說謊了？」

「她在騙你，但是我不明白她爲什麼要說這些假話。」突然，周宣祈的目光一亮。「一定是那些壞蛋在威脅她，教她不准接近我。如果眞是那樣，我應該原諒她。我甚至願意我自己在瘋人院呆一輩子，只要她不受到任何傷害。」

每一個人在呂奇面前的表情都是非常逼眞的，使他根本無法去判斷誰是在說謊。他發覺愈是想深入問題的核心，解開擺在面前的疑團，自己就會陷得愈深。於是，他心中的雜念丟開，開門見山問道：「周先生！你突然趕到這裏來的目的何在呢？」

「我想請你帮一個忙。」

「我方才就說過了，你有任何困難，我都願意幫助你。」呂奇誠懇地說。

「我不是要你幫助我，而是要你幫助白娜，想辦法將她保出來，我相信，她一定不會是殺人的兇手。」

「周先生！你怎麼能够那樣肯定呢？」

「因爲我太了解她，她善良，脆弱。殺人是需要無比勇氣的，白娜絕對辦不到。殺害秦祥明的一定不是她。」

「噢！你也認識秦祥明？」

周宣祈目光黯然地點着頭說：「我當然認識他，因爲他是我父親生前的朋友。我見了他，還是叫他一聲秦叔叔。」

「你知道秦祥明來到這兒嗎？」

「不知道。」

「那麼，你又怎知道他遇害，以及白娜涉嫌被逮捕的事呢？」

周宣祈苦笑着說：「你應該想一想，我怎麼能够從瘋人院裏逃出來，又怎能够從星洲來到這兒，當然暗中也有人在幫助我。這些情况都是暗中幫助我的那位朋友告訴我的。他說，如果想拯救白娜，除了你之外，再沒有別的人可以幫忙。」

「你以爲我和霍金斯幫辦的交情不錯嗎？」

「不是那個意思。我的朋友告訴我，只要你搜索到秦祥明不是被白娜所殺的証據，白娜就會獲得釋放。你願意幫助我去救出白娜嗎？」

「周先生！我也認爲殺害秦祥明的不是白娜。現場所遺留的証物經過科學鑑定之後，她就可以獲得釋放。」說到這兒，呂奇停頓了一下，又接着道：「你認識秦祥明的女兒秦露嗎？」

「在星洲我見過她幾面，她那個時候年紀還小，現在見到她，也許認識，也許認不出來了。」

「你願意和我去見見她嗎？」

「不！」周宣祈一面搖頭，一面將背部貼在門板上，似乎有所畏懼，語氣激動地說：「我不願見任何熟人，除了白娜之外。」

呂奇語氣柔和地說：「周先生！你不要害怕，我不會勉强你去見她的。那麼，我還要請教你一個問題，如果你發覺迫害你的人以及勒死你父親的人之後，你又怎麼辦呢？」

「我要……我要……」周宣祈欲言又止地半晌沒有說出話來。

呂奇緊逼着問道：「周先生！難道你要用你的雙手去勒死他，讓他也嘗嘗殘酷和暴行的滋味？」

「不！我不願意那麼作，我要親手將他們送上法庭，讓他去接受法律的制裁。你不會了解這三年來感受的痛苦，我能够忍受瘋人院的虐待，却不能忍受謀殺親生父親的罪名。我一定要洗刷！一定要洗刷！」

「周先生！我很同情你的處境，我也想幫你的忙。你能够告訴我，如何和你連絡嗎？」

「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你也許會通知警方，將我逮捕，然後將我送回星洲的瘋人院裏去。」

「你看我是那種人嗎？你最愛白娜，不願她受到任何傷害，你將援救白娜的重大任務都交在我的身上，對你自己的安全又爲什麼不肯信任我呢？」

周宣祈似在猶疑。沉默了許久之後，他才從衣袋中掏出一張卡片，隨手丟在門邊的花盆裏，疾聲說：「好吧！我信任你。再用我的名譽，前途，生命作一次賭注。如果你有什麼消息要告訴我，請打電話到這家土耳浴室找十四號服務生，就可以和我連絡上了。」

他說完之後，很快地打開房門，退了出去。

呂奇吁出一口長氣，面對着一根死冷冷槍管的威脅算是解除了，然而他的心頭却非常沉重。事情複雜得茫無頭緒。他在良心上所感到的壓力却更形加重了。他先走到門邊，將那張卡片放進衣袋，漫無目的地在房內兜着圈子。突然，他想起秦露還在南美酒吧等候，於是匆忙地關熄了房內的電燈，走了出去。

當呂奇來到南美酒吧時，已是凌晨四點鐘。櫃枱中只留下了一個酒保，另一個女侍正坐在一個角落的座位上在打盹。秦露是唯一的客人，她面前放着的一瓶威士忌去了一半。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女能飲烈酒，而且有此豪量，頗使呂奇感到吃驚。

秦露面上畧呈倦色，也有些酒意。呂奇的來臨似乎使她精神一振，連忙笑着說：「呂奇！你讓我等得太久了。是不是先去警署探視了白娜？」

呂奇在她對面坐下，冷冷地說：「秦露！你的笑容非常迷人，我眞不明白妳怎麼笑得出來。」

「難道要我對你哭嗎？」

「妳父親剛死。」

「是的。」秦露爽朗的臉上突然蒙上了一層陰雲。「我應該大哭一場，但是要等到一切事情都結束之後。現在我必須强忍悲戚。」

「妳有這種忍耐功夫，倒不簡單。」呂奇的語氣很難教人分辨出是在揶揄，還是由衷的讚佩，「

秦露！開始妳的故事吧；我已經企盼許久了。」

「好！」秦露點點頭，又喝了一口酒。「讓我們先談談周伯鈞的事業。」

「周伯鈞就是周宣祈的父親嗎？」

「是的。他開了一家『周氏信用投資公司』。你明白什麼叫投資公司？就是別人將資金交給他，由他統籌運用，然後再將利潤分給投資人。他的信用很好，業務也很發達，成了星洲的商界鉅子。」

「那麼，公司資產並非周伯鈞一人所有了？」

「當然。其中大部份都是吸進的游資。」秦露似乎對商場中事非常內行，說來頭頭是道。「周伯鈞的公司也有大量股票在市面流通，是委托星洲有名的『獅子城証券公司』代爲發行。行情一直不壞，是星洲有數的幾種熱門股票之一，周伯鈞突然暴斃之後，股票暴跌，曾經引起星洲股票市場極大的紊亂。」

「那是意料中的事。」

「你絕對想不到其中發生了一件怪事。」

「什麼怪事？」

「周伯鈞發行的股票暴跌，『獅子城証券公司』的負責人黃萬通却趁低價全力搶收，囊括了『周氏信用投資公司』將近百分之九十的股權，也就等接收了周家的產業。」

「哦——」呂奇低呼了一聲，全神貫注地等待秦露的下文。

「於是，關於周伯鈞遇害，一時傳說紛紛。」

「都是些什麼傳說？」

「一種傳說是——因爲周伯鈞峻拒兒子和白娜的婚事，使周宣祈飽受刺激；再加上白娜不告而別，使周宣祈精神分裂，在喪失理智的情況下勒死了他的父親；這也就是警方所發表的周伯鈞死亡的原因。」

「另一種傳說呢？」

「說是黃萬通想併吞周伯鈞的事業而設下了陰謀，他先遊說周伯鈞，不同意周宣祈和白娜的婚事，繼而又暗中唆使白娜不告而別，使周宣祈飽受刺激，情緒紊亂。這時他再買通職業兇手勒死周伯鈞，將罪過加在周宣祈的身上，以達到他併吞『周氏信用投資公司』的目的。」

呂奇不禁暗暗吸了一口長氣，連連地搖頭說：「這種傳說簡直太令人難以置信了。有証據麼？」

「什麼証據？」

秦露冷笑着說：「如有證據，怎能容黃萬通逍遙法外？不過，旁證倒是有的。」

「什麼旁證？」

「周伯鈞在商場中一向信譽甚佳，即使突然死亡，他公司的股票也不該驟然暴跌，那必然是某一個股票市場中有潛力的人在興風作浪。除了黃萬通還有誰？周氏公司百分之九十的股權落在他手上就是最好的證明。」

呂奇點點頭說：「的確可疑。」

「我猜想：白娜一定受到了黃萬通的好處，只要她挺身作證，黃萬通就難以逃法網。」

「這就是妳們父女來到這兒的原因？」

「是的。」

「和白娜接觸過嗎？」

「接觸過，但她一口咬定，她不告而別完全是爲了挽救周家父子的感情，與黃萬通毫無關係。」

「她說的也許是實情。」

「原先我也這樣想，現在却不同了。」

「爲什麼？」

「我父親被害就是最大的證明，對方顯然已知道我們在搜索他的犯罪證據，所以先下手爲强。」

說到這裏，秦露的目眶中有些濕潤。「你現在該明白我爲什麼要控告白娜是謀害我父親的兇手了。殺人者也許不是她，却一定與她有關係。三年來我父親絕口不提此事，安然無事。和白娜一提到黃萬通，就突然被殺了。你能說白娜是好人？能說當年周伯鈞的死，與白娜，與黃萬通毫無關係？」

呂奇一時語塞，因爲秦露所假設的理由可說無懈可擊。半晌，他才問道：「秦露！妳父親對周伯鈞的死因窮追不捨，只是單純地要爲老友盡一點力嗎？」

「自然不完全是。」秦露喝了一口酒，才又接着說：「我方才已經說過了，黃萬通只囊括了周氏公司百分之九十的股權，另外百分之十的股權在我父親的手裏。黃萬通在各方面對他施以壓力，他都堅持不把那百分之十的股權出售。最近，黃萬通所施展的壓力已使我父親無法承受，所以才決心將這件事情查個水落石出，却想不到……」

她終於哭了，一串眼淚流到了腮邊，呂奇掏出手帕遞了過去。

在兩人之間，出現了一段冗長的沉默。良久，呂奇才輕聲問道：「秦露！妳找我合作，就是這件事嗎？」

秦露點點頭說：「是的。只要抓到黃萬通的犯罪證據，將他送上法庭，我願意以周氏公司的百分之十股權相贈，那相當十萬元美元。另外……」

呂奇似乎知道她要說什麼，連忙搶着說：「秦露，不要說下去了，只要妳所說的是眞話，我願意無條件地幫助妳，不要談什麼酬勞。我喜歡錢，却不要不義之財；我喜歡女人，却不想在一個剛死父親的孤女身上動歪腦筋。讓我再重覆一句，妳所告

訴我的事必須全部都是眞實的。」

秦露連連點頭說：「請你放心，我每一句話都是眞的。」

「妳說周伯鈞以前的老賬房早晨七點多鐘就可以來到這兒？」

「是的。」

「好！等我和他詳談之後再決定我們所進行的方針。」說到這裏，呂奇看看錶，時間是凌晨四點半。「現在我要去警署看看白娜，如果妳不敢回遊艇上去，可以到我的房裏去睡覺。」

「謝謝你，」秦露開心地笑了。「你比我想像中還要好。」

呂奇冷冷地說：「我只是對好人友善，對待壞人，我有妳想像不到的惡毒主意。」

說完之後，他離座走到櫃枱付了酒資，向秦露揮揮手，疾步走出酒吧。

他的身體十分疲倦，然而，迎面而來的晨風却使他的頭腦清醒，站在南美酒吧門口，他深深地吸進一口早晨的涼爽空氣。在這一瞬間，他突然有了許多決定。飛快地跳上那輛租來的車子，向警署駛去。

呂奇一走進警署，就成了霍金斯幫辦以及他的僚屬們的視覺焦點。從霍金斯的目光中，呂奇發覺他是一個幹練的資深探員。

「霍金斯先生！」呂奇很有禮貌地問道：「白娜小姐已經被正式逮捕了嗎？」

「沒有。」霍金斯緩緩地搖着頭，從碧色瞳仁中射出來的光芒像是要穿透呂奇軀體般銳利，語氣非常冷：「目前還在留質階段，請問有什麼事？」

呂奇以同情的口吻說：「一個遠適異國的年輕女子，一旦牽涉在一件謀殺案中，她內心必然異常焦急，恐怖，我想陪她談談。」

「請問：你是對白娜小姐有興趣？還是對這件謀殺案有興趣？」

呂奇發現對方非常難纏，心中一動，決定以自己的經歷去換取對方的信任。於是他抬出了「反陰謀行動總部」，抬出了美國聯邦調查局，以及……

霍金斯的態度果然大有改變，寬大的手掌握着呂奇的手，很客氣地說：「原來我們還是同行，請問你對這件謀殺案子有何意見？」

呂奇含糊其辭地回答：「內情可能很複雜。」

「的確很複雜。」霍金斯皺緊了眉頭。

「現場發現的那截烟蔕化驗過了嗎？」

霍金斯點點頭說：「化驗過了。濾嘴上所殘留的唇膏和白娜小姐所使用的唇膏完全相同。」

呂奇心頭暗暗一驚，表面上却極爲平靜地問道：「那麼，你打算以這截烟蔕爲證據控告白娜小姐觸犯謀殺罪了？」

「你說呢？」霍金斯很技巧地反問。

「以我看，兇手不可能是一個女人。」

「爲什麼？」

「一刀正中死者心臟，而且穿透前胸，那是『專家』手法，不像白娜那種年輕女郎可以辦到。」

霍金斯目光中顯露一絲詭色，反問道：「如果死者在毫無抗拒能力的情況之下，白娜可能辦得到嗎？」

呂奇不禁楞住了，半晌他才回答說：「除非死者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地讓白娜拿着刀去刺。」

「實際的情況恐怕就是如此，」霍金斯神色異常凝重，「根據解剖化驗，死者的血液內存留着大量的麻醉藥劑。由此可見，死者被刀刺殞命時，已經昏迷過去了。」

「有這種事？」呂奇嚇了一跳，這委實太使人感到意外了。

「呂奇先生！」霍金斯遞給他一支烟，同時問道：「在秦祥明生前，你曾經見過他嗎？」

「沒有。」

「那麼，你到他的遊艇上去……？」

呂奇很快地接口說：「正是要去見他。他原先在碼頭上的水手酒吧中喝酒，秦露打電話告訴他，我要去遊艇見他，於是他先一步回到遊艇上等我們。孰料我們去時，他已經遇害了。」

「嗅？」霍金斯碧色的眸子裏射出異樣的光芒。「前後相差多少時間？」

呂奇想了一想，估計着說道：「大概二十分鐘左右。」

「怪了？」霍金斯喃喃自語。

「那種麻醉藥劑約莫多久發作？」

「進入血液中只要一分鐘就會使人昏迷。」

「我想你該從水手酒吧中着手偵察！」呂奇向他建議。「也許秦祥明在酒吧中所喝的酒內就滲入麻醉藥劑。」

「不會的。」霍金斯語氣肯定地說：「死者胃內並沒有殘留那種麻醉藥劑，是注射的，驗屍人員在死者左臂的靜脈處找到了注射針孔。」

「難道死者會馴服地伸出手來被人注射？」

霍金斯聳聳肩頭說：「任何一件案子在未偵破之前，有許多難以解釋之處。我要去一趟水手酒吧，你和白娜小姐去談談吧！」

呂奇向他道了謝，向辦公室的內間走去。

那是一間留質室，有床，有椅，有桌，四面壁上都貼着海綿，大概是爲了防備被留質的人觸壁自殺而設。

僅僅幾個小時之別，白娜就已顯得非常憔悴。她狠狠地在吸着香烟，一個名歌星的優雅風範已蕩然無存。看見呂奇進來，只是瞠目以對張口無言。

呂奇在她對面坐下，以沉重的語氣說：「白娜，霍金斯幇辦認爲妳涉嫌很大。」

「就是因爲那截烟蔕？」她的語氣雖不穩定，神情却未顯得過份慌亂。

「那倒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的是——妳對我說了假話。」

「沒有。」白娜連連地搖着頭。「我沒有必要去欺騙你。」

「比如說，妳和秦祥明的關係完全不是妳所說的那麼一回事，這幾天妳還和他見過面。」

「胡扯！」白娜吼叫起來，「我連他的影子都沒有見到過，這是誰說的？」

「先別問。」呂奇又轉變話題：「還有周宣祈，他根本沒有傷害妳的企圖，妳也沒有跑到他面前抱住他，呼叫他的名字，相反地妳還在躲避他。白娜，是有人在暗中威脅妳嗎？」

「這……這都是周宣祈親口告訴你的嗎？」

「是的。」呂奇以銳利的目光盯着她。「凌晨，他曾經到奧林匹克大飯店來找我，妳知道他找我幹什麼？他要我營救妳，不要使妳受到任何傷害。即使妳曾經作過對不起他的事，他也不怪妳。」

「哦——」白娜痛苦地嘶叫，雙手捂住面孔。

「周宣祈仍如往常地愛妳，而妳呢？……」

「我也愛他如往昔。」白娜似乎鼓足了勇氣才說出這句話。「我承認哄騙了你，也承認是躲避他，但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將苦衷說給我聽聽。」

「你能够發誓不告訴第三者嗎？」

呂奇不假思索地舉起一隻手，認眞地說：「我發誓不洩密就是。」

白娜的神情顯示她的內心仍有猶豫，遲疑許久，才語氣緩慢地說：「在周宣祈出現以前，我接到一個無名電話。那人在電話中告訴我，周宣祈從瘋人院裏逃出來了，而且到了此地。他警告我，不得與周宣祈接近，否則就要殺害周宣祈以爲報復。呂奇！你替我想想，在這種情況下……」

呂奇打斷她的話，問道：「打電話給妳的人，是男的還是女的？」

「是個男人。」

呂奇不打算立刻判明白娜的解釋是眞是假，他掉轉話題說：「白娜，眼前的事我們暫且不談，我想和妳談談三年前的事。」

「三年前什麼事？」

「妳拒絕了周宣祈的私奔，不告而別，是自己的意願？還是受了別人的左右？」

白娜不假思索地回答說：「自然是出於自己的意願。這種事那裏能被別人左右。」

「妳認識一個名叫黃萬通的人嗎？」

白娜皺眉思索了一陣，搖搖頭說：「沒有印象了。」

「白娜，讓我提醒妳，黃萬通是『獅子城證券公司』的負責人，和周伯鈞時有來往，妳眞的不認識嗎？」

「哦！」白娜突有頴悟似的點點頭說：「我想起來了，五十來歲潮州佬，在周家見過一兩次。」

「當周伯鈞被殺後，外界曾有傳說，妳的不告而別並非出於己願，而是由於黃萬通的唆使。」

白娜立刻疾聲否認：「沒有的事，他爲什麼要唆使我？再說，我也不會聽他的話啊！」

呂奇心中的疑問都提出來了，所得到的答案却無助於解開他面臨的疑團，他眞不知道還有什麼可問的。

正在這時，留質室的門打開了一綫，在驚鴻一瞥中，呂奇看到了霍金斯帮辦的臉。他明白對方出現的用意，立刻走了出來。

一見面，霍金斯就神色凝重地說：「呂奇先生！情況有些不對。」

「怎麼了？」

「據水手酒吧的酒保及女侍說，秦祥明昨晚根本就沒有去過那兒，他是中國人，面孔，膚色都特殊，若在那兒喝酒，一定會留給他們深刻的印象。而且，也沒有一個女人打電話到那兒說要找秦祥明的。」

呂奇大爲訝異地說：「那是秦露在說謊了？」

霍金斯又接着說：「驗屍人員已經解剖了死者的腦部，發現神經中樞已麻痺了好幾個小時。這證明秦祥明早已在昏迷之中，當你登艇的前幾分鐘才遭殺害，似乎存心要你目擊這件謀殺案。」

呂奇大爲不解地搖着頭說：「這就奇怪了？如果死者在被殺前就昏迷了好幾個小時，秦露所謂打電話去水手酒吧與她父親連絡就是謊言了。但是死者是她的父親呀！這……？」

霍金斯搶着：「我們可能上了兇手的大當。」

「怎麼呢？」

「兇手殺害秦祥明的目的，是要使白娜蒙嫌。那截烟蔕顯然是栽贓，却想不到我們從死者的血液中獲得綫索。」

「這樣說來，秦露和兇手也有聯繫了？爲了使白娜涉嫌，而殺害自己的父親，這未免太駭人聽聞了。」

「這要她自己來解釋。」霍金斯語氣嚴厲地說：「呂奇先生！你知道她現在何處嗎？」

「在我投宿的旅館房間裏。」

霍金斯向他的部下揮手說：「去帶秦露來。」

「且慢！」呂奇搖手阻止了他。「我不贊成你在此刻以正面的方式去偵訊秦露。」

「爲什麼？」霍金斯突然顯出了傲慢的神色。

呂奇湊在他的耳邊，低語一陣。這個外國佬臉上所浮現的倨傲神色一掃而空，代之而起的是欽服的眼光。連連地點着頭說：「好！好！我們分頭去辦。我會派人支援你。」

呂奇搖搖頭說：「支援倒不必，等有必要時，我可能要向你借一支槍。」

「OK！」霍金斯與高采烈地回答。突然，他的眉頭一皺，低聲說：「呂奇先生！我們應該如何處置白娜小姐？」

呂奇輕鬆地說：「繼續留質。」

「按照此地法律，留質是不能超過二十四小時的。」

「到時再說吧，每一分鐘都可能有變化哩！」

× × ×

秦露的故事破了，但是呂奇仍然很傷腦筋，如果說秦露爲了佈置一個陷阱，而犧牲了自己父親的生命，那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事。在返回奧林匹克大飯店的途中，他一再思索也得不到絲毫頭緒。

車抵飯店門前，天際已然大白。呂奇私自默禱，但願秦露還睡在他的床上，那樣將有助於他的計劃進行。

當他輕巧打開房門時，不禁鬆了一口氣，秦露果然還在。她睡得很甜，姿態也很媚。紅色的恤衫和白色短褲雖未除去，却絲毫不減其性感，黑黑的長髮披散在白色枕頭上，像是萬里晴空中飄浮着一朵烏雲。

呂奇在有所行動之前仍然有些猶豫，他並沒有十足的把握認爲自己的判斷非常準確。他站在床前沉靜了一會兒，最後一咬牙，和衣躺到了秦露的身邊。

行動是一連串的，一旦開始，就要繼續下去。呂奇的第二步是一手攬住了秦露的腰，另一手抄進她的頸項，吻上了她的紅唇。

秦露像一隻受驚兎子般掙扎着，自然，她在掙扎中也看清了襲擊者是誰。於是，掙扎輕微了，接着，有了反應；熱烈而熟練的反應。

呂奇心中的不安消除了，因爲他發覺秦露有過愛撫的經驗。他不是她所接觸的第一個男人，即使他判斷錯誤，也不算是嚴重侵犯了她。

「呂奇，」秦露終於在喘不過氣來的情況下掙脫了他的懷抱嬌笑着說：「你不該乘人之危的。」

「那是因爲妳的睡姿太美。」呂奇佻笑着說。

秦露面上的笑色突然一收，神情沉重地說：「我的人，就是爭取你合作的交換條件之一，我決不會吝嗇。可是，我現在的心情不好，那樣會使你掃興。」

「放心！我不是急色兒。」呂奇鬆開了她，面色也正經起來。「有點事，我要跟妳談談。」

「談什麼事？」秦露却又主動地靠近了他；一隻手也在呂奇光裸的手臂上，有意無意地輕攏慢撚着。

「妳父親在『周氏信用投資公司』有百分之十的股東，對嗎？」

「是的。」

「另外百分之九十屬於黃萬通？」

「對！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了嗎？」

呂奇沒有去理會她，轉動了頭部，目光望着天花板，語氣緩慢地說：「因爲周伯鈞突然死亡，所以才使周氏公司的股票暴跌；因爲暴跌，黃萬通才能一口收購周氏公司百分之九十的股權。如果有證據證明周伯鈞是被黃萬通所謀害，那麼，黃萬通所獲的股權就是非法的。依照法律，那百分之九十的股權就該發還周氏公司。」

秦露搖搖頭說：「我不懂得法律。」

「我也不懂，可是我請敎過專家；據專家說，只要查出黃萬通謀害周伯鈞的證據，那百分之九十的股權就該還給周氏公司。」

「哦——」秦露張着嘴，顯得有些驚愕。

呂奇又接着說：「周伯鈞已死，周宣祈又罹患精神分裂症，那麼，這百分之九十股權就該由妳父親接收。」

「我父親也死了呀！」

「別忘了妳是合法繼承人。」呂奇的眼睛裏閃動着異樣的光芒。

秦露神情有些迷惑地說：「呂奇！我不大了解你說這句話的意義。」

「嗨！」呂奇一把摟緊了她，在她噘起的嘴上輕輕一吻。「這還不明白嗎？只要我們能以謀害周伯鈞的罪名將黃萬通送上法庭，周氏公司全部股權就落到妳一個人的手裏了。」

「辦得到嗎？」

「我會盡全力，不過……」

「又有條件是不是？」

「妳得到百分之百，只給我百分之十，不嫌太少了嗎？」

秦露凝神望着他，許久之後，才嘆了一口氣：

「唉！我如果說一句心裏的話，你相信嗎？」

「當然相信。」

「呂奇！」秦露的神情突然忸怩起來，聲音也很低：「我喜歡你。這個世界上我已沒有親人了。如果你不討厭我，我們可以結婚，那百分之百的股權，以及我，都不是你的嗎？」

呂奇以古怪的聲音說：「令人難以置信。」

「你以爲我在騙你？」

「只因爲這消息來得太突然。」

「在我來說，是緣份；在你來說，是奇蹟——你最感興趣的鈔票與女人竟然同時得到了。」秦露說來極其自然，一點也不像是矯揉造作。

呂奇却暗暗好笑，他所見識過的名門閨秀，歡場嬌娥，不知有多少；也不知聽說過多少甜言蜜語。別的事情他也許還無法立辨眞假；唯獨情話却可以立判眞僞。他敢肯定地說，秦露在作違心之論。

但他表面上却絲毫未露聲色，將秦露又摟緊了一些，佻笑着說：「那眞是人財兩得了。」

「別說得那麼難聽好不好？」秦露白了他一眼。「也別那麼高興。能不能搜索到黃萬通謀害周伯鈞的證據，還是問題。」

「那倒不是最棘手的問題。」

「難道還有大問題還沒有解決？」

呂奇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問題在周宣祈的身上。」

「怎麼說？」

「他實際上並沒有瘋。謀害他父親的兇手落網之後，他也會要求重新檢驗。」呂奇說到這裏，雙手用力一拍。「好了！從黃萬通手裏奪回來的百分之九十股權到了他的手上，我們豈不是白費勁？」

「嗯！」秦露皺緊了眉頭。「這倒是個大問題呀。」

「秦露！」呂奇一個指頭在她的面頰上輕輕地摩挲着，同時，開始了進一步的探索：「女人在面臨難題時，總要比男人冷靜。來！讓我聽聽妳的主意。」

「我也沒有什麼好主意。」秦露輕描淡寫地說。然而她那一對黑白分明的眸子裏却射出了警戒的光芒。

「妳隨便說個辦法也許可以觸動我的靈機。」

秦露一直像一頭温馴的綿羊般依偎在呂奇的懷裏，現在她開始「反客爲主」了。一雙手像八鱆魚的鬚般纏上了呂奇的頸項，軀體也和他貼得緊緊的。以極爲柔情的聲音說：「呂奇！我想聽聽你的過去。」

呂奇發現對方在爲自己的安全而進行及探索了，因此，他故意皺緊了眉頭說：「不說也罷。」

「爲什麼？」

「恐怕嚇着妳。」

「呂奇！你以爲我還是一個小女孩麼？」秦露的嘴唇貼在他的臉上，噓出的熱氣使他感到有一絲衝動。「你應該感覺得到，我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女人。說出來，我需要瞭解你。」

「如果敎我說假話欺騙妳，我良心上會感到不安；我若說眞情實話，妳又可能鄙視我。」

呂奇湊在霍金斯的耳邊低語一陣。

「我要聽眞話；也絕不會鄙視你。」

「我生長在貧民區，」呂奇開始編故事；他自信所編出來的故事必可賺人眼淚。「不知父母是誰。小時，經常與飢餓打交道；成年後，又與牢獄結下了不解緣。我偷過、搶過、騙過。一再地坐牢，使我更加精明，更加謹愼。去年聖誕節，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使我弄了一大票。於是我買護照，改姓名，變成了上流社會的紳士，開始週遊世界。我眷戀着目前的生活方式，可是，這筆錢總有用完的一天……」

秦露突然低吼着說：「呂奇！不要說下去。」

「怎麼！妳討厭我？」

「不！」秦露用力地抱緊他，顯得很激動地說：「我不但不鄙視你，反而覺得你坦白得可愛。我只恨這個世界，爲什麼有那麼多不平的事。」

「秦露……」

「呂奇！」她揚起頭來打斷他的話。「別人可以殺死我的父親，我爲什麼不能殺死別人？我要報復。」

「秦露！妳要殺誰？」

「殺周宣祈。」她此刻的表情活像一個女巫。

「爲什麼要殺他？」

「嗨！呂奇，」秦露一隻手撐着床榻，坐了起來。「你不是教我出主意的嗎？在別人心目中，周宣祈只是一個從瘋人院逃出來的精神病患者。他在這個世界上突然消失，絕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呂奇突然覺得自己像是抱了一塊寒冰。秦露的確成熟，成熟得令人可怕。這是她早已想好的計策，却在一種激動的情緒下說出來。在暗驚之餘，呂奇也有一絲欣喜的感覺，他的假設已逐步證實了。

見他發楞，秦露忙又問道：「呂奇，我的主意嚇壞你了嗎？」

「不！」呂奇故意在臉上浮現一股猙獰的笑容。「我見過的犯罪勾當太多，這算不了什麼。我是在思索另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如何搜索到黃萬通謀害周伯鈞的證據？」

「你可以輕而易舉地辦到。」

「噢！妳倒說說看。」

「我父親的被害，白娜涉嫌最重，你可以去告訴白娜，她若想脫罪，只要一口咬定，當初她的不告而別，是受了黃萬通的唆使，而且還得了黃萬通的酬勞。這一次我父親趕到這兒來查問這件事，她也曾和黃萬通通過消息，這樣就行了。」

「卽使如此，也不能證明黃萬通是謀害周伯鈞的兇手呀！」呂奇提出了反問。

秦露柔媚地說：「呂奇！你不是說，女人面臨難題時比男人的表現都要顯得冷靜麼？」

「妳心裏還有什麼詭主意？」

秦露詭譎地一笑：「暫時不告訴你。」

「嗨！妳又擺出神秘姿態了。」

驀然，床頭几上的電話鈴聲響了起來。

呂奇剛要伸手去拿電話聽筒，秦露却搶先伸手將電話聽筒按住了。以歉疚的語氣說：「對不起！我將你的電話號碼告訴了周家賬房，敎他一到機場就打電話到這兒來。」

「妳不是說他七點多鐘才到嗎？」

「現在幾點？」

「五點四十分。」

「哦！抱歉，那不是我的電話。」

呂奇抓起話筒，立刻傳來了接線小姐的聲音：

「呂奇先生，星洲長途電話。」

她的話聲剛落，立刻又響起了一個男人的聲音：「奧林匹克大飯店呂奇先生嗎？」

「是的。」

「請轉告秦露小姐，周阿財先生在前往機場途中，被一輛福特汽車撞成重傷，送醫不治。肇事者棄車而逃，據說是黃萬通的座車，有進一步的消息我再打電話來。」

「請問你是誰？」

對方已經將電話掛斷了。

秦露見呂奇一臉茫然之色，連忙問道：「呂奇！怎麼了？」

「周阿財是誰？」

「就是周家的老賬房啊！」

「他不能來了。」

「爲什麼？」

「在前往星洲的途中，被一輛福特牌汽車撞成重傷，不治身亡。據說那輛車子是黃萬通座車。」

「哦——」秦露先是一聲驚呼，接着憤怒地說：「這是有計劃的謀殺行爲，可惡的黃萬通！」

呂奇突然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因而微笑着說：「秦露，妳不該生氣，應該大笑。」

「爲什麼！」

「這樣一來，黃萬通謀殺周伯鈞的事實豈不是更加明顯嗎？」

她笑了，在嬌媚的笑容中有濃厚的得意神色，伏在呂奇的身上拍打着：「呂奇，你眞是個聰明的傢伙。」

「秦露！妳也不笨呀！」

「我們這一對眞是天造地設。」

呂奇輕佻地說：「秦露！爲了我們卽將發財，似乎該慶祝一番。」

「難道要開一瓶香檳嗎？」

「不！」呂奇一隻手從她恤衫的下端侵了進去。「讓我來開啓妳那芬芳肉體的奧秘吧！」

秦露突地用力掙脫了那隻手，冷冷地搖着頭說：「不行。」

「秦露！眞想不到妳的觀念如此保守。」呂奇面上透露出失望的神色。

「並非保守，而是有很重要事等着你去做。」

「什麼事？」

「去遊說白娜。」

「對！」呂奇從床上一躍而起。「妳不說我倒忘了。白娜的供詞是我們的計劃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秦露嬌笑着說，「自然我也會準備好一份使你意想不到的好禮物。」

如果說這是秦露對呂奇的一項承諾，毋寧說是一個誘惑還要恰當得多。

這時，天色已經大亮，人、車都已絡繹不絕地出現在街頭。呂奇走出奧林匹克大飯店之後，站在路邊考慮了一分鐘，匆匆進入了路邊一座公用電話亭。

電話撥到警署，精力充沛的霍金斯帮辦竟然通宵達旦地在等候呂奇的消息，他劈頭就問道：「嗨！你的進展如何？」

「還不錯。」呂奇不想在電話中談得太多。「星洲方面的資料到了嗎？」

「恐怕要等到八點鐘以後，國際刑警組的『電子傳送組』要到八點鐘才上班。」

「我想加要一份資料，能一齊到嗎？」

「說吧！」

「今晨星洲通往國際機場的路上出了一件車禍，死者名叫周阿財，最好能將全部資料弄來。」

「好！我立刻以長途電話與星洲連絡。還有別的事嗎？」

「請教：貴地許多餐廳，酒吧都是二十四小時通宵營業的，土耳其浴室如何？」

「呂奇，那得要看那一個區域的土耳其浴室，你要問那一家？」

呂奇掏出周宣祈留下來的那張卡片看了一眼，回答對方：「名字很香艷，叫做『妙女郎』。」

「哈哈！」電話聽筒裏傳來霍金斯的爆笑。「去吧！那裏是永不關門的，當心被那些『妙女郎』拆散了你的骨頭。」

「但願她們拆散之後再能重新裝配起來。」

「呂奇，」霍金斯的語氣又正經起來。「我們何時見？」

「九點鐘如何？」

「好的。出『妙女郎』土耳其浴室向右轉，走五十碼有一家『威基基餐廳』，我在那兒等你。」

「OK！」呂奇與高采烈地應着。

呂奇的霉運

雖然太陽已從海邊線上冉冉昇起，而「妙女郎」土耳其浴室門口的霓虹燈仍然開着，高高的燈架上，一個曲線畢露，栩栩如生的裸女在向路人擠眉眨眼。除了呂奇之外，只怕誰也不會去注意「她」的風情。

呂奇一進門，就有一羣膚色雜陳的女郎湧了上來。她們似乎永不疲倦，面上的笑容足以引誘蜜蜂。有的說的是「哈伊哈伊」的日語，有的則是說中國廣東話，還有半生不熟的英語，但她們却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身上的比基尼裝特小，身裁也都非常豐滿。

每個女郎的褲子上都有號碼，呂奇唯獨沒有找到十四號，於是他用英語高聲喊着：「我要找十四號。」

那一羣女郎的臉上笑容在頃刻間消失了，也都一哄而散。一個黃面孔的中年婦人却出現在呂奇的眼前。她的服裝很整齊，像是領班之類的人物，向呂奇必恭必敬地說：「先生！請跟我來。」

通過一條走廊，進入一道窄門，呂奇發現門框上有「特級」的字樣，他才恍然大悟，難怪十四號沒有在進門處迎客了。

在那中年婦人的引導下，登上二樓，眼前出現了兩排幽靜的房間，那婦人推開十四號房門，讓呂奇進去，說了聲「請稍待」，就帶上房門走了。

房間又分成內外兩間，外面陳列着土耳其式的浴桶，以及盥洗設備。內間則有一張鋪陳華麗的床榻，看那床榻的寬度，絕非僅僅用來作按摩之用，難怪霍金斯要呂奇當心被拆散骨頭了。

約莫過了三分鐘，門推開，一個健美的女郎走了進來。一望可知，她必定是中國人，與樓下那羣女郎一樣地穿着特小的比基尼裝。她一面鎖上門，一面打量着呂奇，以純正的粵語問道：「先生！我爲你服務過嗎？」

「沒有。」呂奇微笑着說，「是朋友介紹我來的。」

「誰？」她已走到呂奇面前，爲他鬆脫領帶。

「一位從星洲來的周先生。」

「哦——」她畧微有些驚訝地凝望着他。

呂奇自己開始解除衣服，同時以柔和的語氣說：「我一方面享受十四號小姐的服務，一方面也想

和周先生見面，他在這兒嗎？」

「讓你先享受我的服務吧！」

呂奇不忍拂逆對方的慇懃，一夜辛勞，土耳其式的薰汽浴對他也大有裨益。於是聽任她的擺佈，幸而他在東瀛早就嚐試過美女侍浴的風味，當着十四號的面脫得精光，倒還不太忸怩。

坐進浴桶，十四號爲他開放了薰汽，調節好溫度，將頭湊到他的面前，低聲說：「好好地享受一番，我去和周先生連絡。」

「請告訴他，我有極重要的事要和他見面。」

「我會轉告的。」她留下一個微笑，走了。

約莫過了五分鐘，門又打開，呂奇抬頭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是兩個貌相兇惡的大漢，虎視眈眈地對着呂奇冷笑。

呂奇雖知情勢不妙，却一點也沒有辦法，手脚都在浴桶裏，只有一顆頭顱露在外面。看來只得眼睜睜地等待霉運臨頭了。

不等呂奇開口，其中一個大漢已來到了浴桶的面前，冷笑着說：「先生！十四號小姐下班了，現在輪到我們兩個來爲你服務。」

「嘿嘿……」呂奇裝出一臉乾笑。「二位在開玩笑。」

「誰跟你開玩笑？」那大漢的右手已抓住了調節蒸汽溫度的旋鈕。惡狠狠地問道：「聽說你要找一位星洲來的周先生？」

「嘿嘿！」假使呂奇的身體在桶外，他一定會假裝渾身發抖。眼前如逞英雄，必定吃虧。「是……是的。」

「姓周的叫什麼名字？」

「叫周……周……」

「快說。」那大漢大吼一聲，右手向左一扭。

只聽嗤地一响，桶內的溫度增高了。呂奇私心估計，總有攝氏三十七、八度左右，他無法忍受五分鐘。

「他叫周百萬。」呂奇信口胡扯，企圖過關。

「周百萬？」另一個大漢走過來扯住他的頭髮。「朋友！說老實話吧，否則你就要脫一層皮。」

「眞的呀！」呂奇聲嘶力竭地說。

「眞的？嘿嘿！讓你嚐嚐燙豬的滋味吧！」

蒸汽又加大了，渾身灼燙。呂奇的額頭上已滾下了汗珠。他兩手拚命搥打！毫無用處，桶外的禁錮是牢不可破的。

「現在是攝氏三十九度。」那大漢冰冷的聲音與浴桶內的溫度恰成對比。「雖然不致於使你脫皮，但是三分鐘之後你表皮下的微血管都會破裂。快說老實話，你要找的人是不是周宣祈？」

多年來，呂奇雖然不時在出生入死，其多半由他操着主動權，却從來沒有像這次窩囊。他想到小時看見母親倒提着鷄脚往開水裏泡的情景。鷄是死的，還算人道，而自己是活的呀！

他知道硬賴賬是無法過關的，只得改口說：「周宣祈可能是他另外一個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呂——奇。」

「你爲什麼不叫好奇？」那扯着他頭髮的大漢吼叫着，「說老實話，你找周宣祈到底幹什麼？」

「沒有……什麼重要的事，只是……只是……」呂奇也不知道該如何說才好。

「朋友！別耍花樣了。我們對你的情形清楚得很。你在爲一個姓秦的女人賣命對不對？嘿嘿……」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那臭娘們昨晚上了你的床，你他媽的就像孝子般認眞起來了。」

「求求你們先關掉蒸汽好不好？」呂奇嚷叫起來。他這一輩子還不曾向人求過饒。可是那灼人的蒸汽却逼得他露出了可憐相。

那大漢將蒸汽關小了一些，沉聲說：「好！給你朋友一個面子。不過，你可得說老實話。否則下一次就關到四十度以上，看看那臭娘們會不會給你收屍。」

溫度驟降，使呂奇鬆了一口氣，心頭也在暗暗思索，要如何才能度過眼前的難關？

那二個大漢却不給他喘息的機會，又緊逼着問道：「說吧！那姓秦的臭娘們想玩什麼花樣？」

「你們是說秦露嗎？」呂奇慢吞吞地反問，他顯然想拖延時間。

那兩名大漢却粗中有細，竟然一語道破了呂奇的詭計：「朋友！別妄想拖延時間，那樣對你沒有好處的。快說，姓秦的女人交了什麼差使給你？」

「她想找出殺害她父親的兇手。」

「嘿嘿！傻小子！你上當啦！她就是殺死她父親的兇手。」

呂奇連連地搖着頭說：「那不可能，在她父親遇害前，她一直和我在一起啊！」

「她不能敎她的情夫動手嗎？」那大漢以猥褻的語氣說：「她既然上了你的床，你難道沒有發覺她早已不是原封貨了？告訴你，姓秦的女人是星洲有名的飛女，阿飛情夫不知多少呢？」

「她爲什麼要殺死她父親？」

「管她管得太嚴了呀！」

「這些都是閑話。」另一個大漢插嘴說：「老實說出來，秦露給了一件什麼差使給你？」

「她只是要我幫忙查出是誰殺害她的父親。」

「最後再問你一次，她有沒有在你面前提到過

一個姓黃的人？」

呂奇心中一動，故作迷惑之色地反問道：「叫黃什麼名字？」

「叫黃……」

另一個連忙給他的同伴一個眼色，接着說：「別問姓黃的叫什麼名字，只要答覆我秦露有沒有提起過他？」

呂奇突然發覺自己走上了歧途，這兩個傢伙好像是黃萬通的爪牙，那麼，秦露所說的情形都是眞實的了？她企圖囊括周氏公司全部股權而訂下殺死周宣祈的毒計，的確是因爲父親遇害而引起仇恨報復的心理了？

這……

那兩個大漢又一齊低喝道：「快說！秦露有沒有向你談起姓黃的事？」

不知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情緒衝動，呂奇突然語氣堅定地回答說：「她沒有提起過。」

「我看你是眞想嚐嚐脫一層皮的滋味了。」那大漢的右手又搭上了調節蒸汽溫度的旋鈕。

呂奇似乎已經心放橫了，咬着牙齦說：「就算你燙死了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我所知道的，都已經告訴你們了。」

「算你小子有種。」那大漢又冷、又硬的聲音，簡直像一粒粒的冰雹。

嗤地一响，浴桶內溫度驟增。若非呂奇早已咬緊牙齦，他一定會大叫出聲。

就在這緊要關頭，突然房門打開，那個健美的十四號侍浴女郎飛快地衝了進來。她一面關上蒸汽，一面笑着說：「呂先生！他們二人是生手，不善於調節溫度，還是讓我親自來爲你服務吧！」

那兩個大漢很馴服地退到一邊，一句話也沒有說。

呂奇再一次墜入迷陣之中。周宣祈選中這女郎作爲連絡人，必是安全可靠的。看情形，這女郎和那兩名窮兇極惡的大漢是一夥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是周宣祈所託非人，抑或周宣祈本人……

在他思索中，女郎已打開了浴桶。呂奇剛將兩隻手伸出來，那二名大漢即一左一右地將他挾持住了。呂奇被灼熱的蒸氣燙得渾身軟弱，根本無力抵抗；卽使有力量反抗，他也不會動，因爲他想了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十四號侍浴女郎非常仔細地爲呂奇擦乾了身上的水漬，又爲他圍上浴巾，然後向那兩名大漢擺擺頭。

「走吧！」那兩名大漢合力拖着他。

並非走出房去，而是走向內間。呂奇不禁暗暗納罕：難道是要將自己軟禁在這兒嗎？

他一念未已，十四號侍浴女郎已搶先一步，轉動了一面高大穿衣鏡，原來鏡後隱藏着一道密門。

呂奇被那兩名大漢推進去。轉了一個小彎，豁然燈光通明，他發覺自己已置身在一間華麗的套房之中。

套房之中有一個人在等候他，那人坐在一張高背的轉椅裏，椅背向着他。因此他只能看到那人的一點頭髮，以及上昇的嬝嬝輕煙。呂奇深深吸了一口。金鷹牌雪茄，最上等的英國貨。

「呂先生！我首先要爲兩位魯莽的部屬而道歉。」那人的英語很純正。不過仍然聽得出他是中國人。「請坐！我們可以開誠布公地談一談！」

十四號侍浴女郎爲他挪過一張椅子。呂奇安詳地坐下，一語不發。那兩個大漢對他的戒備也沒有絲毫鬆弛。

「我只是爲老闆辦事。」對方的語氣非常平和，從措辭中顯示他曾受過高深敎養。「希望你能與我合作。」

「你的老闆姓黃的嗎？」呂奇大胆地問一句。

「呂先生！」對方的語氣嚴厲了一些。「我已決心讓你置身事外，你就不要再捲進漩渦裏去了。目前，我不打算再問你什麼，也不打算探索秦露的動靜，只希望你答應我一個小小的要求。」

「但願我能作得到。」

「你一定作得到，放心，我會付出酬勞。」

「請說吧！」

「九時二十五分有一班飛機離境，你最好能趕上那班飛機。我將送你五千元美金的程儀。」

呂奇搖搖頭說：「只怕我辦不到。」

「是嫌程儀太少了嗎？」

「不！如果我能一走了之，我不會接受你們的錢。可惜我目前還不能够離境。」

「有什麼特別原因嗎？」

「霍金斯幫辦扣留了我的護照。」

「哦！」很溫和的笑聲。「我們老闆是個很有辦法的人。不但在星洲有勢力，在這兒也有朋友。據我們所了解，你有良好的經歷。霍金斯幫辦對你已十足地信任。只要你想走，拿回護照，應該沒問題。」

「我倒沒有把握。」

「呂先生！你是聰明人，不該爲一個浪漫的女人，以及一筆可望而不可卽的財富去賣命。現在是八點四十分，你考慮的時間不多，希望你在十分鐘之內給我一個明確的答覆。」

「我爲了脫離險境，可以佯作應允，但我是一

個守信的人……」

那位只聞其聲，不見其面的神秘人物冷笑着打斷了呂奇的話：「別以爲我們會上你的當，只要你答應，就非得履行諾言不可。否則，你不會活在這世界上。有許多愚者所遭遇的悲慘下場可以作爲你的殷鑑。」

呂奇鼓着勇氣說：「就像秦祥明被一刀穿心、周阿財被車撞殞命那樣嗎？」

「呂先生！」語氣嚴厲，聲音冰冷。「問得愈多，知道的秘密愈多，那對你沒有什麼好處。請考慮方才我提出的請求吧！」

「我留在此地對你們有什麼壞處？」

「你是一個具有危險性的人物。」

「何不殺我永除後患？」

「非到迫不得已，我們不願殺人。」

「看來我只有低頭就範了！」呂奇以妥協的語氣說，「不過，那五千美金的程儀愧不敢收，另外倒有一個小小的要永。」

「我們一向是不接受別人要求的，對你例外，說吧！最好不要反客爲主，强人所難。」

「我想見見周宣祈。」

對方不禁楞住了。良久，才冷冷地說：「見之無益，而且也沒有足够的時間。」

「那麼，我希望知道他的命運。」

「他很好，有專人在照料他。」

「就像有專人照料我一樣麼？」

「呂先生，你超越範圍了。」對方提出了嚴厲的警告，「請趕快答覆，生命究竟不是兒戲。」

一種與生俱來的倔强性格在這時突然迸發起來，呂奇忽畧了自己的處境是多麼危險！竟然冷笑着說：「存在我心中的疑團終於解開了：周宣祈能從瘋人院中逃出，又能來到這兒，據他說，還有朋友在暗中照料他。這大概都是你們那位姓黃的老闆帮的忙。不過，我也有一些不明白，這樣作，又有什麼用意呢？」

「呂先生，」對方的語氣，嚴厲得像是爆發了一枚炸彈。「這就是你的答覆嗎？抑或是你的挑戰書？」

「沒有辦法。」呂奇苦笑着說：「我明明知道這樣作對我有害無益，却又忍不住。因爲我天生就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

「好吧！就用你的生命去滿足你的好奇心！」

「請示該如何處置？」十四號侍浴女郎問。

「抛到海裏去。」那聲音像是敲響了喪鐘。

呂奇早就儲備好了力量，飛起一脚踢在左邊那個大漢的小腹上。劇痛使對方鬆了手！在這一瞬間，呂奇的左拳立刻向前猛撲。

但他却忽畧了那位侍浴女郎。她只不過拉了一下裹在呂奇身上的浴巾，就使他摔了一個大觔斗。

接着，「兗」地一聲，那女郎的鞋跟敲上了他的後腦。當呂奇感到天旋地轉，意識逐漸喪失的一瞬間，他才想到自己是完全赤裸的。海裏的魚兒可省事了，用不着撕破他的衣服就可以享受到一道美味的大菜了。

× × ×

一片白茫茫！

海水應該是藍的啊！而且身上又是乾的。這是呂奇從昏迷中甦醒後的初步意識；接着，他看到了白色的牆壁，白色的人影。唯一色彩鮮明的，是那穿着五彩恤衫的霍金斯幫辦。

「呂奇！」霍金斯走到他的床前坐下，諧謔地說：「我早就向你提過警告了，當心那『妙女郎』拆散你的骨頭，結果還是被她們敲破了頭。」

「這是那裏？」

「警察醫院。」

「多虧你找到我。」呂奇輕鬆地吁出一口氣。

「九點鐘你沒有按時來到『威基基餐廳』，我就去浴室找你，發現有人神色有異地抬着一個大行李袋來，見着我就扔下行李袋開溜，想不到是你在行李袋中，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你逮着了歹徒了嗎？」

「別向我發問。」霍金斯的語氣非常嚴厲。他轉身向女護士揮揮手。等她出走之後，他接着說：「呂奇，我發覺你隱藏了許多。也許你並無惡意，但是却對你的安全有害。」

呂奇作了一個苦笑，然後從白娜的約會開始，原原本本將所有的經過都詳細地說了出來。

「呂奇！」霍金斯吁出一口長氣。「我總算將整個情況弄清楚了，我們都走錯了路，周伯鈞極可能是被黃萬通謀害的，秦祥明的死，與黃萬通也有些關係。秦露被我們錯怪了。」

「她爲什麼說謊？」

「她也許沒有說謊。據我們進一步調查，昨晚她在南美酒吧打電話的時候，水手酒吧中有一個中國人守在電話機旁邊，鈴聲甫响，他就拿起了話筒，酒保還以爲他是打電話出去。」

「那不是太巧了嗎？」

「也許有人在酒吧中監視你和秦露的行動。」

「星洲方面的資料來了嗎？」

「來了，秦祥明和他女兒都沒有不良記錄。」

「那件車禍的資料呢？」

「死者周阿財是被黃萬通的座車撞斃的，但是黃萬通却諉稱座車是在午夜被竊，而他的司機却不

知去向。黃萬通涉嫌謀殺。」

「哦——」呂奇感到有些意外。

「還有更進一步的資料。」霍金斯碧色的瞳仁裏閃動着異樣的光芒，「昨天下午五時左右，曾有一個女人透過國際台掛長途電話到星洲的『獅子城證券公司』，七時半，星洲有長途電話到奧林匹克大飯店的夜總會後台給白娜。」

「噢！」呂奇霍然坐了起來。他感到後腦隱隱作痛，才又躺下去。「白娜眞和黃萬通有聯絡。」

「秦露的話句句可信。殺害秦祥明的也許不是白娜，但是她一定在場，那截煙蔕不是巧合。」

「霍金斯先生，你打算怎麼辦？」

「我已透過國際刑警組織，請星洲方面以謀殺罪逮捕黃萬通。」

呂奇吃驚說：「霍金斯先生，罪証不足吧！」

「够了。」霍金斯的語氣很堅定。

「就是這些嗎？」

「根據浴室負責人的供辭，我們逮捕了一個叫范荷娘的中國籍侍浴女郎……」

呂奇搶着問道：「她是十四號嗎？」

霍金斯點點頭說：「是的。因爲浴室負責人指出逃跑的人是十四號侍浴女郎的客人。」

「浴室負責人一定是同黨，不然他怎麼肯供給那些歹徒一間密室？你應該立刻將負責人逮捕。」

霍金斯語氣揶揄地說：「呂奇！所謂入境問俗，你却疏忽了這一點。此案與土耳其浴室毫無關係。浴室二樓有無數間密室，因爲他們暗中從事本地法律所不許可的色情交易。」

「哦——」呂奇恍然大悟。「那姓范的女人有口供嗎？」

「她說她只知道大老闆姓黃……」

「此地還有一個神秘的男人在負責指揮。」

「范荷娘說，她一直沒有見過那指揮人的眞面目。」

「她還供出別的嗎？」

「她說，周宣祈就是黃老闆幫助他逃出瘋人院，助他來到這兒，而且還給了周宣祈一支槍。」

「什麼作用呢？」

「要周宣祈去殺死白娜。」

「哦——」呂奇似是不勝驚異。

「黃萬通用意很明顯，殺白娜是爲了滅口。然後警方人員正在追捕周宣祈時可能會將他格殺。」

「黃萬通却沒有想到周宣祈愛白娜勝過自己的生命。」說到這裏，呂奇的神色突然一變。「對啦！周宣祈的人呢？」

「我正派人搜尋。」

「問過姓范的女人嗎？」

「她大概不知道周宣祈現在何處。」

「白娜怎麼辦？」

「引渡她回星洲，與黃萬通一齊受審。」

呂奇足足有五分鐘之久沒有說話，最後，他突然以凝重的語氣問道：「霍金斯先生！你認爲這件案子偵破了嗎？」

「三年前發生於星洲的周伯鈞命案我管不到，至於秦祥明的命案與三年前的舊案又有連帶關係。所以，偵破與否，那要由星洲警方去宣佈。」

「霍金斯先生！你在推諉責任。」

霍金斯冷冷地說：「很抱歉！我能作到的就是這些。呂奇先生！你是本地遊客，本人有維護你安全的責任。你必須在離開這張病床之後的二十四小時內離開本地。祝你好運。」

「謝謝你。」呂奇道謝的語氣像是在詛咒。

× × ×

呂奇在下午四時回到了奧林匹克大飯店，他一跨進房門，秦露就撲過來摟着他，像雨點似在頰上來了一大堆親吻，然後興高采烈地問道：「呂奇！我們什麼時候結婚？」

呂奇表現得意外冷淡地說：「秦露！別過份高興，妳的百分之百股權還沒有到手哩！」

「別想瞞我，霍金斯幫辦已經全部告訴我了。」秦露突然面色一正，懷着歉疚的心情說：「我眞抱歉，今天早上竟然會想到那樣一個壞主意。那百分之九十股權應該是周宣祈的，我不該作非份之想。呂奇，我相信你也不是一個企圖人財兩得的壞傢伙。」

呂奇不禁怔住了，就是因爲秦露有那樣一個殺人掠財的壞主意，才使得他心中疑團未能盡釋。現在……

他凝視秦露良久，才緩慢地問道：「秦露！妳說的是眞心話嗎？」

秦露點點頭說：「當然是眞的。我答應過，要爲你準備一件好禮物。我相信你會珍視這件禮物勝過那百分之九十的股權。」

「妳說對了。」

「猜猜看那是一件什麼禮物？」

「妳自己。」

又是一個熱情的香吻印上了呂奇的面頰，接着是一連串歡欣的聲音：「呂奇！你眞聰明，你眞了不起……」

「秦露！冷靜一點。」

「怎麼了！」她退後一步，楞楞地望着呂奇。

「妳關心周宣祈嗎？」

「當然關心。」

「他在瘋人院中受了三年折磨，妳同情他？」

「當然同情了。」

「那麼，我們應該幫助他。」秦露怔了一怔，才又反問道：「呂奇！我們如何幫助他？」

呂奇神情沉重地說：「他如今生死未明，我打算盡全力去搜尋他的下落。如果他死了，我要找到他的屍體；如果他活着……」

「呂奇，」秦露走過去，雙手緊緊地擁着他的腰，情意綿綿地說：「女人是自私的，我固然關心周宣祈，也同情他，但是我更關心你。那是警探的事，霍金斯幫辦已經派人去搜查了……」

「秦露！妳似乎還不了解我。」

「呂奇，」秦露的面頰貼了過來。「霍金斯幫辦交給我一件差使，他要我勸你儘速離開這兒。因為黃萬通還有餘黨散佈在此。」

呂奇悻悻地說：「在私人立場，我感謝他的好意；在法律立場，我却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不到最後一分鐘，我絕不放棄搜尋周宣祈的工作。」

「唉！」秦露沉重地嘆了一口氣。「這大概就是你令我着迷的地方。隨你吧！小心點就是。」

「放心，我會照顧自己。」呂奇拍拍她的面頰。「妳倒該小心一點，千萬別走出這個房間。」

秦露嬌媚地笑着說：「我會聽話的。」

× × ×

離開秦露之後，呂奇來到警署，想和白娜作一番深談，却料不到被霍金斯幫辦嚴辭拒絕了。

「對不起！」霍金斯冷冷地說：「白娜已經正式被逮捕了，只要星洲方面的引渡公文一來，她就要被遞解出境。按照法律，她不可以和任何人會晤。呂奇！你腦子究竟在想什麼？」

「霍金斯先生，」呂奇嚴肅地說：「我相信即使你自己也感覺到這件案子破得不够乾淨俐落。」

「你想聽聽進一步的消息嗎？」

「我知道，黃萬通在星洲已經被捕了。」

「我要告訴你的不是這件事，」霍金斯臉上流露得意的神色。「三年前為周宣祈診斷檢驗的心理病醫師昨天死了，意外事件是在游泳時溺斃的。」

「噢！」呂奇微微一驚。

「溺斃是在下午二時，中午他曾赴過黃萬通的邀宴。根據檢驗，他胃部殘留一種毒素，那種毒素可以使人產生肌肉抽搐。那位心理病醫師多年來一直保持着午後海水浴的習慣，而且泳術奇佳，還要我作進一步的說明嗎？」

這是一連串殺人滅口的計劃，黃萬通即使聘請星洲最有名的律師辯護，恐怕也難脫罪嫌；呂奇自然無話可說了。他楞神許久，才神情黯然地問道：

「霍先生，你對周宣祈難道一點也不關懷嗎？」

「我派出了一個搜索隊，以一個警務人員的立場來說，我已盡到了全力。我苦口婆心地勸你從速離境，也只是盡到我的責任而已。」

「霍金斯先生，我是下午三時三十五分離開那張病床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在明天下午三時三十五分以前，我不希望受到你的任何打擾。」

霍金斯不禁為之一楞，許久，他才苦笑着說：

「倔强的中國人！我實在服了你。明天下午三時三十五分以後，我也會為你派出一個搜索隊，但願我搜索到不是你的屍體就行了。」

呂奇不等他說完，就已掉頭走出了辦公室。

呂奇在街上跑東跑西，足足忙了好幾個小時。當華燈普照，夜色如錦的七點多鐘，他已經變了另一副模樣：黃髮，碧眼，即使研究人種科學的專家也看不他是一個經過喬裝的假外國佬。

一輛街車將他送到了「妙女郎土耳其浴室」。

雖然這兒上午出過事，此刻却看不出一絲異樣。一大羣健美的侍浴女郎湧到他的身邊任其挑選。他也不說話，只是以指頭向樓上指指。

那個中年婦人又來帶路了，一面走，一面慇懃地以不算太生硬英語問道：「先生！你找幾號？」

呂奇只是笑，同時以一張百元美金作了回答。等到上了樓，他才低聲說：「對不起！那位小姐的號數我忘了，如果我見着她，就會認出來。」

那中年婦人就在樓梯口一張寫字枱內取出一本相簿，裏面貼着二樓所有特級侍浴女郎的照片，十四號那一頁空着。在其餘的十幾個女郎當中，呂奇選中了一個七號中國女郎，照片下端的說明文字內指出那女郎來自香港。

於是，那中年婦人帶他進入了七號房間。

再度到這兒來，呂奇雖然抱着一點運氣的心理。但是他却有深厚的信心。他認為：那個十四號侍浴女郎絕不可能輕易地利用這個浴室作活動據點。浴室方面必然和她的組織有勾結。因此，他決定從別的侍浴女郎身上着手探索蛛絲馬跡。中國女人都喜歡饒舌，也愛管閑事，只要稍用點計巧，就可以將她們心中所隱藏的秘密弄出來。

不多一會兒，七號侍浴女郎來了，她是屬於嬌小型的。兩眼很大，雙頰略嫌消瘦，呂奇猜想她一定是一個貪婪而愛小便宜的人。

她對這個外國佬雖很陌生，却像遇見熟人似地飛撲過去，先送上一個香吻，然後嬌滴滴地說：「哈囉！親愛的。」

「妳眞好！」呂奇說的中國話，故意將四聲弄錯，眞像出自一個外國人之口。

「咦！」她像端詳一宗稀奇寶物似地凝望着他。「你會說中國話？」

「嗯！我在香港出生，長大。」呂奇一本正經地說，「所以我也喜歡中國女郎，上次來，好像不是妳。」

「是幾號？」

「十四號。」

「哦——」她似乎有些意外地樣子。「十四號回香港去了。放心！我會給你更佳的服務。來！先洗一個蒸氣浴，然後……」

「慢點！慢點！我們先談談。」上午的教訓使呂奇不敢貿然走進浴桶。而且他的膚色也不像西方人。「妳們中國人最熱情，我要請妳帮一個忙。」

「幫忙！」七號侍浴女郎嬌媚地笑了。「我了解你的困難。苦惱，寂寞，需要刺激，對不對？放心！我一定會使你滿意。」

「不！不！」呂奇連忙搖頭。「有別的事需要妳幫忙，我願意付給妳一筆酬勞。」說着，就從衣袋內掏出一張五十元的美金。

貪婪的女人却很謹慎，她猶豫了一陣，才伸手接過了那張深具誘惑性的綠色鈔票，然後問道：「說吧！什麼事？」

「是與十四號小姐有關的事。」

「噢！」她似乎非常吃驚。「你要找她？」

「妳不說她回香港去了嗎？」

「是的。」

「那就沒有辦法找她了。不過，她曾經告訴我過，她有一個姑母也在這兒，妳聽說過嗎？」

七號女郎搖搖頭說：「我可沒有聽說過，你有很重要的事嗎？」

「很重要，很重要的，」呂奇故作神秘地壓低了聲音：「上次我回香港時，她托我帶去一包鑽石及珍珠……」

「什麼？一包鑽石？」

「哦！哦！我說錯了，是三個鑽石戒子與一對珍珠耳環。她要我交給香港上環一個姓吳的人。可是，我沒有找到那個人，所以要將那些東西還給她。想不到她又離開這兒了。」

「你眞老實，找不到她，東西變成你的還不好嗎？」

「不行！我不願欺騙別人，更不願欺騙妳們中國女孩子。這東西一定要還給她，請妳打聽一下，她的姑母住在何處。」

七號侍浴郎看看手裏的五十元美鈔，又看看呂奇，最後，終於壓低了聲音說：「我告訴你吧！十四號今天上午被警察帶走了。」

「她犯了什麼罪？」

「我也不知道。」她神色微顯黯然，多少有點兔死狐悲之感。

「哦！可憐的女人！」呂奇煞有介事地在胸前劃着十字。

「你是個好心人，照說我應該幫你，可是十四號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提起過她有一個姑母。」

「她在這兒多久了？」

「一個多月。」

「工作之餘，經常出去嗎？」

「誰有閑工夫去注意她的行動。」

「有人來找她嗎？」

「當然有，只怕都是客人。」

呂奇發覺勢將入寶山而空手回了，他低頭沉吟，看看是否還有最後一線希望。

七號侍浴女郎，忽然又說：「你何不去警署探望她？」

「我不想惹麻煩。」

「對了！」她的目光突然晶亮，像是發現了什麼寶藏。「我也許可以提供你一點線索。」

「噢！什麼線索？」

她搖幌着手裏的那張綠色鈔票，貪婪地說道：「那是很寶貴的線索，你難道不願再拿出一張五十元美鈔？」

「OK！」呂奇一口答應，又付出了五十元美鈔。

她小心翼翼地將兩張五十元美鈔捲起來塞進袋裏，以極為低沉的聲音說：「有一天十四號接到一個電話，對方告訴她一個電話號碼，她就隨手記在電話號碼簿上。臨走時却忘記撕去，剛好我去打電話被我看見。因為她匆匆趕回來撕下那個號碼時的態度非常神秘，所以引起了我的注意，印象也就異常深刻。到現在，我還清晰地記着那個號碼。」

「快告訴我。」

「一〇一——三六九七。」

「不會錯嗎？」

她語氣肯定地說：「絕不會錯。中國女人的身裁不見得好，記憶力却是最强的。」

「謝謝妳。我走了。」

「先生！你進來還不到半個小時，就匆匆而去，不怕別人生疑嗎？」

呂奇不禁楞住了，良久，他才央求着說：「小姐！那該怎麼辦？」

「我有辦法，」她詭譎地笑着。「我可以向領班解釋，你來此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要享受蒸汽浴和按摩。而是別有目的，半個小時足够了。不過，你却要加倍付賬才能不使人生疑。」

「多少？」

「一百元美金。」

呂奇又掏出了兩張五十元票，二百美金買了一個電話號碼。只要眞有用，這價錢倒不算貴。

走出「妙女郎土耳其浴室」，呂奇又面臨一個新的難題：應該如何去查出這個電話號碼的所在？找霍金斯帮辦運用警方關係自然能輕易辦到這件事。然而霍金斯可能拒絕；即使不拒絕，他也可能干預其中，那不是呂奇所願的。

撥電話去加以探詢，可說是最笨，最危險的方法。除此之外，却又別無他法，呂奇只得再度存下了僥倖之心。

電話鈴响了有半分鐘之久，一個男人來接電話，拿起話筒，他就以英語說：「中澳貿易公司。」

呂奇的目的達到了，他連忙以英語道歉：「對不起！撥錯了號碼。」

切斷電話後，他開始翻閱電話號碼簿，終於在「C」字部裏找到了「中澳貿易公司」那一欄，核對了電話號碼，記下了地址，有些興奮地走出了公用電話亭。

他突然發覺自己缺少一件足以自衞的武器。此刻若走去找霍金斯帮辦借鎗，一定會遭到嚴辭拒絕。只是退而求其次，在獵具行裏買了一把鋒利的獵刀。他衷心默禱，希望不要用上它。

約莫在十時半左右，呂奇來到他的目的地了。

一長排澳大利亞式的建築，所謂「中澳貿易公司」在最後的一幢。平房，四週繞以圍牆，牆頭還有鐵蒺藜。旁邊是一條寬達三公尺許，不知其深度的排水溝。

呂奇站在五十碼外，觀察了十分鐘之久。既沒有發現人跡，也沒有看見燈光。他知道愈是靜得出奇的環境裏，愈是埋藏着險惡的危機。因此他緊緊地貼着一根水泥電線桿的後面，一步也不敢接近。

時間無情地溜過，終於，午夜到了。

突然，遠處閃起了兩道熠亮的汽車燈光。駛到近前，呂奇才發現那是一輛中型貨運卡車，駕駛座上坐着兩個男人。車子駛過之後，他又發現車廂內放着一個和棺材差不多大小的長型木箱。

這輛貨車不過是沉寂黑夜中的一個點綴，但是三秒鐘之後，呂奇的心臟却加速地跳動起來。因爲那輛貨車在「中澳貿易公司」緊閉的鐵門前停下，而且還短促地按着三聲喇叭。

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呂奇絲毫沒有考慮到將可能遭遇到的危險，立刻弓着身子跑了過去。正好鐵門打開，車子緩緩駛動，他雙手攀着車尾板，輕而易擧地爬進了車廂。

貨車開進圍牆之後，又向一道類似車庫的窄門倒進。同座的男人將頭伸出車外爲那駕駛者作指示，車廂四週圍着帆布，他自然看不到蜷曲在車廂內的呂奇。但是，呂奇却發覺了眼前即將來臨的危機；貨車將要倒進去的地方不是一間車庫，而是一間聚集了不少人的屋子，車子一進去，他就成了甕中之鼈。那把獵刀的唯一用處，只有剖腹自戕了。

呂奇正感進退維谷之際，倒車好像發生了困難，引擎發出陣陣怒吼，原來，高高的門檻將車輛擋住了。

司機猛加油門，車後昇起一遍濃烟，形成了良好的烟幕。呂奇抬頭看，那塊門的上方有一塊平台，他立刻把握這一瞬即逝的良機，從車廂內躍出，攀上了平台。只差幾分之一秒的時間，那輛貨車已倒進屋子裏去了。

呂奇一動也不動地匐俯在平台上，看見一個大漢鎖上了大門，進入屋子，砰地一响關門聲之後，一切又歸於寂靜。

呂奇吁出一口氣。這時他才發覺，衣服已被背脊上沁出的汗水黏住了。僅僅是幾秒鐘的短暫時間，他却在生死線上跑了好幾個來回。現在，他總算混進了圍牆。可是，下一步呢？

他站起來，伸手摸摸屋頂，是鐵皮的。如想從屋頂進入裏面，或則鑿孔覬覦，都無法辦到。最後，他決定跳下地來將環境勘察一番再作打算。院子內並無燈光，他不需要過份戒備地就跳了下來。

他選定一個死角，貼好了自己的身體，然後放眼觀察：院落不大，一個角落裏堆放着一些殘破的木箱。最奇怪的是，通往屋內的只有一道門；就是方才貨車倒進去的那一道門，別無通道。

他到這兒來的目的，是爲了搜救周宣祈。無法進入屋子，就談不上「搜」，更加談不上「救」。

怎麼辦？這個問號一直在他的腦海裏飄浮着。

最後，他作了一個大胆的決定；也可以說是將自己投向死亡之途的狂妄決定。不知是那裏來的勇氣促使他如此作，但他終於作了。他舉手敲門，敲得非常用力，非常响，就像一個訪客般那樣落落大方。

最少經過了三分鐘，那道門打了開來，一個老者以疑惑的眼光望着他。屋子明亮的燈光大部份熄滅，方才所見到的那些人也不知所終。

呂奇大胆地走了進去，同時以英語說：「你們公司的負責人在嗎？」

開門的老者並沒有理會他，却有兩支硬硬的鎗管抵上了他的背脊，同時响起一聲冷喝：「舉手！不要動。」

呂奇馴服地擧起了手，任那兩個人在他身上搜

索，獵刀自然被搜走了。他不禁暗暗感謝霍金斯帮辦拿去了他的護照，不然麻煩立刻臨身。

「你來此地幹什麼？」背後的大漢沉聲詢問。英語發音雖不純正，却還不太生澀。

「對不起！」呂奇很鎭定地說，「我要見着你們的負責人，我才講話。」

那大漢似在猶疑，黑暗的角落裏却傳來了一聲命令：「帶他進來。」

「走！」身後兩名大漢重重地推着呂奇。

繞過一堆木箱，呂奇被推進了另一間小屋，他又聞到了英國貨金鷹牌高級雪茄的香味，不禁感到興奮，因爲他沒有找錯對手。

對手仍然和他在土耳其浴室一樣以背對着呂奇，高高的椅背擋住了他的身體。那溫和而又充份顯示高度敎養的語氣又飄進了呂奇的耳裏：「你是什麼人？」

「對不起！」呂奇故意以傲慢的語氣說：「我要見着負責人才能道明來意。」

「我就是。」

「但我還沒有見着你的面。」

「請守住作客人的禮貌。」語氣畧有慍意。「告訴我，你是什麼人？」

「律師，兼私家偵探。」

「你是怎麼進來的。」

「跟方才那輛貨車進來的。」

「噢！」對手流露驚異。「你在那輛車上？」

「是的。」

「目的呢？」

「我要找尋我的當事人。」

「你的當事人是誰？」

「周宣祈。」

「你可能弄錯了，這裏是貿易公司。」

「我知道，這裏是『中澳貿易公司』，電話號碼是一〇一——三六九七。這號碼是『妙女郎土耳其浴室』的十四號侍浴女郎范荷娘告訴我的，大概不會找錯。只要我的當事人安全無恙，我願付出交換條件。」

「我再說一遍，這裏是貿易公司，並非綁架公司。」

「我也要再說一遍，」呂奇的語氣非常强硬。「黃萬通在星洲被捕了，罪名是一級謀殺。我手裏有一份對他極爲不利的證據。如果你們願意交出周宣祈，我願意交出那份證據。」

「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對方的語氣非常冷漠。

「我的每一句話都關係着黃萬通的生死。」

「黃萬通是誰？」

「你們的老闆。」

「哈哈！」一聲諷刺的乾笑。「我敢打賭，你一定是一個糊塗的偵探，也是一個蹩脚的律師。」

「也許我弄錯了！」呂奇雖未見到周宣祈，却達到了大部份目的，所謂退正其時，因此他連忙認錯。「對不起！打擾打擾！」

他轉身向外走，那兩個持鎗大漢一橫身攔住了他的去路。

溫和的語氣一變而爲陰惻惻的聲音：「律師先生！你不覺得你的行爲侵害了我的權益嗎？」

「我道歉。」

「那可不行。」

「那麼，你可以打電話報警。」

「我不信任別人管理的法律。」

「那該怎麼辦呢？」

「我有我自己的法律。好了！我不希望再見到你。」

面前那兩個大漢虎視眈眈地向呂奇逼了過來。呂奇作了一個閃電的思索，判斷對方在夜靜更深之際絕不敢輕易用鎗。

於是身子一蹲，以雙掌支撐地面，兩腿併攏，全力一掃。

一個大漢立刻應聲倒地。呂奇是受過嚴格訓練的「專家」，此刻又是在生死關頭，潛力發揮到極限，只不過眨眼之間，那大漢手中的鎗已然到了呂奇的手。

「砰砰砰砰」一陣震耳欲聾的鎗聲，屋內所有的燈泡都被呂奇的神鎗射碎，四週一遍漆黑。

黑暗無光，對呂奇固然安全，對敵人也同樣安全。呂奇對這兒的地形又不熟，在人聲嘈雜，步履紊亂的情況中，他專心一致地去嗅雪茄的香味，他終於找到了。不過是扔在地上的雪茄，吸雪茄的人已經走了。

他靈機一動，將雪茄的火頭弄熄，用手帕包了起來。

遠處傳來了警車的聲音，呂奇不禁暗皺眉頭；他不知將怎樣向霍金斯帮辦解釋。

× × ×

十分鐘後，警車的探照燈照亮了現場。

霍金斯帮辦端詳着呂奇，喃喃地說：「你的化裝術的確高明。」

「霍金斯先生！……」呂奇不禁大感驚異。

「別來這一套了，」霍金斯冷冷地說，「呂奇先生！你一直在我手下的監視之中，若不是等在土耳其浴室門口的一個笨蛋，錯誤地判斷你可能要在一小時之後才能離開而抽空去打電話，你也不會闖

這樣大的禍了。」

呂奇扯下短髭，取下藍色的隱形眼鏡，脫下金黃色的假髮，迷惑不勝地說：「霍金斯先生！我像是闖了大禍嗎？」

「當然，」霍金斯氣呼呼地說：「我好不容易佈好一張網，却被你弄破了。」

「原來你已發覺他們……？」

霍金斯低吼着說：「你以爲我是馬路上的壓路機？以爲我是專門在辦公室製造噪音的打字機？告訴你，我是警務帮辦，是幹練的探長。我原訂將黃萬通的黨羽一網成擒，使這件案子辦得盡善盡美。現在好了，魚兒都被你嚇跑了！」

「抱歉！」呂奇很嚴肅地說。

這樣反而使霍金斯有些發窘，幸好一個武裝警員跑過來爲他解困。

「霍金斯先生！」那警員語氣急促地說：「我們找到一條地道，從排水溝的下端通過，溝那邊五十碼處，有一個秘密出口，歹徒可能從地道中逃走了。」

「嚴密搜查過了嗎？」

「搜查過了，一個人也沒有找到。」

「好！以無線電通知機動中心，請他們派人嚴密監視機場、港口，公路。再派兩個人在這兒留守，其餘的人跟我回去。」霍金斯下達一連串命令之後，回頭向呂奇說：「願意跟我到警署去喝一杯咖啡嗎？」

「樂意奉陪。」呂奇很恭敬地說。

有人說，咖啡具有振奮神智的作用。呂奇現在相信這句話了。在霍金斯的辦公室中，呂奇一口氣喝完一杯咖啡之後，他那頹喪的心情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勃勃而動的雄心。



經過僞裝的呂奇雙手撐地，雙脚併攏，全力掃向兩名槍手。

「霍金斯先生！」他將手帕包着的雪茄遞給對方。「這是今晚僅有的收穫。那傢伙的部從很多，又有鎗，必然是有組織的犯罪集團，雪茄上可能留得有指紋，你不妨試試看。」

「拿到指紋室去，若有結果，立刻和國際刑警總部連絡。」霍金斯接過雪茄之後，立刻交給了他的部下。然後又對呂奇說：「呂奇先生！我對方才在現場時所說的粗魯言辭抱歉。」

「那算不了什麼，我能提出一個請求嗎？」

「我知道你要請求什麼，」霍金斯神秘地笑着。「白娜小姐在第一偵訊室等你，你趕快去吧！」

「謝謝你，我和白娜小姐見過面之後，還想和范荷娘談談。」

「可以，但願你不是白費精神。」

白娜已經憔悴不堪，吸烟過度使她的嘴唇乾燥、枯黃，呂奇的來臨似乎爲她注射了强心劑。她振奮地從座椅上站起，撲進他的懷裏，激動地說：「呂奇，請你無論如何救救我。」

「冷靜一點！」呂奇安慰她，同時扶她到原來的座上坐下。「白娜，妳應該了解妳的處境，除了妳自己之外，沒有任何人可以救妳。」

「你是說……？」

「妳要對我說老實話。」

「呂奇，我發誓我沒有對你說一句假話。雖然我曾經說過，却是受了別人的威脅。事後我也向你更正了。」

「白娜，」呂奇神色凝重地說：「我要告訴妳一個嚴重的事實，妳不但要救你自己，更要救周宣祈。」

「他！」白娜的神色變得惶恐已極。「他怎麼樣？」

「他落在歹徒手裏，生死不明。」

「哦——」白娜捂住嘴，想竭力掩飾自己的驚惶失措，那顫抖的聲音仍然從指縫間迸發出來。「呂奇！這是眞的嗎？」

「我不會騙妳，也沒有必要騙妳。」

「呂奇！我求求你！」眼淚像斷綫珍珠般從白娜的目眶中落下來。「全心全力地設法救出周宣祈，我當初不告而別，也就是希望他能愉快地活着。請無論如何助我完成心願，我會永遠感激你。請別管我，只要周宣祈能够安然無恙，我願意担負任何罪名坐上電椅……」

「放心！我一定助妳完成心願。」呂奇很快地離開她，再躭下去，他也可能流下同情之淚。

他靠在第一偵訊室的房門上喘吁着，閉上了眼睛。白娜的神情，語氣，又開始在他腦海裏轉迴；那是至誠的流露，他深信白娜是完全無辜的；一個勇於爲愛犧牲的人，絕不願作出違背良心的事來。

耳際傳來霍金斯冷冷的聲音：「呂奇！白費勁嗎？」

「恰巧相反，」呂奇精神抖擻地向對方走過去。「我以我的經驗，以及生命，名譽作担保，白娜是完全無辜的。請你相信。」

「她也許只是受了別人的利用。」

「她根本就沒有受任何人利用。」

「噢！」霍全斯訝異地問道：「那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心中有個構想，不過還沒有到宣佈的時候。並非賣關子，而是尚未獲得足够的証據。」呂奇說到這裏，改變了話題：「要到什麼地方去見范荷娘？」

「第二偵訊室。」

范荷娘一隻手被手銬銬在桌子脚上，另一隻手托腮打盹。看見呂奇進來，故作不屑之色。呂奇一眼就看穿對方是做作，眼光中明顯流露出不安。

「范小姐！」呂奇搬一張椅子在她對面坐下。「現在輪到我來爲妳服務了。」

范荷娘冷笑着說：「別嚇唬我，即使你是警官，也不敢假公濟私地對我報復。」

「絕非報復，而是眞誠地服務。」

范荷娘別過頭去，作出一副不理睬的神情。

「范小姐！妳知道妳犯罪情況極爲嚴重嗎？」

「我倒不覺得。」

「妳很鎮定，大概是盲目地相信那位黃老闆勢力雄厚有辦法保妳出獄。現在讓我告訴妳一連串的壞消息，黃老闆在星洲被捕了，那個『中澳貿易公司』的活動據點也被破獲，所有人犯全部落網。」

「我不信。」范荷娘逞强地說。其實她的目光已說明她已相信呂奇的話。

「信不信由妳。別指望會有什麼人來救妳，能够救妳的只有自己，千萬不要放過機會。」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她的語氣已緩和了許多。

呂奇將頭湊近了一些，壓低了聲音說：「警官不能假公濟私，我却可以。只要妳同意，我們可以私下作一宗交易。」

「你是什麼身份？」

「私家偵探。」呂奇又在故技重施。「別以爲周宣祈傻，在來這兒之前，他已暗中聘請我保護他。可惜他不聽我的勸告，才落進你們的手裏，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找到他，所以妳有了機會。」

「你有信心，周宣祈還活在世上？」

這話出自范荷娘之口，的確使呂奇暗中大吃一驚。但他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地說：「以我猜測，你們的計劃未完全順利地實現之前，絕不敢輕易殺他。尤其是現在，黃老闆被捕，群龍無首，命令中斷，他的爪牙更不知該如何處置周宣祈了。」

「你要我帮助找周宣祈？」

「妳很聰明。」

「你以爲我辦得到？」

「可能辦得到。」

「什麼交換條件？」

「放妳走。」

「別將我看成三歲小孩。」

呂奇壓低了聲音說：「別以爲這兒的法律有多麼神聖，錢能通神。否則我怎麼可能有機會單獨地和妳見面呢？想一想，千萬別放過這個機會。」

范荷娘顯然已被呂奇說動了，想了一想說：「我還知道另一個秘密據點，不過沒有多大把握。」

「我們可以試試。」

「有一個先決條件。」

「妳說。」

「你不准帶任何武器，只許可你一個人去，事先不可詢問我要去何處。絕對不許可有任何車輛跟踪。」

「妳的條件太多了。」

「唯有這樣，我才相信你的確已化錢買通了警方。」

「好！」呂奇充滿信心地站了起來。「妳先將

可能遭遇的情況想一想，十分鐘後我們就可以出發了。」

「請注意：在出發前我要檢查你的身體。」

「我連修指甲的剪刀都不放在衣袋裏。」

奇妙的佈局

化了二十分鐘的時間，呂奇幾乎用盡了所有動人的辭令，霍金斯終於在連搖九百九十九次腦袋之後，點了一下頭。

凌晨一時，一輛黑色雪佛蘭，載着呂奇和范荷娘駛出了警署的大門。

呂奇擊亮方向燈，正要向左轉，右邊突然閃起熠亮的車燈，一輛車子飛馳而來。那車子的速度有些異常，呂奇剛剛在腦際閃過一絲警號，那輛車子已經擦過，噗地一响，接着喇叭長鳴，原來范荷娘的身體整個壓在方向盤上了，血正從她的太陽穴處汨汨流出。

呂奇打算猛踩油門追過去，由於方向盤被范荷娘的身體所壓！沒法迴轉。只不過一眨眼，那輛狙擊手所乘坐的車子失去了踪影。

長鳴不休的汽車喇叭，驚動了警署的值班人員，紛紛出來探視，自然霍金斯也在其中。

呂奇萬分頹喪地挪開了范荷娘的軀體，把車子駛回了警署的停車場，然後去檢視范荷娘，槍彈貫穿頭部，早已當場殞命。他下了車，面對着霍金斯攤攤手說：「我除再說抱歉之外……」

霍金斯拍拍他的肩頭，搶着說下去：「呂奇先生！這似乎是最好的結局了。你以爲這個女人眞是要帶你去找周宣祈嗎！只怕她是別有居心。却想不到被自己的同伴殺死了。三樓的招待所裏有柔軟的床榻，你似乎該去休息一會兒，這兒的事讓我來處理吧！」

呂奇無話可說，聳了聳肩頭跑進了電梯間去。一次冷水淋浴，一大杯白蘭地，使呂奇很快地進入夢鄉。正義感，委屈，頹喪，周宣祈的生死，撲朔迷離的案情，全部抛上了九霄雲外。甜睡是最安適的，這還得感謝那位狙擊手，否則他此刻一定還在疲於奔命。

當霍金斯出現在他那惺忪睡眼裏時，是清晨四半點鐘，他從對方的眼光中捕捉到一絲罕見的異樣光采。

這使得呂奇的精神爲之一振，連忙問道：「有什麼時殊發現嗎？」

霍金斯的面孔似乎很難浮現任何供人猜測的神色。他冷冷地說：「我們得到一項新的資料，秦祥明在去年到過巴西。」

「那又怎麼樣？」

「由於巴西近年來政治情勢不大穩定，所以有一項異於別國的特殊規定。凡是進入巴西的旅客都要建立指紋卡。」

「唔！」呂奇表面上雖然很沉靜，內心却激動起來。

「我們在那支雪茄上搜集到七個完整的指紋；其中三四個指紋屬於一隻右手，那是姆指，食指，中指及無名指，與秦祥明的指紋完全一樣。」

呂奇從床上跳了起來，振聲說：「這簡直難以令人置信。」

「的確。」霍金斯點了點頭，「當我初初得到這個消息時也免不了大吃一驚。於是我立刻派人檢驗死者的指紋，完全不符。在遊艇上遇害的男人不是秦祥明。」

「秦露在說謊！」

「女兒不會認不出父親。」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呂奇興奮的情形像是中了馬票頭彩。「周伯鈞是秦祥明謀害的，但他想不到造成股票狂跌，使黃萬通得了實利。於是巧妙地佈局，使黃萬通落下謀殺罪的陷阱。」

「呂奇！」霍金斯語氣較爲持重地說：「我的想法也是如此，但不能完全肯定。當我發覺死者的指紋與秦祥明完全不符時，我又指示技術人員檢驗死者的面部，發現死者動過整容手術。」

「哦——」呂奇低呼出聲，不知是吃驚還是歡欣。

「這是佈局者最巧妙的一着棋。黃萬通的謀殺罪確定，得到好處的人是秦祥明，但是秦祥明却死了。世界上絕不可能有人犧牲自己的生命去陷害仇家；作女兒也不可能以父親的生命作賭注去換取一筆不可靠的財富。」

「死去的是假秦祥明，眞秦祥明儘可以改名易姓，過其寓公生活。去年他去巴西，大概就是去那邊觀察環境。」說到這裏，呂奇停了一下，才問道：「現在該怎麼辦？」

「雖然戲已接近終局，却還沒有落幕。所以還要繼續演下去。」

「你的意思……？」

「呂奇，」霍金斯眨眨眼睛。「你不是這齣戲的男主角嗎？難道還要我躲在你身後，爲你提示戲詞？」

「嗨！」呂奇揚起手掌重重地在霍金斯的肩頭上拍了一下。「你的確不是壓路機，更不是打字機。我突然發覺你是一具瑞士名牌音樂鬧鐘，只要時間一到，就會發出美妙悅耳的聲音。」

「好了！別捧我，該你上場了。」霍金斯說着，指了指床脚邊的一隻小提箱。「我爲男主角準備了一些小道具。一個乾電池刮鬍刀，一瓶剃鬍水，一瓶男性專用面霜，一瓶髮腊，一把梳子；你是行家，稍微一看就會懂得如何使用這些道具的。」

呂奇提起箱子，笑着說：「霍金斯先生！你又變成一個導演了。」

「祝你幸運！」霍金斯握着他的手。「一句老話，非到必要，以不聯繫爲宜。對了，你的護照差一點忘記還給你了。」

× × ×

秦露以一萬噸的熱情迎着呂奇，以最緊密的擁抱摟着他，激動地說：「呂奇！我終於看到你安然歸來了。」

呂奇放下了手中的箱子，失意地說：「可惜不是得勝而歸。」

「別責怪自己！」秦露以柔情的眼睛瞪着他。「你已盡了全力。睡吧！天都快亮了。」

呂奇脫去了鞋，和衣躺在床上，秦露依偎在他旁邊，呂奇環抱着她。但他却不敢相信自己有勇氣摟着一個女魔同榻而眠。

「呂奇！」她的紅唇凑在他的耳邊，軟綿綿地問道：「有什麼打算？」

「下午三時半以前離開這個鬼地方。」

「噢！」她似乎微感意外。

「讓霍金斯帮辦撵我走，那多沒意思。」

「你玩過遊艇嗎？」

「我曾經是遊艇俱樂部的會員。」

「那麼，請接受我的聘請。」

「怎麼？」呂奇側過身子，笑着問：「妳要聘請我作妳的新郎？」

「那是第二部！首先我要聘請你作『秦皇島號』的艇長。」

「艇長！」呂奇故意發楞。

「你裝什麼糊塗？我們要將那艘遊艇開回星洲去呀！」秦露嬌媚地笑着說。

「嗨！好主意！」呂奇抱着她親了一下。

秦露凝望着天花板，喃喃地說：「當遊艇駛到外海時，我們就舉行一個別開生面的婚禮。白雲爲媒，海水爲証，引擎聲就是婚禮進行曲……」

呂奇接下去說：「這一段航程就是我們的蜜月佳期。眞够美的。」

秦露嬌媚地說：「都是你就誤了佳期，不然我們現在已經在海上了。」

海上？呂奇腦際又浮昇了問號。秦露眞會和自己結婚嗎？當然不可能，她一定有一套如意算盤。那麼，她將如何對付自己呢？將自己暗殺嗎？似乎不可能，因爲她一個人絕對無法將那艘遊艇駛回星洲去。

驀然，呂奇從心底打了一個冷顫，因爲他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將秦祥明忘記了，在航行之前，秦祥明一定會潛返艇上的。

見他沉吟不語，秦露轉聲問道：「呂奇，你在想什麼？」

「想我們的蜜月航程。」

「別老想愉快的事，還有事要你帮忙哩！」

「什麼事？」

「我父親的遺體。」

「先找一個地方埋葬，日後……」

「不！」秦露低吼着說：「我要帶走。」

「帶回星洲嗎？」

秦露顯得很沉痛地說：「我父親生前別無嗜好！只愛遊艇和海！我要帶着他的遺體作最後之航，然後爲他舉行海葬。」

呂奇道：「爲他舉行海葬之後，我們又緊接着舉行婚禮？」

「呂奇！」秦露很世故地說：「人生本來就是悲歡交替的，我們又何必計較那些世俗觀念？」

「嗯！妳說得對！」

「那麼，我們睡到中午就要起床。飯後你去找霍帮辦接洽領回父親遺體的事，我去準備棺材。」

「好吧！」

× × ×

下午一時，呂奇又來到了霍金斯的辦公室。一見面，霍金斯就說：「呂奇，我給你看一樣東西。」

那是一張鉛筆畫，有房屋，有河流，有道路，綫條非常優美，作畫的人顯然受過專業訓練。

呂奇曲起中指將那張畫彈了一下，取笑着說：「是救濟義賣嗎？」

「是上午在信箱內發現的，」霍金斯沉着臉說：「經過研究，才知道畫的是市郊一個地方。我們按圖索驥，找到了這幢空屋子。」

「有什麼發現？」

「六具屍體。」

「噢？」呂奇暗暗吸了一口冷氣。

「每個人都是心臟中槍斃命。」

「其中有周宣祈嗎？」

霍金斯緩慢地說：「沒有周宣祈，其中却有秦祥明的屍體。」

呂奇像是遭遇雷殛般產生了强烈的震撼，許久沒有說出話來。

「呂奇，」霍金斯的眉頭皺在一處，頻頻地搖

着頭說：「秦祥明被殺，將我們原來的假設完全推翻了。」

「這……這……」

「複雜，詭譎，處處迷陣，」霍金斯每說一句，就重重地跺一跺脚。「我從來沒有遇上過這種案子。」

呂奇深感茫然地問道：「我們該怎麼辦？」

「戲還沒有落幕。」霍金斯含蓄地說。

「難道整個關鍵都在秦露身上？」

霍金斯搖搖頭說：「不要妄作判斷，她從未離開過奧林匹克大飯店。」

呂奇沉吟一陣，喃喃自語地說：「六具屍體？那麼，秦祥明所控制的惡勢力已完全被殲滅了。周宣祈又到那兒去了呢？」

「也許他早已被害，只是未發現他的屍體。」

呂奇聳聳肩頭說：「我這個男主角的戲好像太重了，而且又沒有事先編好的劇本……」

「沒關係，」霍金斯接口說：「幸好你是一個好演員。你怎麼突然到這裏來了？是有什麼特殊的事嗎？」

「秦露要領回她父親的屍體。」

「應該發還她。」

「假的嗎？」

「當然。我們還在繼續演戲。」

「她要我和她共乘遊艇離開這兒。」

「這一點我也預料到了。」霍金斯點着頭說，「請注意你那隻箱子，把手裏有一具袖珍電波發射器，警艇會保持適當的距離跟踪，若要求援，只要旋開面霜的瓶蓋就行了。」

「方才在車上我畧微看了一下，那具電動剃鬚刀似乎是一支特製手槍。」

「可惜只有一發子彈，」霍金斯加以叮囑。「千萬要作最有效的運用。」

「對準自己的太陽穴，保證萬無一失。」

「呂奇！別開玩笑。」霍金斯一本正經地說：「剃鬚水實際就是催淚瓦斯，用力一揑就會噴出，不過你要背對風向。」

「嗯！那把梳子呢？」

「鋸條，或者刀子。」

「想必準備我鋸開手銬用的。」呂奇吁出一口氣，收歛了臉上的嬉笑之色。「霍金斯先生，我不一定是個好演員，但我會盡力去演好這個角色。希望能再見你，不是在地獄。」

霍金斯除了和他緊緊握手之外，沒有說話。

× × ×

那是一具很漂亮的金屬棺材，裝着假的秦祥明的屍體，抬上了「秦皇島號」的後甲板。呂奇冷眼旁觀，秦露竟然滴下了悲哀的眼淚。在沒有獲得確切的證據以前，他實在不忍心說她的眼淚是硬擠出來的。

「秦皇島號」終於駛離了遊艇碼頭，霍金斯派了幾個人來送葬。呂奇暗想：眞不知是爲那個假秦祥明送葬？還是爲自己送葬？

陸地漸漸遠了，終於消失了影子。

洶湧的海水向艇首撲過來，一種孤單無助的感覺也撲進了呂奇的心裏。他探頭向後望去，秦露仍然坐在那具金屬棺材的旁邊，垂着頭。從開航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四十分鐘，她的姿態沒有改變過。

她是一個魔女嗎？

她是一個設計殺害自己親生的父親而求謀奪周氏公司全部股權的劊子手嗎？

全部股權才不過是五十萬美金；而這艘遊艇呢？自動導航儀，氣象消息自動抄收系統。單是這兩項精密的電子儀器，價值就在美金五十萬元以上。這……？

呂奇實在想不通。他狠狠地咬咬牙，願意自己在這一次航行中死掉，但是在死前要使他弄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摒除了雜念，仔細地校正了航道，鎖上自動航儀，將「秦皇島號」交給電子儀器去操縱。

然後，他離開了駕駛台，向後甲板走去。

這時，一輪紅日將要接近海平綫，湛藍的海水被餘暉映成金黃，景色眞是美極。呂奇目睹此景，竟然在此美好的大自然環境中作出邪惡的行爲。

「好美！」秦露終於抬起了頭，面對夕陽，輕輕吐出這兩個字。

「秦露，」呂奇在她身旁蹲下。「妳這樣坐了好幾個小時，一些兒也不覺得累嗎？」

「我在靜靜地沉思。」

「想什麼？」

「也許你會明白；也許你永遠不明白。」

「妳的話使我大感迷惑。」

「霧有散開的時候，謎有解破的時候……。」

呂奇含蓄地接着說：「是非也有澄清之時。」

「對！那就迷惑一時也不妨。」秦露嬌媚地笑着，抬手向天邊一指。「呂奇！夕陽美麼？」

「很美。」

「海水美麼？」

「很美。」

「那麼，我們就在這裏爲我父親舉行海葬！」

「連棺材一起下海嗎？」

「不！棺材我要運回星洲埋在祖塋裏。現在只要將遺體連同裏屍的帆布袋投進海裏就行了。」

「好吧！讓我帮你的忙。」

呂奇開始去旋動金屬棺材的螺絲釘；心裏却是暗暗好笑。帆布袋裏裝着一具無主屍體，在警署的冷凍庫裏已經停放了四星期之久。能有這樣一位漂亮的「女兒」爲他海葬，在九泉之下必然會呵呵大笑。

棺蓋揭開；笨重的帆布袋抬了出來。撲通一聲，滑落海裏。在這一瞬間；笑靨在秦露的頰上浮現，似乎所有的不快都已隨着那具屍體海葬了。

「呂奇！」秦露歡欣跳躍地問道：「現在該幹些什麼？」

呂奇冷冷地說：「蓋上棺蓋。」

「別忙！」秦露走過去拉着他，像導演指示演員站位置似地命令着：「站好！別動，現在該舉行婚禮了，你難道忘了嗎？」

「秦露……」

「呂奇！我不喜歡別人阻撓我的計劃。」秦露顯出了不悅的神色。

「我不是阻撓，而是請求妳婚禮暫緩。」

「爲什麼？」她鼓着腮邦子，氣呼呼的。

「氣氛有些不對。」

「人生本來就是悲歡交替的，這話我早就說過了。」秦露扳着呂奇的身體轉了一個方向，使他背對着棺材。「如果你認爲氣氛不對，眼睛裏不看見棺材就行了。」

呂奇聳肩苦笑着說：「秦露，妳好任性。」

秦露沒有理會他，自顧自地拉開了嗓門叫道：「婚禮開始！」

呂奇似乎成了木偶，目瞪口呆地望着她，心想：難道她也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嗎？

秦露又叫道：「新郎就位。」

呂奇差一點失笑出聲，緊綳着臉問道：「秦露！新郎的位置在那兒？」

「呂先生！」在他背後响起了一個冷冰冰聲音：「對不起！你可能弄錯了，新郎是我不是你。」

呂奇聞聲大驚，飛快地旋過身子。當他看淸楚在他背後說話的人是誰時，突然有一種頭昏目眩的感覺。

原來那人是周宣祈。

呂奇看看棺材，才發覺底部是夾層的；再看看秦露，她臉上浮現詭譎的笑，似乎和周宣祈早有連絡。

「呂奇先生！」周宣祈臉上浮現着令人顫慄的冷笑，手中拿着一支小號勃朗寧手槍，以森嚴的語氣說：「這使你大感意外吧！」

呂奇幾乎懷疑自己是在作夢，他看看海平綫上的半輪紅日，聽聽引擎調和的聲音，情知自己正處在殘酷的現實裏。

他猛力搖搖頭，力持鎭定地說：「周先生，這的確使我大感意外。」

「對！」周宣祈極爲得意地點點頭。「最奇妙的佈局，任何高明的偵探也解不透的奇局。」

「你是佈局者？」

「不錯。」

「執行者呢？」

「也是我。」

「目的呢？」

「報復。」

「周先生，能爲我解說一下嗎？」

「我會讓你有機會欣賞我的傑作。」周宣祈目光出神地凝望着遙遠的天際，喃喃地說：「這件事，還是從三年前說起。」

這時，呂奇本可以一縱上前奪下對方手裏的槍，但他却放過了這個機會。他渴欲了解內情的心念超過愛惜自己的生命。

「三年前，父親拒絕了白娜的婚事，我約白娜私奔，她又不告而別，使我的精神瀕臨崩潰的邊緣。在一個大雷雨的夜晚，我和父親發生極爲兇惡的爭吵，父親一時怒極，竟要拿槍打死我……」

呂奇接下去說：「於是你奪下了你父親手裏的槍，勒死了他？」

周宣祈搖搖頭說：「你猜錯了，是秦祥明勒死了我父親。」

「噢？」

「我和父親爭吵的時候，秦祥明也在場，他一直冷眼旁觀，不聞不問，等待我父親一怒動槍，他才動手，據他解釋，那是失手誤殺。」

「以後呢？」

「出事之後，我不但未感悲痛，反而有興奮的感覺，現在我才知道那是一種錯誤的仇恨心理在作祟；事實上，那時我的精神狀況已不正常了。而秦祥明却很冷靜地與我研究善後，由於他的主意，我被捕後一言不發，最後被送進了瘋人院。」

呂奇吼着說：「周宣祈！你竟然掩護一個謀殺你父親的兇手？」

「當時我總覺得秦祥明本無意殺害我的父親，事情都是由我而起！所以沒有舉發他行兇的事。」

「那麼，你還報復什麼？」

「可是一年之後我突然發覺秦祥明勒死我父親完全是一項預謀。」

「噢？」呂奇又是一驚。

「他不過是利用那個絕佳的下手時機而已。」

「秦祥明的動機何在？」

「謀財。」

「可是，百分之九十的股權落到了黃萬通的手裏。」

「哼！」周宣祈冷笑了一聲。「秦祥明倒不是爲區區五十萬元美金的周氏公司的股票。」

「那又是什麼呢？」

「秦祥明和我父親暗中在作珠寶走私生意，那時正好有一批價值美金五百萬元的珠寶進口。因我父親很有信用，貨欵都是待珠寶脫手後再付給原主，我父親一死，那批珠寶，全部落到秦祥明的手上了。」

「這些情形，你是怎麼知道的呢？」

「我進入瘋人院一年之後，我們家裏的老賬房周阿財來探視我時告訴我這個消息。因爲那些珠寶的原主人都在向他打聽那批珠寶的下落。」

「你肯定珠寶在秦祥明手上？」

「當初只是假設，現在一切都證實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珠寶都在這艘遊艇上。如果你是一個珠寶迷，等一會兒我會讓你見識見識。」

呂奇聳聳肩頭說：「那一定非常眩目。」

周宣祈面上流露出陰沉恐怖的神色，語氣森冷地說：「當我得知這個消息後，首先吩咐周阿財，絕不可將消息外洩，對那些追問珠寶下落的人推說不知。而我就開始着手研究報復的計劃，每一個細節我都沒有遺漏，經過二年之久，我認爲計劃已達完美之境地，才決定逃出了瘋人院。」

「周先生，我有些奇怪，秦祥明應該心懷鬼胎才是，但是，他却又馴服地唯命是從，聽你擺佈，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逃出瘋人院後，立卽和他見面，我絕口不提珠寶的事，只是長住瘋人院不是辦法，他問我有什麼辦法，我告訴他，可以將設法謀殺我父親的罪名嫁禍在黃萬通身上。因爲我父親死後，在表面上他是獲利最豐的人，使他涉嫌，容易成立。」

「因此，秦祥明同意了？」

「他不同意。」

「那是意料中事。」

周宣祈冷笑連連地說：「最後，他仍然同意了。而且對我唯命是從，甚至當我殺他時，他都沒有作出絲毫反抗。」

「爲什麼呢？」

「因爲我一離開瘋人院之後就將他的女兒秦露綁架了。」周宣祈眉飛色舞一副極爲得意的姿態。

呂奇看看秦露，她笑而不語。這對呂奇來說，仍然是一個謎，但他知道周宣祈遲早會向他揭露。

「明白了嗎？」周宣祈偏着頭，樣子很神氣。

「爲什麼要嫁禍黃萬通？」

「首先要秦祥明有安全感，認爲我沒有將他當作報復對象。其次，使黃萬通下獄，我成了可憐的被害者，這道理還不明白嗎？」

「你不覺得這樣做，對黃萬通太殘忍了？」

「一點也不，」周宣祈冷漠地說：「他在股票市場興風作浪，當我父親死後，掠取了周氏公司的暴利，受點罪也是應當的。」

「那個心理病醫生的意外溺斃，也是你的傑作了？」

「不錯，因爲他知道部份內情。」

「是什麼人下手的？」

「秦祥明的手下，實際上也是我父親的舊部。幹珠寶走私，手底下沒有强大實力是行不通的。」

「周阿財的死呢？」

「那還用問嗎？」周宣祈不屑地冷笑着。「他知道珠寶的事，絕不能讓他活在世界上，黃萬通的司機被沉下了大海，那是理所當然的畏罪潛逃。呂奇先生，你認爲我的安排巧妙嗎？」

「妙！」呂奇神情沉重地點着頭。「不過，有一個人你是不該傷害的，你却嚴重地傷害了她。」

「誰？」

「白娜！」

周宣祈額上青筋暴露，語氣惡毒地說：「哼！白娜！我恨透了她。」

「恨透了她？」呂奇不勝驚異。

「當然。如果不是她的不告而別，事情不會弄得這樣糟，所以我要折磨她讓她受世人責罵她。」

「我記得你說過愛她勝過愛自己的生命。」

周宣祈指着秦露說：「呂奇先生！我現在愛的是這位小姐。」

「她也愛你嗎？」

秦露接口說：「我愛他入骨。」

呂奇內心打了一個冷顫，而表面上却裝着若無其事地說：「周宣祈，我忘記一件事了。警方在市郊搜到六具屍首，內中有一具就是秦祥明的，是你親手殺死他的嗎？」

周宣祈點點頭說：「不錯。」

「你總算報了父仇。」呂奇將眼光望向秦露。「不過！秦小姐未必會愛上一個殺死她父親的仇人。卽使一時頭昏，也不會持久以愛，周宣祈，你考慮到這一點沒有？也許有一天……」

不待他說完，周宣祈忽然放聲大笑起來。

呂奇不禁一楞，沉聲問道：「你笑什麼？」

「我笑你愚蠢得可愛。」

「這是什麼意思？」

周宣祈指着秦露說：「呂奇先生，讓我爲你介

紹，這位是雷可親小姐。」

「什麼？」呂奇大吃一驚，這一瞬間整個的疑團也消失了。「妳不是秦露？」

「我叫雷可親。方才周宣祈已經介紹過了。」她冷冷地說：「要我報告一下我們的戀愛史嗎？」

「很想聽聽。」

「我十七歲時戀愛過一次，可惜失戀了，因受刺激而被送進了瘋人院，經過一年調治，病況大有好轉。我本來可以離開那兒，但我却恨透了這個社會，也恨透了所有的男人，所以我留在院中，學習作護士。最後，認識了周宣祈。」

呂奇冷笑着說：「別忘記了他也是男人。」

「認識他之後，我才發覺我過去的觀念錯了。男人並非完全可恨，他們也會被女人玩弄感情。於是我愛他，愛得發瘋，決心爲他作任何事情，因爲有我的幫忙，他才能逃出瘋人院。」

呂奇拍拍手說：「到此眞象完全大白。周宣祈，你要將我如何處置？」

「殺死你。」周宣祈毫不留情地說。

「這位小姐可以告訴你，爲了拯救你，我冒過不少危險，到現在你竟然忍心恩將仇報？」

「那是你自作多情。」

「謝謝你沒有用上『自作自受』的字眼。」說到這裏，呂奇的語氣一沉：「周宣祈，你的確非常聰明，設計得也非常巧妙。古人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你也同樣地犯了一個錯誤。」

「噢？」周宣祈楞了一楞，然後冷笑着說：「我倒想聽聽。」

「今天上午警方收到一張鉛筆畫，因爲那張畫，才找到那六具屍體。那張畫的綫條鮮明，極富技巧，而你又是藝術學院的學生，再加上所有的歹徒都已死亡，唯獨你不見踪跡，警方已將你視爲重大嫌犯之首了。」

周宣祈點點頭說：「這的確是一個錯誤，不過警方對我已莫可奈何了。」

呂奇冷笑着說：「不一定吧？」

「別恐嚇我！」

「他們可以通令各埠，嚴重注意這艘遊艇。」

「哈哈！呂奇先生！」周宣祈狂笑地說：「從你死後那一秒鐘開始，我就不叫周宣祈，她也不叫雷可親，這艘遊艇也不再是『秦皇島號』。假的護照，以及船籍證明，早就預備好了。」

呂奇不禁抽了一口氣：「嗨——，如此說來，我是死定了。」

「死定了。因爲你曾經有助我的心意，所以我也應該來表示一點謝意，給你三分鐘的時間作死前禱告。」

「感謝你的仁慈，可惜我沒有宗教信仰，不知該向那一種神禱告，更不知道該舉起那一隻手來作禱告。可否允許我提出別的請求。」

「是要一杯酒？還是一支烟？」

「我只是想在死前修飾一番。」

周宣祈毫不考慮地點點頭說：「可以。」

「雷可親小姐！」呂奇很有禮貌地說：「麻煩妳將駕駛台頂上的小提箱給我，裏面裝着我的修飾用具。我喜歡使用屬於我自己的東西。」

她微笑地點點頭，到駕駛台將呂奇的小提箱拿了過來。

呂奇雖有些緊張，却也感到很安心，那隻能救他的小提箱到了手上，就不必再有什麼畏懼的。

可惜他高興得早了一點，箱蓋打開，裏面空空，所有的特種武器都不見了。他猛烈地搖搖頭，在昏沉的暮色中，彷彿看見死神的專車已經開到他的面前。

雷可親格格嬌笑着說：「呂奇先生，失望了吧！很抱歉，對你這種過份聰明的男人，我實在不敢相信，箱子裏的東西我全部都丢掉了。」

「哈哈……」周宣祈振聲大笑。「好聰明的新娘！我原以爲紅唇惹禍，想不到却因禍得福，妳比白娜强得太多了。」

當呂奇發覺提箱已空的那一瞬間，他已暗中摸了摸箱底，似乎裏面還夾着一層金屬，也許可以擋住槍彈。

剛好周宣祈對他的新娘子讚許之際，目光略斜。因此，他把握良機，向前撲去。

他剛剛一動，就聽到「砰」地一聲槍響。意外的，受傷的不是他，而是周宣祈，那一彈，似乎穿過了他的腕部，滿手是血，槍也落在了甲板上。

「不要動！」響亮的警告聲自暮色中傳來。「周宣祈和雷可親都已被捕了。」

呂奇抬頭望去，只見艇後左邊懸掛的救生艇上站着一個高大的人影，那不是霍金斯帮辦嗎？

霍金斯提出警告之後，很快地從小艇上跳下。周宣祈却突然反身向船舷跑去，他似乎已經意識到末日已臨，不待舉行婚禮，就要爲自己舉行葬禮了。

呂奇發現他的動機之後，立刻飛撲過去，加以攔阻。

哎！狠狠的一脚踢在呂奇的下頦處，幸虧對方穿的是膠底鞋，不然整個下頦勢必粉碎。

呂奇被踢不但未退縮，反而將周宣祈的脚抓住了。

霍金斯接着趕到，「克察」一聲，手銬銬上了周宣祈的手腕，另一端銬上了欄杆。

雷可親大叫：「我求求你們別傷害他。」

「小姐！妳來保護他吧！」霍金斯冷冷地說。同時拿出另一副手銬將雷可親和周宣祈聯在一處。

呂奇吁出一口氣：「晦——想不到你早已藏在艇上了。」

「這是最可靠的跟踪方法。」

「為什麼不早些出來呢？」

霍金斯道：「因為我要操縱錄音機，錄下他們的口供。」

「感到意外了吧？」

「並不過份意外。」

「噢！」

霍金斯指着雷可親說：「比如說這位小姐吧！我早就知道她不是秦露。」

「根據什麼？」

「她父親遇害，並未使她過份悲哀。於是我套取了她的指紋，進入瘋人院是要建立指紋卡的！因而被我查出了身份。」

「你早就該告訴我的。」

霍金斯聳肩笑着說：「很抱歉！我一直不知道你是否具有不良企圖。」

「現在呢？」

「你是個好朋友。」

「對於錄下的口供還算滿意嗎？」

「不錯。但是你却漏問了一點。」霍金斯轉向周宣祈和雷可親。

「范荷娘是被誰殺的？」

「是我。」周宣祈立刻承認。

「為什麼你不殺呂奇？」

「因為他是這齣戲的主角，殺了他，戲就無法演下去了。」

霍金斯滿意地笑着說：「你說對了！呂奇先生是這齣戲主角，可惜你不是好導演！蹧蹋了他的演戲天才。而我却充份利用上了。」

呂奇冷冷地說：「霍金斯先生！你願意取下你胸口佩掛的警徽嗎？」

「幹什麼？」

「我想狠狠地揍你一頓。如果你不取下警徽，我會觸犯辱毆警官罪。」

「我十分瞭解你心頭的怒火！」霍金斯笑着說，「如果你眞想那樣作，我願意陪你到拳擊房裏去一趟。」

「要戴套子嗎？」

霍金斯道：「你必須戴上手套，我發覺你生就一雙鐵拳。」

人都是喜歡聽恭維的話，呂奇的怒火也就消失了。他喟然地說：「戲已落幕。不過，你和我都有一件傷腦筋的事難以處理。」

「什麼事？」

呂奇道：「先說你的吧！你將如何彌補黃萬通的損失？」

「他有什麼損失？」

「名譽，精神都有損失啊！」呂奇吼叫着說：「想想看，一個社會名流，商場大亨，突然因謀殺罪而被捕，影响該有多大？」

「誰說他被捕了？」

「你說的。」

「那是謊言。」

「他根本就沒有被捕？」

霍金斯道：「嗯！黃萬通現在大概在俱樂部裏用晚餐！」

「哦！我現在明白了！」呂奇悻悻地說道：「你仍是那個理由，因為你不信任我，所以，對我說了假話。」

「請原諒。」

「好吧！等遊艇回到陸地上之後，我們立刻到拳擊房去，不戴手套，不要裁判，我要打得你皮破血流。」

霍金斯笑着說：「別發火！你說完使我傷腦筋的事，還沒有說你的呢？」

「你帮不上忙。」

「不妨說說看。」

「白娜愛周宣祈是眞的，而他却恨白娜入骨，並想折磨她，使她蒙上謀殺罪嫌。我該如何向解釋這件事的原委。」

「告訴她眞象。」

「那樣會使她傷透了心。」

霍金斯神情肅穆，語氣莊嚴地說：「不錯，那樣會使她傷心透頂。但是，也可以使她將周宣祈存留在她心中的影子去掉，再去愛另一個男人，過幸福美滿的生活。明白嗎？」

呂奇楞了一楞，喃喃地說道：「你有些像哲學家。」

「那是因為我比你大幾歲。」

「老狐狸！」呂奇用中國話罵了一句。

「你說什麼？」

呂奇沒有答理他，飛快地跑上了駕駛台。全速航行，他還來得及和白娜在一起共進一頓愉快的晚餐。

（全書完）

請繼續賜閱遊俠呂奇故事之七——

「遊俠雙雄」

過關刀

迂迴出擊攻無備

秦紅・文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賈谷蘭離開飛豹關，途遇玩鈴子，田舍郎等五人，為偵二聖教主何時離開飛豹關，擬在就近農舍投宿，詎竟誤投二聖教所設暗卡，幸賈谷蘭機警把那二聖教徒阮濤制服，迫其反叛二聖教，三日後，賈谷蘭等去到與楚雲彪約好的山頭，藉銅鏡折射反光，與楚雲彪暗通訊息，雙方約定是晚內外夾攻飛豹關。楚雲彪知道了賈谷蘭等人已到，便在那晚率領金盾帮二十一人發動，楚雲彪獨力把關主杜敬堂殺斃，會合了賈谷蘭、田舍郎等，殺往衞教軍宿舍，見金盾帮兄弟正與衞教軍血戰——

楚雲彪大喝一聲道：「杜敬堂已死，諸位莫慌，殺啊！」

揮刀疾衝而入，殺手連施，一眨眼就砍倒了五個衞教軍。

賈谷蘭，田舍郎，小淘氣，葛大寶，悟明和尚及沈，彭，許三人亦同時衝殺而入，個個勇若天神，頓時殺得衞教軍陣脚大亂。

賈谷蘭雙手連揚，打出七巧斷魂針，許多衞教軍閃避不及，紛紛慘叫倒下。

田舍郎的鐵鈀也發揮無比的威力，使得衞教軍頭破血流，東歪西倒。

小淘氣，葛大寶和悟明和尚也都有斬獲。

但衞教軍的人數實在太多了，一時之間，仍難打殺淨盡，約有五十多個仍在負隅頑抗。

驀然，有一人在屋上大叫道：「西門統領的首級在此！」

聲若雷鳴，震驚全院。

衆人舉頭一望，果見一個金盾帮兄弟手上提着一顆血淋淋頭顱，正是衞教軍統領西門海的首級！

在塲的衞教軍方才聽到杜敬堂已死，心裏都不大相信，但現在見到了西門海的首級，才感到大勢已去，登時無心戀戰，紛紛四竄奔逃。

楚雲彪大叫道：「追啊！追啊！」

奔逃的衞教軍更慌，跑得兩條腿似鼓槌！

賈谷蘭笑道：「別追了，讓他們去吧。」

小淘氣大叫道：「不成，他們會逃去飛狐關報訊！」

賈谷蘭道：「這是免不了之事，咱們豈能將整個飛豹關的衞教軍殲殺乾淨？」

楚雲彪笑道：「嚇唬嚇唬他們，把他們趕出城外去就行了！」

於是，衆人虛張聲勢的追趕了一陣，然後轉去大殿外攻擊另一羣衞教軍。

在大殿外與方，程，吳，飽斯殺的衞教軍並不多，只有十多個，楚雲彪等人一趕到，很快就將他們解決了。

這時，整座大殿，已陷在一片火海中，火燄冲高十丈，照亮了全城。

賈谷蘭忽然大聲問道：「諸位，你們中有誰見到樊小瓊麼？」

楚雲彪道：「方才我請貴帮的施兄去收拾她，只不知施兄得手了沒有。」

賈谷蘭道：「不要殺她，她樣子雖然難看，心腸却是不壞，饒她一命吧！」

楚雲彪連忙轉向姓劉的金盾帮兄弟道：「劉兄，你快去看看，假如施兄尚未得手，就請他放樊小瓊逃命便了。」

姓劉的應聲奔去。

就在此時，一條人影驀然縱落地上，大吼一聲，發掌便向一名金盾帮兄弟打來。

赫然竟是白鶴眞人！

他滿面殺氣，雙目發直，就像一隻瘋狗！

那金盾帮兄弟吃了一驚，慌忙一抬金盾，擋住他拍到的一掌。

白鶴眞人右掌「砰！」的拍中金盾，由於力道甚强，登時把那金盾帮兄弟震得跌倒在地上，直滾出去。

幾個金盾帮兄弟一見之下，立時揮刀撲上。

玩鈴子疾奔而至，大叫道：「諸位刀下留情，莫傷我師！」

賈谷蘭也急叫道：「退開，讓我來！」

那幾個金盾帮兄弟聞言同時頓足退下，賈谷蘭越衆上前道：「眞人，我們是來救你的，你——」

白鶴眞人因又喝了聖酒，神智錯亂，早已認不得親友，這時那會把賈谷蘭的話聽入耳中，看見她上來，又吼叫一聲，右臂暴探，猛劈而出。

賈谷蘭嬌軀微微往旁一閃，玉掌向前一送，說道：「你躺下歇歇吧！」

白鶴眞人踉蹌顚出三步，蓬然仆倒地上。

玩鈴子大怒道：「怎麼攪的？妳竟用七巧斷魂針傷我師父？」

賈谷蘭笑道：「別叫，我只打他麻穴，要他安靜罷了。」

玩鈴子問道：「有毒的還是無毒的？」

賈谷蘭道：「當然是無毒的。」

玩鈴子透了口氣道：「這還差不多。」

忽然，城外四周，遙遙傳來幾聲「轟！轟！」的爆炸巨响！

葛大寶一呆道：「怎麼回事？」

楚雲彪笑道：「必是逃走的衞教軍慌不擇路，踏中地心鬼雷了！」

小淘氣笑道：「妙！這是所謂的自食惡果，死了活該！」

楚雲彪向玩鈴子說道：「玩鈴子，你保護令師，其餘的再去四處搜敵，並縱火焚燬所有房屋，務必把這座飛豹關摧毀淨盡！」

衆人立時分開搜敵而去。

賈谷蘭擺頭四望，道：「奇怪，怎麼都不見樊小瓊的踪影？」

楚雲彪道：「她可能逃出城去了。」

「轟！」

「轟！」

城外，又頻頻傳來爆炸之聲！

城中，則火光四起，幾座較高大的屋院，開始在熊熊燃燒起來了。

楚雲彪道：「謝天謝地，咱們總算順利的破了一關了！」

賈谷蘭含笑道：「這一次，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才有這樣的順利，下次，我恐怕就要困難得多了。」

楚雲彪一拈寶刀，揚眉一笑道：「我有信心可以過關斬將，將飛狐、飛虎、飛鳳三關及二聖城一一摧毀！」

賈谷蘭含情默默的瞅着他，道：「你殺杜敬堂，用的是『五絕刀』吧？」

楚雲彪點頭道：「正是，一招『一場春夢』就送他到陰司報到去了。」

賈谷蘭道：「以後少在人前施爲，留着對付殭屍婆孫二娘、八臂魔君邊無界、玉面魔女宜雪蘭、螳螂王司寇伯齡及二聖教主等人。」

楚雲彪道：「我知道。」

賈谷蘭道：「走，咱們也去四下搜一搜。」

兩人一邊搜敵，一邊計算地上的死屍，結果算出衞教軍死了一百零五個，金盾帮的兄弟也折了五個。

楚雲彪道：「再加上死在城外的，大約也沒有多少逃脫的了。」

賈谷蘭忽然嘆道：「二聖教主聽到消息時，只怕會遷怒到家父頭上……」

楚雲彪道：「應該不會，因爲令尊——」

剛說到一半，忽然瞥見對面一間房子的窗上，有個人影一閃而沒！

楚雲彪立即飛撲過去，高聲呼叫道：「這房內有人！」

他撲到窗前，一脚將紙窗踢掉，跳了進去。房中無燈火，但因四處火光冲天，故照得房中很明亮，他跳入房中，已看見床下躲着一人。

賈谷蘭跟着跳入，問道：「是誰？」

楚雲彪舉刀一指床下，笑道：「妳看，居然有人認爲躲在床下可以逃過一死！」

賈谷蘭蹲下一看，不禁噗哧一笑道：「咦，這不是樊姑娘麼？」

躲在床下的果然是母蝦蟆樊小瓊，她身軀胖大，躲在床下剛好把床塞得滿滿的，聽了賈谷蘭的話，急得哭了，道：「賈姑娘，好妹妹，妳也要殺我麼？」

賈谷蘭笑道：「我不殺妳，妳快出來吧！」

樊小瓊哭道：「我不信，妳騙人！」

賈谷蘭道：「我不騙妳，只要妳肯離開二聖教，我保證妳不受任何傷害。」

樊小瓊道：「奴家當然願意離開二聖教，不離開也不行了，因爲……因爲奴家跟二聖教的人鬧翻啦！」

賈谷蘭已知她向二聖君求親被罰軟禁之事，這時故作不知，笑問道：「怎麼跟他鬧翻了？」

樊小瓊鑽了出來，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哭道：「郎心如鐵！他不但不要奴家，而且打了奴家一記耳

光，還把奴家軟禁起來！嗚嗚嗚，眞是沒良心的東西！」

賈谷蘭笑道：「該死，他不接受妳的情意也就罷了，怎麼還打妳，這太狠了。」

樊小瓊道：「可不是，奴家現在恨不得咬下他一塊肉！」

賈谷蘭道：「妳跟隨着我們！一定有機會報仇的。」

樊小瓊點頭道：「是，奴家一定要報仇，總有一天，一定要叫他拜倒在奴家的石榴裙下，奴家才能甘心！」

賈谷蘭又問道：「這城中，還有沒有衞教軍躲着？」

樊小瓊道：「奴家不知道。」

賈谷蘭道：「咱們出去吧！」

三人仍由窗口跳出，又到各處搜尋一番，只見到處火光冲天，而二聖教徒已一個不見。

於是，衆人就在城門下會齊準備離開飛豹關。

楚雲彪查點人數，才發現金盾帮兄弟死了五人，又見阮濤仍然在場，便走到他面前問道：「阮濤，你殺了幾個二聖教徒？」

阮濤討好的笑道：「不少，共宰了八個人！」

楚雲彪轉望衆人問道：「各位可曾看見這阮濤殺了二聖教徒？」

小淘氣笑道：「小叫化看見他殺了兩個。」

一位金盾帮兄弟接口道：「在下也看見他殺了兩個。」

楚雲彪回望着阮濤，微笑道：「那麼，你可以走了。」

阮濤拱手道：「多謝楚少俠寬恕，但老夫腹中之毒未解，還請那位小道士贈賜解藥，老夫方能離去。」

玩鈴子正蹲在他師父白鶴眞人身邊，聞言抬頭笑道：「貧道沒有解藥！」

阮濤面色一變，怒道：「沒有解藥麼？」

玩鈴子點頭道：「是的，沒有。」

阮濤道：「那麼，老夫只好跟你拚了！」

說着，便要衝上去拚命。

楚雲彪伸手攔住他，笑道：「別慌，你聽我一言。」

阮濤滿臉憤慨，道：「你們原說破了飛豹關後，就給老夫解藥，如今飛豹關破了，你們却又不給解藥，這是存心欺騙老夫，還有什麼可說的？」

楚雲彪微笑道：「你並未服下毒藥，要解藥幹什麼？」

阮濤一怔道：「什麼？」

楚雲彪道：「我說你沒有服下毒藥！」

阮濤張大雙目，驚愕不置地道：「老夫吞……」

楚雲彪笑道：「不但不是毒藥，而且是治療內傷的良藥！」

阮濤驚喜道：「眞的？」

楚雲彪道：「不騙你。」

阮濤搔搔頭，啼笑皆非地道：「他媽的，原來是一顆良藥，倒叫老夫白担心了一場！」

楚雲彪道：「所以我說你可以走了。」

阮濤喜得耳朵動了起來，連連打躬笑道：「是是，多謝楚少俠開恩！」

楚雲彪道：「不過你最好不要回飛豹關去。」

阮濤急搖頭道：「不會，不會，老夫胆子再大，也不敢去見二聖教主了。」

說罷，向衆人拱拱手，轉身奔出城外去了。

楚雲彪等他遠去後，才向衆人道：「各位，飛豹關就在對江的東梁山上，此刻他們必已發現此關起火的情景，故咱們不宜在此久留。」

田舍郎道：「一不做二不休，咱們莫如乘勝再去攻擊飛狐關，打他一個片甲不留。」

楚雲彪道：「不行，二聖教主及螳螂王，半面西施，饕餮大仙，苦行僧，巨無霸等人正在飛豹關，咱們若去攻擊，不啻是自投羅網。」

田舍郎道：「不然，咱們那裏去的好？」

楚雲彪道：「小弟心裏有個主意——」

賈谷蘭笑道：「我知道了！」

楚雲彪「哦」了一聲，轉望她笑問道：「妳已知道我心裏的主意？」

賈谷蘭道：「是的！」

楚雲彪道：「說來聽聽。」

賈谷蘭道：「你打算避實擊虛，先進攻飛虎關，對麼？」

楚雲彪哈哈笑道：「不錯，妳眞是我肚子裏的蛔虫！」

賈谷蘭嗔道：「你罵我？」

楚雲彪一揖道：「對不起，是順口而出的比喻，其實應該說……應該說……」

賈谷蘭噗哧一笑道：「好了，別說了，我贊成你的主張，先進攻飛虎關！」

田舍郎插嘴道：「這樣一來，幾時才能够救出家師。」

楚雲彪歉然道：「趙兄，小弟並非因家師在飛虎關才迫不及待的要先進攻飛虎關，那是因爲目前二聖教主等人正在飛豹關中，假如咱們去進攻飛豹關，絕無得手之望，所以——」

田舍郎搖手打斷他的話，道：「我知道，我沒

有埋怨之意，我只是想知道咱們何時進攻飛狐關罷了。」

楚雲彪說道：「咱們攻破了飛虎關之後，二聖教主必然很快就會得到消息，那時，二聖教主一定會認爲咱們將繼續沿江而上，再去攻擊飛鳳關，是不是？」

田舍郎點頭道：「不錯。」

楚雲彪笑道：「但咱們跟他玩一次捉迷藏，不要去進攻飛鳳關，而再折返此處，攻擊飛狐關！」

田舍郎粲然一笑道：「妙！」

楚雲彪道：「總之，飛狐，飛虎，飛鳳三關未破之前，咱們不宜與二聖教主正面相見。」

田舍郎道：「有道理。」

楚雲彪道：「那麼，事不宜遲，咱們立刻離開此地，奔赴飛虎關去吧！」

衆人都認爲他的計策高明，故都無意見，當下由樊小瓊領路出城。

出了飛豹關，只見城外地上到處散着斷肢殘體，原來確有許多衞教軍因要逃命，慌不擇路，誤中地心鬼雷而被炸死。

樊小瓊小心翼翼的領着衆人走着，路綫蜿蜒曲折，走了兩刻時之久，才透了口氣道：「好了，已走出埋沒地心鬼雷的地帶，沒有危險啦！」

楚雲彪問道：「妳能不能掘出埋在地下的地心鬼雷？」

樊小瓊搖首道：「不能，奴家只知道怎樣走出來，不知每顆地心鬼雷埋設之處。」

楚雲彪眉頭一皺道：「咱們無法將地心鬼雷清除，要是有人來到此處，豈不要被炸死。」

樊小瓊道：「這倒不用担心，一般百姓早就不敢到這裏來了。」

楚雲彪道：「日子一久，總會有人前來探視的啊！」

樊小瓊道：「不要緊，奴家曾聽二聖君說過，他說地心鬼雷最怕下雨，要是連下幾場大雨，地下的地心鬼雷被雨水浸濕，就不靈了。」

楚雲彪道：「眞的？」

樊小瓊道：「眞的！」

楚雲彪欣慰地道：「這樣還好，一月之內，附近百姓大概還不敢來，而一月之內，總有一兩場大雨，必可將未爆炸的地心鬼雷浸濕。」

樊小瓊笑道：「所以你不用担心有人會被炸死，再說萬一有人被炸死，那也不要緊，大家一聽到消息，就不敢再來了。」

楚雲彪笑道：「樊姑娘，今後妳若想跟着我們，就要把對人的觀念改變過來。」

樊小瓊不解道：「改變什麼？」

楚雲彪道：「不要忽視人命。」

樊小瓊羞笑一下道：「是……」

她忽然靠近田舍郎，嫣然一笑道：「喂，你叫什麼？」

田舍郎道：「田舍郎。」

樊小瓊道：「種田的麼？」

田舍郎道：「是。」

樊小瓊含情脈脈地道：「奴家最喜歡種田的，因爲種田人比較老實可靠……」

田舍郎嚇得渾身起疙瘩，趕緊邁開大步，向前疾走。

× × ×

天亮之後，衆人離開飛豹關已有數十里路，而這時白鶴眞人的酒已醒，神智恢復了。

他決定與衆人前往攻擊飛虎關。

三天之後，一行二十餘人趕到了銅官山的山麓，大家對飛虎關尚無認識，不敢貿然登山，就在山麓一片竹林中停歇下來。

時正中午，大家各自取出乾糧來吃。

楚雲彪和賈谷蘭坐在一起吃乾糧，兩人邊吃邊商量進攻飛虎關之策，賈谷蘭說道：「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咱們先應知道飛虎關有多少高手才能行動……」

楚雲彪道：「這容易，今夜由我踩探一番就可知道了。」

賈谷蘭道：「嗯……我看，先把樊小瓊叫來問問再作決定吧！」

她把正在糾纏田舍郎的樊小瓊喊到面前，說道：「樊小瓊，妳坐下，小妹有話問妳。」

樊小瓊席地坐下，却又掉頭向田舍郎悻悻的瞪了一眼，道：「那傻大個子眞氣死我了，奴家跟他說話，眞像對牛彈琴，我說東來他說西，我說高來他說低，哼！」

賈谷蘭笑道：「那妳不要跟他說話就是吧。」

樊小瓊忸怩一下，又道：「不過，奴家覺得他這個人還不錯，可以交一交……」

賈谷蘭道：「改天有空，小妹替妳說說看。」

樊小瓊大喜道：「現在沒空麼？」

賈谷蘭道：「現在，咱們要辦正事——進攻飛虎關！」

樊小瓊一哦道：「飛虎關的單日關主是八臂魔君邊無界，雙日關主是刀癡百里發，衞教軍約有兩百，統領是『脂粉人妖鄔玉璜』，另有『花花僧』及『鐵羅漢』兩個高手，實力比飛豹關較强，不大容易攻破哩！」

賈谷蘭道：「關外有無埋設地心鬼雷？」

樊小瓊道：「這却不大清楚。」

賈谷蘭道：「這件事非弄清楚不可。」

樊小瓊道：「要知飛虎關外有無地心鬼雷，那也不難，由奴家上山去問問就行。」

賈谷蘭臉色一動道：「不錯，到現在爲止，二聖教的人似乎還不知道你已叛變，由你入關刺探，最是理想，不過……」

她沉吟着，因爲她又想到樊小瓊不是一個意志堅定的女人，要是她進入飛虎關後，又改變心意重歸二聖教，把己方進攻飛虎關的消息透露給八臂魔君邊無界知道，那豈不糟糕？

樊小瓊自然不知賈谷蘭心裏在顧慮何事，問道：「不過什麼？」

賈谷蘭道：「你去飛虎關，雖然容易刺探出敵人的情形，但却無法和關中的敝帮兄弟取得聯繫，因爲此刻在飛虎關的敝帮兄弟還不知妳已投向我們，他們一定不敢信任你，是不是？」

樊小瓊道：「這倒是眞的，但除奴家之外，還有誰能從容進入飛虎關呢？」

賈谷蘭轉對楚雲彪問道：「你有何意見？」

楚雲彪道：「我仍然覺得由我——咦，快聽，那是什麼聲音？」

聲音得答得答，遠遠而來。

白鶴眞人道：「是馬蹄聲！」

楚雲彪眼睛一亮道：「馬跑得很快，而且正朝這方向馳來，妳想來人會是誰？」

賈谷蘭心思敏捷，立刻說道：「極可能是飛狐關的二聖教徒，奉二聖教主之命前來通知飛虎關嚴防我們的攻擊！」

楚雲彪道：「對了！」

賈谷蘭一躍而起，說道：「咱們快去攔他下來吧！」

田舍郎也聽到了她的話，立卽紛紛跳起，向竹林外奔去。

衆人奔到林邊上，果見一匹快騎正向銅官山疾馳而來。

賈谷蘭忙向樊小瓊低聲道：「樊小瓊，妳快迎上去，他若認識妳，就可斷定他是飛狐關的二聖教徒，妳便僞稱是逃到飛虎關來的，因不知飛虎關外有無地心鬼雷，故不敢上山，然後再套問他的姓名和此來飛虎關的任務，好麼？」

樊小瓊點點頭，飛步奔出竹林，朝來人奔迎上去。

來人是個勁裝大漢，他見樊小瓊奔到，連忙勒住坐騎，滾鞍下馬，抱拳道：「樊堂主，您因何在此？」

果然是二聖教徒！

樊小瓊見他態度恭敬，便擺起「堂主」的架子，冷峻的問道：「你是那一關的？」

來人道：「小的是飛狐關的。」

樊小瓊上下打量他一眼，又問道：「你眞是飛狐關的衞教軍？」

來人躬身答道：「是的，小的有教主親發的令牌可以證明。」

說着，由懷中掏出一支刻有兩條金龍的令牌，遞給樊小瓊察看。

樊小瓊接過令牌看了一眼，却不立刻還給他，再問道：「你叫什麼？」

來人道：「小的叫左基福。」

樊小瓊道：「教主命你來飛虎關幹什麼？」

左基福道：「楚雲彪和賈谷蘭等人破了本教的飛豹關，教主担心他們會轉來攻擊飛虎關，故派小的趕來通知邊關主嚴加防患。」

樊小瓊道：「原來如此……」

左基福問道：「樊堂主爲何不去飛狐關，而逃到飛虎關來了？」

樊小瓊道：「我是……是跟踪楚雲彪來的，他攻破了我們飛豹關後，就往銅官山而來，我便暗中尾隨，誰知道來到附近，忽然不見了人。」

左基福一哦道：「見到邊關主沒有？」

樊小瓊搖頭道：「沒有，我還沒上山，因爲……因爲不知飛虎關外有沒有埋着地心鬼雷，不敢貿然上山。」

左基福笑道：「堂主還好細心，要是貿然上去，確有被炸死的危險！」

樊小瓊一怔道：「你是說，飛虎關外眞有地心鬼雷？」

左基福點頭道：「是的！」

樊小瓊問道：「那麼，教主指示你，如何上山去？」

左基福道：「教主指示小的由山徑上山，走到第一座嶺上的一株巨大的枯樹下，生起一堆烟火，飛虎關的衞教軍見了便會下來帶小的入關。」

樊小瓊道：「原來如此。」

左基福笑道：「如今，堂主就請和小的一道上山如何？」

樊小瓊道：「好呀！」

左基福伸手客氣地道：「樊堂主可否把那令牌還給小的？」

樊小瓊道：「拿去吧！」

右手一抬，手中令牌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前直刺出去。

「卡查！」一下骨碎聲响，正中左基福的結喉

穴。

左基福大叫一聲，登時仰身栽倒，渾身顫抖了一陣，便告氣絕了。

楚雲彪和賈谷蘭不料樊小瓊還自作主張把左基福殺了，兩人只得跳了出去，一個抱起左基福的屍體，一個牽馬，急急鑽回竹林中。

樊小瓊自以爲幹得很好，竟向賈谷蘭低聲道：「賈姑娘，奴家這次帮了妳，妳……可別忘了剛才說的那句話呀！」

賈谷蘭失笑道：「好的，不過，妳不覺得田舍郞的年紀太小麼？」

樊小瓊道：「他已快三十歲，不算小了。」

賈谷蘭道：「但是妳好像比他大上幾歲，是不是？」

樊小瓊叫屈道：「誰說的？奴家今年不過二十九歲罷了！」

賈谷蘭含笑道：「好好，這事以後再說吧。」

楚雲彪把左基福的屍體放下，回頭見她們在竊竊私語，不由微怔道：「妳們在說些什麼？」

賈谷蘭笑道：「沒什麼。」

楚雲彪道：「樊姑娘，妳下手太快了，我們打算再問他一些事情。」

樊小瓊道：「你們想知道的，奴家都已問了，你還想知道什麼？」

楚雲彪道：「譬如二聖教主得知飛豹關被破了之後，將採取何種行動等等。」

樊小瓊道：「他當然不肯善罷甘休，這還用問麼？」

楚雲彪笑了笑，轉對衆人問道：「諸位看看小弟的身材與這左基福如何？」

玩鈴子道：「你比他高一些。」

楚雲彪道：「小弟却覺得差不多。」

白鶴眞人笑道：「你想冒充他入關？」

楚雲彪點頭道：「正是，這是個好機會，晚輩入關刺探敵情，並與金盾帮的二十五位兄弟取得連繫，大家再來一次裏應外合，攻破飛虎關。」

田舍郞接口道：「好是好，但假如飛虎關中有人與左基福認識，或有左基福的老朋友，你豈不要露出馬脚？」

楚雲彪笑道：「小弟自信可以應付過去。」

賈谷蘭道：「最好化裝作左基福的模樣，再穿上他的衣服，就安全多了。」

楚雲彪點頭道：「我也是打算如此。」

他要過樊小瓊拿在手上的令牌，接着笑道：「我這次進入飛虎關，可不是要通知八臂魔君邊無界防備攻擊，我想將他誘騙出來，先將他殺了，然後大家再攻入關中！」

賈谷蘭笑了笑道：「好主意，但怎樣騙他出關呢？」

楚雲彪道：「我說二聖教主要召見他，和他商量重要事情。」

賈谷蘭道：「你有令牌在身，他大概不會懷疑，但是，最好將他誘騙到這竹林中來，免得被他逃去。」

楚雲彪點點頭，在左基福屍體旁邊坐下，先將「伍必信」的相貌洗掉，然後開始模倣左基福化裝起來。

不久，他的面孔已變成左基福了。

他再脫下左基福的衣服穿上身子，環望衆人笑道：「怎麼樣？」

賈谷蘭笑道：「果然很像。」

楚雲彪登上左基福的坐騎，說道：「那麼，快則今夜，慢則明早，假如一切順利，我會將八臂魔君邊無界騙到此處！」

一抖馬索，便向林外馳去。

賈谷蘭叮囑道：「一切小心！」

楚雲彪抬抬手，疾馳出林，順着一條上山的小徑，飛馳而上。

銅官山，瀕臨大江之南，源自黃山支脈，銅官爲終點之最高峯，峯爲鈍角，故近視不覺其高，但在數百里外，則他山不見，唯見銅官……山中樹林蔽天，形勢亦頗險惡，罕見人跡……

這時，中午已過，但驕陽仍在頭頂，楚雲彪順着山徑行走於樹林下，倒不覺燠熱。

地勢漸行漸高，行約半個時辰，已到一座山嶺之上，舉目一望，果見前面不遠處有一株特大的枯樹。

枯樹高約十丈，樹幹已呈腐朽，似是遭雷殛而死去的。

楚雲彪馳至枯樹下下馬，立卽檢了一些樹枝樹葉，取出火摺子，將之點燃起來。

很快，烟火嬝嬝升空了。

他隨在一邊坐下，目注上升的黑烟，想起了以前在五虎嶺生火誘敵的情形，接着想到了此刻正在飛虎關的師父，暗忖道：「今天是單日，關主是八臂魔君邊無界，也許師父未飲聖酒，神智在清醒之中，但不知此番入關能否與他老人家晤面？」

想着想着，忽聽對面樹林中傳來一片「沙沙」聲響，旋見一個錦衣人由林中飛了出來！

來人身上穿的，正是二聖教衞教軍的服裝，不用說是飛虎關的衞教軍了。

楚雲彪暗說一聲：「來得好快。」立時站了起來。

那名衞教軍趕到楚雲彪面前尋丈處停住，打量楚雲彪一眼，抱拳道：「你是屬那一關的兄弟？」

楚雲彪答禮道：「在下是飛狐關來的，奉教主令諭，面告邊關主。」

那衞教軍一聽是奉教主之命而來的人，態度立現恭敬，躬身道：「失迎，可否請老兄出示令牌，讓小弟過目一下？」

楚雲彪取出令牌，遞了上去。

那衞教軍肅容接去令牌，檢視一番，隨又遞給楚雲彪，笑道：「貴姓大名？」

楚雲彪道：「敝姓左，賤名基福。」

那衞教軍上前把火堆弄散，才道：「左兄請跟小弟上山吧！」

轉身領路行去。

楚雲彪牽馬隨後跟去，一面問道：「貴關距此尚有多遠？」

那衞教軍答道：「不太遠，馬上就到了。」

楚雲彪道：「關外四周都有地心鬼雷吧？」

那衞教軍道：「是的，左兄只要緊跟着小弟走，就不會出差錯。」

楚雲彪暗暗把走過的路綫牢記在心，又問道：「今日誰當關主？」

那衞教軍道：「八臂魔君。」

楚雲彪道：「刀癡百里發的情況怎樣？」

那衞教軍道：「他已不敢妄生逃走之心，神智清醒的時候，就找人下棋消遣。」

楚雲彪道：「邊關主是否每隔一日給他一杯聖酒？」

那衞教軍笑道：「正是，在你們飛狐關中的那位田舍翁是否也如此？」

楚雲彪道：「可不是，其實他飲下聖酒之後，神智便告錯亂，那能執行關主的職務，不過是掛個『關主』之名罷了。」

那衞教軍道：「對了，小弟也常常覺得有趣，不知教主爲何要這樣擺佈他們。」

楚雲彪道：「教主讓他們掛名爲關主，目的是在利用他們的威名震懾武林，因爲抓癢老人，刀痴，白鶴眞人，田舍翁及饕餮大仙，苦行僧，亘無霸這些人，都是名震天下的高手。」

那衞教軍「哦」了一聲，問道：「聽說數日前教主曾在風雲坪上會見少林武當之人，還命令金盾帮的帮主把武當派玉眞子的一條手臂給砍下了，不知有無此事？」

楚雲彪道：「小弟也曾聽說過，大概是確有其事。」

那衞教軍道：「這樣一來，武當派恐怕不肯善罷甘休吧？」

楚雲彪道：「那是當然，不過本教實力強大無比，區區一個武當派又能對咱們怎樣？」

那衞教軍道：「這話倒是不假，別說咱們教主，就是隨便請出一位關主，就足够應付武當掌教有餘了。」

說話間，兩人已走下山嶺，登上另一座高大的山峯，繞着峯腰曲折而上。

脚下已無山徑可循，一路行走於密密麻麻的樹林中，楚雲彪本想問他如何識別有無地心鬼雷，又怕被對方起疑，只好用心記住沿途的路綫。

復行約一刻時，已到峯巓之上。

一眼望去，對面數十丈外，赫然巍立着一座山城。

這座山城，規模畧小於飛豹關，但却建造得異常巍峨雄偉，非一般山寨可比。

城門上有三個斗大的字：

飛虎關！

楚雲彪暗暗吸了口氣，說道：「你們這座飛虎關眞漂亮啊！」

那衞教軍笑道：「那裏，聽說你們的飛狐關才眞漂亮呢！」

楚雲彪道：「你們通常派不派人巡山？」

那衞教軍道：「每日按時巡視三趟，不過只是隨便走走而已，你想關外四面遍佈地心鬼雷，有誰能安然通過呢？」

兩人走到城門下，守城的衞教軍見是自己人，立時打開城門，讓他們進入。

城中，屋宇約有百幢，均是用石磚建成的，看上去整齊而堅固！

正中有一大片廣場，廣場盡頭有一座殿閣，形式與飛豹關那座殿閣相同，是唯一用木材建造而成的。

楚雲彪暗暗注意各處的情形，一面問道：「編到貴關的二十五個金盾帮人，他們還聽管教麼？」

那衞教軍笑道：「他們只是不敢反抗罷了。」

楚雲彪道：「是不是把他們集中在一起？」

那衞教軍舉手一指廣場右邊一排低矮的石屋，說道：「是的，就在那三間石屋之中，我們郞統領把他們編成三組，輪流帶出守城，未輪值之人，均不准他們亂跑。」

兩人交談至此，已走到殿閣門口。

那衞教軍囑楚雲彪在門口稍候，他自己便入殿通報。

未幾，轉出說道：「邊關主正在殿上，左兄請隨小弟進來。」

楚雲彪把坐騎拴好，卽隨他走入殿中。（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流星·蝴蝶·劍

古龍·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老伯懷疑律香川背叛，特命律香川往大方棧刺殺韓棠，以試律香川的忠貞，律香川把此行任務洩與妻子林秀，林秀從馮浩口中獲知韓棠已死，然而老伯却又特命律香川往行刺，其中顯有陰謀，林秀愛夫心切，不顧一切飛馬趕往，不料一切爲老伯偵知，命馮浩往追擒林秀，馮浩追獲林秀後，忽存歹念，把林秀擄至叢林，加以侮辱，這時老伯也已發覺林秀才是洩漏把他秘密的人，深悔錯疑律香川，更恐律香川此行會陷入萬鵬王所設的陷阱，乃急與陸漫天駕乘特快馬車前往大方棧——

流星常閃逝 江水永朝東

律香川不認得方剛，他從來沒有見過方剛。

但方剛一走進大方客棧的門，律香川立刻認出他來。方剛，方鐵鵬，他這人的確就像是鐵打的。

他穿的是一身雪白的衣裳，沒有被衣裳掩蓋的地方每一處都黝黑如鐵，在燈下閃閃的發着油光。

他目光鋒銳，嘴唇緊閉，走路的姿態奇特，全身都充滿了勁力，每當他一步跨出時，整棟房屋都彷彿不能承受他的重量。

除了孫劍外，律香川從未見過如此精悍健壯的人，他一走進來，全屋子的人呼吸都似已停頓。

八個人跟在他身後，不問可知，必定也都是千中選一的壯士。

但大家的眼中却只看到他一個人。

只要他在那裏，就絕不會再有別人的鋒芒。

他坐下，這八個人就站在他身後，他坐着的時候，別人通常都只能站着，世上幾乎很少有人敢跟他平起平坐。

律香川暗中却鬆了口氣！

「包子有肉，並不在摺上，生鐵雖硬，却容易斷。」

律香川想起了孫劍。

孫劍比方剛更強，所以死得比方剛更快。

韓棠呢？

律香川慢慢的舉杯，喝酒，慢慢的喝。

方剛也在喝酒，一口就是一大杯，十口就是十大杯。

他喝酒的時候仰着頭，銳利的目光還在不停的四下掃動。

律香川喝酒的時候低着頭，彷彿只看得到自己手裏的酒杯，但第一個看到林中鶴走進來的，却是他。

少林的外家弟子大都筋骨强健，林中鶴也不例外，只不過近年來債已還淸，生活日漸優裕，所以肚子已比胸膛寬得多。

他四下打量了兩眼，就直接走到方剛面前，躬身行禮。

方剛道：「你姓林。」

林中鶴陪笑道：「在下林中鶴。」

方剛舉杯，道：「你也喝酒。」

林中鶴笑道：「還可以喝兩杯。」

他搬開椅子坐下，執壺斟酒。

方剛突然揮手，一杯酒潑在他臉上，厲聲道：「你是什麽東西，也配跟我並坐喝酒？」

林中鶴怔住，一張臉立刻漲得血紅。

在杭州城裏，他也算得上是個人物，就算揹着滿身債的時候，也沒有受過這麽大的侮辱。

方剛喝道：「滾！還不快滾！」

林中鶴突然一拍桌子，跳了起來，怒道：「你可是什麽東西？憑什麽要我滾？」

他的話還未說完，方剛的拳頭已隔着桌子打在他肚子上。

拳頭硬如鋼鐵，肚子却已鬆弛柔軟。

林中鶴疼得彎下腰。

方剛已掀起桌子，桌子「砰」的撞上了他的頭，一碗熱氣騰騰的湯恰剛扣在他頭上。

跟着方剛來的八個人大笑。

律香川目中却已有了怒意，無論如何，林中鶴總是他妻子的親叔叔。

方剛冷冷道：「把這人架出去，塞在陰溝裏，天不亮不要讓他走。」

他身後立刻有兩個人轉出架起了林中鶴。

林中鶴突然狂吼，用力一掙，他肚子雖已柔軟，但兩條膀子至少還要三五百斤力氣，少林子弟畢竟是有兩下子的。

架住他的兩個人看來雖然也很强悍，但被他用力一掙，就再也抓不住他，其中有個人踉蹌外退，幾乎跌倒。

林中鶴反手一個肘拳，打在另一人的胸膛上，忽然向律香川衝了過來，撲在桌子上，喘着氣道：「走，快走，他們這次來要對付的是你。」

親戚畢竟是親戚，他居然認出了律香川。

律香川雖也吃了一驚，面上却不動聲色，道：「我不認得你。」

林中鶴急得跺脚，道：「你用不着再瞞我，你一到這裏他們就已知道……」

他並沒有說完這句話。

被他撞倒的那兩人已趕來，一人從後面抓住他衣領，往後面拖，另一人抓起張櫈子，往他腰上用力砸了下去。

方剛也已拍案而起，厲聲道，「先廢了他！」又喝道：「姓律的，我們出去鬥一鬥！」

他嘴裏雖在說「出去」，人却已向律香川猛虎般撲了過來。

× × ×

這實在是個很驚人的變化，而且快速得令人預料不及。

律香川彷彿也沒有準備來應付這種變化，他一直坐在那裏，動都沒有動。

但是方剛撲過來的時候，他身子突然向桌下滑了進去，宛如游魚般穿過桌底，他的手已抓住了一個人的足踝。

這人剛把櫈子砸在林中鶴腰上，足踝突然被抓住，他足踝開始碎裂的時候，身子已被懸空掄起。

律香川將他向方剛掄了過去。右脚反踢，踢在另一人的膝蓋上。

這人狂呼一聲，雙腿跪下，冷汗隨着眼淚一齊流落，他知道自己今生已很難再站得直。

律香川拉起了倒在地上的林中鶴，沉聲道：「快走，去找老伯。」

林中鶴咬着牙點點頭，轉身奔出。

但前面已有三個人擋住了他的去路，手裏的鋼刀亮如匹練。

林中鶴一步步向後退，忽然看到七八道烏光往他脅下穿過，對面的三個人立刻倒下了兩個。

他知道律香川的暗器已出手。

方剛大喝道：「小心他的暗器。」

他揮拳打退了律香川掄過來的人，反手抄起張櫈子，以櫈子作盾牌，再次向律香川撲了過來。

律香川站在那裏，等着。

他動的時候，準確迅速如毒蝎，不動的時候，看來立刻又變得溫文有禮，臉上，甚至還帶着一絲微笑，看着方剛道：「你小子也得小心我的暗器才是。」

方剛怒喝一聲，突然冲天躍起。

三道烏光，忽然由地面反彈而出，直射他的下部。

他竟全未看到律香川有任何動作，這三道烏光發出像是自己從地上射出來的，若非他反應迅速，此刻已倒地不起。

律香川微笑道：「我關照過你，要你小心的，是嗎？」

他變得很從容，因爲他知道自己已佔了先機。

方剛此刻身在空中，簡直就像是個飛靶，這麽大一個靶子，他確信自己萬無打不中的道理。

他已準備了四種不同的暗器，每種三件，這十二件暗器已將在這一刹那間同時射出。

但就在這時，他臉上的微笑突然凝結。

他已感覺到一雙手攔腰抱住了他，這雙手至少有百斤力氣，他知道自己絕對無法擺脫。

只要他稍爲留心，就沒有人能從他身後攔腰抱住他，沒有人能對他暗算。

但此刻他却已變得像是條落入網中的魚，因爲他絕未想到這人會對他暗算——他簡直做夢也想不到林中鶴會向他出手。

他身子已被林中鶴掀倒。

方剛凌空一轉，落下，落在他身上，一隻脚踩着他胸膛，一隻脚踩着他肚子，就像是獵人踩着隻中了箭的山羊，黝黑的臉上發着勝利之光，嘴角帶着征服者的笑，大笑着道：「姓律的，別人都說你足智多謀，但這一着你也想不到吧。」

律香川的眸子似已變成兩塊烏石，冷冷的看着他，冷冷道：「你應該感激我才是。」

方剛道：「感激你。」

律香川道：「若非我有個好親戚帮你的忙，你怎能得手？」

方剛大笑，道：「不錯，你的確有個好親戚，你娶老婆的時候，本該小心些才是。」

林中鶴喘息着站起來，目中帶着一絲羞慚之色，看着律香川，吶吶道：「這不能怪我，我也是奉命行事。」

律香川淡淡道，「我明白，若換了我，或者也會同樣做的。」

他忽又道：「我只有一樣事不懂。」

林中鶴道：「什麽事？」

律香川道：「十二飛鵬帮中至少也有幾個人物，你爲什麽偏偏要選條蠢驢來做夥伴，而且還不惜被他侮辱。」

方剛怒道：「你說的是誰？」

律香川道：「除了你之外，這裏好像並沒有第二條驢子。」

方剛俯首瞪着他，目中現出怒火，忽然提起脚，往他胯間踏下。

律香川的身子一陣顫抖，臉上的肌肉，一根根扭曲。

可是他咬緊牙，絕不呻吟出聲。

方剛厲聲道：「這一下怎麽樣？」

律香川看着他，忽然慢慢的笑了，道：「你看起來是男人，怎麽動起手來却像女人。」

方剛怒吼着跳起，一脚踢向他脅骨。

律香川索性閉起眼睛。

方剛不停的踢，他雖然疼得冷汗直流，但却絕不發出呻吟。

林中鶴轉過頭，似已不忍再看。

方剛突然停下，突然笑了，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律香川咬着牙，說道：「笨驢也會明白人的意思。」

方剛臉色變了變，還是笑道，「你是想早點死，是不是。」

律香川牙咬得更緊。

方剛悠然道：「你放心，我絕不會這麽便宜你，我要讓你後悔爲什麽活着。」

律香川道：「你若讓我活下去，遲早也會後悔的。」

方剛道：「難道你還想等人來救你。」

他冷笑着，接着道：「我倒希望有人來救你，無論誰來，我都要讓他變成刺蝟。」

他迅速的向兩旁牆壁瞥了一眼，眼角又瞟向他帶來的那幾個人。

那八個人現在已只剩下四個還能站着，這四人面上全無表情。

律香川的心忽然一跳，他已看出，這四人目中帶着種特殊的氣質，有這種氣質的人絕不會做人的奴僕。

他忽然明白，這四人才是眞正難對付的，何況這地方兩面牆壁中必定還設有埋伏，所有的埋伏都在等着來救他的人。

他只希望老伯莫要來救他。

方剛已在椅上坐下，悠然道：「我再等兩個時辰，讓你看看……」

他已不必再等。

突然間，一輛雙馬拉着的黑馬車從大門外直闖了進來。

趕車的揮鞭打馬，健馬怒嘶。

馬車已闖入飯廳。

方剛霍然飛身而起，大喝道：「來了！」

喝聲中，又是「轟」的一响！兩旁的牆壁同時撞破了二三十個大洞，每個洞裏露出了一隻弩匣。

無數隻硬弩暴射而出。

趕車的首先怒呼一聲，當胸中箭，自車座上跌下。

兩匹馬也已全身浴血，怒嘶着直衝過來，撞上牆，倒下。

車廂傾倒。

方剛一揮手。

又是無數根的硬弩射出，釘在車廂上，突然起火。

火勢燃燒極快，霎眼間整個車廂都被燃着，車廂裏的人若不出來，眼看着就要隨車廂一齊被燒成灰燼，若是出來，第三次弩箭立刻就要往他們身上招呼，縱是絕頂高手，也躲不過這種暴雨般的機簧硬弩。

方剛仰面大笑，道：「孫玉伯，這次看你還想往那裏逃！」

他笑得並不長。

突然間，兩旁牆壁中慘呼不絕，一隻隻弩匣抛出，接着，人也竄出。

一竄出就慘呼着倒下。

律香川這才知道兩旁牆壁都是空的，這些人早已埋伏在夾壁中。

但他們爲什麼突然竄出來，爲什麼倒下？

方剛臉色也變了，拉起一個人，只見這人臉已烏黑，嘴角不停的往外淌着鮮血，呼吸却已停止。

再看他身上，却全無傷痕，顯然是被人以極重的手法擊中，而且一擊致命。

夾壁中本來埋伏着四十八個弩箭手，現在已有三十多人倒下，剩下的十餘人也已竄出，高呼着奪門而逃。

方剛提起張桌子往燃燒着的車廂擲過去，車廂立刻被撞碎，裏面却空無一人。

他忽然明白，自己也中了別人的聲東擊西之計，變色道：「孫玉伯，你既然來了，爲什麼不敢出來？」

破壁中似乎發出一聲冷笑。

方剛衝過去，還是看不到人。

只聽一陣「叮噹」聲自門外傳來，彷彿是鐵器相擊聲。

律香川的心又一跳。

「這是陸漫天的鐵胆！」

× × ×

陸漫天手裏捏着鐵胆，施施然從大門口走了進來，看他神情的安詳，就彷彿是個走進一間自己很熟的飯館來吃飯的客人。

方剛霍然轉身，喝道：「你是誰？」

陸漫天微笑着攤開手掌，鐵胆在火燄中閃閃的發光。

方剛道：「陸漫天？」

陸漫天微笑道：「你果然是在江湖中混過兩天，還認得我。」

方剛道：「孫玉伯呢？」

陸漫天道：「你想看他？」

方剛道：「我早已想見識見識他了。」

陸漫天道：「你不怕？」

方剛怒道：「怕什麼。」

陸漫天悠然地說道：「那麼，你就不妨回頭去看看。」

方剛一驚，轉身。

一個人靜靜的站在破壁中，臉上全無表情。

看他的裝束，就像是個土頭土腦的鄉下老人，但神情中却自然流露出一種無法形容的威嚴。

方剛不由自主後退了幾步，道：「孫玉伯？」

老頭點點頭。

方剛突然倒縱，落在律香川身旁喝道：「你想不想要他的命！」

老伯道：「想。」

方剛道：「想要他命的，就老實點。」

老伯道：「你若敢傷他一根毫髮，我就要你的命！」

方剛獰笑道：「我爲什麼不敢！」

他剛想再踢律香川一脚，突然發現老伯已到了他面前。

他這一生中從未看到任何人的行動如此迅速，甚至連想都想不到。

老伯冷冷的望着他，道：「你敢！」

方剛忽然覺得滿嘴發苦，額角上已流下冷汗，又開始往後退。

他彷彿想退到那四個人身旁。

這四人却似已被嚇呆了，低着頭，噤若寒鴉。

方剛終於退到他們身旁，又喝道：「姓孫的，你敢不敢過來，跟我一對一決一死戰。」

老伯沒有說話，慢慢的走了過去。

方才拿槐子猛砸林中鶴，又被律香川掄起，再被方剛打倒的那人，此刻忽然從地上躍起，指着那四人道：「注意他們，他們才是正點子！」

這句話說出來，每個人都吃了一驚。

律香川雖已想到方剛帶來的這八個人中，必有老伯的眼線，所以老伯才會對方剛的行踪，瞭如指掌。

但，這人會是老伯的眼線，却連律香川也未想到。方剛更是大驚失色，怒吼着道：「原來你是奸細。」

他身旁站着的四個人突然出手，手中赫然已有兵器在握。

那些兵刄是：一雙七首，一雙判官筆，一雙鋼

環，一條軟鞭。

這四樣兵刄不是極短，就是極長，短極險，長極强。

無論長短，都是極難練的外門兵器。

看他們的兵器，就知道他們的武功絕不會在方剛之下。

但他們兵器雖已拔出，却幾乎連施用的機會都沒有。

老伯的身形突然展動。

長鞭剛揮出，老伯已欺入他懷中，反掌一切。

這人甩鞭，手撫咽喉，倒下。

沒有慘呼聲。

他的脖子已如麵條般軟軟垂下。

龍虎鋼環一震，寒光四射。

突然一枚鐵胆飛來，鋼環落下，這人手撫着臉，指縫間鮮血外溢。

也沒有慘呼。

他的臉已變得像是個砸爛了的柿子。

× × ×

這就是老伯和陸漫天的武功。

沒有任何別的字能形容他們的武功。

只有一個字！

快！

快得不可思議，快得無法招架，快得令人連他們的變化都看不出。

陸漫天快，老伯更快。

從頭到尾只有一聲慘呼。

慘呼聲是方剛落入燃燒着的車廂中時發出的，他落下後就再也沒有出來，老伯的手一抓住他，他這人已自世上消失。

「你要燒死我，我就燒死你。」

這就是老伯做事的原則。

這就叫：

「以牙還牙，以血還血！」

（三）

律香川在床上躺了三天，才能走動。

他立刻去見老伯。

他跪下。

律香川第一次向老伯下跪，已是十七年前的事了，這十七年來，他從未跪過第二次。

因爲老伯不喜歡別人向他下跪。

老伯認爲下跪有失男子漢的尊嚴，他不願他的手下失去尊敬。

在老伯的面前，只有犯錯的人才下跪。

現在老伯拉起了他，目光中流露出慈祥和安慰，柔聲道：「你沒有錯。」

律香川垂下頭，道：「我太大意，所以才沒有令韓棠伏法。」

老伯笑了笑道：「韓棠已死了。」

律香川面上露出吃驚之色，但却忍耐着，沒有發問。

老伯顯然也不願解釋，立刻又接着道：「這次你雖受了傷，但我們總算很有收穫。」

律香川道：「是。」

老伯道：「現在十二飛鵬已只剩下七隻。」

律香川動容道：「那四人難道也是十二飛鵬的壇主？」

老伯點點頭。

律香川目中不禁露出欽佩之意，十二飛鵬無一不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但在老伯面前，却簡直不堪一擊。

老伯道：「我們至少已給了萬鵬王個教訓，從此之後，他只怕也不敢輕舉妄動。」

律香川沉默了半晌，才問道：「我們呢！」

老伯站起來，慢慢的踱了個圈子，緩緩道：「我們暫時也不動。」

一次大勝之後，爲什麼不乘勝追擊，反而按兵不動！

這不像老伯平日的作風。

律香川雖沒有問出來，但面上的懷疑之色却很明顯。

老伯道：「因爲我們的損失也不輕，現在正是我們養精蓄銳，重新整頓的時候。」

律香川忍不住抬起頭，凝注着老伯。

他已覺察出老伯的言詞有些吞吐，彷彿隱瞞着什麼。

老伯轉過頭，望着窗外的一株梧桐。

梧桐在秋風中顫抖。

老伯忽然嘆了口氣，喃喃道：「秋已漸深，冬天已快到了。」

律香川又沉默了很久，終於忍不住問道：「易潛龍沒有來？」

老伯慢慢的點了點頭，道：「他沒有來。」

律香川面上第一次現出恐懼之色，他知道易潛龍在組織中的地位多麼重要，易潛龍若有離心，無異大厦中拆卸了一根主要的樑柱。

老伯緩緩道：「我已要你的舅父去問他，爲什麼不來應召，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好的理由。」

律香川遲疑着，道：「他若不說呢！」

老伯沒有回頭，律香川看不到他的臉色，只看到他雙拳握緊。

過了很久，他拳頭才慢慢的鬆開，道：「你的

傷，還沒有完全好，這兩天好好的養傷，不必來見我。」

律香川道：「是。」

老伯道：「現在你的任務就是好好的保重自己，因爲以後我要交給你做的事一定越來越多。」

這句話無異說明律香川在組織中的地位以後更爲重要，也無異說明老伯對他的信任也日益加深。

律香川心裏充滿感激，道：「我會自己保重，你老人家……。」

老伯忽然回頭，笑道：「誰說我老了？你看我對付方剛他們的時候，像是個老人麼？」

律香川也笑了。

有些人永遠不會老的——他們也許會死，却絕不會老。

老伯就是這種人。

律香川道：「我也希望易潛龍有很好的理由，否則……」

老伯道：「否則怎麼樣？」

律香川嘆了口氣，道：「他以前對我不錯，我願意爲他安排後事。」

老伯笑了笑，笑容中却帶着幾分憂鬱，過了很久，他才揮揮手，道：「你去歇着吧。」

律香川道：「是。」

他轉過身，還未走過門口，老伯忽然又道：「等一等。」

律香川停下脚步。

老伯道：「你好像還有件事沒有問我。」

律香川垂下頭，道：「我沒有事。」

老伯道：「你不想知道林秀到那裏去了？」

律香川又沉默了很久，才斷然道：「我不想知道，無論她到那裏去了，我相信一定都有很好的理由。」

老伯望着他的背影，笑容漸漸開朗，道：「你終於是個男人了，你果然沒有令我失望！」

男人。

老伯對一個人最大的稱讚，就是這兩個字。

律香川知道，所以他走出門的時候，嘴角也不禁露出微笑。

他走出去的時候，馮浩在等着。

他們約好了今天晚上喝酒。

用油淋鴿子下酒。

× × ×

地是平的，沒有墳墓。

老伯看着人將一畦菊花移到這裏。他親手埋下第一株。

他知道菊花在這塊地上一定會開得比別地方更鮮艷。

因爲這塊地很肥沃。

菊花種下去的時候，老伯臉上帶着笑容，可是他的心却在絞痛。

他唯一的兒子，他最忠實的朋友，就都埋在這塊地下，他們的屍體雖然很快就會腐朽，但他們的靈魂却將永久安息。

老伯不願任何人再來打擾他們，所以他沒有讓任何人知道他們的埋葬之處。

以後當菊花盛開的時候，一定會有很多人稱讚這片花的鮮艷，但却永遠不會有人知道，是什麼力量使這片花分外鮮艷的。

永遠沒有別人，只有老伯自己。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已將自己兒子的生命賦與這片土壤。

他希望他兒子的生命能與大地溶合。

暮色剛剛降臨，種花的人已都走了。

直到這時，老伯的眼淚才流下。

孫劍，韓棠，文虎，文豹，武老刀——還有其他無數忠實的人。

這些人不但是他的部屬，也是他的朋友。

他們死了，他才知道自己是多麼寂寞，才知道自己漸漸老了。

但除了他自己外，他這種感情絕不會有別人知道。

永遠沒有！

× × ×

流星劃破黑暗的時候，孟星魂正在星空下。

他看到流星閃耀，又看到流星消失。

他問自己：「有些人的生命，是不是也和流星一樣？……」

（第一部「流星」終）

下期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謀殺博士」 馬雲著

「博士」是一種榮銜，而「謀殺博士」却是「謀殺學院」裏面的最高榮銜；殺人已經是非法行爲，「謀殺博士」的所作所爲，更是駭人聽聞。下一個「鐵拐俠盜故事」，便是介紹「謀殺博士」的可怖事跡，敬希垂注！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禍水雙侶

高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海雲與悟非和尚，循着盛彥生，小龍留下的暗記，追踪至金霞嶺上，發現蚯蚓宮守哨者遺留的山鴒，海雲遂故佈疑陣，暗示顏楓曾來此山頭，然後隱身石堆，待守哨者回來，發現山頭佈置。其中一人回宮稟報，此際蘋兒等突也來到，九花師太爲守哨者所殺，海雲忙現身把守哨殺死，由海雲改扮守哨者，着蘋兒等避往他處，未幾，回宮守哨者領着包統領來到現場巡視，發現草堆中有蘋兒被守哨者劍刄所斷的懸掛雙頭怪劍鐵鍊，包鳴心中生疑，海雲思補救之法，問他會否認錯——

地穴深室困潛龍

這時，包鳴肯定的道：「決不會錯，本座親眼見過的東西，一輩子都記得，不然，憑什麼號稱『鬼眼包鳴』。」

他吹得好像眞的一樣，却不知道眼前這位「李順」就是個冒牌貨。

海雲幾乎要笑出來，低頭沉吟道：「這就奇怪了……」

包鳴大聲道：「一點也不奇怪，雙頭怪劍的鐵鍊在此地出現，那名叫海雲的小輩一定也到了阿爾金山，姓顏的所留字句，一定就是給海雲看的，他們一定勾結在一起了。」

麻德成說道：「聶總護法已有應變佈置，讓他們都來，正好一網打盡。」

包鳴正色道：「話不是這樣說，海雲如跟姓顏

的勾結，神州四傑和武林三大怪也可能都來了，加上姓顏的深知本宮虛實，最近又發現企圖臥底的奸細……種種跡象，證明人家是大舉來犯，這可不是等閒小事。」

海雲道：「難怪姓顏的留字約定在這裏會合，他的目的敢情是想堵塞咱們後山的出口？」

包鳴道：「很有可能。」

海雲道：「包統領，咱們應該怎麼對付呢？」

包鳴想了想，道：「他們既然約定天明之前在這裏會合，此時已經沒有留守的價值了，咱們必須撤退回宮，立卽將這兒入口封閉，以免被對方所乘，同時要儘快飛報宮主，商議應敵的方法。」

海雲止盼望這一句話連忙應諾道：「遵命。」

包鳴又下令毀去「傳音話筒」，淸理地面的斷枝殘羽，直待一切收拾完畢，再親自巡視了一遍，才領着兩人向石穴入口走去。

海雲走在最後，暗暗留心打量，只見那石穴內空蕩蕩的，彷彿像個鐵鑄的盒子，頂壁上有幾支鋼環，大約可容得下四五人。

包鳴和麻德成進入鐵屋之後，各自伸手抓住一支鋼環，海雲忙也如法泡製，剛舉手拉着鋼環，石門便自行掩閉，接着便聽見「叮叮」兩聲鈴響。

猛可間，脚下一虛，胸口一緊，整個人就像突然飄浮起來——海雲如非拉着鋼環險些當場摔倒。

原來鐵屋正如星丸曳落般向下飛墮……

屋中一片漆黑，伸手難辨五指；耳傍勁風呼嘯，挾着沉悶的「隆隆」聲音；使人目不能視，耳不能聽，唯一能够感覺到的，只是不停的向下沉落，沉落，沉落……

下沉的速度越來越快，也難估計經過了多少時間，事實上，在這段時間中，人的腦海已變成一片空白，除了暈眩之感，便是「提心吊胆」，那兒還能兼顧其他！

海雲手心裏緊揑着一把冷汗索性閉上了眼睛。

漸漸，下墮速度減緩，然後又感到鐵屋已由下沉改爲平駛，再由平駛變成上昇，最後，又聽見「叮叮」兩聲鈴響，鐵屋終於完全靜止下來。

屋門啓開，首先看到的是一片眩目的燈光。

海雲定一定神，低頭跨出鐵屋，這才發現置身處是一條狹長的甬道，附近燈火通明，站着四名黃衣劍手。

爲首一人衣鑲黑邊，也是「統領」身份，正向包鳴詫異的問道：「包兄，怎麼將後山警備全撤回來了？」

包鳴點點頭道：「宮外發生了緊急情況，請楊兄從現在起，斷截入口通路，小弟必須立卽呈報聶總護法。」

那姓楊的統領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包鳴拱了拱手，道：「此時無暇詳談，稍待再奉告。」

又向麻德成和海雲一招手，道：「你們隨我來。」匆匆往甬道盡頭行去。

海雲和麻德成緊隨在後面，穿過甬道，進入一道石門，門內是一間寬大的石室，裏面或坐或立，聚着七八名黃衣劍手，似在休息待命。

大夥兒見了三人，都好奇的問道：「你們怎麼回來了？」

包鳴不答，領着海雲和麻德成由人叢中穿了過去，向左一轉，又進入另一條甬道。

麻德成向大夥兒攤了攤手，做個無可奈何的姿勢，海雲怕人識破，儘自低垂着頭。

這條甬道足有二十餘丈，兩壁挿着火炬，甬道盡頭沒有門戶，却併肩站着兩名黃衣劍手。

包鳴走到近前，由懷中取出一面金質圓牌揚了揚，道：「請謝關主答話。」

兩名黃衣劍手互望了一眼，其中一人面露苦笑搖了搖頭，低聲說道：「包統領能不能稍晚再來？現在不是時候……」

包鳴沉聲道：「我有急事必須面謁總護法，片刻也不能躭誤。」

那名黃衣劍手聳肩笑道：「天大的事，也得委屈暑待一會，總護法現在正忙着哩。」

包鳴道：「你是說……」

黃衣劍手壓低聲音道：「包統領還有什麼不明白？這時候，總護法正和咱們的關主在……嘻！嘻嘻……」

包鳴輕哦了一聲，頓足道：「唉！什麼時候不好温存，偏偏在這要緊的關頭！」

那黃衣劍手曖昧的笑道：「誰說不是要緊關頭呢？不過，這話包統領可以對咱們說，咱們可沒有胆量敢對上頭說。」

包鳴眉峯緊皺，沉吟了一會，又道：「總護法和謝關主已經……有多久時間了？」

黃衣劍手道：「剛進去沒一會工夫，但總護法交待過，無論什麼人，都不許打擾。」

包鳴道：「可是，我有急事非見不可，你們只管通報進去，如有怪罪，由我負責。」

那黃衣劍手緩緩道：「包統領一定要通報，咱們當然遵辦，待會兒上頭發了脾氣，可不干咱們的事。」

包鳴道：「我知道。你趕快通報吧！」

那黃衣劍手懶洋洋回過身去，舉手在石壁上按了一下，只聽「呼」的一聲，石壁上竟啓開一個小

窗口。

海雲暗暗稱奇，偸眼注視那小窗孔內透出朦朧柔合的燈光，雖然看不十分親切，隱約可辨裏面可能是一間大廳。

接着，一陣環珮聲響，窗孔內出現一張俏麗的女子面龐，問道：「什麼事？」

那黃衣劍手答道：「後山護衛包統領有緊急大事，要見總護法。」

女子雙眉一蹙，不悅的道：「不是交待過你們嗎？天大的事也不許打擾……」

包鳴大聲接口道：「煩小雲姑娘代爲通報一聲，如今後山發生了重大變故，必須面謁總護法。」

那女子閃目向外打量了一眼，又問：「什麼重大變故？不能稍候一會麼？」

包鳴陪笑道：「如能等候，在下萬萬也不敢此時來打擾姑娘了，目下宮外迭現敵踪，後山出入門戶已遭截斷，事關重大，實在不能不急報……」

那女子似乎不耐煩再聽下去，冷冷說了聲：「候着！」拍的便將窗孔關了。

旁邊黃衣劍手幸災樂禍的向包鳴笑道：「我說等一會，統領不相信，何苦硬拿頭往釘子上碰！」

包鳴冷哼了兩聲，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

海雲冷眼旁觀，不禁暗自慶幸，忖道：金蚯蚓宮關防森嚴，與世隔絕，本不易被外人發覺，更不可能被外敵攻破，幸好有這些只圖縱慾享樂的妖人混跡其間，才使武林同道有所警覺，似這般小人婦女掌權，金蚯蚓宮覆滅的日子就快到了。

恩忖間，忽聽一陣機盤隆隆聲，對面石壁已緩緩向兩側退開，現出一道門戶。

兩名青衣婢女迎門而立，高聲道：「關主吩咐，叫包統領進來。」語氣傲慢，連個「請」字也沒有。

包鳴哼了一聲，舉步而入。

海雲和麻德成正要跟隨進去，却被兩名女婢伸手攔住道：「關主只命包統領進去，其他的人不得擅入。」

包鳴大聲道：「他們是剛由後山撤回來的值夜劍手，須向總護法當面陳述經過。」

兩名婢女搖頭道：「本宮的規矩，後山劍手未獲允准，是不能隨便進入關門的……」

包鳴雙眉一挑，正要爭辯，廳內有人沉聲道：「讓他們一起進來吧！」

那人的聲音，正是聶開泰。

兩名婢女側身讓路，海雲和麻德成這才魚貫進入大廳，注目所及，但見大廳四周全是門戶，不下十二三處之多，每道門戶前，都有一名勁裝佩劍的少女把守，那些少女也穿着黃色劍衣，腰間也繫着豹皮革囊。

廳中兩張太師椅上，坐着總護法聶開泰和一位三十來歲的黃衣麗人，聶開泰臉上陰沉沉的毫無表情，那黃衣麗人却雲鬢鬆斜，珠釵不正，低着頭把玩一條綢汗巾，上齒輕咬着下唇，滿臉不高興的樣子。

海雲猜想這女人一定就是「謝關主」了，他本來以爲「關主」的職位必在「統領」以上，這時才發覺黃衣麗人衣邊鑲的也是黑邊，並不比「統領」的地位高。

同樣是「黃衣黑邊」，女人的權勢却比男人大得多，看來金蚯蚓宮早已被「刺花門」妖女完全控制了。

包鳴抱拳躬身，道：「屬下見過總護法和謝關主！」

聶開泰點點頭，算是還了禮。那位黃衣麗人却連頭也沒抬，只從鼻孔裏冷冷嗤了一聲，說道：「不敢當，包統領現在是總護法面前的紅人，哪兒還把我這小小的關主放在眼裏呀！」

包鳴忙道：「屬下不敢……」

黃衣麗人道：「幸虧你不敢，你若敢，不把後山十幾名劍手全帶來才怪呢。」

包鳴吶吶道：「這——」

聶開泰笑道：「金鈴，這怎能怪他？他也是爲了公事嘛！」

黃衣麗人突然仰起頭來，冷笑道：「他爲公事？我就是爲的私事？難道這宮規是我謝金鈴訂的不成？今天你破了規矩不要緊，叫我以後拿什麼再約束別人？」

聶開泰道：「好！好！好！只此一遭，下不爲例。總可以了吧？」

謝金鈴一按椅柄，站了起來，說道：「宮規也不是爲我訂的，隨你高興，瞧着辦好了，我有這些工夫爭長論短，不如睡覺養神，誰耐煩坐在這兒熬夜。」

說着，向兩名青衣婢女一招手，轉身向右側一道門戶走去。

聶開泰想拉她又不便伸手，只得笑道：「你也的確累了，先去歇着吧，我一會兒就來……」

謝金鈴冷冷道：「不希罕！」領着兩名婢女逕自去了。

聶開泰望着拂動的門帘，無可奈何的苦笑了一聲，嘆口氣回過頭來，突然臉色一沉，笑容盡斂。

他陰森的目光向包鳴掃了一眼，寒着臉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了不得的事，你居然擅自將宮外警備全撤回來，出了事誰負責？」

包鳴垂手道：「啓稟總座，宮外發現強敵，後山出入暗門已經被堵塞，屬下迫不得已，才……」

聶開泰喝道：「發現了什麼強敵？把你嚇成這般模樣？」

包鳴呈上那半截鐵鍊，同時將前後經過，細說一遍，最後道：「顏楓勾結外敵進窺本宮，此事非同小可，屬下怕他利用後山通路混進宮來，故下令封閉入口，撤回警衞。其中詳情，請總座面詢問兩名劍手。」

聶開泰端詳着半截鐵鍊，臉色越見陰沉，好半晌，才喃喃說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們終於把大覺和尙搧惑出山了。」

這話聽來好像很欣慰自得，語氣間却對大覺和尙流露出明顯的憚忌之意。

包鳴道：「如非姚超那斷臨陣反叛，咱們早已將大覺禪院蕩爲平地，那有今天這些麻煩。」

聶開泰搖搖頭道：「不！這只怪本座當初沒有當機立斷，把那和尙除去，不料竟替本宮留下一名勁敵。但是，現在要除去他也並不太困難。」

說鋒一轉，問道：「這條鐵鍊，是誰最先發現的？」

包鳴躬身道：「屬下聞報後山發現顏楓的留字，親去探查，在清理山頂上雜物時，才見到這條鐵鍊。」

聶開泰道：「這是說，在你未去之前，鐵鍊已經在哪兒了？」

包鳴道：「是的。」

聶開泰又問：「當時留守山頂的是誰？」

包鳴答道：「是李順。」

海雲連忙叉手道：「當時麻德成返宮報訊，是屬下留在山頂戒備。」

聶開泰點點頭，道：「你和麻德成發現山頂留字的時候，怎麼沒有見到這條鐵鍊？」

海雲道：「因爲鐵鍊被壓在樹枝下面，所以沒有看見。」

聶開泰道：「麻德成返宮以後，只有你一個人留在後山，是嗎？」

海雲應道：「是的。」

聶開泰注目道：「那段時間，你在山頂幹些什麼？」

海雲怔了怔，道：「屬下奉命留在山頂守望，並沒有做什麼，沒多久，包統領就親自趕來了。」

聶開泰忽然露齒一笑，道：「很好，你在後山護衞隊裏，一向表現不錯，本座有意調你到內宮來，你可願意？」

海雲急忙抱拳道：「謝總座恩典。」

聶開泰笑道：「現在你去地牢中把咱們昨天擒獲的奸細帶來，本座要親自審問。」

海雲應了聲：「遵命！」施禮轉身，却不覺楞住了。

原來大廳四周門戶共有十餘處，他根本不知道那一道才是通往地牢的門戶。

聶開泰嘿嘿冷笑道：「怎麼？路徑不熟？是不是？」

海雲心裏突生警惕，聶開泰這番做作，必然是發覺自己的破綻了，可是，自己對答很謹愼，什麼地方露了破綻呢？

他心念電轉，連忙力持鎭靜，一面暗暗運功戒備，一面側身抱拳答道：「屬下一向在後山服勤，很少進入內宮，求總座指示。」

聶開泰臉色忽然一沉，冷哼道：「你倒是很機警，可惜運氣不佳，遇見了老夫。」

大袖一揮，喝道：「擒下了！」一聲令下十餘名勁裝少女同時飛身圍了過來。

「慢着！」

海雲明知已經沒有脫身的希望，却不甘心束手待縛，抗聲道：「總護法怎知我是假冒的？」

聶開聶冷笑道：「你一進來，老夫便發覺你可疑，畧加試測，果然證實你不是李順。」

海雲道：「我有什麼可疑？」

聶開泰道：「你假作恭謹，一直低垂着頭站在陰暗處，已經使人動疑；這條鐵鍊分明是被劍鋒削斷的，你却誑稱後山並未發生變故，這是可疑之二；李順本來就是由內宮調往後山，你却不認識出入路徑，這是可疑之三；最明顯的證據，還是你自己身上露出的破綻，如果後山眞未發生過變故，你左肘和足踝的傷痕血漬從何而來？」

海雲低頭看時，衣袖和褲脚果然有兩處裂縫，那是自己和蘋兒夾擊李順之際，留下的痕跡，想不到竟因此被聶開泰看出了破綻。

既然已經敗露，索性大方一些，微笑道：「聶開泰，你不愧是隻老狐狸，可惜金蚯蚓宮末日將近，遲早難逃報應。」

聶開泰喝道：「你自己死到臨頭，還敢大言不慚？」

海雲哂道：「生死小事，我既敢隻身進入金蚯蚓宮，本來就沒有打算活着出去，只是遺憾壯志未酬，沒有眼看着你這老狐狸遭報的下場。」

聶開泰嘿嘿笑道：「老夫不想和你這小輩鬥口，事到如今，你是自願棄劍受擒？還是勞動老夫動手？」

海雲向四面望了一眼，聳聳肩道：「大丈夫敢作敢當，不用你們動手，我自己解劍任憑處置，但

有一點，殺剮悉聽尊便，希望你們不要使用凌辱的手段。」

聶開泰道：「好！只要你解劍受擒，老夫保證不會折辱你。」

海雲欠身道：「多謝！」果然自己解下長劍，拋在地上。

聶開泰沉聲喝道：「把他穴道閉住，先囚在地牢裏，聽候審訊。」

麻德成一聲應諾，大步走了過來。

海雲搖手道：「不用急，讓我先把這身衣服奉還，別連霉氣帶進地牢去了。」

說着，便開始解卸身上的黃色劍衣。

麻德成叱道：「快點脫下來，堂堂黃衫被你穿進牢裏，那才霉氣哩。」

海雲笑道：「彼此，彼此，你嫌我霉氣，我也嫌它骯髒，喏！拿去吧——」

最後一個「吧」字出口，突然一掀黃衫襟角，探手撤出貼身所藏「雙鏑劍」。

麻德成首當其衝，猝不及防，一聲驚呼尚未叫出，前胸早中了一劍，仰面便倒。

海雲趁機上步，左掌飛出，將麻德成的衣領一把抓住，掄了起來，猛向前面的黃衣少女擲去。

那些黃衣少女再也想不到他會突起發難，登時慌了手脚，有的嬌叱拔劍，有的驚呼閃避……

海雲一塌腰，身隨劍進，衝過了包圍，顧不得方向和路徑，眼前有座門戶，便低頭闖了進去。

只聽身後呼喝聲亂成一片，聶開泰更是大聲疾呼道：「趕快截住他，不能讓他……」

× × ×

門內又是一條甬道，向左一彎，另有一道門。

但是這甬道和門，都和他處不同，甬道內有極精緻的壁飾，地上鋪着軟綿綿的地氈，房門虛掩着，門口垂着晶瑩閃亮的珠簾子。

海雲全沒留意這些華麗的陳設，撩開簾子，一頭闖了進去，急忙轉身掩上房門……

「啊呀——」

房裏一聲尖叫，倒把他嚇了一跳，扭頭看時，才發覺這是一間春意盎然的臥室。

錦榻上，斜躺着一位肌膚半裸的麗人，正是後關關主謝金鈴，兩名靑衣婢女，身上也僅穿着褻衣，一個在替謝金鈴捶腿，一個在替她修剪指甲。

三個妖女突見海雲衣衫不整，持劍闖了進來，一時都驚得呆了，忘了取衣遮體只知道尖聲大叫。

海雲也顧不得非禮避嫌，飛步掠到錦榻前，左掌疾落，點閉了兩名婢女的穴道，劍尖直抵在謝金鈴的咽喉上，沉聲道：「要命就不許動。」

這時，房門外已傳來急迫的推撞聲音。

海雲低喝道：「告訴他們不准撞門，門一破，我就宰了你。」

謝金鈴只得大聲道：「外面不許再推門了，我已經落在人家手中，你們想害死我嗎？」

撞門之聲停了下來，却聽聶開泰焦急的問道：「金鈴，你怎麼樣了？」

謝金鈴哼道：「怎麼樣了，劍尖抵在咽喉上，一動就會送命，你是不是要進來看見才相信？」

聶開泰急道：「海雲，你若敢傷她一片皮肉，老夫發誓要把你碎屍萬段！」

海雲冷笑道：「你若敢擅門進來，我就把她一塊塊割下來餵貓，不信你就試試。」

聶開泰連忙改口道：「只要你不傷她，什麼事都好商量，老夫答應放你出宮，絕不留難，你看如何？」

海雲道：「現在我却不急着想出去了，這兒挺不錯嘛，有酒有菜，還有人侍候，我得先吃飽了，咱們再慢慢談條件。」

聶開泰道：「海雲，你是正人君子，自命俠義之士，脅迫弱女就範，算什麼英雄？」

海雲笑道：「英雄也要吃飯，你再囉嗦，惹得我不耐煩，條件就不容易談攏了。」

聶開泰無奈恨恨說道：「好吧，老夫不多說了，等你吃飽之後，咱們再商議。只盼你別傷她就行了。」

他空有滿腹計謀，但投鼠忌器，只得忍氣低頭，毫無辦法。

海雲將劍尖畧鬆，低聲喝道：「起來穿上衣服。不過，我警告你，最好安份點，不用打什麼歪主意。」

謝金鈴却閃着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瞅着他直發呆，身子動也不動。

海雲喝道：「叫你起來，你聽見了沒有？」

謝金鈴道：「聽見了。」

海雲道：「那妳爲什麼不動？」

謝金鈴用手指了指雙鏑劍，怯生生道：「少俠，你這個硬東西頂在人家身上叫人家怎麼動嘛。」

海雲手腕一轉，移開了劍鋒，叱道：「快些起來。」

謝金鈴輕吁一口氣，緩緩撐起半截身子，兩眼仍然直勾勾望着海雲，顫聲道：「衣服搭在少俠後面那張椅子上，我够不着，拜托遞給我一下，好不好？」

她那一雙眼神中，似畏似痴，彷彿有一層霧樣的光芒，語聲輕顫，吹氣如蘭，使人聆聽之下，竟有一種暈眩酥麻的感覺。

海雲心頭微震，連忙橫跨一步，冷喝道：「自己去拿，快些！」

謝金鈴好像有點失望，移身下床，披上了外衣：一面繫着衣帶，一面却吃吃低笑不已。

海雲哼道：「你笑什麼？」

謝金鈴道：「我笑你們男人都是胆小鬼，剛才還兇霸霸拿劍逼着人家，現在却連女人的衣服也不敢碰了。」

海雲冷笑一聲，道：「你若以爲我不敢殺你，那就打錯主意了。」

謝金鈴揚眉笑道：「我相信少俠不會那麼傻，殺了我有什麼好處呢？倒不如留着我當作人質，金蚯蚓宮誰也不敢留難。少俠選中我，的確是明智之舉。」

海雲道：「你要弄清楚，我本來並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只不過誤闖了進來，卽使沒有人質，我也不怕。」

謝金鈴越發格格嬌笑道：「這麼說，我與少俠竟是註定要有這段緣份了？」

海雲叱道：「少廢話，去拿些吃的東西來。」

謝金鈴忙應道：「酒菜都現成，我這就親自去取，陪少俠喝一杯。」

臥房右側有間小廚房，美酒佳餚，應有盡有，謝金鈴就像個殷勤待客的女主人，連酒帶菜捧出一大盤，而且親自安箸，放下兩副杯筷，笑迷迷和海雲對席而坐，斟滿了酒。

海雲已有半天一夜未進飲食，委實是餓了，但他不敢喝酒，只將那些現成的鹵肉醺雞，狠狠塞下幾大塊。

謝金鈴居然也不勸他喝酒，自己擎着酒杯，淺嚐相陪，兩隻眼睛笑得瞇成一線，瞬也不瞬的直望着海雲。

那笑意，帶着幾分妖媚，更帶着幾分得意。

海雲倒被她笑得心裏直發毛，看看菜餚，都是早已煑熟的，不可能有毒，何況食物都由謝金鈴一一嚐過，證明並無下毒這婆娘笑得就有些古怪了？

他心有所疑，只吃得半飽便放下了筷子。

謝金鈴笑道：「爲什麼不吃了呢？如果不够，廚房裏還有，我再去取些來。」

海雲道：「不必了。」

謝金鈴又道：「這些鹵肉醺雞，都是我這兩個貼身丫頭調製的，味道還不錯吧？」

海雲道：「嗯，還不錯。大丈夫恩怨分明，一飯之德，定當報償，我答應在金蚯蚓宮破滅的時候，給她們一次自新的機會。」

謝金鈴掩口笑道：「少俠只謝她們，就不謝我這個主人了麼？」

海雲道：「你也一樣，只要你有改過向善的心念，屆時自當助你達成夙願，不致與玉石俱毀。」

謝金鈴吃吃笑道：「多謝少俠金諾，可是，那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海雲道：「快了，中原羣俠一到，就是金蚯蚓宮滅亡之時……」

謝金鈴扭着腰肢道：「不要啦，我已經等不及了。」

海雲詫道：「你等不及了？」

謝金鈴輕咬着嘴唇，忽然壓低聲音道：「我現在就有個夙願，希望少俠現在就成全我。」

海雲還當她是有意叛宮反正，大喜道：「好極了，你若願意棄暗投明，咱們可以一同走……」

誰知謝金鈴却搖搖頭，說道：「我不想走，也希望少俠別走了，咱們就在宮裏逍遙快活，豈不好麼？」

海雲一怔，道：「這是什麼話？」

謝金鈴湊過頭來，曖昧的笑道：「唐伯虎的古畫，活生生的『唐宮春戲圖』……」

海雲勃然大怒喝道：「無恥的妖婦，你——」

謝金鈴毫不畏怯的站了起來道：「我告訴你吧，剛才你吃的鹵肉和醺雞，都是滲了媚藥調治的，現在該你求我，我可用不着再對你低聲下氣了。」

海雲駭然道：「當眞？」

謝金鈴聳聳肩，笑道：「我爲什麼要騙你？在我這間房裏，別說酒菜食物，就連床上的被褥，也用『合和草』醺過，任是大羅金仙，只要他敢進來，就別想輕易脫身出去。」

她說話這段時間，海雲已感覺到有一股灼熱的氣流由丹田昇起，心跳加速，混身熱血沸騰，就像胸口裏塞進了一隻大火爐。

這是他一生中從未有過的感受，說它是痛苦，又像有幾分舒暢，整個身體內，彷彿一鍋煑得滾開的水，偏偏鍋蓋密掩，沒個宣洩處。

海雲咬一咬鋼牙，大喝一聲，舉起了雙鏑劍。

謝金鈴倒退了兩步，沉聲道：「海雲，你要放明白些，藥力發作，必須陰陽調合才能解去，如果殺死了我，不出一個時辰，你就會全身血脈爆裂而死……」

海雲切齒作聲，緩緩道：「我死之前，一定先殺你。」

謝金鈴撇撇嘴角道：「何必說得這麼絕情絕義？再過半個時辰，叫你殺你也捨不得了。」

海雲突然飛起一脚，將桌子踢翻，一把抓住謝金鈴的頭髮，厲喝道：「解藥在什麼地方？快拿出來！」

謝金鈴既不掙扎，也不畏懼，用手撕開自己衣領，指着那細嫩高聳的胸脯笑道：「解藥嗎？喏！我就是最好的解藥……」

一句話沒完，「拍」的一聲，臉上已重重挨了一巴掌，踉蹌幾步，一交跌倒在地上。

謝金鈴只覺兩眼金星亂閃，面頰火辣辣的痛，口裏發甜，似乎含着幾粒硬硬的東西。

吐出來一看呀！竟是滿嘴鮮血和四五顆斷牙。

看見血，謝金鈴混身發軟，再也笑不出來——她做夢也想不到，眼前這挺斯文秀氣的小伙子，原來是個不懂憐香惜玉的硬骨頭。

海雲逼近兩步，劍尖又抵住她的咽喉，沉聲喝道：「解藥在什麼地方？快說！」

謝金鈴不敢再支吾，吶吶道：「我說實話，眞的沒有解藥，這些酒菜都是爲助興準備的，從來不用解藥……」

話未完，「劈拍」連聲臉上又挨了幾記耳光。

海雲道：「沒有解藥，我就活活打死你。」

謝金鈴道：「打死我也沒有用，的的確確沒有解藥，你叫我拿什麼……」

海雲心血沸騰，越來越無法忍耐，把心一橫，以劍作釘，將謝金鈴的頭髮「釘」在牆上，揮動左掌，左右開弓一頓狠揍。

他牙關咬得鐵緊，眼眶佈滿血絲，剎那間，彷佛變成了一頭瘋狂的野獸……然而，此時若不藉痛毆來發洩部份精力，那後果勢必更要可怕千百倍。

毆擊的聲音傳到房門外，聶開泰聽得心驚肉跳，急叫道：「金鈴，你怎麼樣了？房裏是什麼聲音？你說話呀！說話呀……」

可惜謝金鈴已被打得鼻青臉腫，牙齒斷了合血吞，哪裏還說得出話來。

聶開泰不聞回應，越發心慌，又叫道：「海雲，你要說話算話，你答應過不傷人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海雲喘息的停了手，恨恨道：「這賤人不該在食物中下毒，如果沒有解藥，我先殺這三個賤女人，再跟你們拚了。」

聶開泰駭然道：「房裏的食物，何嘗有毒？」

海雲厲聲道：「是無恥的淫藥！」

聶開泰哦了一聲，忙道：「那容易解，只要你答應放人，老夫保證替你解去藥力。」

海雲冷笑一聲，道：「藥力未解之前，休想我會放人。」

聶開泰沉吟片刻，道：「好吧！老夫可以告訴你解除藥力的方法，但你也要保證決不傷人。」

海雲道：「如能解除藥力，你再把盛彥生和小龍放出來，送咱們平安離開金蚯蚓宮，我就饒她一命。」

聶開泰道：「這是你的全部交換條件嗎？」

海雲道：「不錯。」

聶開泰又道：「君子一諾千金，彼此都不許反悔。」

海雲道：「當然。」

聶開泰毫不遲疑道：「好！咱們一言爲定。解除媚藥的方法很簡單，房裏有冷茶，廚下有涼水，不拘那一種，只要喝下兩大碗，藥力自解。」

海雲怔了怔，道：「就這樣容易？」

聶開泰道：「食物中的媚藥，本來只爲了行樂助興，藥力並不強烈，自然很容易解除，你若不信，何妨試一試？」

海雲冷冷道：「姓聶的，你若存心玩什麼花樣，可得先想想後果。」

聶開泰道：「放心，老夫不會拿謝關主的性命當作兒戲的。」

海雲看看謝金鈴，心裏不禁有些半信半疑，暗想：聶開泰的話固然有理，但若果眞這般容易就能解去藥力，這賤人爲什麼寧死也不肯說出來？

不過，懷疑儘管懷疑，事到如今，也只好冒險試試了，因爲這一陣工夫，他已經發覺小腹下那團熱力，逐漸要「凝聚成形」了。

他決定不用房中的茶水，於是，一手持劍，一手挾起謝金鈴，向隔室廚房走去。

廚下水缸裏盛着大半缸清水，海雲還不放心，先灌了謝金鈴一碗，看看並無異狀，這才捧起水缸，引頸大喝。

冰涼的清水入口，眞有說不出的舒暢，那透澈心肺的涼意，由喉嚨一直冷到心底，丹田下那股蠢蠢欲動的熱流，果然減低了許多。

海雲又將餘水淋在自己頭上，長呼一口氣，道：「想不到半缸清水，竟是解藥良方……」

謝金鈴忽然冷冷接口道：「想不到的事多着哩，現在得意未免太早了。」

海雲微笑道：「藥力已解乃是事實，你還有什麼辦法暗算我嗎？」

謝金鈴道：「如果不解去藥力，你或許尚有一線脫身希望，現在却只有束手被擒這條路了。」

海雲哂笑道：「你以爲這些鬼話，就能唬住我麼？」

謝金鈴道：「信不信由你。」

說着，站起身來，逕自掀簾走了出去。

海雲喝道：「站住！」左臂一探，扣向她的肩胛。

誰知謝金鈴理也不理，直待海雲五指扣實，才

輕巧的一側身，反手搭住海雲的腕肘，猛可向前一帶，哼道：「給我躺下吧！」

海雲分明已經扣住她的肩胛，突然發覺手指竟軟綿綿使不出半分力氣，剛想縮手，已被謝金鈴反拿住腕肘，竟然不由自主，踉蹌衝出廚房，一跟斗摔倒在地上。

他急忙掙扎欲起，忽感眼前發黑，耳中嗡嗚，遍體滲出冷汗，手脚痠軟得變成了棉糖……

謝金鈴輕輕探手，就從他掌中奪去了雙鏑劍，輕輕一脚，就踢了他兩個翻滾，然後蹲在他身前，用手揪住他的頭髮，得意的問道：「你現在還能兇嗎？這種結果，你沒有想到吧？」

海雲冷汗遍體，氣喘噓噓，就像一個精疲力竭的病人，又跑了三天三夜遠路才停下來，虛弱得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

謝金鈴冷笑道：「半缸清水就是解藥良方哼！天下有這樣容易的解藥，賣藥郎中都要餓死了。」

海雲喘息許久，才迸出一句話：「你這妖婦，一定在水缸裏做了手脚……」

謝金鈴道：「讓我老實告訴你吧，水缸裏並沒有做手脚，冷水也的確可以化解媚藥之力，但是，你忽畧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海雲喘息道：「什麼——」

謝金鈴笑道：「你應該在喝水以前，先制住我的穴道。」

海雲瞠目結舌，惑然不解。

謝金鈴接着又道：「凡是服了媚藥的人，無論陰陽交合也好，飲水化解也好，藥力消除之後，必定有一段時間心神交瘁，疲憊不堪，大約總得休息半個時辰才能復原，而這段時間，體內眞氣渙散，百骸鬆弛，任何一個不會武功的人，也能輕易置你於死地——現在你明白這個道理了嗎？」

明白是明白了，可惜為時已晚。海雲甚至還沒有來得及「追悔」便已困乏不堪的閉上了眼睛去。

矇矓中，彷彿聽見房門開啓的聲音，聶開泰粗重的談話聲，以及零亂的脚步聲音……

接着，他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　×　×

醒來時，海雲發覺四肢穴道全遭封閉，身上更綁着堅韌的牛筋繩，整個人就像一隻粽子，被束縛成一團。

置身處是一間陰暗而潮濕的石室，寬不過三尺，迎面却有兩道鐵柵，最外面那道鐵柵上，掛着一盞半明半滅的油燈。

不用猜，這兒一定是囚人的地牢。

海雲試着提運眞氣，知道內腑並未受傷，更幸運的是貼身所穿「鐵皮衣」，居然沒有被搜去，只是穴道受制，無法動彈。

他凝神傾聽了一會，發現這地牢不止一間牢房，囚禁的也不僅自己一個人，於是，輕輕咳嗽了一聲，又長長嘆了一口氣，藉以試探附近的反應。

果然，嘆息聲才出口，左邊就有人低喚道：「海大哥，海大哥，你醒了嗎？」

海雲驚喜應道：「你是小龍？」

隔室道：「是我，還有盛大哥，被關在我左邊房裏。海大哥，你怎麼也被他們抓住了？」

海雲輕吁道：「一言難盡。你和盛大哥都怎麼樣？有沒有受傷？」

小龍道：「雖然沒有受傷，却被制住穴道，像粽子似的綑縛着，動也不能動。」

停了一會，又接道：「昨夜你被送進來的時候，咱們已經看見了，我一直在叫你，總不見你回應，却呼嚕呼嚕打着鼾，睡得好熟，你怎麼會這般疲倦呢？」

海雲長嘆一聲只得把被擒經過大畧說了一遍。

小龍聽完，恨聲道：「我和盛大哥也一樣，都被聶開泰那老狐狸識破的，現在你也被擒，一切希望全完了。」

海雲道：「先別說洩氣話，咱們失陷了三個人，還有蘋兒和悟非他們在外面，只等鐵門莊各位老前輩趕到，自然會救咱們出去。」

小龍道：「咱們快死了這條心吧，你不知道，金蚯蚓宮四週都是高山峭壁，就像鐵桶一樣，全宮連在山腹地底，只有前後兩個出入門戶，他們只要把入口關閉，千軍萬馬也進不來。」

海雲道：「機會總是有的，咱們三人不是進來了麼？何況，他們也不可能困守宮內，永遠不出去添購食物。」

小龍道：「他們早有準備了，宮裏貯藏的食物，足够一年半載吃的，根本不須跟外界交往。」

語聲微頓，忽然接着道：「還有，聽說金蚯蚓宮宮主已經快要由密室脫身出困了，這幾天，鐵皮書生譚人傑正在安裝炸藥，如果她眞的脫困出來，金蚯蚓宮就要正式開山立派了。」

海雲訝道：「不是說她已經出困了嗎。」

小龍道：「還沒有，據說上次炸藥的力量太小，只將門鎖震鬆，這次一定會成功。」

海雲嘆息道：「自從譚人傑被擄，我已經料到玄姑脫困只是時間遲早而已……」

小龍接口道：「那婆娘出來可不得了，聽宮中劍手們說，這些年她困在密室內，武功更為精進，尤其那套『追風快斬』劍法，已煉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小龍又道：「我還告訴你一件事，咱們失手被擒以後，兩柄雙鏑劍都被送到密室去了，那婆娘正在尋思破解雙鏑劍的方法，等她一出來，咱們就更不是對手了。」

海雲只輕輕「唔」了一聲，仍然沒有開口。

小龍忍不住問道：「海大哥，你怎麼不說話呀？咱們總得想個辦法逃出去才行，千萬不能等那婆娘脫困出來，那時就太遲了……」

海雲低聲道：「我正在想。可是這不能急躁，必須有合適的機會——」

忽然聽見一聲輕噓道：「別說話有人來了。」

海雲急忙住口，片刻後，果然有兩名黃衣劍手撐着燈籠，魚貫走了進來。

兩人一直走到鐵柵外，舉燈向海雲照視，海雲閉目假睡，故作不知。

只聽其中一個說道：「這小子倒眞能睡，四五個時辰了，還沒有醒？」

另一個道：「這年頭，能睡得着覺也是福氣。至少，他比咱們輪班守衞要舒服得多。」

「可是，上頭交待了，等他一醒，就要提審問話。」

「那得等他醒了再說，咱們操的什麼心？最好他能再睡半天，咱們也樂得休息。隨他去！」

「嗯！這話也對。反正現在百事都是她們女人作主，又劃分什麼『內宮』，『外宮』，咱們連門邊都挨不上，過一天算兩個半天，管它娘的。」

兩人交談了幾句，沒精打采的轉身而去。

等到脚步聲完全消失，小龍便興奮的道：「海大哥，聽見了麼？他們還要提你出去審問呢，這可是難得的脫身機會。」

海雲詫道：「為什麼？」

小龍啞聲道：「現在金蚯蚓宮內外劃分十分嚴格，黃衣劍手只能在外宮駐守，不准擅自進入內宮，可是，內宮那些女人，武功劍術都很差，動起手來比較容易對付……」

他畧停了一下，又接着道：「他們提訊審問的地方，必定在內宮大廳，那兒是山腹甬道的中心，門戶四通八達，只要奪得一柄劍，他們就攔不住你了。」

海雲道：「就算能奪到一柄劍，不知何處是出路，又怎樣脫身呢？」

小龍道：「有了兵刃，事情就簡單了，你可以在那些甬道裏橫衝直撞，跟他們捉迷藏，遲早總會找到一條出路。」

海雲不禁苦笑道：「說了半天，你是要我去碰運氣，這辦法只怕行不通。」

小龍道：「那總比困在地牢裏好。我和盛大哥也試過這個辦法，若不是他眼睛有毛病，或許已經成功了。」

海雲道：「你們怎麼試的？」

小龍道：「咱們奪了一柄劍，衝進甬道，在裏面亂撞了一陣，誰知那些甬道縱橫交錯，就像蜘蛛網一樣，盛大哥看不見，只顧向右手轉彎，一路轉下去最後却又轉回大廳上，才被聶開泰截住了。」

海雲失笑道：「可不是嗎？這就是吃了不知路徑的虧，你們已經失敗，我又怎會成功？」

小龍說道：「你和咱們可不一樣，因為你的眼睛！……」

海雲道：「好了！你且讓我靜靜的想一想，現在情勢已經十分險惡，凡事必須謀定而後動，不能妄求僥倖，去碰運氣。」

小龍雖未再爭辯，却仍在低聲嘀咕道：「除了碰運氣，還有什麼辦法好想？寧可失敗被殺，總比這樣束手待斃痛快得多……」

海雲默然不語，心裏亦在細細咀嚼着這幾句話。過了許久，忽然低叫道：「盛大哥！」

小龍應道：「他被關在靠近牢門的地方，不方便說話，怕外面聽見。」

海雲哦了一聲，問道：「這座地牢共有幾間？關着多少人？」

小龍道：「多少間不太清楚，除了咱們三人，沒看見有其他囚犯。」

海雲又問：「看守地牢的，只有剛才那兩名黃衣劍手嗎？」

小龍道：「不錯。他們大約兩個時辰換一次班，每班兩人看守。」

海雲道：「這班還有多久才到換班的時候？」

小龍道：「他們是剛換來的——怎麼？你想在他們身上下手？」

海雲啞聲道：「我想趁這段時間，試試運氣衝穴，你和盛大哥要特別注意那兩名守衞，發現他們進來，就趕快告訴我……」

小龍急道：「解開穴道也沒有用，那條牛筋繩結實得很，我一直用牙齒咬了整整一夜，連層皮都沒有咬破。」

海雲道：「只要先衝開穴道，我自有辦法解脫牛筋繩，不過，運氣衝穴很耗時間，希望他們別再進來查看才好。」

說完，深深吸一口氣，便不再出聲了。

小龍側耳傾聽，半晌才聽見海雲緩徐的換氣聲音，知道他已經開始在運氣衝穴，於是低叫道：「盛大哥——」他剛開口，隔室的盛彥生已接口應道：「我都聽見了，別說話，讓他試試！」（未完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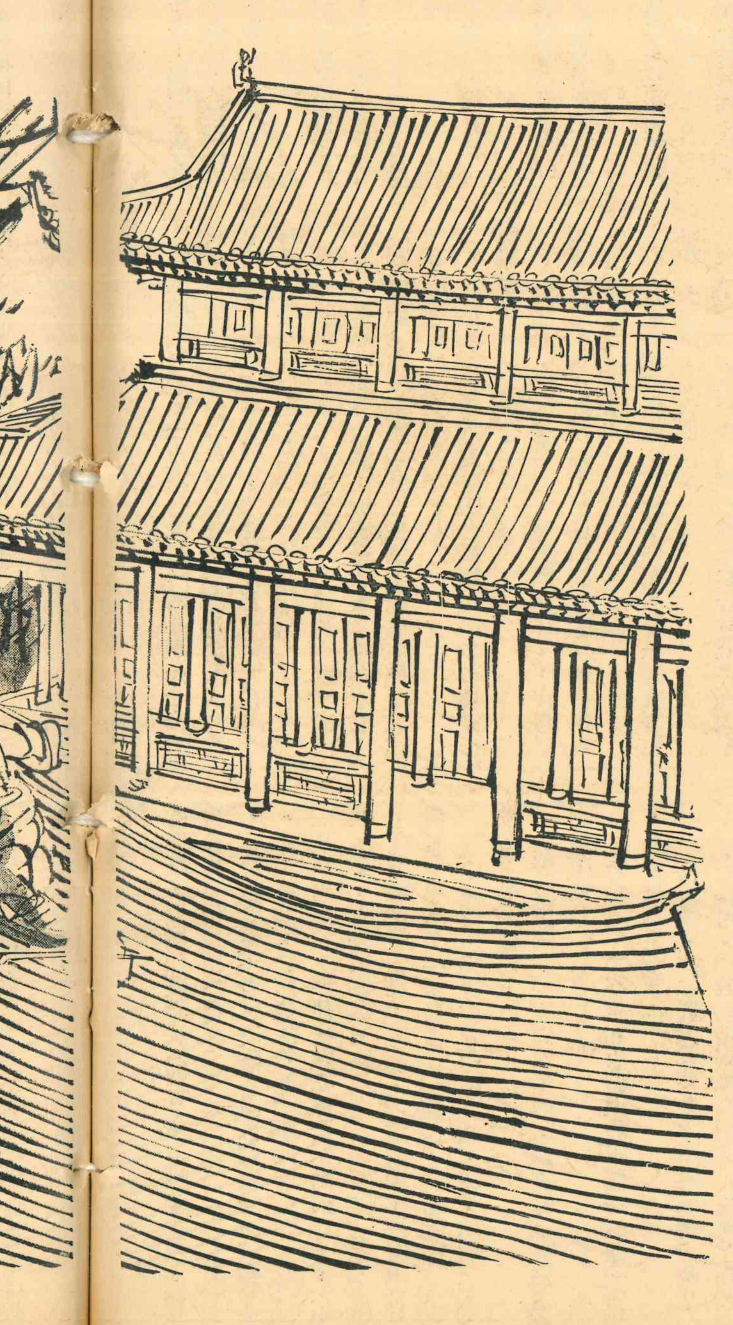
一月完中篇俠情故事

粉骷髏

蕭逸・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湖上出現一名採花强盜粉骷髏，每在月圓之夜輒有少女被姦殺，一年來，惹動公憤，武林中不論黑白兩道，皆攘臂高呼戮殺惡魔，就連隱居古洞的燈婆婆也不恥惡魔所爲，派出愛徒費亮君下山除魔。粉骷髏武功奇高，且神出鬼沒，令人無從捉摸，捕頭羅飛曾廣邀同道，設阱誘擒，不特本身負創，愛女且遭姦殺，這一巨變，轟傳江湖，終於傳至粉骷髏之師「天南叟」燕子青耳中，偵查之下，確知粉骷髏便是他的首徒冼星寒，燕子青責無旁貸，乃着次徒歸元甫跟他下山除惡——



風雨山河淚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海風陣吹着，浪花親吻着河岸，一次又一次的吐露出白色的泡沫……

時值明嘉靖四十年，正是沿海倭寇，會合中原海盜，掠殺沿海黎民百姓，如火如荼的悲慘時候。

「台州」城內，官拜「參將」；東山再起的戚繼光，正在大肆的招兵買馬，以備敵擋卽將入侵的强寇，以及實力最稱雄厚的中國海盜頭子——汪直父子！

戚參將以久戰之身，担負起防守台州，金華，嚴州等三府地方的重任，他在「義烏縣」召集了數千名子弟，作爲對抗倭寇海盜的主力。

這些所謂的「戚家軍」，最稱饒勇善戰，卽「明史」記載：「性雜於機詐勇饒之間，尤事血氣，一戰之外，猶能再奮，但不聽號令，勝則直前不顧。」又「不患其不强，而患其不馴，不患其不勝，而患其驕。」

在「倭寇」卽將大舉而侵的前夕，台州府所處各縣，數千萬黎民，統陷於徬徨，驚悸，寢食難安的境地。

海風遍吹着，台州城內大街小巷在這暮春之夜，看來宛若一座死城——此時此刻，獨見南校塲外「帥」字一旗迎風而飄。

「參將」戚繼光親自座鎭將台，在爲手下三千敢死隊，挑選七十二名「紅衣勇士隊長」！

「紅衣隊長」亦卽敢死隊長之意，七十二名隊長，一經甄選出後，卽分率三千勇士，與頑强的倭寇作灘頭殊死戰！

戚參將對於這七十二名紅衣隊長，極爲重視，是以親臨座鎭，自數千名應試者之中拔菁取銳！

校場內外，燈光炫耀着如同白晝一般！

凡應試者，必需馬步弓三關通過，拔取其中最優秀之百人，再較以技擊，最後七十二名紅衣勇士才能按秩產生！

雷鼓三通，經過第三次的精選，七十二名紅衣隊長，按次選出之時，已是午夜時分。

一名官居千總之上的「指揮」，雙手捧抱着這七十二名紅衣隊長的客册，親自步上將台，交給了正中「戚」字旗下的主考官——「參將」戚繼光。

戚參將接過了名册，步下位來。

在午夜的寒風侵襲之下，數十面彩旗獵獵隨風而舞，威風八面的戚參將，在兩名「旗總」的挑燈之下，一直步下將台。

七十二名武士，一個個挺直着腰幹，目光烱烱的注視着這位久享盛名的抗倭名將。

只見他四十五六的年歲，約六尺高的身材，黑紫的臉膛，濃眉細目，一望卽知是一個爲人所不能爲，精力過人的勇士！

一一點過了名，戚參將親手將紅條彩帶，與七十二名甄試而出的勇士隊長佩戴上。

校場裏，歡聲雷動！

七十二名「紅衣隊長」之後，是三千「戚家軍」，一個個精神抖擻，如狼似虎。

戚參將目視着手下親兵，大氣磅礴的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這一回是你們報効國家的時候到了——」

說到此，又轉目向七十二名勇士道：「本座研習了平矮的『鴛鴦陣』法，專爲對付來犯的那股矮子，你們這七十二個人，且看我操演一回陣法，遂卽歸營熟習，以後，就着令你們七十二人，負責統率——」

後退一步，他低叱一聲道：「演！」

一名負責操演陣式的千總官，揮舞了一下紅色的令旗，高叱道：「操陣！」

兩側的「火炮隊」，就空而鳴，烟屑飛漫中，炮聲震動天地。

大校場裏，三千義勇兵，立時分散開來，分成無數的小隊子，每一隊分爲二組，一組五人，雷鼓聲中，陣法展了開來——

軍陣中，但見青竹長刀，挺、刺、挑、鈎，「短刀手」滾地翻砍，「籐牌手」擋前護後，「鈀叉手」穿左搏右，而最具威力的，却是戚繼光新發明的「狼先」！（先字竹花頭）

所謂的「狼先」（先字竹花頭）乃是一種毛竹爲桿，尖端留下枝葉，繫以尖刀的武器，用以抵抗倭人的「倭刀」，據說極見功效。

循着戰鼓，這種「鴛鴦陣」法一經展出，果然不同凡响，騰、刺、殺、喊，懾魂蕩魄，一陣演習下來，足足去了半個時辰！

戚繼光將軍，情不自禁的一拍坐椅把手，道：「好——」

就在此一刹時之間，忽聽得身側一名「營總」，高聲叱叫道：「大人小心——」

驀地，十數條人影，自北面高院牆上，騰身而起，直撲向將台之上，身法之快，有如電閃星馳。

這乍然現身的人影，顯然不是軍陣中人，所着衣飾，亦非整齊的號衣，只是由身法看來，每人都具有遠非馬步軍人所擅長的輕身功夫！

十數條人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法，一經現身，已然落下到將台之上。

其中一個全身衣紅，少年留鬚的魁梧漢子，手中倒提着一隻「獨脚銅人」，像是此輩之首！

只見他左右看視一眼，騰身而起，猛然欺身逼近到戚繼光座前，大吼一聲，手中銅人，排山倒海的揮打而下！

戚繼光猝然一驚，猛地向左一閃，但聽得「克察！」一聲暴响，楠木的太師座椅，被打成粉碎。

緊貼着戚參將身側的八名衞士，一聲喝叱着，一擁而上，紛紛拔刀撲向那紅衣漢子。

只是看起來遠非那紅衣漢子的敵手！

隨着那紅衣漢子的一聲暴喝，銅人掄舞處，八名衞士無不倒跌傷殘。

和那紅衣漢子同來的人羣中，是時倏地又拔起二人，兩口鋼刀，左右同出，直向着戚繼光身上揮砍而下。

這種突發的事件，在數千人，衆目睽睽之下，謀刺主將，簡直是如同晴空一聲霹靂，震驚了所有在場的軍兵，無不瞪目變色！

負責將台安危的一名「把總」一聲令下，百千名兵勇挺槍掄刀，勇撲而前。

只是來者一十三名刺客，顯然都具有相當的武功身手，絲毫未將這些兵勇看在眼中。

在一陣兵刃交磕聲中，百十名兵勇，立時死傷了數十名之多，戚參將大怒之中，拔出了身邊佩劍，猛然躍前，向着最近的一名刺客身上砍去！

這名刺客，亂髮蓬鬆着，兩耳垂上，像女人似的，各墜着一枚金環，掌中持着一口大砍刀。

只見他大刀一揮，「嗆啷！」大响聲中，戚繼光掌中長劍脫手而出！

刺客嘴裏怪聲叫着：「姓戚的，你不叫我們活，我們也要你的命！」

一連二刀砍下來，刀刀都險到極點！

那持獨脚銅人的紅衣少年，這時一連殺了數名兵弁，由左側方騰身過來，大喝一聲，道：「戚繼光，你納命來！」

「獨脚銅人」夾着大股的風力，摟頭蓋頂的向着戚參將當頭砸下來。

校場內千百將校官兵，目睹及此，都不禁驚叫起來，忖思着這位公忠體國的名將，就此要喪生於刺客之手！

天下事，每多出人意料之下！

眼看着這名紅衣漢子，手中的銅人，揮舞下之一刹那間，空中忽地傳來一聲冷笑，道：「狼子，大胆——」

隨着一條人影，電光石火般的劃空而過。

將台上手持「獨脚銅人」的紅衣少年，像是當胸着了一掌似的，只聽他嘴裏大叫了一聲，仰身就倒！

大家這時才算看清了，一個長身白衣人影子，已然自空飛落於戚大人與那紅衣漢子之間，隨着白衣人翻出的雙掌，直把紅衣漢子手中的獨脚銅人，震彈而起，發出了「嗡！」地一聲大响，一路破空直起，足足飛起了十丈高下，轟！地一聲暴响，墜落於黃土校場之中，深深地陷入地面一尺有餘！

全軍立時發出了一陣騷亂之聲！

在幾千隻眼睛的目擊之下，那白衣人身起如燕，騰身穿掌，只一掌，把那紅衣漢子打得摔出丈許以外。

緊接着他一路騰躍着，運掌如飛，十數名刺客，在他雙掌之下，如同拋球似的，紛紛跌落在地。

戚參將身邊的那名千總，立時喝令着手下弟兄，刹時之間，已然綑綁在地！

白衣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快手法，刹時之間，將十三名刺客擊倒在地，身形再起，已撲到了戚繼光身邊。

他雙手一探，已按在了戚繼光兩臂上，緊接着騰身而起，落出數丈以外，來到了校場正中，向着場內官兵道：「保護戚大人！」

話聲方落，遂見衆聲喧嘩之中，先見的紅衣漢子，已然翻縱着撲上了西面高牆之上。

白衣人一聲叱道：「着！」

右手向外一抖，「哧——」的一聲，發出了一口飛刀，正中在紅衣漢子左臂之後。

那漢子大叫一聲，回頭狠狠的瞪了一眼，遂自拚死縱身而出。

白衣人冷冷一笑，正要騰身追趕，却被身旁的戚繼光一伸手抓住了衣服。

只聽他道：「壯士莫追！」

白衣人回過頭來，衆人這才看清了來人，長眉星目，鼻直口方，竟是一個二十五六的少年人物。

戚繼光上前一步，緊緊的握住少年一隻手，道：「如非俠士見義勇爲，戚某險喪刺客之手，俠士眞乃戚某活命的大恩人，恩人請上，受我一拜！」

說拜就拜，這位統帥大軍的將軍，當着數千子弟軍前，竟然向着白衣人冉冉拜下。

白衣人驚呼道：「不敢——」

右手微探，戚參將只覺得胸前一股莫名的潛力，深深的向前一俯間，居然使他彎腰不下，當下頓時大吃一驚，深深地折服於白衣少年的傑出玄功之下！

三軍高呼聲中，將台上一羣將弁，紛紛趨前向主將問安，戚繼光走上去，拉住了白衣少年一隻手，道：「恩人，你同我來！」

白衣少年後退一步，欠身道：「小民豈能與大人同行？」

戚繼光道：「俠士何出此言?來!來……我要當衆表揚壯士的義舉……」

白衣人目射精光，說道：「路見不平，不能居功！」

戚繼光打量着對方這個少年，深深的關愛着道：「……那麼容我據實轉奏今上，保舉俠士你一份功名——」

白衣人惶恐的後退，抱拳道：「在下更不敢當了！」

戚繼光道：「俠士大名是……」

白衣人低頭道：「在下冼星寒！」

「冼大俠！」戚繼光一挑姆指，道：「好！我此刻正在整軍選將，以備抗倭，冼大俠具有如此身手，正可助我一臂之力！」

冼星寒霍地抬頭道：「小民正有此心，但是却不耐於拘身於軍帳之中！」

戚繼光手摸下巴道：「這個……」

冼星寒欠身朗聲道：「小民不辭百里而至，正有緊急軍情，要面稟將軍！」

戚繼光一驚，道：「冼大俠請說當面！」

冼星寒躬身道：「日昨倭寇已經登陸於『奉化』，該處守備兵力不足千人，將軍宜及早解救！」

戚繼光後退一步，道：「此言當眞?」

冼星寒道：「小民親目所睹！」

戚繼光頻頻點首道：「如非俠士示警，我還不知道……我卽刻出軍去奉化便是——」

說到此，目光一轉，又說道：「至於這班刺客，是……」

冼星寒道：「刺客是盤據在『大田鎭』的海盜

汪直所差，先前逃走之紅衣刺客，正是汪直之子汪傲，以小民忖想，此股海盜當係配合倭寇行動，不久當會向台州下手，將軍務請爲國珍重——」

戚繼光呆了一呆，吶吶道：「洗大俠一言驚醒夢中人，我知道了！」

洗星寒抱拳道：「如此小民告辭！」

戚繼光不覺虎目一酸，盪漾出一片淚光，道：「洗大俠人中之龍，既不耐處身軍帳，你我尚有後會之期否？」

白衣少年洗星寒，深深下拜道：「將軍抬愛，小民深感肺腑……當以所學武功，爲國効力，將軍血戰倭賊之時，小民當誓死以取倭賊首腦首級，以報將軍知遇之恩……」

戚繼光興奮的道：「洗大俠果能如此，則國家幸甚！」

洗星寒躬身道：「丈夫言出，駟馬難追，夜深風寒，將軍珍重！」

抱拳道了聲：「告辭——」但見他雙肩微搖，人影閃爍之間，已飛出五六丈外的將台上，緊接着拔身而起，活似騰空的巨鳥，已然落身於塲邊的刁斗之上。

夜空中，在數千官軍的注目之下，他第三次的拔起了身子，如同長烟划空，瞬即消失無影無踪！

× × ×

「大田鎭」自被汪氏父子盤踞以來，已成爲海盜，土匪的大本營，這裏雖有數千戶善良的居民，只是，稍微有點能力的人，也都走光了，那些無力走動的，也都深深閉門不出，生怕被海盜盯上了！給綁了票，這些傢伙，什麼都幹得出來，殺人簡直不當回事！

因爲如此，這昔日看來熱鬧的市街，如今可是蕭條得多了！

太陽不過剛剛下山，街上已不少行人。

那條鋪着青石板的「向上路」，過去是最熱鬧的了，可是今天看起來，却冷冷清清的！倒是頂頭的那一家「醉春樓」，仍然上了個滿座！

你也用不着奇怪，如果你去看看，就知道座中客十之八九都是些歪帶帽子斜瞪眼的傢伙，說穿了，這些傢伙都不是好東西，不是海盜就是鬍子（土匪）！他們出手闊綽得很，吃，喝，玩，樂無所不來！

「醉春樓」後院是「公平客棧」，這兩家買賣，原是一家店東，如今，客棧也住滿了人。

店主人劉胖子，照說應該很高興了吧！其實却不然，整天看見他愁着臉，見人就嘆氣，搖頭，你不找他說話，他就跟啞巴差不多……

黃昏時分，「醉春樓」外的酒旗子，照舊的飄酒着，和煦的春風吹得人醉醺醺的。

酒館前面拴着十來匹牲口，有黑的，白的，黃的……這些牲口也都像主人一樣毫不講理似的，一個個吃得又肥又壯，都長了膘子。

一聲淸晰的馬嘶聲，拐角處步出了一匹全身黑毛，油光水亮的駿馬！

馬上客——洗星寒，臉色微現憔悴，他已經三日夜沒有闔過眼了。

爲了刺探前敵軍情，倭寇的動向，他仗着胯下的「烏雲追風千里馬」，來回於沿海縣府之間，如今，眼看着戚繼光的步軍開到了「奉化」，他才算鬆下了一口氣！

現在，他轉回到「大田」來，先要鬆一口氣，然後再設法處理眼前這批遠比倭寇更可恨的中國海盜！

黑馬在醉香樓前面自動的停了下來。

洗星寒翻身下了馬，伸手拍了一下馬屁股，那匹黑馬自動的步向馬槽！羣馬紛紛迴避兩側，黑馬也就老實不客氣的居中而站，低首大嚼起來！

食堂裏亂哄哄的坐滿了人，呼盧喝雉，亂成一團，穿着各式色彩怪樣衣服的這幫子盜匪，一副唯我獨尊，目中無人的樣子，笑聲，叫聲，喝罵聲，亂糟糟的吵成一片，令人難以卒聽！

當然，像洗星寒如此一個平常人走進來，是絲毫也不會引起任何人注意的。

他穿身在人羣裏，一直走到了最裏面，靠着牆角的位子上坐了下來，向酒保點了一壺酒，兩樣普通的菜，就不再說什麼話！

只是，他那隱隱含着憤恨，仇視的一雙瞳子，却靈活的運轉着，細細的觀查着在塲的每一個人。

也許在他的眼睛裏，這幫子人都是他下手洩憤的對象，由於他本人不可思議；難以理解的「月圓狂症」，使他連番的犯了瀰天大罪，這些喪失人性的瘋狂罪惡，其實並非是他本意……因此，在他隨着月亮的殘缺，而心情平靜，回復到眞實的自我之後，也就更加重了他內心的沉痛——一種無可言喻的內心罪惡感！

這樣，他不得不盡其所能，在下次的月圓之前，儘量的作些有益人羣，甚至於國家的義舉！

在他的感覺裏，唯有如此，才能少贖於他本身的罪惡，他常常以救回的幾百條，或是更多的人命，來償還他病發時，下意識戳殺的一條人命！

內心矛盾的痛苦，無法向人表白的隱疾……使得他變得愈來愈陰沉了。

現在，他仔細的觀查着座上的這些人。

在他意識裏，這些個引狼入室的漢奸，殺人放

火的强盜，這比自己更可恨得多。

每當他目光掠過這些人的時候，腦海裏即浮現出一片刀光劍影，鮮血噴濺着，充滿了吶喊，垂死前的掙扎……這些虛無的幻景，都會激勵着他澎湃的熱血，提醒着他引劍稱一快的英雄俠士作風……

食堂的另一角——一個看來比他坐處更隱秘的地方，白木柱子，影遮住這個食客的半邊身子……

這個人，在春寒之夜，披着一襲紫色的披風，頭上戴着尖尖的風帽，帽子和披風連在一塊，僅僅露着他看來白皙的半邊臉，和一對黑而亮的眼睛。

洗星寒在注意着別人，這個人却注視着洗星寒，而且「目不交睫」。

由這人支在額前的那隻手看來，白白的，瘦瘦的，可以猜出來，她大概是個女人。

也許處身在盜匪當前的環境裏，她不得不如此的裝扮，爲的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洗星寒的目光，終於向這邊掃過來，兩個人的目光接觸到了一塊，那個人却慢慢的移視別方，現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整個食堂裏，空氣是忽然沉靜了下來……

洗星寒心中微微一動，移目看時，才覺出，衆人的目光，居然全都集中到自己的身上來了。

食堂正中的桌上，顯然出現了幾個首腦級的人物，一共是三個人，一個是身材矮壯，瞎了一隻眼的獨眼漢子，這人上身十字形的披着一塊京緞，其上滿插着兩列飛刀。

獨眼漢子左面，是一個瘦高身材，生就吊客臉，獐頭鼠目的傢伙，在這人右首，却是一個銀髮披散的紅衣老者。

洗星寒對於前二人，倒是不十分重視，唯獨發現到這個銀髮老人，心裏不禁暗吃一驚。

他打量着這個紅衣老者，約在六七旬之間，赤紅的一張圓臉，面若重棗，兩團紅眉，向上聳立着，看上去，就像是燃燒着的兩團火燄也似的。

這老人大概五尺不到的身材，矮壯的身軀上，懸掛着各式金珠飾物，十根粗短的手指上，更是戴滿了珠寶戒指，看過去，簡直是不倫不類。

他也和其他人一樣的，注視着洗星寒，但是臉色上却是一副輕視自傲的表情。

洗星寒認定了一場糾紛，在所難免，他技高胆大，倒也不懼，只是這紅衣銀髮老者，看來顯然是一個勁敵，倒是不可掉以輕心。

把一切都看到眼中之後，洗星寒面不更色的自斟了一杯酒，就唇低飲——

就在這個時候，那正中座上的紅衣老人，伸出滿戴着各色戒指的一隻短手，遙遙的向着洗星寒指了一下。

隣座上立時就站出了兩個揹刀的大漢，兩個人一樣的長相，閃着紅光的臉上，留滿了鬍子。

這兩個人一直走過來，就在洗星寒面前不遠，站下來，二人一人穿黑，一人穿白，往那裏一站，活像是一對無常鬼，又像是兩個門神似的。

穿黑衣服的那個人嘿嘿怪笑着，伸出兩根手指頭，好像要挖人眼睛的那副樣子，向洗星寒一指，冷聲道：「小夥子，你好大的胆……前幾天我們去的人，都害在了你小子手裏了是不是？」

洗星寒理也不理，正眼都不瞧他一眼。

黑衣大漢一挑濃眉，厲叱道：「呔——你小子耳朵聾了是不是？」

他身旁那個白衣大個子，一抬手「嗆啷」一聲，由背後亮出了刀來，正要頓足撲上。

就在這一剎那，洗星寒驀地一抬頭，帶着一聲低沉的冷笑，右手霍地向外一翻，半杯殘酒，化成了一片水箭，劈頭蓋臉向着二人潑了過去。

休要小看了他這一手，以他那身內功眞力，即使是借諸水酒，也足能傷人於百步內外。

銀色的水箭向外一翻，黑、白二漢子，那裏會料到對方有此一手？再想閃躲，已是無及。

當時水光一閃，二漢子驀地暴喊了一聲，翻身向後直倒了下去。

由於二人身體太大，猝然倒下去，勢子又是如此的猛，一時砸倒在另一桌上，連人帶桌子，嘩啦啦倒了滿地！

舉座震驚中，再看黑白二漢子，滿臉鮮血淋漓，居然一時都岔過了氣去。

這一手功夫，就算你不諳內功的人，也足以心驚胆戰，更何況在座頗多是個中高手。

羣相驚亂之中，正中座上三個人，幾乎同時挺身站起來，其中那個獨眼漢子，正要騰身撲上來，却被身旁的銀髮老人一把抓住。

獨眼漢子怒聲叫道：「放手，讓我剁了這個小子！」

銀髮老人鼻子裏輕輕的哼了一聲，暫時沒有答理身邊的同伴，却慢慢的離座步出。

顯然，此老是在塲的一個頭子。

大家的眼睛，全盯着他，倒要看看他如何的來對付這個打傷同僚的敵人。

洗星寒見對方這個銀髮老人離座而出，心中倒不得不防他一手，當下暗中提貫眞力，貫注入手中的雙箸之內。

就見那銀髮老人一直走到倒地的黑白二人身前，站住了脚，彎下腰來。

他伸出一隻手，輕輕的翻看了一下二人的眼睛，頓時面上現出驚悸之色。

原來地上黑白二人，被冼星寒方才的杯酒澆潑之下，非但滿臉濺血，竟然雙目全瞎，整個臉上的肉，形若蜂巢一般的，全都翻了過來，形成了一片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銀髮老人一面連聲的冷笑着，一面却探手入懷內，摸出了一個扁形的金匣子。

打開匣子，其內是淡紅色的粉末，他伸出留有指甲的小手指頭，挑了些，向着二人臉上，各洒了少許。

黑、白二漢子，立時像殺猪也似的，狂叫了起來。

冼星寒不禁心內一動，却不知這老兒此舉有何意，就在這時，耳邊忽然响起了一個女子的口音，說道：「這個老人名叫徐海，外號人稱『東海人王』，他最厲害的武功，是『血手印』，你可要注意了——」

語若游絲，只是吐音清晰，每一個字都傳到了冼星寒的耳中。

以冼星寒的內功造詣，自然一聽即知對方是以「傳音入秘」的功力，向自己暗通消息。

他的眼光，立時向着默坐在另一個角落裏；那個身着披風的女人看過去。

目光一交接，那個身着披風的；而藏臉於風帽之內的女人，似乎向着他微微點了一下頭，却把頭又轉倒了另一邊去了。

冼星寒暗驚於對方一介弱女子，竟然有此玄奧武功，頓時大生敬仰之心，只是眼前，却不便多說什麼。

他目光再回到正前方，不禁大吃了一驚。

原來先前被自己酒箭擊倒的兩個大漢，因爲「東海人王」徐海强洒了少許的藥末之後，不過是片刻的光景，二人連頭帶頸，整個的半個身子，已然化成了一灘膿血，而且看上去，膿化的趨勢，仍然繼續的向下蔓延着。

在場衆寇，或許早已目睹過徐海這種生化袍澤的作風，眼看着如此的殘狀，竟然沒有一個面生同情的，一個個直眉瞪眼的看着，不發一語。

「東海人王」徐海想是不耐久等，向後退了一步，大喝一聲道：「拖出去！」

這時就有人拉着兩人的殘屍，快步出門，好像生怕被屍身上的膿血沾着了一點似的。

冼星寒久仰「徐海」其人，得知他是一個有名的海盜頭子，昔日在江湖黑道上，已經是久具惡名，自從改作海盜之後，勢力大展。

目前這「東海人王」徐海的權威，已不下於汪直父子，此番集結在大田，顯然是聯合汪氏父子外引倭寇，以圖大舉了。

這時，徐海那雙怒凸的眸子，上下打量着冼星寒，冷冷一笑道：「小子，想不到你手底下居然還會有這麼好的功夫，我倒是小瞧了你了。」

冼星寒冷笑一聲，注目不語。

徐海幌着身子，慢慢欺近到冼星寒身前，站住道：「朋友，你貴姓！」

冼星寒冷聲道：「不必多問，徐當家的，有什麼手段你儘管施出來就是了，姓冼的決不含糊。」

「東海人王」徐海，宏聲大笑了一聲，聲震屋瓦。

笑聲一頓，他怒聲道：「眞有你的，冼朋友，這麼些年來，還沒有看見過敢在我徐海面前咬牙叫字號的……」

說到這裏，他伸手拉了一張椅，大馬金刀的在冼星寒身邊坐了下來。

抬了一下手，才說道：「小二，快上菜，要好的。」

跑堂的堂倌，連聲的答應着，趕忙的向裏面跑去。

徐海展動着他風乾橘子皮也似的一張紅臉，嘿嘿低笑了一聲，道：「你先放下心，我徐海最敬重的是手底下有眞功夫的朋友，死個把子人，不算回事。」

跑堂的狗顚屁股的上了一大盤子「紅燒海參」，倒不是菜上得快，這盤子菜，本來是要上到中間桌子上的，現在不過是換了地方而已。

「東海人王」徐海拿起筷子夾了一塊，也不管燙也不燙，往嘴裏一塞，唏哩呼嚕一陣子响，已經嚥到了肚子裏，然後他端起冼星寒的酒壺，張嘴倒了一口酒，咕嚕！一聲，也嚥了一下，吃相可够瞧的！

然後，他這才側過臉來，冷冷一笑道：「冼朋友，我有個條件，你想一下！」

放下了酒壺，他用小手指的指甲，刮了一下手，大聲的道：「你殺了我們兩個人，沒關係，只要你投身跟了我，非但前罪不論，而且，我還可以分給你一個島，你就是島上的王，我徐海是大王，你就是二王……怎麼樣？」

冼星寒道：「不怎麼樣！」

徐海頓時面色一沉，道：「你要是不答應，也容易，剛才那兩個人的死狀，你也看見了，我打傷了你以後，就用剛才那個法子活活的擺制你！」

冼星寒冷冷一笑道：「只怕未必！」

說話之間，先時與徐海同桌的那兩個人，霍地

站了起來，其中那個獨眼漢子，厲聲喝叫道：「頭兒！何必與他囉嗦，這小子交給我，管保叫他有得好看！」

「東海人王」徐海，目向冼星寒一笑道：「我這兄弟，人稱『獨眼霹靂』，你可得提防着他一點兒！」

這句話似乎給那獨眼矮漢子一種鼓勵似的，只聽他大吼了一聲，抬手踢脚，一連弄倒了四五張桌子，在空出來的場地之中一站。

只見他雙手插腰的大聲喝叱道：「他娘的，什麼東西，滾過來！」

衆人一看要打架了，頓時各自退後空出了一片地方。

那個稱「獨眼霹靂」的漢子，姓雷單名一個「風」字，原是散在島上的一個海盜頭子，和他同座的那個吊客般的瘦子，人稱「活無常」荆玉山，同是佔島爲王，殺人不眨眼的惡徒。

這兩個人後來被「東海人王」徐海吸收到了手下，徐海的勢力，由是大展，才足以與汪直父子抗衡。

眼前的情形，分明是雷、荆二人深深不以徐海爲然，彼此一商量之下，要先殺冼星寒洩憤。

「獨眼霹靂」雷風這時自丹田猛提了一口氣，刹時之間，全身通紅腫脹。

他伸出一隻粗壯的手，向着冼星寒招了一下道：「小子你這裏來！」

「東海人王」徐海其實正合心意，雷、荆二人，雖是隸屬手下同夥，但是對於他來說，很有點尾大不掉的意思，二人素日之跋扈，已使得徐海深深忌諱。

這時，眼看着他二人主動的向冼星寒挑戰，正落得坐山觀虎鬥，看他們到底誰勝誰負。

他這裏打着如意的算盤，哈哈一笑道：「雷老二還是那副火雷脾氣，一點也沒改！」

說罷，轉目看向冼星寒道：「我那雷兄弟的『火雷金豹掌』已有十分的火候，看來你是自討苦吃了。」

冼星寒慢慢站起，冷冷的道：「多謝徐當家的開導，等在下會過了你這二位兄弟，再回頭向你請教！」

說罷，離座向着食堂正中走去。

衆人的目光，也不禁跟隨着他邁動的身子，一步步向前移動。

先時叫囂混亂的情形，全然無存，現場靜得聽不見一個人咳嗽的聲音。

冼星寒一直走到了「獨眼霹靂」雷風對面，站住脚，冷冷一笑道：「請教大名！」

雷風一挺肚子，用着道地的河南土音道：「你爺爺雷風，小子，今天我叫你逃不過我三巴掌。」

大手一舉，其紅如火，看過去亦像是一隻新蒸透的熊掌一般無二。

衆人目睹着二當家的如此神武，俱都爆雷般的喝了聲采。

全場大笑中，倒只有「東海人王」徐海面色絲毫也不曾變容。

在卽將動手的一場開打中，他早已料定了勝負，只是能借着冼星寒的手，把雷風，荆玉山這兩根眼中釘除去，自然是再好也不過，是以從容觀變。

就見正中的冼星寒冷冷一笑的道：「原來是雷二當家的，小可倒有意先接你三巴掌，只怕你不敢打！」

「獨眼霹靂」雷風一怔，道：「你怎麼說！」

冼星寒道：「我看雷二當家的手掌發腫，大概不打人是不行了，小可有一提議，不知二當家的意下如何？」

雷風不耐的道：「你奶奶的只管說吧，刀山劍樹，姓雷的絕不含糊！」

冼星寒點點頭道：「這樣就好……小可建議，你我各以三掌分勝負，你意如何！」

雷風道：「好——」

冼星寒冷笑道：「這三巴掌要是不讓二當家的你先打，只怕你就打不成了——」

當下左足向前跨出一步，面色從容的說道：「請！」

雷風見狀，仰頭大笑，聲震屋瓦。

他這「火雷金豹掌」遠近皆知，能够一掌生斃一頭蠻牛，况乎眼前有三掌的機會，而且是只打人，而不愁人家還手。

這個賬他怎麼算怎麼划得來，是以忍不住發出了狂笑之聲，笑聲一頓，錯齒出聲道：「好！你爺爺本來想先接你三掌的，難得你小子還知道長幼的規矩，這麼說，你爺爺可就不客氣了！」

他說話的時候，冼星寒可也曾注意到先時與自己暗中傳音的那個女人，這時慢慢離座而起，向着這邊走過來。

她仍然戴着那頂連着披風的風帽，只見她半面清秀的輪廓，却難以窺其廬山面目！

冼星寒心料其必有所爲，只是她既對自己並無惡意，也就不必防她！

這些，不過是轉念之間的事。

再看當前的「獨眼霹靂」雷風，正自在調運着氣機，一張臉，幾乎變成了猪肝顏色。

冼星寒跟隨「天南叟」燕子青，學成燕老人不

傳之「金皮鼓混元一氣功」，這種功力，早已失傳江湖武林久矣！

他自信對方雷風，在自己如此功力之下，只怕討不了什麼好，倒也不慌不忙。

場外，那個披披風的女人，已自在注視着他，豈止是她一個人，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視着他！

「獨眼霹靂」雷風大概是功力運轉得差不多了，拖着一雙蒲扇般的大手，像是有點不勝負荷的樣子！

他緩緩的抬起右手，嘿嘿冷笑道：「小子，這可是你自己找死，爺爺這第一掌，名『開天雷』！我要震碎了你的心肝五臟！」

說到此，身子霍地向下一矮，赤紅的右掌只用了五成的功力，向着洗星寒的胸前拍去！

洗星寒當然明白他的意思，眞正厲害的掌力，一掌就足够了，自然不需要三下子，眼前這個雷風，倒並非是一個毫無機心的傻子，看情形，他這第一掌，分明是在投石問路，有意試探自己的功力！

心裏這麼一轉，洗星寒也就將計就計，當下暗斂眞力，只把一口眞氣提在胸前，護住了前胸要害處。

看過去，的確不太過癮。

只聽見「波！」的一聲，雷風的掌像是拍在了一張洩了氣的破皮筏子上面一樣的，說硬不硬，說軟嗎又不太軟，還似乎帶點兒彈勁！

掌勢一出，雷風腳下禁不住後退了一步！

雷風心知自己遇見了厲害的高手，可是倒沒有想到對方是如何的高法！

他第二次運氣，雙掌同時遞出，這一次可是運出了十成的功力，大吼一聲，兩隻赤紅的粗手，雙雙奔向洗星寒兩處肋骨上打過來！

雙方言明，以三掌分勝負，雷風此刻雙掌同出，正說明了此人厲害的程度！

他要在這一擊之下，立時要對方斷命掌下，那裏知道洗星寒這種「金皮鼓」功力的厲害（前文已有敘述）。

只聽得碰然一聲大响，緊接着，另有一陣喨吧細响之聲。

雷風的身子，不曾倒彈出去！

只是他那伸出的一雙手，就像是麵人兒似的，眼看着曲扭成了一團，像是兩條緊縮的「鼠」也似的！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雙手連帶着上臂下腕，那麼長的兩根骨頭，居然一點點也看不出來，藏到那裏去了？

再看看他那一張臉，一刹那，却由紫紅轉變成了一片鐵青。

當他痛澈心肺般的張開口時，滿嘴的牙齒，居然像豆子似的一顆顆的掉了下來。

張着滿嘴鮮血的大嘴，他猛嘯着，倒身在地上了。

現場一陣大亂，立時跑來兩個人想去攙扶他，可是，手方觸及，那雷風却像殺猪般的怪叫了起來了。

面前人影一閃，「東海人王」徐海和「活無常」荆玉山雙雙出現眼前！

「活無常」荆玉山尖叱了一聲，阻止着攙扶的二人道：「不要動他！」

說着，他親自走過去，低頭看了看，由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冷氣，打脊椎骨起，全身一陣戰抖！

他看見雷風的兩隻手；連同着一雙大臂，其內骨條，竟然全然寸碎，破碎的骨磕子，刺穿了肌膚，有的都穿出肌膚之外……一片青紫血糊，那樣子簡直慘不忍睹！

「獨眼霹靂」雷風，掙扎着大概還想說什麼，只是嘴裏的牙，已經全都震掉完了，痲木的舌橋……含糊的語音，也不知他是在說些什麼，反正沒說幾句，就昏死了過去！

現場這群無惡不作的傢伙，第一次遇見了比他們更辣手，更厲害的人，一個個嚇得面無人色，呆若木鷄！

「活無常」荆玉山看了半天，霍地回過臉來，怒視着「東海人王」徐海，冷冷一笑道：「當家的，你說，咱們該怎麼辦？」

「東海人王」徐海陰晴不定的臉色，使人難以窺出他內心的喜怒。

他只看了洗星寒一眼，又冷冷一笑道：「洗朋友，如果我老頭子老眼不花的話，足下這一手功夫，可是失傳武林的『金皮鼓』——？」

這麼一說，洗星寒倒是怔住了。

因爲知道這種功夫的人，江湖上可說是寥若晨星，想不到居然被他一眼看破，由此可知，這個老兒，實在也是一個厲害，不可輕視的人物了。

他當時微微一笑，並不正面答覆。

「東海人王」徐海後退一步，注目着「活無常」荆玉山說道：「玉山，我看這個架你也不要再打了！」

「活無常」荆玉山一豎吊客眉，厲聲道：「怎麼說！」

徐海冷笑道：「你不是他的敵手——」

荆玉山蒼白的面色，驀地一紅，當着手下這麼多兄弟，竟然頭兒如此奚落，這個臉自然有些下不來！

他爲人奸詐，頗富機智，一轉念之間，忽然明白了徐海的用心！

當下暗暗冷笑了一下，退後一步道：「兄弟要看大哥怎麼爲二當家的報仇！」

「東海人王」徐海不料爲對方看破了心機，不禁面色一紅，好在他的臉原本已經够紅的了，再加上點顏色，反正也看不出來。

眼前這個情形，他看得很清楚，即使促使荆玉山出手，最終自己還是一樣得出頭，倒不如放得大方一點，見機行事的好！

對手面前這個姓「洗」的少年，他是打心眼裏存着三分忌憚，當下試探着先拿話點他一下。

徐海回過頭來，看着洗星寒，道：「洗朋友，戚繼光給了你多少錢？你這麼爲他賣命？」

洗星寒冷峻的目光，逼視着他，哼了一聲道：「戚將軍分文不付，洗某人更是寸草不沾。」

徐海哈哈一笑道：「老夫不是引誘你，怎麼樣，二十萬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吧？」說罷伸出雙手嘻嘻笑道：「洗朋友，你看看徐某手指上這些戒指……那一枚也是價值連城……你看！」他指着中間的那一枚道：「這是天竺『貓兒眼』的……這一個是暹邏『寒山翠』……」又指着另一枚五彩奇光的道：「……這是外國叫什麼『金鋼鑽』的……」

洗星寒見他十指上幾乎每一根手指都戴滿了，心忖着他這麼一一的炫耀着必有用心！

一念未完，就見在他姆指按摩之下，正中那枚奇光燦爛的戒指忽然「卡！」地响了一聲，由其內「噴珠濺玉」般的爆出了千點銀虹，有若牛毛般地，直向着洗星寒沒頭蓋臉而來！

同時，那徐海猛笑了聲，疾叱道：「打吧！」一雙大手，箕開着，直向着洗星寒「咽喉」「氣海」兩處穴道上拿來！

這一手果然厲害，若非洗星寒內心早已有了準備，只怕就會着了他的道兒！

眼前情形，却也是險到了極點。

洗星寒一聲叱道：「好——」整個身子霍地向後就倒，施了一招「蜉蝣戲水」，單單憑着足尖一點之力，整個身子如同風車般的打了個轉兒！

儘管如此，却也覺得左臂一陣刺痛，像是着了幾粒那些不知名的暗器，頓時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

值此千鈞一髮，徐海的一對「血手印」雙雙拿空，這老兒厲吼一聲，右手第二次向外探出，空中發出「波」地一聲脆响！

像是變西洋戲法兒似的，空中出了一團淡紅顏色，手掌形狀的彩煙，奇快若電的向洗星寒身上撲去。洗星寒這時身子已疾旋而起，那空中的紅色手印差一點打中，划身而過，落地遂即無影無踪。

徐海見飛針，血手印兩番失利，不禁怔了一下，大吼一聲，騰身而起。

他起身空中的身子，活似一個長毛的猿猴，再次撲向洗星寒，後者却也正好發動了攻勢，於是乎成了對撲之勢！

二人在空中的身子，乍一交接，像是一雙振翅在空中交鬥的飛鷹——

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人也難以看清楚他們兩人是如何出的手，在凌厲的滾翻之中，雙方好像都出了三四招，緊接着墜落地面。「東海人王」徐海身子一落地，通！通！通！一連後退了幾步。

只見他雙手在胸前按動了一下，一張嘴「哧！」地噴出了一口鮮血。

洗星寒却覺出左面肩頭，先前爲暗器所中之處，一片火熱痲辣，他眉頭微皺，正要回身查看，此一瞬間，但覺得左後方，一股疾銳的風力，猛襲而至。

人聲一陣喧嘩，但見「活無常」荆玉山，電光的「萬字奪」！猛劈而至！

洗星寒冷笑着一起左臂，猛可裏覺出大臂酸痲不堪，竟然是不堪着力。

而眼前之勢，已不容再作任何閃躲攻守的防式，眼看着荆玉山這一「萬字奪」已經招呼上了。

千鈞一髮之間，似覺出人群邊沿那個披着風帽的女子，一隻素手向外虛按了一下！

除了在場內的洗星寒一望即知，在場任何人誰也沒有看清是怎麼回事！

大家本來看準了洗星寒是死實了，可是不知怎麼一來，那荆玉山却像撞在了一面無形的軟牆上似的，只聽得「碰！」地一聲大响。

「活無常」荆玉山，去勢快，回來得也快，但聞得乒乓一陣亂响，荆無常反倒震摔而出，重重的摔倒在地，噹啷！一下子，手裏的「萬字奪」也撒出了手。

他在地上打了個旋風，正要翻身躍起，面前人影一閃，洗星寒已同貓捕鼠般的到了他面前。

荆玉山挺身方坐起一半，却被洗星寒一伸腿，踢翻在地，並且實實地踩在了胸上！

隨着洗星寒翻起的右手，一口冷氣森森的長劍已抵住了他的咽喉之上。

荆玉山打了個哆嗦，張口無言！

是時，全堂大亂，爭相的奪門而出！

洗星寒這時只覺得左面臂上，其熱如火，而其迅速的已沾染全身，他預計着傷勢不輕。

心中一恨，手下也就不再留情，只聽荆玉山哆

嗦的口音道：「冼大俠！」

「饒命」二字還未道出，冼星寒的長劍，秋水長虹般地已經掃了過去！

劍尖由他喉結處劃過去，怒血狂竄而起，「活無常」荆玉山爲惡半生，就此一命嗚呼！

冼星寒緩緩收回了劍，忽然想到了對方的首領「東海人王」徐海其人，何不一併除了去，以絕後患！

當下急忙找尋，四處觀望之下，非但徐海其人已無影踪，就連方才那位暗助自己一臂的女子，此刻也失去了影踪！

現場衆盜眼看着三個頭兒，先後都折在了冼星寒手裏，一時俱都噤若寒蟬，那裏還敢自尋死路，一個個都離座而出，轉眼之間，逃走一空。

冼星寒勉强坐定了身子，只覺得左肩後，痲疼不堪，而隱隱有向上蔓延之勢！心忖着那不知名的細小暗器一定是徐海特別設置，也許其上餵有劇毒，也未可知！

當下離座而起，店內夥計驚看着他，不敢說一句話！

冼星寒放下了一塊銀子，道：「打碎了你們不少東西，就算賠你們的！」

夥計彎着腰，大聲的道了謝！

冼星寒道：「我要在這裏住幾天，外面那匹黑馬是我的，你們好好給我照顧！」

說完，向後院找房子去！

解語慰檀郎

午夜時分——

海風長驅直入，咆哮着在空中肆威，滾騰……呼嘯……有如萬馬奔騰！

床前的那盞羊脂燈，在透過窗縫吹進的寒風裏，曲，扭，伸，縮，婆娑的搖着，有好幾次都要熄滅了，却又伸吐着再生的火花，象徵着一個不屈于現實的堅强生命，在滿佈荆棘，崎嶇不平的風塵道上，掙扎打滾，以求生存！

他覺得全身奇熱難熬，咽喉燥熱，似乎都要乾竭了，于是直覺而含糊的道：「水……水……」

一隻手遞過了杯子，冼星寒眼也不睜，當杯子近他嘴邊時，也糊裏糊塗的就喝了起來。

耳邊响起一個女子的口音，那在嬌柔動聽的語氣，像是一個大姐姐對待小弟弟似的。

她說：「少喝一點！你其實不能喝水的！」

冼星寒皺了一下眉，陡地吃了一驚，刹時間睡意全消的睜開了眼睛——

簡直是難以置信的事——眼前，多了一個女人了！

而且，這個女人分明正在照顧自己……一隻嫩藕般的素手，輕輕地攀在自己肩後，另一隻手，托着一個粗瓷的茶碗，正在餵自己喝水！

冼星寒頓時一驚道：「妳是——？」

那女人慢慢放下了茶碗，又輕輕的托着他的身子睡下去，然後退後了兩步，才道：「我姓費叫亮君……你不會認識我的，我們是第一次見面！」

冼星寒由暗淡的燈光裏，打量着她，對方少女別具一種凡世上難以尋覓的淸艷冰寒氣質！

對于女人，冼星寒由內心起，就有一種愧疚，不敢親近的心理，他覺得自己虧負她們太多太多！

一時之間，他看着她，無言以對。

費亮君用着那雙明銳的眼睛，看着他，輕輕的道：「你不認識我了。我們見過面……」

冼星寒怔了一下，勉强的坐起來，說道：「妳是……？」

費亮君一笑，伸手把領後的風帽拉起來，往頭上一戴，冼星寒立時恍然大悟道：「哦——」

「你才看出來——」費亮君又把帽子摘下來，她淺淺一笑道：「一個女人在江湖上走動，太不適宜了，所以我總是小心一點才好……」

冼星寒感激的抱了一下拳，道：「日間如非姑娘暗中相助，在下只怕已遭不測……」

費亮君搖搖頭道：「你不要謝我，那是你自己武功好，說良心話，自從我步入江湖以來，你是我所見武功最高的一位……」

她那雙明銳的眸子，吐露着坦誠，欸欸的道：「而且，你是一個心懷大義，爲國爲民的俠士……我很佩服你，也决定以後步你後塵！」

冼星寒慢慢的垂下頭，一言不發！

又敢說什麼呢，心裏的苦楚，只有自己才知道，又能向誰傾訴？

費亮君緩緩走到了牀前，道：「我白天很留意你的身手，你的武功可是『天一門』的？」

冼星寒一驚，道：「妳怎麼知道？」

費亮君道：「我當然知道，天一門是武林先創，可是聽師父說，近三四代以來，由於枝葉不茂，後進無人，是以門下弟子愈來愈少，江湖上已是鳳毛麟角，能够見到一個，已是很不容易了！」

這番話，倒使得冼星寒內心感到由衷的欽佩！

他不覺奇怪的；打量了一下她，對方冰秀直率的面頰上，流露出的是一種「不染纖塵」和「涉世未深」……

猜不透她是什麼來路，冼星寒垂下頭，含有內愧的語意，頓了一下，道：「費姑娘見識過人……在下正是『天一門』第七代傳人！」

費亮君面上閃出來一種難捺的喜悅，她上前一步，道：「你看，我沒有猜錯吧，這麼說，燕子青燕老前輩可是你的師尊？」

冼星寒抬起頭，口中吶吶的說道：「是……不是……」

他眸子裏閃爍着滾滾的淚光，若非一意的壓制和忍耐着，幾乎要滾落下來！

費亮君不禁怔了一下道：「你……怎麼啦？」

冼星寒慢慢的閉上眼睛，道：「費姑娘妳觸及了我的痛傷，是以難捺內心的傷感！」

費亮君作了個「同情」的關懷，柔聲說道：「我……」

冼星寒道：「如果我說出來，也許妳會輕視我……掉頭而去……」長嘆一聲，道：「那樣也好！」

「怎麼會呢！」費亮君窘笑了一下，道：「你不知道，我已經偸偸的跟了你好幾天了……這幾天你快馬奔馳于奉化與台州之間……」

一口氣說到這裏，她低頭一笑，直率的又接下去道：「……甚至于你到戚將軍的校場去我都知道，你已經是我心裏要追隨的一個大英雄了！」

冼星寒冷冷一笑，道：「我是天一門的棄徒……是一個被逐師門的弟子！」

費亮君不禁怔了一下，惶聲問道：「這……這爲什麼？」

冼星寒正視着她道：「而且，我也沒有什麼值得妳效法的地方……聽妳口氣，妳大概剛出師門未久，是一個涉世不深的女孩子……風塵中的險惡，妳還不淸楚……也不要這麼容易就崇拜一個人！」

他一口氣說了這麼多，却情不自禁的又皺了一下眉，鼻子裏「哼！」了一聲！

費亮君忽然警覺的一笑道：「你看看，多說話傷口又痛了吧？」

她走過去俯在他肩頭上，輕輕用手指撥看了一下，「嘖！」了一聲道：「……眞是的！」

冼星寒忽然記起來，嘆道：「要不要緊？」

費亮君退身，搖搖頭道：「現在已不要緊了，剛開始的時間，却是駭人得很！」

冼星寒看了她一眼，不用說她早就來了，看樣子，剛才自己傷勢發作時，也許昏迷不省人事，多虧有了她……

這麼一想，也就不便下逐客令，心裏着實地有一番感愧！

費亮君道：「你所中的，乃是『東海人王』徐海的獨門暗器『攝魂飛針』，上面染有劇毒，中人必死！」

冼星寒一怔，道：「那麼姑娘妳又何以能解救於我？」

費亮君道：「我有解藥！」

頓了一下，她又問道：「你知不知道有一種叫『百崔散』的藥？」

冼星寒點點頭道：「知道！」

「我有——」說着她探手取出一隻白木的長形瓶子，在他眼前晃了一下，又收到了錦囊之內！

冼星寒心中暗吃一驚，對于她的身份，大概的瞭解了七成，當下慢慢的道：「這麼說，姑娘是來自『琥珀宮』的人了？」

費亮君道：「你眞有見識！」

冼星寒道：「燈婆婆是妳什麼人？」

「噢！」費亮君打量着他道：「你知道還眞不少呢！」

冼星寒道：「燈婆婆名滿天下，稍具武林經驗的人，豈有不識之理？」

費亮君吶吶道：「原來這樣……我一直都以爲她沒有什麼了不起，一天到晚只知道在家裏擦那些燈……把人都給煩死了……」

冼星寒道：「這麼說，姑娘是她老人家的弟子了！」

費亮君道：「就算是吧！」

冼星寒抱拳道：「失敬！」

費亮君道：「你說得不錯，這是我第一次行走江湖……我什麼都不懂……」

說到這裏，她在床邊位子上坐了下來，一雙明澈的眼睛，注視着冼星寒，一笑道：「你看看，我們已經認識了很久，我只知道你姓冼，却不知道你叫什麼？」

笑得很俏皮，也很天眞，尤其是她說話的口氣，一點也不做作，有什麼說什麼，這麼純樸直率的姑娘，江湖已經很少見了。

冼星寒精射的目光，洞悉着她，費亮君忸怩了一下道：「我是在問你的大名哩！」

「冼星寒！」冼星寒據實相告！

伸出一根指頭，在手心裏寫了一遍，她點點頭道：「我知道啦！」

說完，她揚了一下眉毛，銳利的眼光，透過了密髯的睫毛，直視向冼星寒的臉，微微一笑，道：「白天你動手打那幾個人，我心裏眞過癮，不過，不是我說你，我覺得你的心眞狠！」

「是麼？」冼星寒抬頭看着她。

費亮君道：「當然，就拿那個姓荆的來說，他已經向你討饒了，你爲什麼還要殺他……要是我就下不了這個手！」

冼星寒一笑不說，費亮君又道：「還有那個獨

眼的人，你應該一劍殺了他，可是你反倒不殺他，只把他兩隻手的骨頭全都震碎了，叫他活受罪，這又何苦？」

聽了她這些話，洗星寒倒忍不住微微的笑了！他說：「這是他們應該受的，對付什麼樣的人，就應該用什麼手段！」

費亮君一笑道：「我下山的時候，師父交給我的使命，要我去殺一個人，看起來，到時候還得請你帮忙呢！」

洗星寒抬起眼皮，道：「殺什麼人？」

費亮君冷冷一笑，道：「一個採花賊——粉骷髏！」

洗星寒倏地一呆，慢慢的垂下頭，道：「費姑娘，妳認識這個人麼？」

費亮君搖搖頭道：「哼！我會認識這種人！」

洗星寒道：「你找到了他麼？」

費亮君淡漠的又搖搖頭，過了一會兒，他才道：「我找遍了江南地方，却始終也找不到他……」冷冷一笑，又道：「只是，每到月圓的時候，他又會出現一下，去幹一件壞事，殺一個無辜的姑娘！」

她越說越有氣，白晳的秀臉上，瀰現了無比的怒容，銀牙緊緊地咬着。

洗星寒木訥般的看着她，張口無語。

苦笑了一下，他才吶吶的道：「也許他有不得已的苦楚，也不一定！」

「什麼不得已的苦楚？」

「費姑娘，妳可曾留意到，爲什麼他每次下手的時候，都是在月圓之夜？」

「這……」費亮君哼了一聲道：「大概是月圓的時候，情調比較合適他作壞事吧！」

才說到此，洗星寒眸子裏，泛出了一片怒火，像是幾乎要發作出來的樣子，却又臨時忍住。

搖了搖頭，苦笑一下，道：「費姑娘，我們作任何事，都不能說沒有理由……我以爲粉骷髏其人，與其說是一個色情狂的淫魔，毋寧說他是有某種隱疾……只是這種隱疾，鮮爲人知，自然便沒有人同情他了！」

費亮君霍地站起來道：「對于粉骷髏這個人，你知道多少？」

洗星寒呆了一下，漠漠的道：「我也許知道得比妳更少……」說這句話時，他想到了「當局者迷」四個字。

費亮君恨恨的坐下來道：「我還以爲你認識他呢！」

她似乎還在生氣，寒着臉道：「這種人，你爲什麼還要帮着他說話？」

洗星寒道：「我不曾帮他說話！」

冷冷一笑，他劍眉怒挑道：「事實上我還比費姑娘妳更恨他得多！」

這些話，不禁使得她有些迷糊了。

她笑了笑，說道：「我還以爲你會帮着他呢！也許你不是一個女人，一個女人，絕不會原諒這種人……」

洗星寒面色浮現出一片死灰……

費亮君冷笑，道：「有一天我見着了粉骷髏這個人，我就要問問他，如果有一個人這樣對付他的姐姐妹妹，他又作何感想？」

洗星寒苦笑了一下，抬起頭，長吁了一口氣。

費亮君看着他一笑，道：「算了，別談這件事了，我原來的話還沒有說完呢！爲了追粉骷髏這個人，我才一路跑到了這裏，發現了倭寇，又發現了你！」

洗星寒轉目向她，道：「費姑娘，這麼看起來，妳不失是一個維護正義的女俠客，我對妳應該刮目相視！」

費亮君挿口笑道：「算了，別捧我了，等我拿着了粉骷髏以後，你再捧我還不遲！」

洗星寒目閃精光道：「我只問妳，眼前的情形，妳以爲捉拿粉骷髏和對於倭寇，那一樣重要？」

呆了一下，費亮君說道：「當然是對付倭寇重要！」

「難得！」洗星寒冷冷一笑道：「既然如此，我希望妳暫時壓制下對于粉骷髏的那口憤世嫉俗之心，轉過來面對民族大義的一面！」

費亮君怔了一下，偏過頭想想，道：「你說得很有理由，好吧！我就聽你的！」

洗星寒道：「眼前倭寇由『宗設』率領的一夥，雖然在奉化登陸，可是我猜準了他們，不日一定會轉向台州這邊來！」

「眞的？」費亮君一驚道：「難怪台州這幾天風聲這麼緊！」

洗星寒道：「倭寇多半會在這裏與汪氏父子，徐海之流會合，然後由這批漢賊作嚮導，領前帶路，轉行于內陸，魚肉鄉民！」

費亮君咬了一下牙齒道：「可恨的矮子……我眞恨不能……洗兄，你看我們該怎麼辦？」

洗星寒道：「我預備等在這裏，等到那批矮子來時，我就下手，于亂軍之中，先殺了『宗設』那個倭奴頭子，以亂倭寇軍心！」

費亮君道：「好！我一定跟着你！」

洗星寒點點頭，看着她道：「果眞如此，費姑娘妳是可以稱爲一個忠義兼顧的女中翹楚了！」

兩朶紅雲，輕染桃腮！

費亮君含羞一笑，道：「謝謝你……」

洗星寒道：「費姑娘，妳下脚何處？」

偏頭想了想，費亮君一笑道：「幹什麼？」

洗星寒道：「寇來如洪水，我知道了妳的住處，就可以隨時通知妳！」

費亮君笑笑道：「不勞費心，我呀，反正不離你左右的，信不信！」

洗星寒想了想，道：「這麼說，姑娘妳可當得『神出鬼沒』四個字了！」

站起來，她微微一笑道：「夜深了，我該走了，明天見！」

說完轉身就走，洗星寒却在這時輕輕揭開了身上的被子，等到費亮君走到門邊的刹時之間，洗星寒霍地騰身而起。

空中發出「呼！」地破空之聲，其疾如電。

費亮君身子向前一俯，捷若飄風的已經轉過了身子，洗星寒雙手兩足，幾乎同時向着她身上攻到，其勢有若飛鷹搏兎一般！

而費亮君就像是遭受飛鷹下搏反擊的一隻兎子，她那雙錯開的手，交叉着驀地向外擊出！

兩個人四隻手「叭！」地一聲接到，一陣扭曲滾翻，棧房裏希哩嘩啦的亂响一陣。

洗星寒大喝着雙手一震，費亮君後退了三尺之外！

二人四隻眼，却含着一種既驚且佩的神態打量着對方。

洗星寒抱拳道：「姑娘不愧是燈婆婆門下弟子，佩服！佩服！」

費亮君明亮的眼睛轉了一下，窘笑了一下，道：「那裏，你誇獎了，我的功力，還不如你……不過！我記下這筆債，早晚我也要你嚐嚐遭受突擊的滋味！」

洗星寒揮手關上了房門，却呆呆的坐下來……

無異，這個驀然現身的姑娘，爲他帶來了一種新的困擾，說得明白一點，也許是對于自己的一種潛在的危機……

他不禁又回想到方才她所說的那番話，心裏更有說不出的內疚，自愧……

慢慢的走到窗前，推開了窗子。

當空是一彎上絃月，畧呈鈎狀弧度的月光，斜斜的垂掛着。

他推算着時間，距離滿月，應該還有相當的時間，也許還有半個月的時間。

半個月——十五天，這不算短的時間，應該很可以轟轟烈烈的做些事情。

他不禁想到大丈夫立身處世，當爲所欲爲，如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又何必斤斤于名利的得失？傷心時，抱頭痛哭，得意時彈劍高歌，且落得熱血激昂，莫負少年！

多麼令人費解？試想想，忠義與卑賤，居然混爲一體，其間的距離，竟然如同一張紙般的薄？應該是兩種絕不能相溶的慨念與個性，居然同時潛伏在自己的內心，自己莫非是具有如此逈異的雙重個性的一個人？

可笑之至，這是說給誰聽，誰也不會相信的。

關上了窗子，他內心像是緊緊地壓上了一大塊鉛般的沉重！

他懶得想，實在也無可奈何！

× × ×

拂曉時分——

浪花拍打着海岸，翻吐着白色泡沫的海水，一次又一次的冲上了平整的黃色河岸，河岸像是一片極大的海綿岸，那麼貪婪的，一次又一次的吮吸着海水！

東方微明，用「魚腹」二字來形容它的顏色，儘管是陳腔濫調，可是却再找不到更恰當的字眼！

海面上矇矓的，籠罩着一層水蒸汽，白茫茫的延伸開數千里！

因此，你幾乎連什麼也看不見！

幾隻海鷗低低的旋迴着，牠們常常看過去，幾乎兩隻相撞到了一塊，却又臨時分開，其間的距離，說「間不容髮」大概不會太誇張吧！

這時候，「前所」「海門」地方的漁民，有的已經起來要幹活了。

戴着破毡帽，連耳朶也遮蓋着的年老漁民，由河岸上推動着兩頭尖的漁船——

河岸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軌跡，漁舟下了水，老人回頭招呼着他的兩個兒子，大順子，大娃子，三個人一齊跳水登上了漁舟！

這是今晨第一艘下海的漁船。

海水浮着漁舟，老漁民指揮着兩個兒子，把船向崖岸邊攏過去，在那裏，他們早已懸設了一些擒捉大海蝦的箭籠！

霧氣是這麼的濃，海浪起伏得又是如此的兇，隨時一個浪，就很可能把漁舟衝撞上崖岸，「舟覆人墜」那是最起碼的事。

「大順子」彎着身子，小心的伸着竹篙，點着沿岸的岩石，「大娃子」就順勢爬上峥嶸的岸石。

就在這個時候，他好像耳朶聽見了一些聲音，像是有人在吹弄海螺的聲音！

如果在夕陽將下的黃昏時分，孩子們成羣結隊的在沙灘上打鬧着，吹弄海螺的人多的是，不足爲

奇，可是這個時候，可就有點奇怪了。

而且海螺的聲音，像是來自大海！

大娃子睜大了眼睛，什麼也看不見，除了霧，還是霧。

他哥哥「大順子」不耐煩的催着他，可是這一次他也聽見了。

海螺聲不止一處，聲聲相疊，像是有十數處之多，而且，好像就在眼前似的！

兄弟兩個由不住一齊回過頭來，隨着吹過的一陣風，海面上霧氣捲開了一大片。

就在這時，大順子，大娃子兩個都嚇得呆住。

他們看見了數百艘，也許還要多些，這麼多的大木船，「蔽海而至」，那些舟船上，更站滿了穿着五顏六色的人羣，爲數可觀。

風過後，白霧又再合攏！

兄弟兩個嚇得全身都麻了；大娃子快跳上船，急聲招呼道：「不好了，倭寇來啦，快逃命吧！」

這幾個月來，倭寇海盜，早已把沿海蹂躪得瘡痍滿目，人民聞聲喪胆，是以沿海縣城也都有了民防設置，漁船上，都附帶着銅鑼一面，緊急時互鳴告警！

大順子驚惶之下，抓起船板上的銅鑼，用力的敲着，一面大聲的吆喝，漁民們聞聲而警，一時嘩然大亂。

在翻湧着的浪花裏，寇舟蔽海而至。

只見佇立在爲首船頭上的一名彩衣倭寇，手挽雕弓，只一箭，正射中大順子背心之上，緊接着寇船上發出了排箭，大娃子和老爹，方自登岸，相繼中箭而仆。

大片的喊殺聲中，身穿蝴蝶裝的矮小寇影，爭相躍舟而下，寇影如潮，倭刀交映着晝光，反映出千百條蛇形的寒光，漁民們只恨少生了兩條腿，只要被這夥子人追上的，無一倖免，全數死在倭刀之下。

整個的「海門」「前所」震動了。

這兩處地方，由於人力有限，防守不足，不到半日，已吃倭寇全數佔領。

來寇約在六千人多，寇首「野田一郎」，早年是個道地的日本武士，只是立身不穩而淪爲賊人。

這人武功精湛，先是在日本沿海，佔領了十數個散島，收集了所有的浪人，漸漸勢力擴大，並且勾搭了徐海爲首的一夥中國海盜，漸漸窺向中原。

軍敗如山倒，倭寇會合着事先聯絡好的海盜，不出兩三天，先後拔下了「海門」「前所」「湧泉」「水家洋」而進軍來到了台州地面。

第四天晨，戚繼光得訊由「奉化」率兵兼程而至，由「桐岩嶺」折回，疾行七十里而來到了台州城下。

雙方的實力戰，於是展開，「寇首」「野田一郎」率領兩千名手下，迎擊着戚繼光，在「花街」交上了手。

倭寇排開了「一字陣」，被戚繼光施展出所發明的「鴛鴦陣」，殺得大敗，兩千名手下，死亡泰半。

野田一郎大驚之下，掩退龜縮，輾轉的逃到了「大田村」祈求托附于汪直父子與「東海人王」徐海的援手！

於是，戚家軍輾轉着向「大田」行軍，他不但要消滅這些倭寇，更要清除這帮子中國海盜！

這一日，戚參將的虎帳外，來了一男一女兩名少年，投帖請見。

戚將軍展視拜帖之上，見「洗星寒」「費亮君」二人的名字，他忽然記起了那日校場操陣時，所遇見那位救命的恩人；磊落的奇俠，不禁肅然起敬，連聲吩咐着快請！

帳門啓處，洗星寒，費亮君同時步入！

二人向着上方的戚將軍行了大禮，戚繼光趨前，緊緊握住了洗星寒的手，搖撼着道：「洗壯士，你可是來啦……這位姑娘是——？」

洗星寒道：「是一位巾幗俠女，我帶她來求見大人！」

戚繼光打量着年方雙十的費亮君，怔了一下，有些難以置信的皺了一下眉，道：「你說這位姑娘是……？」

洗星寒道：「是一個忠義兼顧的女俠士！」

費亮君彎身紅着臉道：「不敢！」

戚繼光道：「如今英雄出少年，失敬！」

說着，回頭喝叱道：「來呀，酒筵侍候——」

洗星寒道：「不用——」

戚繼光一怔道：「怎麼？二位還有什麼急事不成？」

洗星寒點頭道：「倭寇自被將軍大敗之後，部卒不及千人，只是新近配合了汪直，徐海等漢賊，勢力不可輕視，昨夜我與費姑娘刺探敵情，知道了他們十日之內，即將大舉向『處州』進取……」

頓了一下，他恨聲道：「如果這麼一來，又不知要有多少百姓遭殃，是以我二人冒昧求見！」

戚繼光來回走了幾步，定住了身子，道：「這消息可靠麼？」

費亮君點點頭道：「一定可靠，是汪直親口說的！」

戚繼光恨聲道：「好，這一次我提前下手，要殺他們個片甲不留！」

他向洗、費二人笑道：「二位俠士忠心爲國，眞使我太感動了，既然如此，我要趕快部署，進攻大田！」

洗星寒道：「將軍出軍之前，我必以寇首人頭獻上，爲將軍陣前祭旗！」

戚繼光上前一步，正視着洗星寒道：「洗大俠言出有信？」

洗星寒冷冷一笑道：「我們武林中人，一諾千金，將軍不必置疑——」

說到此，他指了一下身邊的費亮君，道：「此番更有費姑娘相助，我一定能達成使命！」

戚繼光哈哈大笑着，一挑拇指道：「好，我敬你們三杯！」

高叱一聲道：「來呀，快拿酒來！」

一名「營總」雙手托着酒盤步入，戚繼光親手倒酒三杯，並且送到了二人手中。

他舉杯在手，道：「第一杯，恭祝二位馬到成功！」

三人仰首而乾，費亮君放下酒杯，差一點連眼淚都淌了下來。

戚繼光又爲之斟上，舉步道：「第二杯，我軍大勝！」

三人又仰乾一杯，費亮君吐舌的出了一口氣，道：「好熱！」

戚繼光又斟上了第三杯，雙手舉杯道：「這第三杯，祝我大明社稷，萬古長青！」

三人又仰首而乾，放下了杯子之後，費亮君終于忍不住嗆得咳嗽了起來。

她從來也不曾喝過酒，尤其是這麼猛烈的白酒，一時之間，花容頓變，戚繼光見狀，不禁宏聲大笑起來。

笑聲一頓，道：「費姑娘，如非是洗大俠推薦妳是一位俠女，我是怎麼也不會相信：看妳這一副嬌嫩的樣子，那裏像是拿刀動劍的一個俠女……」

費亮君冷冷一笑，道：「如果我當着將軍的面，表演一手武功，將軍可就相信了？」

戚繼光點頭微笑道：「果然如此，我自然就信了！」

費亮君道：「好，請將軍出題！」

言罷後退一步，娥眉一豎，雙手向腰上一揷。

洗星寒見狀，忙道：「姑娘豈可在將軍駕前失禮？」

戚繼光笑道：「洗大俠不必阻攔，我久仰你們這些江湖俠客，來無影，去無踪，只是軍營在地，却不便叫費姑娘如此施展，這麼——」

他笑一笑，道：「姑娘身揹寶劍，如能展露一手劍法，讓我開開眼界，也就够了！」

費亮君欠身道：「這麼說，民女放肆了！」

話聲一落，只見她右手已握住了背後的劍柄，像是打了一道閃電般的，劍光一閃即收，「嗆啷！」一响，又自收回劍鞘之內！

戚繼光眨了一下眸子，左顧右盼，道：「姑娘妳怎麼不出手？」

費亮君姍姍下拜道：「民女獻過醜了！」

戚參將有點「丈二和尚摸不着頭」的感覺，怔了一下道：「妳是說……？」

一旁的洗星寒，微笑揷口說道：「費姑娘方才那一手『出林燕』堪稱一絕，只是可惜了將軍的花瓶！」戚繼光霍地回過頭來，只見帳角木架上的青瓷大花瓶，依然完好的擺着。

他楞楞地走過去，心中納罕不解的看了半天，仍然看不出有什麼不對來。

洗星寒道：「將軍拿起來就知道了！」

戚繼光伸手拿住了瓶耳，向上一提，驀地覺出手上一輕，注目再看時，才恍然的發現，那個青瓷的大花瓶，竟然由上而下，從正中分成了兩片。

隨着戚繼光的手，那另一半瓷瓶，噹啷！的一聲，墜落在地，摔成粉碎。

這一驚，直把這位領兵殺敵，雄踞一方的方面大將軍，嚇了個面色如土！

他嘴裏喃喃的道：「佩服……佩服……」

回過身來時，面前已經失去了那男女二人的踪影。

（未完待續）

喬奇先生·新篇預告

譽滿東南亞名小說家喬奇先生加盟本刊

俠盜燕子飛
奇情故事集 「獅子山奪寶記」（請留意發表日期）

這是一個很平凡小說名目，可是其內容情節並不平凡，本書主角本正義，憑絕技，縱橫各大都市黑社會，行俠仗義，濟貧扶弱，抱打不平，大快人心，包你閱後拍案稱快！特別向各位推薦，並希留意刊出日期！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鏢旗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徐督帥輕身犯險，不計自身安危，要憑三寸不爛之舌，把潛伏開封城內的各方草澤梟雄說服，共謀民間福利，他在得到了葛玉郎請柬後，立與劉婉蓉、關中岳赴約，詎料督帥雖具菩薩心腸，也難把那批桀傲不馴之輩渡化，反之群梟對劉婉蓉的咄咄詞鋒，及所顯露的一手無上內功，咸表驚服，就連兇名久著的冷面雙魔，也不敢輕擧妄動，未幾，一個帶着一身冷森逼人的氣勢的白衣人到來，那白衣人擧動間散發出的肅煞之氣，全場爲之震懾，唯劉婉蓉全無半點畏怯，心平氣和的說要與他一談牧羊圖之事——



泱泱風度魔頭懾

白衣人冷哼一聲，道：「傳言未必可信。」

關中岳聽得一怔，暗道：如是他不信傳言，又爲何要取得牧羊圖呢？

但見那白衣人散發的肅煞之氣，奪人神志，竟然不敢開口多問。

劉婉蓉却笑一笑，道：「這麼說來，今番你們這些安排，並非是只在取得牧羊圖了？」

白衣人道：「那牧羊圖的事，雖然未必可信，但在下不妨求證一下。——」

目光一掠徐督帥，接道：「在下覺着這位徐督帥，比起那牧羊圖重要多了。」

徐督帥呆了一呆，道：「我？」

白衣人冷冷的接道：「不錯，你是活寶。」

徐督帥怒道：「我乃堂堂督帥，一品大員，你竟敢開口污辱到朝廷命官。」

白衣人淡淡一笑，道：「朝廷命官，確有很多可貴之處。」

劉婉蓉顰顰柳眉兒，道：「閣下究竟是意欲何爲？」

白衣人道：「有一件事，倒是大出了在下的意料之外。」

劉婉蓉道：「什麼事？」

白衣人道：「督帥府中，竟然會有姑娘這等人物？」

劉婉蓉道：「你很看重我？」

白衣人道：「不錯，所以，現下在下改變了心

意。」

劉婉蓉道：「如何一個改變之法？」

白衣人道：「此地耳目衆多，請劉姑娘和督帥大人，到密室中談談。」

劉婉蓉道：「事無不可對人言，這地方談談也是一樣。」

白衣人道：「在下尊敬姑娘，才要你到室中見識一下。」

劉婉蓉道：「見識什麼？」

白衣人道：「以妳姑娘的智慧，在進入那小室之後，就不難一目瞭解了。」

劉婉蓉回顧了徐督帥一眼，道：「大人，咱們要不要進去看看？」

徐督帥道：「進去看看也好。」

劉婉蓉道：「好吧！我們就去見識一下，不過，我們同來三人，要一起進去。」

白衣人道：「關總鏢頭也要進去麼？」

劉婉蓉道：「我們之間，無事可以隱瞞，既然同來，自然要同去了。」

白衣人沉吟了一陣，說道：「好！那麼，三位請吧！」

劉婉蓉站起身子，道：「在那裏？」

白衣人道：「在下帶路。」

轉身向前行去。

三個人緊隨在白衣人的身後，行出大廳，轉入了一座密室之中。

室中佈置得十分高雅，幾張太師椅，分放排列着。

白衣人當先在中間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來，道：「諸位請坐。」

徐督帥、劉婉蓉、關中岳，依言落座，流目四顧。

只見四週白綾幔遮的牆壁上，掛了幾幅名人字畫，這間雅室，似乎是專門用來會晤貴客，高賓之用。

徐督帥四面流顧，不見室中有什麼奇異之處，心中暗道：他要我們到密室中見識一下，不知要見識一些什麼？

只聽白衣人輕輕咳了一聲，道：「諸位仔細瞧過這座雅室了麼？」

徐督帥道：「瞧不出有特異之處。」

白衣人道：「你自然是瞧不出來——」

目光轉到劉婉蓉的身上，接道：「劉姑娘瞧到了什麼？」

劉婉蓉道：「賤妾只瞧出一點異於其他的房屋之處。」

白衣人道：「那一點？」

劉婉蓉道：「這座雅室建築的很堅牢，似乎是用很特殊的建築材料作成？」

白衣人道：「姑娘果然是有着超人之處，不過，可惜的很。」

劉婉蓉道：「可惜什麼？」

白衣人道：「可惜姑娘的才慧，竟然甘願作豪門鷹犬。」

劉婉蓉道：「我一介女流，不在督帥府中混口飯吃，難道在江湖上走動不成？」

白衣人道：「江湖上有什麼不好，自由自在，爲所欲爲，一不受王法束縛，二不受別人主使。」

劉婉蓉道：「但我到那裏去呢，茫茫江湖，我沒有一個熟人。」

白衣人說道：「如是姑娘不嫌棄，在下歡迎姑娘……」

劉婉蓉接道：「你歡迎我作什麼？」

白衣人道：「姑娘和在下合作。」

劉婉蓉笑一笑，道：「可以，但我有條件。」

白衣人道：「說說看，在下能否接受。」

劉婉蓉道：「第一個，你要把那批財富送給徐督帥，要他散發民間——」

白衣人沉聲道：「聽你口氣，還有第二個條件了？」

劉婉蓉道：「第二個條件是讓我仔細的想想，然後再給你答覆。」

白衣人道：「這兩個條件我只能答應一個。」

劉婉蓉道：「第二個？」

白衣人道：「第一個，我可以把那批財物，送給徐督帥，發還民間，但你必需先要答允和我合作，而且，徐督帥不能太貪心，除了那財物之外，其他物件，必需爲在下所有。」

劉婉蓉未置可否，却淡淡一笑道：「還有些什麼條件？」

白衣人道：「條件沒有了，但却有一件事，老夫必需說明。」

劉婉蓉沉吟了一陣，道：「什麼事啊？」

白衣人道：「你可以不答允和老夫合作，但妳如答應了，就得嚴守承諾，不能妄動他念。」

劉婉蓉笑一笑道：「現在，我還沒有答允。」

白衣人微微一笑，道：「老夫相信，姑娘一定會答允的。」

劉婉蓉道：「爲什麼？」

白衣人道：「識時務者爲俊傑。」

劉婉蓉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難道這座雅室之中，還有什麼埋伏麼？」

白衣人淡淡一笑，道：「不錯，姑娘果然是聰

明的很。」

說話之間，突然揮手一掌，拍在太師椅上。

突然間，一面牆壁間那些幔壁白綾，緩緩向兩側分開，露出了黑色的牆壁。

劉婉蓉、關中岳、徐督帥，六道眼神，都不自覺的貫注在那面牆壁之上。

只聽那白衣人陰冷的笑聲，傳入了耳際，道：「劉姑娘，妳猜猜看，這裏面藏的什麼？」

劉婉蓉道：「毒針、飛弩等機關埋伏。」

白衣人道：「那又何足爲奇。」

語聲甫落，一道鐵門緩緩升起，一陣嗡嗡之聲，傳入耳際。

劉婉蓉呆了一呆，道：「毒蜂？」

白衣人冷冷道：「不錯，我打開這機關時，蜂群受擾，已然激怒，牠們一旦能够出籠，必將向人尋仇。」

劉婉蓉道：「你也在這雅室之中，如若我們被蜂群所傷，難道你就不會麼？」

口中說話，雙目却盯注在白衣人身上瞧去。

白衣人道：「這都是我飼養之蜂，他們怎能不識主人？」

劉婉蓉心中暗暗叫苦，但表面上，却又不得不保持着鎮靜。

心中明白，只要自己稍現慌亂，關中岳，徐督帥將立時會無所適從！

只見白衣人接道：「劉姑娘是否答應和在下合作。現在，可以作個決定了。」

劉婉蓉道：「你認爲那些毒蜂一定能够傷得了我？」

白衣人冷冷道：「牠們數量甚多，不下萬隻，一旦飛出，這整座雅室，就不能容納，姑娘不論武功如何高強，也無能在片刻之間，殺死上萬隻的毒蜂。」

其實，劉婉蓉心中震駭至極，暗自後悔，不應該跟他同來這雅室之中。

但她表面之上，仍然得保持着必要的鎮靜。

原來，劉婉蓉和那白衣人彼此在談笑之間，都已表現出了內功路數，和深厚的功力。

兩人都未曾講出來，但却彼此都明白遇上了勁敵。

所以，彼此都保有着適度的忍耐，保有適度尊重和戒備。

只見劉婉蓉笑一笑，道：「你放出的毒蜂，是否能傷害到我，那要等放出之後，才能證明，但我相信，這毒蜂可能傷到徐督帥和關總鏢頭。」

白衣人笑一笑，道：「姑娘說的很坦然。」

劉婉蓉道：「屬於武功中事，咱們彼此最好是不要欺騙，需知，咱們誰也無法欺騙過誰。」

白衣人道：「那麼姑娘，是不顧慮徐大人和關中岳的傷亡了。」

劉婉蓉道：「自然是顧慮。」

白衣人道：「那麼姑娘準備如何處置此事？」

劉婉蓉笑笑道：「賤妾先要問閣下準備得到什麼？」

白衣人道：「牧羊圖，如是徐大人肯交出牧羊圖，在下可以放了三位。」

劉婉蓉道：「同樣的道理，閣下就是傷了徐督帥，也一樣無法取得牧羊圖。」

白衣人目光一掠徐督帥道：「千金之軀，坐不垂堂，何況督帥大人，貴爲當今託土封疆的大使，甘冒此險，未免有些不值了。」

徐督帥道：「一個人的生死，和他的官位身份，似乎是並無太大的關係，本座對生死之事，看得輕淡得很，如是我看得十分重大，那就不會冒險來此了。」

白衣人笑一笑，道：「民間傳言你爲官淸正，看來果然是一位不怕死的淸官。」

徐督帥笑一笑，道：「只要蒼生萬民，能够安樂，本座的生死，從未放在心上。」

白衣人冷哼一聲道：「你閣下倒是有視死如歸的豪氣。」

劉婉蓉霍然站起身子，道：「看來，這件事，很難有一個善意的解決辦法了。」

白衣人道：「你準備怎麼辦？」

劉婉蓉道：「咱們動手，分個生死出來。」

白衣人道：「聽姑娘的口氣，似乎是一定能勝過在下。」

劉婉蓉道：「賤妾無此把握。」

白衣人道：「那你爲什麼要向我挑戰。」

劉婉蓉道：「如若咱們能分個生死出來，也許可以解決這件事情。」

白衣人神情冷肅，臉上泛起了一層濛濛白氣，道：「你要逼我出手？」

劉婉蓉道：「如若你施放毒蜂，賤妾別無他選只有放手和你一拚了。」

語聲微微一頓，又接道：「你和八卦教源淵很深？」

白衣人道：「姑娘不用太過自作聰明，在下不是八卦教中人。」

劉婉蓉道：「你不是八卦教中人，但你和八卦教主應該有很親密的關係。」

白衣人怔了一怔，道：「姑娘的年紀不大，但知道的事情，似乎不少。」

劉婉蓉道：「其實，這也不算什麼難事，閣下施放的毒蜂，那八卦教主也曾用過，她的毒蜂沒有能傷到人，不知你閣下是否比她强一些。」

白衣人霍然站起了身子，道：「她人現在在何處？」

劉婉蓉道：「她是誰啊？」

白衣人道：「八卦教主。」

劉婉蓉道：「閣下承認了。」

白衣人冷冷說道：「我問你，八卦教主現在何處？」

劉婉蓉道：「她已經棄邪歸正了，一兩天內，就要到督帥府中，和小妹聯手對付江湖宵小。」

白衣人冷笑一聲，道：「劉姑娘，在下對你很敬重，你最好說話小心一些。」

劉婉蓉道：「我不用小心，也不必小心，反正咱們要有一場拚搏。」

白衣人突然長長吁一口氣，道：「姑娘數番逼迫在下出手，想是已經勝算在握了。」

劉婉蓉既不承諾，也不否認，冷然一笑，道：「你何不出手試試。」

白衣人長長吸一口氣，正待出手，忽聞一陣緊促的敲門之聲，傳了過來。

關中岳右手一抬，金刀出鞘，道：「劉姑娘，在下先打頭陣，我如不成，姑娘出手不遲。」

劉婉蓉道：「不用了，你保護督帥。」

她這數日之中，處處流露出卓越的才華，但她究竟武功如何？却是無人知曉，關中岳心中暗道：這位劉姑娘的才華，足以使人敬佩，但她的武功如何？却是難測高深，今日倒要見識一番。

但聞叩門之聲，蓬然不絕，連續的傳入衆人耳中。

白衣人一皺眉頭，伸手在太師椅一拂。

緊閉的室門，突然現出一個小洞。

白衣人微帶怒意的喝道：「什麼人？」

室外葛玉郎，探入一個腦袋，道：「我！」

白衣人道：「什麼事？」

葛玉郎道：「一男一女，進入大廳……」

白衣人接道：「是敵是友？」

葛玉郎道：「自然是敵人了。」

白衣人道：「既是敵人，下令他們出手擊斃，也就是了，何用驚擾到我？」

葛玉郎道：「如是我等能够一舉把來人擊斃，自然也不驚動大駕了。」

白衣人似乎是已警覺事態嚴重，啊了一聲，道：「你們能認出他們是誰？」

葛玉郎道：「就是因爲認出了他們是誰，所以，才來通報。」

白衣人道：「說說看，是什麼人？」

葛玉郎道：「專門和咱們作對的鐵夢秋。」

白衣人臉上泛起了一片濛濛白氣，道：「又是他，這一次非宰了他不可！」

劉婉蓉淡淡一笑，道：「想宰了鐵夢秋，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白衣人臉上的白氣，更見濃重，望了劉婉蓉一眼，又問葛玉郎，道：「還有什麼人？」

葛玉郎道：「似乎是八卦教主……」

白衣人怒聲接道：「說什麼？……」

葛玉郎道：「似乎是八卦教主，不過，葛某人不敢確定。」

白衣人道：「是她就是她，爲什麼又不敢確定呢？」

葛玉郎道：「一來，葛某只見過教主一次，而且是匆匆一面，對她的印像不深，二則，她現在的衣着平實，樸素，有如村女。」

白衣人皺皺眉頭，道：「這是怎麼回事呢？」

劉婉蓉道：「天下事，有很多變化，常常會完全出人意料之外，閣下心中如是有點懷疑，何不去求證一下？」

白衣人冷笑一聲，說道：「只可惜，便宜了諸位。」

劉婉蓉淡淡一笑，道：「蛇無頭不行，鳥無翅不飛，你那些屬下，處理一下鷄皮毛蒜的事，當然是綽有餘裕，但如要他們担當大任，那就很難可信了，如若來人，眞是鐵夢秋和八卦教主，大約非得出去一趟不可了。」

白衣人冷哼一聲，道：「不勞費心。」

葛玉郎高聲說道：「鐵夢秋似乎是已和八卦教主聯手而來，鐵夢秋已然劍傷了五個人。」

白衣人揮手在太師椅上拍了一掌，緊閉的門戶，突然大開，目光却一掠劉婉蓉，道：「姑娘心願得償了。」

劉婉蓉微笑道：「形勢逼人，那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徐督帥突然接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是閣下願放私見，爲萬民蒼生，共襄盛擧，本座願出面，化解你們之間的恩怨。」

白衣人冷笑一聲，大步向外行去，劉婉蓉，關中岳，一前一後的保護着徐督帥行出雅室。

雅室外是一座不大不小的院落，此刻，已經站滿了人。

數十位武林高手，執着兵刄，數排橫列，攔住了一男一女兩個人。

葛玉郎說的不錯，那男的正是鐵夢秋，女的果然是八卦教主。

不過，此刻的八卦教主，穿着一件淡青色的勁服，青絹包頭，未施脂粉，打扮樸素之極。

短短一日之間，她似乎是完全變了一個人般。她背上揷着長劍，靜靜的站在鐵夢秋的身側。

鐵夢秋劍已出鞘，劍刃上，還不停向下滴着血痕。

白衣人冷哼一聲，道：「你們閃開。」

數十個手執兵刃的大漢，紛紛列向兩側。

白衣人大步而上，直逼到鐵夢秋身前五六尺外，才停了下來，道：「是鐵夢秋？」

鐵夢秋冷冷的哼了一聲，道：「不錯。」

白衣人冷冷道：「很好，聽說閣下劍術上造詣極深……」

鐵夢秋接道：「不信，你就試試……」

白衣人道：「果然是很狂，你可知道老夫是何許人麼？」

鐵夢秋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白衣人心中氣怒至極，高聲說道：「老夫白衣閻王常顯。」

鐵夢秋道：「啊！你是四天王的白衣閻王。」

常顯道：「不錯，你小子也知道？」

鐵夢秋道：「我聽說四天王中，屬你最小，你神氣個什麼勁呢？」

常顯氣至極處，啊了一聲，不怒反笑，道：「閣下好大的口氣啊！」

鐵夢秋一向很少講話，此刻却似是很有說話的興緻，淡淡一笑，道：「聽說四天王各有所長，你是以玄冰氣功見長。」

常顯不再答話，緩緩舉起了右掌。

這時，他原本蒼白的臉上，更見蒼白，白的像一片雪。

一股濃重的寒意，由常顯的身上，散發開來，使得接近他的人，都不覺的向後退去。

站在鐵夢秋身側的八卦教主，突然向前兩步，攔在鐵夢秋的身前，低聲道：「相公，賤妾先擋他一招。」

鐵夢秋未置可否，肅然而立。

常顯道：「教主數日之前，還和我們杯酒結盟，共爲上君効命，想不到啊，數日不見，你竟自食諾言，變節向敵。」

青衣女淡淡一笑，道：「我不是八卦教主，別這樣叫我，那八卦教主，昨天已經死去。」

常顯道：「妳還好好的活着啊！」

青衣女道：「不錯，我還活着，但活的是藍小月，已不是八卦教主，咱們杯酒結盟的事，我已經不復記憶了。」

葛玉郎突然接口說道：「八卦教呢？」

藍小月道：「解散了，從此之後，江湖上再無八卦教這個名詞。」

葛玉郎道：「你藍小月一口氣出賣了八卦教中所有屬下。」

藍小月道：「你錯了，我沒有出賣任何人，解散八卦教，也不是我藍小月的意思。」

常顯道：「你是一教之主，你不同意，又有誰能解散八卦教？」

藍小月道：「八卦教中所有的人，我們研商之後，大家都覺着，在江湖上爲非作歹，不但有負此生，且將遺臭萬年。因此，一致同意，解散了八卦教！」

葛玉郎道：「貴教中有在下不少朋友，不知他們現在何處了？」

藍小月道：「走的走，散的散。也有很多人，暫離開封——」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要講的話，我已經說完了，希望你們別再問我。」

常顯冷笑一聲，道：「女人的話，當眞是不可信任。」

藍小月出奇的嫺靜，望望閻羅王常顯，淡淡一笑，道：「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對麼？」

葛玉郎望望鐵夢秋，又望望藍小月，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鐵夢秋冷冷接道：「你明白什麼？」

葛玉郎道：「如非你閣下的影响，藍小月决不致於解散了八卦教。」

劉婉蓉突然一揮手，示意關中岳，保護着徐督帥行了過去，和鐵夢秋等合在一處，笑道：「你們已失去了一個很大的機會……」

常顯道：「現在也還不遲。」

劉婉蓉道：「你們人數雖衆，但却無法和我們抗拒。再說，徐大人如若再過半個時辰還不回去，三千騎衞鐵騎，卽將追踪至此了。」

閻羅王臉上一片白，白的全無表情，叫人無法瞧出他心中所思。

只見他緩緩向前行了一步，目光凝注到劉婉蓉的臉上，道：「你剛才想和我動手打架，是麼？」

劉婉蓉道：「怎麼樣？」

常顯道：「現在你是還想和我動手？」

劉婉蓉道：「好吧！但要賭一點什麼才好。」

常顯冷笑一聲道：「這個——由妳姑娘出題目吧！」

劉婉蓉道：「你輸了，我要在你身上，下一點禁制，永遠聽我之命。」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風塵怒俠

東方英・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假道士張百機走火入魔，得太白神翁加以援手，轉危爲安；從此革心洗面；改惡從善。呂柏年獲太白神翁收爲傳人，對三白鴻爪精義更爲透澈了解，得太白神翁指示，知有歹徒假冒少林悟靜禪師，率領十八名僞冒少林僧徒到武當滋事，武當掌門天一眞人險乎上當，幸呂柏年及時趕到，出手把僞悟靜禪師等擒下，天一眞人設座審訊，惡徒堅不承認僞冒，天一眞人束手無策，解九如自稱有法辨其眞僞，着天一眞人命人備辦藥物，這時，天一眞人似有話要對呂柏年說，唯欲言又止，呂柏年似知其意——

揭破陰毒計　籌思統戰謀

呂柏年當然也不便直問武當掌門人，怕傷了他自尊，於是一回頭，笑向甘瘋子道：「甘老，柏年有一件事，只怕你聽了要非常掃興。」

甘瘋子一怔道：「甚麼事？」他雖是爲假道士張百機之事而來，這時爲了悟靜禪師的事，眞把張百機忘了。

呂柏年道：「就是你與解老打賭的事。」

甘瘋子一跳道：「他眞被解進士言中了？」

呂柏年點頭道：「不錯，他是澈底自覺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順口道：「少俠說的可是張老前輩？他現在的情形怎樣了？」

呂柏年輕嘆一聲道：「他本來奉了令祖師遺命修煉『上清罡氣』，經過情形，一直非常良好，日前就在他大功將成之際，詎料有人『千里傳嘯』，擾得他心神失據，氣血逆流，柏年慚愧，雖然及時趕到，也只能帮他幸保殘生，無法助他脫離走火入魔的刦運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慨嘆一聲道：「貧道近得敝祖師遺命，才知敝祖師對張老前輩期望極深，想不到張老前輩竟是如此不幸。」

甘瘋子道：「說也奇怪，張百機坐關修煉『上清罡氣』之事，外人怎會知道？」說話之際，雙目眼光，可就不住的向武當掌門人斜望過去。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貧道對此事，少不得也要嚴加追查，以清視聽。」

横山進士解九如呵呵一笑道：「甘兄，張百機雖然走火入魔，但據呂少俠之言，他也因此覺悟前非，不知你認不認輸？」

甘瘋子昂首道：「我老瘋子爲人，就是從來不賴帳，有何吩咐，我老瘋子認了。」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只要你認帳就行了，到時候自當勞動大駕。」

這時，一位武當弟子，提了一包藥物走了進來，向武當掌門人見了禮，禀道：「解老前輩所要藥物，均已配齊，請解老前輩定奪。」

横山進士解九如接過那武當弟子送來的藥物，檢視了一遍，點頭道：

「可以了，請貴掌門人吩咐把悟靜帶來吧！」

悟靜禪師又被帶了進來，替他解了部份穴道，恢復了神智，只是不能運功提勁，施展功力。

橫山進士解九如吩咐武當弟子解開了他上衣，悟靜禪師依然倨傲的冷笑不已。

橫山進士解九如也不和他多費唇舌，抓起包中藥物，用雙掌搓揉起來，片刻之間，把那藥物揉成了粉末，調了些水，向悟靜禪師上身塗去。

接着，橫山進士解九如雙掌提功凝勁，隔空吐力，在悟靜禪師上身遊走不定。

大約過了半盞熱茶時間，只見橫山進士解九如雙掌一收一吸，道了一聲：「起！」悟靜禪師身上藥物，便應手而起，身上點滴無存。

大家凝目向悟靜禪師上身望去，只見他身上頸部以下，胸肩之間，隆起了一條紅綫。

悟靜禪師自己一低頭，也看到了那條紅綫，面色一變，道：「你……你們……。」像是一隻鬥敗了的公鷄，再也狠不起來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面容一正，道：「朋友，我想你該知道，我有本事，把你面上這張皮揭了下來，不過那時，你就永遠見不得人了。」

話聲一頓，停口凝目，望着他不說話了。

那悟靜禪師長嘆一聲，道：「算你們能，你們要問些甚麼？」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你到底是誰？」

那悟靜禪師沉吟了一陣，道：「反正老夫不是悟靜禪師就是，你們該滿意了吧，你們又何必追問老夫是誰。你們就是拔下老夫面上這張皮，也看不出老夫是誰。」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你這樣對自已身世諱莫如深，想來定是武林之中大有名望之人，做了這種惡毒之事，不好意思見人，也罷！常言道『隱惡揚善』，九如不追問你是誰了，但希望你能將你知道的事，告訴我們一些。」

那悟靜禪師似是深爲橫山進士解九如的體諒所感動，眼中現出了又恨又悔的神色。

呂柏年等人都捺住性子，靜靜的等那不願透露眞實姓名的假悟靜禪師最後的反應和抉擇。

這樣相對無語的大約過了半盞熱茶時間，那假悟靜禪師忽然長嘆一聲，道：「我能說些什麼呢？說來只怕各位不會相信，我和他們做了很多事，但我却不知是和誰在做事。」

甘瘋子一笑道：「你這人未免太糊塗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截口道：「甘兄，你該知道，有些事情，豈能以常理衡量，事實上這位兄台的幕後主使人，我們不是已經知道了麼！」

那假悟靜禪師怔了一怔道：「你們已經知道了，他是誰？」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你眞不知他是誰？他又如何替你改換容貌的？」

那假悟靜禪師苦笑一聲道：「昔日宋太祖，黃粱一夢，醒來已是黃袍加身，在下沒有那好的大運，一覺醒來的結果，却是面目全非，自已不認識自已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請兄台把那番經過說出來，好不好？」

那假悟靜禪師道：「事情的開始，是因一位老友函召而起，在下應召前往會晤那好友，一日途中錯過了宿頭，借住在一座古廟之中，廟中只有一老一少，師徒兩人，苦得只能招待在下一碗草根湯，一宿醒來，在下便失去了本來面目……」

甘瘋子道：「那對師徒呢？」

那假悟靜禪師道：「自是也不見了，他們給在下留了一封函柬，要在下在那古廟中養傷十日，然後可以前往一處指定的地方，領命行事。」

甘瘋子道：「你就那樣乖乖的俯首聽命了。」

那假悟靜禪師道：「當然其中更有在下非俯首聽命不可的手段。」

甘瘋子道：「那是什麼手段，能使你非俯首聽命不可？」

那假悟靜禪師一嘆道：「他們在我身上，又做了另外的手脚，在下如不聽話，身受之苦，難以言宣。」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以後呢？」

那假悟靜禪師道：「在下到達指定地點後，那裏只有在下帶來此地的那十八人，一封指令早已留在那裏等着在下了，於是在下就成了那十八人之首，傳授他們十八人少林武功……。」

他說得順口，一口氣說到這裏，猛然想起這話大有語病，豈不是不打自招，道出了自已身份，話聲一頓，只見他們都無異樣表情，暗嘆了一聲，接道：「在下與他相處了半年多，這是第一次替他們効命，就遇上了各位。」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施主要帶貧道去相會的，自然不是少林掌門人了，那是什麼人？」

那假悟靜禪師道：「在下只是奉命帶掌門眞人前往，其人是誰？在下就不知道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如果貧道不往上當，施主可是要對本門不利？」

那假悟靜禪師道：「在下奉命，貴掌門眞人如不前往上當，即猛下殺手，盡其所能使貴派遭到極嚴重的損害，構成貴派與少林無可化解的嫌怨。」

這原是呂柏年已經告訴過大家的事，現在由那

假悟靜禪師親口說出來，武當掌門人仍不免又出了一身冷汗，搖頭慨嘆道：「惡毒！惡毒！本派與他何恨何仇，爲什麼要用這種手段對付本派？」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由於貴派今日發生的此事看來，只怕已不是單純的武林恩怨問題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微一皺眉道：「先生何所見？」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想貴派與少林，向持武林牛耳，共爲主持武林正義的兩大支柱，所謂自繫江湖安危重任，合則天下太平，分則江湖大亂，影響所及，與整個的武林都有着莫大的關係……。」

武當掌門人忽然挿口道：「他如此分離敝派與少林，是否因看出敝派已有支持呂少俠之意？所以同時又在敝派與呂少俠之間製造這誤會。」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依九如鄙見所測，這雖然不能說沒有關係，但他們眞正的目的，乃是製造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然後實行分化，造成武林混亂之局，最後各個利用，各個擊破，遂行其亘古未有的大野心。」

橫山進士解九如出語驚人，點出了整個問題的嚴重性，大家猛然驟聽之下，神智都爲之一震，面現驚愕之色。

橫山進士解九如目光向大家臉上一掠而過，輕嘆一聲，接道：「就以呂少俠家庭驚變之事來說，如果目爲單純的謀奪『七色玉珮』，那也是大錯而特錯之事，上了他們掩人耳目轉移視聽的大當。」

呂柏年從太白神翁處，已經有了這種瞭解，想不到橫山進士解九如，竟也有此超絕的見解，聽了敬佩不已，出口讚道：「先生睿智，明察秋毫，所論一針見血，柏年敬佩之至。」

甘瘋子大叫一聲，道：「照你這樣說來，那不整個的武林都要大亂了麼？」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笑道：「現在不是就已經亂了麼。」大家隨之一笑，甘瘋子爲之一怔，也笑了起來。

那假悟靜禪師大叫一聲，道：「在下愚昧，見不及此，否則，縱是無可反抗，也可一死了之，不做這武林罪人！」聽他語氣，分明也是本性剛正之人。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尙幸兄台所謀不成，如今又有此明悟，何不洗心革面，與我們携手合作，共挽這場武林浩刼。」

那假悟靜禪師說道：「在下還有這機會麼？」

橫山進士解九如望了武當掌門人一眼道：「君子之過，爲日月之食，過而能改，則善莫大焉。」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向橫山進士解九如，微一點頭，接口道：「過而能改，眞君子也，施主何出此言。」

那假悟靜禪師長嘆一聲道：「老夫眞是愚昧，見不及此，但不知在下有何贖罪之法？」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兄台既有此心，少不得自有仰仗鼎力之處。」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一揮手，天休眞人飄身下座，替他解開了身上禁制。

那假悟靜禪師抱拳向大家一禮道：「在下既已決定改過贖罪，那也無需隱瞞眞實身份了，萬一有所不幸，也好請各位向敝掌門人致意，代請敝掌門人寬恕，在下則感激不盡了，在下……。」

橫山進士解九如截口道：「兄台可是少林俗家弟子中第一高手，開山手羅大昌羅大俠。」

開山手羅大昌一震，道：「先生，你已知道了小弟，唉！小弟眞是慚愧極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這也沒有什麼可自責的，只是羅兄你不幸，被他們看中了，所以先受其害，但和這位呂少俠比起來，却又幸運得多了。」

開山手羅大昌一愕道：「他不是姓申麼？」

呂柏年含笑抱拳道：「在下本是呂柏年……」

接着，畧道自已遭遇，又道：「冒犯羅大俠之處，尙請見宥！」

開山手羅大昌長嘆出聲，道：「少俠年少英雄，神功絕世，武林安危，都有仗少俠了。」他在呂柏年手下敗得心服口服，所以說出這種話來。

忽然，他想起了橫山進士解九如，尙未說出暗中掀風作浪之人，頭一轉，道：「先生，尙未說出那罪魁禍首，竟是何人？」

橫山進士解九如據實道：「他們就是惡名素著的人寰五絕！」

開山手羅大昌全身一震，啊的一聲，道：「是他們！」

甘瘋子接口笑道：「羅兄可是害怕了？」

開山手羅大昌發出一陣仰天大笑道：「甘瘋子，小弟可能一時糊塗，但絕不是怕死的人，死且不怕，又豈怕他們人寰五絕！」

甘瘋子一拍大腿，說道：「有種！我甘瘋子服你。」

開山手羅大昌苦笑道：「小弟這是狗急跳牆，就是要死也不能披着一張賊皮。」

橫山進士解九如沉吟了一下，一抬頭，道：「羅兄，依你的看法，你覺得我們目前該怎樣對付他們。」

開山手羅大昌一笑道：「先生你怎樣問起我這階下之囚來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正色道：「羅兄，你與們總

有過交往，多少知道他們一點情形，希望你不要客氣，以事論事。」

這代表着橫山進士解九如的誠意，也表示着對他的信任，開山手羅大昌內心之中亦甚是欣慰，沉思了一下，道：「依小弟之見，小弟失手被擒，有目共睹，請掌門眞人再施苦肉之計，前往誘擒那假冒的敝掌門人已不可能，爲今之計，只有將小弟送往少林一途，他們志在製造雙方仇恨糾紛，自不容許小弟到達少林，沿途勢必阻攔刦殺，咱們張網以待，如能因此引出他們的首要之人更好，否則，我們也要因此一擧，揭發他們的陰謀，以向各大門派示警，區區之見，不知解先生以爲如何？」

橫山進士解九如大聲讚好道：「好！好！……。」讚聲中，轉頭向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問道：「掌門眞人以爲可行否？其中必需顧慮的是人員的傷亡，仍請掌門眞人取決。」

武當掌門天一眞人點頭道：「我輩立身武林，旨在除魔衞道，伸張正義，縱有所傷亡，也是以身殉道，其死重於泰山，光耀無比，何惜之有，不過……」話意一頓，目光落向橫山進士解九如臉上。

橫山進士解九如微微一笑道：「掌門眞人有話請說，看着在下做什麼？」

武當掌門眞人面色一肅道：「本派義不容辭，願爲先驅，呼籲各大門派以及武林正義之士，共禦浩刦，唯運籌帷幄，主持中樞大計，則有請先生承担。」

橫山進士解九如謙遜的問道：「掌門眞人，你太看重九如了，普通小事，九如尚可參贊一二，至於這種關係整個武林安危興亡的大事，九如如何担當得起？……」

一語未了，甘瘋子接口叫道：「你不幹誰幹？只要你提得出比你更好的人選，我們就找他去。」

甘瘋子瘋言瘋語，口沒遮攔，說的却是實話，想當今武林之中，說才氣縱橫，說身份人望，能有那一個人比他橫山進士解九如更適合，不見大家都稱他先生而不名麼！

橫山進士解九如被他說得一笑道：「你是賭打輸了，誠心報復九如，是不是？」

甘瘋子道：「老瘋子是有一句說一句，我倒要問問你這進士老爺，什麼叫『當仁不讓』？」

橫山進士解九如哈哈一笑道：「看來我解九如這次是被你甘瘋子套住了。」

甘瘋子抱拳笑道：「豈敢！豈敢！你就勉爲其難了吧！」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就目前情形來說，九如自當義不容辭，暫負此任，只是將來範圍擴大之後，九如力難勝任時，各位可不要留難九如。」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這個自然，現在就請先生正位行令。」說着，就要推橫山進士解九如上座。

此地乃是武當重地，强賓不壓主，橫山進士解九如謙辭不受笑道：「推主將仍是掌門眞人爲首，九如不敢僭越。」

武當掌門眞人正色道：「貧道只是一門一派之首，論事先生乃是全局的重心，將來各門各派亦應唯先生之命是聽，先生不可客氣。」

橫山進士解九如對於這一點，堅辭不受，道：「將來縱然各派齊集，也應另選主持大局之人，九如也無高據上座之理。」

甘瘋子見他們推來推去，不是了局，大嚷道：「這樣婆婆媽媽，將來還能辦什麼大事，姓解的，你要再客氣，我甘瘋子就要動手推你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搖頭道：「甘兄，九如是怕了你了。」謝過武當掌門人，升了上座。

甘瘋子一笑道：「人道惡狗只服粗棍，想不到你這讀書人也怕行蠻的。」

橫山進士解九如搖頭而笑道：「你要囉嗦，我就只有讓賢請你甘兄來了。」

甘瘋子退後了一步，搖手道：「不敢．老瘋子不敢胡言亂語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乾咳了一聲，面色一正，開口道：「請問掌門眞人，悟通禪師之死，不知貴派已有人前往少林報訊沒有？」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沒有，因爲眞像未明，無以爲詞。」

橫山進士解九如轉向無我禪師道：「這件事請禪師走一趟少林如何，立請少林掌敎，選派若干高手，沿途接應……。」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含笑截口道：「接應麼？那倒不必勞動他們……。」武當大門八派，這點點事情，就要少林派人接應，豈不太那個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笑又截住他的話道：「其實在下另有深意，就是要少林高僧親歷其事，一切就無需多費口舌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恍然而悟，說道：「先生高瞻遠矚，所見甚是，貧道見不及此，佩服！佩服！」

橫山進士解九如又向無我禪師道：「禪師此行，隱密行踪至上，請就利用這夜暗天色上路吧！」

無我禪師微微一笑，也不說什麼，起座向大家合十一禮，大袖飄拂間，消失了人影。

橫山進士解九如忽然嘴皮微動，只見甘瘋子應聲道：「老瘋子知道了。」身形一縱而起，冲天上

屋而去。

橫山進士解九如接着向武當掌門人交待了一些話，最後站起身來，向呂柏年道：「少俠，你和老夫一路去吧。」兩人也告辭離開了武當派。

只有松柏眞人因本身就是一個道士，不會引人注意，所以留在武當派，未一同離開。

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呂柏年離開武當派，行不多遠，忽然笑問呂柏年道：「呂少俠，令師現在何處？請帶老夫前往一見如何。」

呂柏年暗暗敬服，知道瞞不住他，點頭一笑道：「解先生猜一猜家師是誰？」

橫山進士解九如笑了一笑，道：「老夫提一個人，不知少俠知不知道？」

呂柏年道：「什麼人？」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武當掌門人太乙眞人，有一忘年之交，按理推論，太乙眞人對張百機的種種安排，應少不了他那位知交好友暗中維護監察，自然也只有他知道進入柔泥絕地之秘徑……。」

一語未了，不待呂柏年答話，已有人接口一笑，道：「九如，你要找老夫做什麼？」

忽見太白神翁面帶笑容，從一棵大樹之後走了出來。

橫山進士解九如驚啊一聲，搶步迎了上去，一禮道：「九如叩見老前輩。」

太白神翁拂袖托住橫山進士解九如，含笑道：「不必多禮，這次你能挺身出來，爲武林伸張正義，故人有後，老夫甚是欣慰。」

橫山進士解九如原是書香世代，並非武林中人，但他先翁解普，酷愛結交武林人物，因此橫山進士解九如從小就認識不少武林奇人，也因此在父親同意之下，成了文武兼修的高士。

橫山進士解九如中過進士後，無意仕途，這才在武林之中闖出了武林三奇的美號。

太白神翁與他父親解普也是知交之一，可說是橫山進士解九如的父執輩，因此頗有情誼。

橫山進士解九如見太白神翁稱許他，躬身笑謝道：「多謝老前輩獎掖鼓勵。」

太白神翁笑問道：「你該說你的來意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晚輩承武當掌門人推擧，爲應付當前武林局勢籌謀，因聽柏年老弟（因證實了呂柏年與太白神翁的關係，所以改了稱呼）提及老前輩已知人寰五絕便是這次掀起腥風血雨的罪魁禍首，而晚輩對人寰五絕近情一無所悉，因此前來請老前輩賜敎。」

太白神翁點一點頭，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老夫理當盡其所知，告訴你們，此處不便談話，你們……。」

太白神翁似是有意帶他們到另外的地方去詳談，詎料，一語未了，他忽然一皺眉，說道：「有人來了……。」

呂柏年原未聽到人聲，但經太白神翁一說，他也聽到了人聲，接口道：「好像人數還不少哩！」

但這時橫山進士解九如却是仍無所聞，他對太白神翁的功力自是無話可說，但對呂柏年也能如此高人一等，不由暗自點頭讚嘆不已。

接着，橫山進士解九如也聽到有人朝他們所站之地迅速的飛掠而來，他不由也皺了一下眉頭，道：「老前輩，我們且留下來，看看是什麼人？」

太白神翁微一點頭，飄身走到一棵大樹之後，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呂柏年緊隨着太白神翁隱身在一處。

他們剛轉到大樹之後，只見一條人影，勢如喪家之犬，飛射而來……。

呂柏年一看來人，竟是辣手夫人，這時，她衣衫零亂，披頭散髮，而且氣喘吁吁，面現焦急之色，顯然有着極大的痲煩。

呂柏年輕聲向太白神翁道：「她是自己人，待弟子……。」就要現身出去招呼辣手夫人。

橫山進士解九如搖手止住他，道：「暫時不要出去，看個究竟再說。」

辣手夫人跑到此地，見四週樹林茂密，極好藏身，似已無心再跑，有意找一藏身之處，星目輪轉，向四週打量不已……。

忽然一聲陰冷的笑聲，起自辣手夫人身後，道：「你還是乖乖的隨老夫去罷，不要痴心妄想圖逃了。」

人影現身出來，是一個又矮又瘦，項下白鬚垂胸，雙手奇長，幾將及地的怪老人。

橫山進士解九如輕聲告訴呂柏年道：「此人名叫侯元通，是一個極厲害的黑煞星，因爲他雙手奇長，指掌功力極是凌厲。」

這時，辣手夫人也不答話，只是靜立不動，暗暗凝聚眞力，準備孤注一擲。

侯元通話聲方落，只見又有三條人影現身出來，各站方位，把辣手夫人圍在當中。

辣手夫人螓首一揚，發出一聲格格大笑，轉身面向侯元通，道：「老猴子，你要老娘隨你去不難，但你得答應老娘一個條件。」

侯元通陰笑連連的道：「只要你隨老夫去，莫說一個條件，就是一百個條件，老夫都願意答應你。什麼條件？你說吧！」

辣手夫人道：「你讓老娘調息半個時辰，我們再打一場，老娘如果仍不是你敵手，老娘就認命了

，隨你而去。」

侯元通哈哈一笑道：「你這算是什麼條件，老夫讓你調息過來，不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煩麼？」

辣手夫人道：「老娘目前雖精疲力竭，無法與你們抗衡，但老娘自己如果要死，我相信你們誰也阻止不了老娘，只是老娘死了，你們拿什麼回去覆命。」

敢情，辣手夫人看清了他們顧忌，所以敢提如此無理的條件。

侯元通冷笑一聲，道：「你眞會胡思亂想，老夫自己辦自己的事，要向誰覆命，不過聽說你別有一功，想試試你是否名符其實，你如眞要死，你就死吧！誰稀罕你！」

辣手夫人點頭道：「好，那麼老娘就死了！」

忽然玉臂一招，反手一掌，向自己腦門之上拍了下去……

侯元通忽又急口喝道：「且慢，老夫實在捨不得你死，你要調息你就調息吧！」

辣手夫人望着他一笑道：「當今之世，知道那塊『七色玉珮』存放之處的人，只有老娘和申少俠，你們要殺了老娘，要向申少俠身上找綫索，只怕要難上千百萬倍，所以老娘頗有自知之明，老娘死了，你們誰也担待不起這個責任。」

侯元通心裏氣得發慌，可又眞怕她自絕一死，自己交不了差，恨恨的一頓脚道：「廢話少說，你要調息，還不快坐下調息。」

辣手夫人笑吟吟的道：「我要你承認，我剛才說的話沒有錯，我才安得下心來調息。」

這明明是有意叫侯元通難過，侯元通氣虎虎的直瞪眼，最後還是捺住火氣，憤憤的道：「算你說得對！」

辣手夫人道：「老娘調息時，你們也不得出手暗算我。」

侯元通冷哼一聲道：「老夫說過的話，幾時打過折扣。」

辣手夫人笑笑道：「如今時代不同了，所以給你提個『醒』。」

說着，故作姿態，張目四望，找了一處平坦的地方，拂去地上落葉，這才盤膝坐了下去，調息起來。

橫山進士解九如一笑問呂柏年道：「你眞把那七色玉珮的藏處告訴了她？」

呂柏年搖頭一笑道：「她自己編的。」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她是只圖一時之快，將來的麻煩可就多了。」

呂柏年道：「話雖是這樣說，要這次逃不出手去，還有什麼將來。」

太白神翁道：「柏年，你出去把他們趕跑了吧！不過不要和他們磨時，越快越好。」

呂柏年點頭道：「弟子知道。」身形一幌，緩步向外走去，他輕身功夫高人一等，人已出現在他們眼前，却是聲息全無。

侯元通等五人全神貫注辣手夫人身上，只覺眼前聲息皆無的出現了一個少年人，不由都是一震，其中一人脫口道：「有鬼！」

呂柏年哈哈一笑道：「各位不用怕，在下不是鬼！不過各位也不要歡喜，在下也許比鬼叫你們更難受。」

辣手夫人聞聲一喜，睜開星眸，一見果是呂柏年，不用再調息，精神已是出奇的恢復了，一挺柳腰，從地上站了起來。

這時，侯元通已喝問道：「你是什麼人?好大的胆，敢來干擾老夫的事。」

辣手夫人正好接上口道：「老猴子，你難道不認識他就是大鬧『龍鳳山莊』的申公昌，申少俠?現在，你準備着引頸受死吧！」

侯元通哈哈一笑道：「原來是你這小子呀！老夫正好拿你回去露臉。」

一揮手，當先向呂柏年撲來，其他四人，也一擁而上，他們意在擒人領功，也不識什麼江湖規矩，倚多爲勝。

呂柏年清嘯一聲，道：「夫人請站過一邊，待我來替你出一口氣。」反手一扣，長劍出鞘，劍光點點，穿入他們五人之中。

侯元通怪手忽伸忽縮，便向呂柏年劍上抓來。

呂柏年一聲大喝，手中劍勢一變，只聽一陣金鐵交鳴兵刃相觸之聲，接着便見滿天兵刃在人羣之中飛了出去。

同時，一陣「唉喲！」之聲，已有四人空着雙手，疾步而退，他們每一個人，右臂都中了一劍，鮮血奔流而下。

接着，呂柏年又大喝一聲，道：「侯元通，你也留下一條手臂來！」

劍光一閃，只聽侯元通厲號一聲，身子疾射而起，投入樹林之中而去，其他四人也一聲呼嘯，逃得一人不見。

這時地上却多了半條鮮血淋淋的手臂。

辣手夫人是和呂柏年交過手的，也沒想到呂柏年竟是這樣厲害，出手數劍，就把凶名赫赫的五個黑煞星重創以去，想起過去與他交手的情形，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暗暗稱幸。

她那知道呂柏年的功力，最近又精進了不少。

呂柏年一領手中長劍，只見劍鋒之上，一清如

水，點血不沾，點頭一笑，還劍入鞘。

呂柏年這收劍一笑的動作，無形之間顯出一派大家氣派，又瀟洒又豪壯，只看得這已老徐娘暗自欽折不已。

呂柏年眼睛落回辣手夫人身上道：「夫人爲何此時才來？」

辣手夫人一嘆道：「別提了，說來眞叫人感慨，想我當日未改邪歸正前，似乎特別走運，與人對敵，很少落敗，像這樣被人趕得走投無路之事，今天還是破天荒第一遭……啊……。」

辣手夫人正說得興起，忽然臉色大變，「啊！」了一聲，接着，不住的自怨自艾道：「該死！我忘了一件天大的事了。」

呂柏年見她突然緊張起來，也不由深受感染，急口道：「什麼事？」

辣手夫人道：「無我禪師在前面也被人圍困住了，我們快快去接應他。」

呂柏年轉頭向藏身處的大樹望去，口中却道：「暫慢！待柏年……。」照說這時太白神翁與橫山進士解九如也應該出來了，可是竟不見他們人影，呂柏年幌身便向大樹後繞去。

辣手夫人道：「你要做什麼?」

她話聲方了，只見呂柏年已從大樹之後，又轉出來了，接道：「我們走吧。」

原來，呂柏年轉到樹後，已不見了太白神翁與橫山進士解九如，只留了一行字，要他某日左右，到某地會合而已，太白神翁與橫山進士解九如既然已經走了，自然也沒再提他們的必要。

辣手夫人帶着呂柏年急趕了一陣，只覺血翻氣湧，頭昏眼花，一雙脚重似千斤，艱苦之極。

她也實在太累了，剛才一見呂柏年現身出來，心中一高興，忘了自己的疲勞，現在這一過累，就跑不動了。

她又好强不過，咬緊牙關，拚着命的硬撑。

呂柏年對她這樣不計勞累的精神，心中大是感動，伸手帶住她一條手臂，一股柔和的內力，已透體傳入辣手夫人體內。

辣手夫人也沒有說什麼，但她心中却是感激不已。

辣手夫人因呂柏年內力之助，疲憊盡復，精神陡長，迅如閃電般，向忘我禪師被困之處趕去。

可是當他們趕到現場時，已是烟消雲散，除了滿目惡戰後所留下的殘枝斷樹之外，那還有半個人影子。

顯然，他們來得遲了一步。

當然，這也不能說忘我禪師遭了不幸，也可能他已突圍而去，正像辣手夫人一樣，她不也安然無恙。

兩人商量了一下，決定分頭搜尋，忘我禪師就是遇了害，也該找到他的屍體，好好安葬。

兩人說好了連絡呼應訊號，身形一東一西，便分了手。

呂柏年搜的是東邊樹林，搜了一陣，忽聞一陣低弱的呻吟之聲，隨着那蕭蕭的山風飄傳過來。

呂柏年急步循聲奔了過去，那是一片荒林，大約四五畝地大，楡槐雜生褒草過人，未到那呻吟聲來處，便迎面有一股血腥氣味衝來。

呂柏年就地一頓足，身子疾射而起，右掌隨勢拍了出去，一股凌厲的掌風，震得枝葉紛飛，波開浪裂。

呂柏年穿過被自己掌風震開的枝葉，落身在一叢深草旁邊，只見一個血人蜷伏在深草之內，呂柏年定神一望，那可不正是無我禪師。

呂柏年口吐內力，發出一聲勁嘯之聲，知會辣手夫人，他自己即伸手搭住了無我禪師寸關尺，先渡過去一股內力。

待得辣手夫人開聲趕來，無我禪師已因呂柏年內力之助，從死門關回到陽世之間。

忘我禪師力敵三個一等一的蒙面高手，打了數百招之多，最後他連傷二人，但自己也被另外一人，一掌擊在背心之上，昏死過去。

那人一掌擊倒忘我禪師之後，因對自己掌力頗爲自信，認爲中了自己掌力之人，絕無生還之望，何況那一掌又正擊中「背心穴」上，因此未再檢視無我禪師的生死，便帶着二個重傷的同伴而去。

因爲，他那二個同伴也非急急救治不可。

這也是忘我禪師命不該絕，正當魂遊太虛之際，呂柏年及時而到。

辣手夫人功力雖沒有呂柏年深厚，但她對救難治傷，比呂柏年高明得多。

在辣手夫人相助之下，不久，忘我禪師吐出一口悶血之後，人便完全清醒過來。

他身上帶得有濟世救人的丹藥，要呂柏年餵他服下四粒白色的丸藥，便自行運功調養起來。

他調息了兩個時辰左右，睜開雙目，口中宣了一聲佛號，緩緩站了起來，向呂柏年與辣手夫人點頭致謝。

呂柏年因他傷勢甚重，便要他回到武當去養傷，另行請人前往少林送信。

無我禪師堅不同意，非帶傷完成使命不可，呂柏年豈能放心他單獨前往，於是決心護送他前往少林一行。

辣手夫人對呂柏年極是投緣，內心之中蘊育着

一種長幼之愛，把呂柏年視同子姪，也堅欲同行。

呂柏年也攷慮她改邪歸正之後，目前又無法安排一處安全住所，任她獨自一人在驚風駭浪之中生活，實在對她不起，因此便不忍拂她主意，於是三人走成一路。

辣手夫人一個婦道人家，與一個和尚走在一起諸多不便，在經過第一個市集時，她就改扮男裝，改為中年管家，照顧着呂柏年與無我禪師的食宿。

這次，呂柏年又特別吩咐小黑，沿途負担先行警戒之責，以免事情措手不及。

呂柏年這一小心謹愼，誰知一路上竟平靜無波，再也未發生任何事故。

無我禪師一路調理，到得少林寺附近，他的傷勢已是好了十之七八。

他們在離少林不遠的登封找了一處客棧，休息了一日一夜，留下呂柏年與辣手夫人在客棧內，無我禪師便獨自一人往嵩山少林而去。

因為辣手夫人乃是婦人女子，少林例不接待，而呂柏年却因「龍鳳山莊」一鬧之後，被「龍鳳山莊」加油加醬的說成了武林壞蛋，為免少林誤會，節外生枝，他們所以未隨無我禪師一同前往少林。

無我禪師離開後的當天傍晚時分，呂柏年正與辣手夫人在房中談論武林掌故之際，店小二突然開門進來道：「外面有一位少林大師，有請申公子說話。」

呂柏年與辣手夫人隨店小二去到花廳之中，只見一個體形高大，滿臉紅光的中年和尚，垂簾闔目，靜靜的坐在椅子上。

看他那端然而坐，修持謹愼的態度，眞是少林出來的和尚，與衆不同，令人肅然起敬。

呂柏年抱拳一禮，道：「大師法諭相召，不知有何見教？」

那和尚雙目微張，一見呂柏年正站在身前，口宣了一聲佛號，站起身來，合十道：「施主可就是申少俠？」

呂柏年點點頭道：「小生申公昌，大師有何吩咐。」

那和尚正目打量了辣手夫人一眼，回過臉來，道：「小僧智海，奉了敝掌門方丈之命，有請二位施主前往敝寺相晤。」

呂柏年一看天色已晚，不由得問了一句道：「就現在麼？」

智海和尚道：「因有要事相談，敝掌門方丈有請二位施主立時前往。」

既然少林掌門人相請，就再晚也就無需顧慮禮貌了，呂柏年又一拱手，道：「那麼有請大師引進了。」

智海和尚微微一笑道：「申施主太客氣了，小僧前面為兩位施主帶路。」舉步領着呂柏年與辣手夫人出了客棧，向少林寺奔去。

智海和尚前面領路，保持着極為禮貌的速度，約在二更時份，已見揚名武林的少林本院，隱現於蒼松翠巒之中。

呂柏年從小就對少林寺非常嚮往，此刻面臨這名山寶剎，崇敬之心油然而生，不自覺的整了整衣衫。

辣手夫人在江湖上算得上是一位風雲人物，但也不敢對這領袖武林的少林寺，稍存不敬之心，儀態也為之一肅。

智海和尚引着呂柏年與辣手夫人走過一段白石大道，到一片濃密的松林旁邊，忽然帶他們離開了大道，向松林之內走去。

穿過虬枝橫生的松林，地勢突然一開，已繞到了少林寺的左後方，前面有一座七級浮圖。

智海和尚引他們兩人進入浮圖之內，躬身合掌說道：「兩位施主請稍坐片刻，容小僧通告敝掌門方丈之後，再來奉請兩位。」留下他們兩人告退而去。

當時，因為辣手夫人身為女子，例不得進入少林寺，少林寺掌門人既然派人來相請，自是無我禪師已與少林掌門人把話說開，通權達變，請他們暫在此等候，亦是情理兼顧之事。

因此，這裏雖然不是待客之地，呂柏年與辣手夫人都未想到其他，安心的一意等待着智海和尚回來。

只是，這一等足足等了將近一個更次，竟仍不見智海和尚回來，這時兩人心中不由嘀咕起來，大是不安。

但，由於少林門戶正大，心中雖是不安，却還是耐心的等了下去。

忽然，遠遠傳了一陣脚步之聲，他們兩人不由得吁了一口氣，又整了一下衣容，打起了精神。

脚步聲顯示的是二人，聲音越來越近，忽然，一聲驚咦傳了過來，接着，便聽一人道：「奇怪，此時怎會有人在慧祖塔？」

呂柏年與辣手夫人聞言一怔，塔門已被推開，兩個身穿灰袍手持禪杖的僧人，橫身出現在門口。

那二個和尚似也未料到塔內竟然是二個俗家打扮之人，神情也都為之一怔，然後一齊合掌當胸，道：「兩位施主因何在此慧祖塔之內？」

少林和尚，的是與衆不同，盡管心中疑念萬端，還是不失大門大派的風度，好言相詢。

呂柏年打量二僧一眼，抱拳笑道：「在下申公

昌，這位是宋錦峯，乃是應貴掌門方丈之邀而來，在此相候貴掌門方丈接見。」

其中一個僧人訝然道：「有此等事？不知是那位帶領二位施主前來此處的？」

呂柏年道：「是一位智海大師，刻下他正往請示貴掌門人去了。」

兩個和尚相視一愣，但旋卽恢復了鎭靜，那說話的和尚「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想必是敝掌門方丈正在坐息未完，未能立卽迎見兩位施主，兩位施主請稍候，小僧再替兩位施主看看去。」說完，合十告退，反手帶回塔門。

那二個和尚退出塔外，走出十多丈遠，那代表說話的和尚，向另一和尚道：「智遠師弟，小心看住他們，我去請示監院大師，聽命行事。」

那智遠和尚點頭道：「小弟知道，智道師兄你也請快去快回。」

兩人分手，智遠隱起身形監視着慧祖塔中的呂柏年與辣手夫人，智道卽直奔監院悟玄禪師禪房叩門道：「弟子智道有緊急大事，請見監院師伯。」

禪房之內，悟玄禪師傳話問道：「什麼了？」

智道和尚恭立房外說道：「弟子與智遠師弟值更巡至慧祖塔，發現塔中藏有兩人，其中一人更是大鬧『龍鳳山莊』的申公昌，另一人自道宋錦峯，說是智海師弟奉掌門方丈之命請他們而來，想慧祖塔乃是……」

一語未了，房內悟玄禪師截口道：「傳智海來見老衲。」反應奇快，心中立時有了主意。

智道和尚應了一聲道：「遵諭！」轉身而去，不久便帶來一個中等身裁的和尚，仍在禪房之外揚聲道：「智海師弟帶到，請監院師伯定奪。」

「進來！」

智道與智海推門進入禪房之內，兩人向悟玄禪師行了禮，悟玄禪師向智海道：「智海，那兩人可是你奉掌門方丈之命，帶到慧祖塔去的？」

智海和尚欠身道：「回報監院師伯，弟子沒有，一概不知。」

悟玄禪師雙眉一皺，從禪床之上，飄身下了地，道：「你也隨老衲一同去見見那二人。」舉步跨出禪房。

智道、智海緊隨在悟玄禪師身後，奔向慧祖塔去。

三人來到慧祖塔附近，智遠和尚現身迎住道：「他們到是沉得住氣，仍在慧祖塔之內。」

悟玄禪師向智道和尚一揮手道：「把他們叫出來。」

智道和尚直趨塔前，向塔內揚聲道：「敝寺監院大師有請二位施主說話。」

塔門一開，呂柏年當先走了出來，辣手夫人稍後半步，走在呂柏年身後。

呂柏年抬眼只見面前站着四個和尚，當中那和尚年在六十左右，身裁修長，目射精光，直眼望着自己。

呂柏年抱拳一禮，道：「在下申公昌與宋錦峯有禮，見過監院大師。」

悟玄禪師合十當胸，還了一禮，道：「久仰！久仰！」忽然一回頭，喝道：「智海，站出來，請申宋兩施主認一認，他們可認得你？」

智海和尚跨步而前，向呂柏年合十宣了一聲佛號，道：「小僧智海，不知在何處與兩位施主見過面？」

呂柏年一怔道：「大師，您就是智海。」

智海和尚仍然保持着相當禮貌，欠身道：「不錯，小僧就是智海。」

呂柏年面現迷惘之色道：「請問貴寺有幾位智海大師？」

智海和尚道：「敝寺僧衆長幼有序，行輩分明，法號智海者，就只小僧一人，並無第二位。」

辣手夫人一嘆接口道：「少俠，不用再問了，我們分明上了別人的大當。」

悟玄禪師雙目神光猛射，罩住辣手夫人道：「事到如今，兩位施主，也不用支吾其詞，推三阻四了。」

接着，話聲忽然一沉，臉色一厲，道：「兩位施主既敢擅入我少林重地，犯我少林大忌，又何不直道來意，敝寺自當依禮接待。」

這個所謂「依禮接待」，可就不是普通迎賓之禮，而是照少林派的規矩，在功力技藝業上一分高下强弱。

呂柏年看出事態嚴重，抱拳陪笑道：「敢問禪師法號上下如何稱呼？」

悟玄禪師道：「老衲悟玄，現掌監院之職，施主有何見教，老衲洗耳恭聽。」

呂柏年道：「原來是四佛高僧之一的悟玄禪師，在下久仰了，禪師，請聽在下一言，今日之事，實在一時誤會，請禪師派人一問無我禪師，便知在下等來意。」

呂柏年看出當前情勢，因自己名譽被「龍鳳山莊」所破壞，非三言兩語可以洗淸，同時悟玄禪師能否取信，亦大有問題，所以長話短說，道出了無我禪師法號，想無我禪師已來少林，由他出面說明，縱有困難，也强似這樣被誤認為奸詐之徒，要好得多。

（以下轉入第壹一式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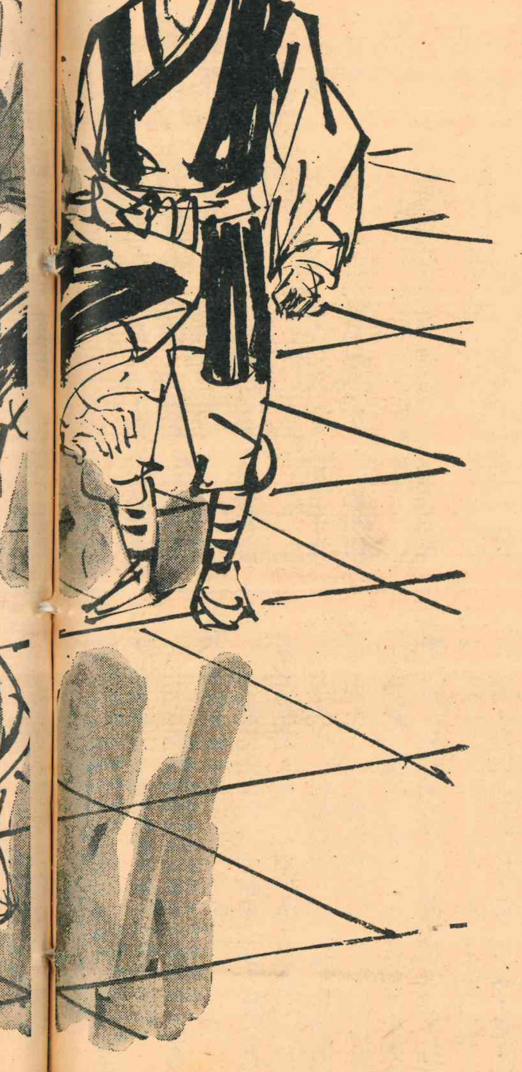
兩期完俠情中篇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圖

血影劍（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近十年來的少林、武當兩派，在大道禪師和玄慧眞人兩位主持下，宏揚佛道，光大法門，在江湖上享盡了風光，不料那日却闖來天毒敎的七劍，其中如尤坤一、司馬弘、朱天秉、古煌、丁暹等均是久在江湖享有盛名，他們由尤坤一領頭，直闖上清宮，武當掌門玄慧請出三位師兄，擺酒接待，尤坤一說出此行來意，是要武當派歸附天毒敎，玄慧道長婉予拒絕，雙方遂破臉動手，武當四老現身助陣，武當派由淸雲眞人率領六名師姪擺下三淸劍陣，雙方激鬥三十多招，依然是僵持之局——



玄門奇陣困羣惡　血影神功殲魔頭

這時，司馬弘和淸風道長之戰，却是已然到了勝負即見分明的階段！

那司馬弘的劍法，不但犀利，而且每一招攻出，都使人有着難以捉摸之感，即使是淸風道長那等沉穩之人，也不禁爲之越打心中越驚！

淸和道長長眉突揚，陡然拔出長劍，大喝一聲道：「司馬弘休得逞强，貧道也來討敎一番！」

寒光電閃，一招「空穴來風」平刺而出。

司馬弘哈哈一笑道：「你們早就該聯手了！」左手一揮，拍出一股掌力，幾乎將淸和道長迫退！淸和道長喝了聲「好功夫……」大袖一揚，也揮出一道勁風，迎向司馬弘掌力！

適時，淸風道長長劍，也迎面刺來。

司馬弘不愧七人中第一高手，雖是身受武當兩位長老的前後夾攻，但他左掌右劍，一揮一送之間，身形已然脫出七尺之外！

淸風，淸和兩位道長怒喝，齊齊追了過去。雙劍併舉，三人立即戰在一起。

玄慧道長衡量了一下眼前局勢，轉身向淸遠道長道：「師叔，小侄有意請師叔替下玄一。」

淸遠道長笑道：「掌門人，三淸劍陣，最多可容九人，愚叔之意，留着玄化師侄在旁掠陣，你我不妨揮劍加入，早早將他們擒下，也免得夜長夢多……」玄慧道長想了一想，道：「也好……」

亮出太乙神劍，大步走上前去。

淸遠道長身形一斜，揷身玄眞玄元之間！他手中寶劍一舉，竟將秦雷震的直向梅芳君身

上靠了過去。

玄慧掌門人是側身清雲道長與玄一道長之間。出手一劍，正巧攻的是六人中武功最高的朱天秉！他這招劍法攻得很平凡，一式「雁落平沙」，看不出有甚麼過人之處！

但出乎意料的却是朱天秉舉劍相架，兩劍剛自一觸，朱天秉手中長劍竟而噹的一聲，折成兩段！錯非朱天秉當眞不凡，只此一招，就會要了他的老命了！

這一下，可把朱天秉等人銳氣挫去不少！也嚇出了他們一身冷汗！

朱天秉心中明白，玄慧這一招就能削斷自己長劍，除了他手中寶劍，乃是武當鎭山之寶「太乙神劍」之外，也十足的顯示出，這位當代武當掌門人的功力之高，比之那清字輩四位長老，强過不下一倍！因爲玄慧側身而來，這第一劍根本不曾借用到陣中諸人之力，而自己全力貫注劍身已堅逾精鋼，若非玄慧道長功力高過於他，就算讓玄一等人手持太乙神劍，諒也無法震斷朱天秉的長劍了！

經此一擊，朱天秉等人自然是心中發毛了！

而武當諸子，可就精神大振，劍出如龍，迫得陣中六人大大喘氣，尤其是秦雷和梅芳君兩人，一個渾身汗水淋透，一個是長髮汗濕如洗！

任何人也可以看得出，他兩人已是强弩之末，傷身送命，也不過頃刻間事而已！

古煌眼見自己六人處境之險，殆非始料所及，忍不住大聲喝道：「朱兄，再不施攝心毒劍，難道眞要叫我們吃癟在武當牛鼻子手中麼？」

朱天秉聞言，手中半截斷劍一揮，護住了面門，接道：「古兄，三清劍陣的威力，大大出乎老夫意料之外，只怕攝心毒劍也難奏效了……」

他語音頓了一頓，又道：「倒是秦老弟的焚心神劍，也許可以試上一試！」

他這句話，似是提醒了秦雷，只見他怪叫了一聲道：「朱老說的有理，秦某倒是忘記使用焚心神劍了……」話音一落，右手長劍交到左手，在梅芳君，尤坤一兩支長劍掩護之下，探手入懷，取出一顆彈丸狀態之物！

清遠道長一見，大聲道：「掌門人，這是昔年火神林葱的遺物，雷火劍丸，號稱天下第一毒器，千萬不能容他施展……」

玄慧道長自也識得這歹毒之物，聞言沉聲道：「秦雷，你不怕傷了自己人麼？」

秦雷大笑道：「覆巢立下，焉有完卵？牛鼻子，要完，我們一塊兒完！」

話音一頓，手中那顆劍丸已然舉手欲待彈出！

玄慧掌門人臉色一變，喝道：「且慢！」

秦雷冷冷笑道：「怎麼？你們可是害怕了？」

玄慧道長道：「雷火劍丸，乃是兇殘絕毒之物，一旦發出，後果不堪設想，秦施主，你最好收回懷內，免造無端殺孽！」

此時此地，這些話秦雷怎會聽得入耳？

他右手陡然一揚，喝道：「要秦某不下殺手，牛鼻子，你得先下令撤去這三清劍陣！」

玄慧道長太乙神劍停在半空，顯然，他正在考慮，是否應該下令將這劍陣撤去！

清雲道長適時大聲道：「掌門人不可下令！」

秦雷聞言，濃眉一剔，喝道：「很好，你們既然仗恃三清劍陣，秦某就試試劍丸威力，看看能不能將這上清宮作成齏粉……」

話音一落，清雲道長已然接道：「秦施主，據貧道所知，那林施主的雷火劍丸，傳聞他一共只煉成了五顆，他有生之年，也只用過一次，當時曾將爲害江湖的烏蒙十怪，一舉殲滅，雷火劍丸的威力，由此方爲世人所知，但此後林施主也曾三度遇險，幸蒙一位高人暗施援手相救，方始脫困，竟也未曾再用雷火劍丸，足見傳聞煉就五顆之多，只恐有些不確實了……」

朱天秉聽得面色一變道：「清雲你莫非認爲秦老弟的雷火劍丸，不是林大俠親手煉製之物麼？」

清雲道長道：「不錯！貧道正是不信秦施主手中之物，乃是眞品！」

秦雷自己只有一顆，自然也沒有用過了！

因此，清雲道長話音一頓他不由得呆了一呆。

就在他這畧一遲疑之際，清遠，玄眞兩支長劍，立地電閃而來。

梅芳君，尤坤一心中大驚之下，連忙揮劍相架，不容清遠和玄眞道長的長劍，傷了手持雷火劍丸的秦雷！但是，他們却忽畧了一件大事。

三清劍法的威力，不是他們兩人能可抗衡，是以，兩人長劍一架之間，朱天秉已霍然變色，大喝道：「兩位不可硬架……」

可惜的是，他這聲喝叫太遲了！

四劍相交，發出兩聲清脆的噹噹銳响，梅芳君，尤坤一各自悶哼一聲，長劍脫手人已倒在地上！

敢情，兩人內腑，已受重創！

同時，清雲道長和玄慧掌門人的兩支長劍，電疾一轉，點上秦雷的前胸！

不過，劍上眞力，顯然并未發出！否則，秦雷一條小命，應是早已報銷了！

秦雷呢？他此刻整個人都呆了！

手中空自握住那威力大得嚇人的雷火劍丸，却是不知及時發出。

六人中，兩人重傷，一人受制，剩下朱天秉，古煌和丁遲，只覺身外壓力之大，幾乎使他們轉身都有些不靈光，那支長劍，在手中幾乎像重逾千斤一般。

朱天秉究竟見多識廣，沉穩的很，眼見自己等人已是危機四伏，居然他還很從容的乾咳了一聲喝道：「清雲，你以爲我們已經是甕中之鼈，束手待斃了麼？」

清雲道長手中長劍，指在秦雷胸前，一動未動，口中却道：「朱施主，識時務者，呼爲俊傑，在這等情況之下，你們卽使再作困獸之鬥，又於事何補？到不如……」

他話音未已，忽然聽得玄慧道長掌門人大喝一聲道：「狂徒敢爾……」

他那支本是壓在秦雷右手腕部的長劍，突地一翻而起，直向朱天秉削去！

原來，就在清玄道長說話之時，那朱天秉竟然暗中發出了他那毒劍，向玄一，玄眞和清遠道長襲去。就當時的情況而言，朱天秉這等突襲方式，幾乎是十拿九穩，可以將清遠等人傷在他那毒劍下！

結果，玄慧道長居然及時發覺，不但解除了一大危機，而且，也使朱天秉吃了大虧！

玄慧道長含怒出手，眞力瀰沛，再加上劍陣本身的力道，這一劍勁力之强幾乎足足有千斤之重！

朱天秉那「攝心毒劍」不但立卽被玄慧的長劍震的銀鍊折斷，飛向大殿之外，而且連他那左手的虎口，也被震的裂開，鮮血直流！

不過，玄慧長劍移開了秦雷右手；却使秦雷有了機會，竟在那間不容髮之際，將那雷火劍丸，脫手發出！

一溜烏光，直向大殿的正樑之上飛去，玄慧道長等人，各自瞪大了眼，却是無可奈何！

祇要那劍丸撞上大樑，一旦爆裂，整個大殿，祇怕就要化爲一片廢墟了！

清雲道長忿怒之下，陡然怒喝一聲，長劍一挺，當胸刺入秦雷前胸！

那秦雷似是也知道自己手中劍丸脫手，清雲道長決不會放過他，是的，就在那刹那之間，左手長劍也脫手擲出，揮向清雲道長小腹！

也不過眨眨眼之間，兩人同時已倒臥血泊中。

而此時那鷄蛋般大小的劍丸，也正向大樑之上撞去！殿內雙方未傷未死之人，這時祇有同時閉目，束手等死一途！

甚至連站在大殿外看的司馬弘也驚得忘記飛身出殿躲避！

一場無邊浩刦，快將發生在武當山上了！

除非那劍丸不是林葱之物，否則，在場之人，幾乎是決無倖理！

每個人都似乎明白這個道理，因此，每個人都在等着那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震和無數利箭般烈火焚身……也彷彿是永遠過不完一般難以忍受！

× × ×

究竟過了多久？沒有人知道！

但他們耳中，此刻却還不曾聽到爆裂之聲！相反的，他們每個人却聽到了一陣蒼老無比的長笑，且夾着一陣衣袂帶風之聲穿入了耳鼓之內！

一條人影，如同秋風落葉般，由大殿的正樑之上，飄落而下。

衆人受驚之下，不約而同的掉頭望去。

祇見一位身着青色長衫，赤足雲鞋，白髮垂肩，銀髯拂胸，身高也有八尺開外之高大老人，正看着他們而笑！

他那右手之中，赫然抓住了那枚雷火劍丸！敢情那劍丸不是沒有爆炸而是被人收去的了！所有的人，都喘了一口大氣！

他們，不覺從鬼門關中，又脫身還了陽！死亡的恐怖，生命的喜悅，一時之間，全在心頭交錯而過！

司馬弘似乎是第一個冷靜下來的人！

他手中長劍一揚，向清風道長大喝道：「清風，清和，咱們還沒有完呢！」

唰的一劍，當胸刺去。

清風清和兩劍齊出，三人頓時打的十分熱鬧。

那銀髯老人睜了睜眼，沒有喝阻，但他却目光一轉，向朱天秉道：「朱天秉，勾引秦雷投身天毒敎的，是你還是誰？」

這老人不但來得突兀，行動上使人十分驚奇，連他說出來的話，也使人大爲震驚，猜不出用意何在！朱天秉眉頭一皺，搖頭道：「朱某人沒有這大的能耐，此事要等梅姑娘來解釋了！」

銀髯老人的身份，雖然沒有人識得，但朱天秉似乎已猜出了幾分，是以回答之時，把自己撇得乾乾淨淨！銀髯老人聞言，看了那伏跌在地的梅香君一眼道：「是她麼？」

朱天秉道：「不錯！據朱某所知，她和秦雷老弟乃是一齊來到天毒敎的！」

銀髯老人道：「她不過是內腑被劍上眞力震傷，離死還遠，武當派有的是療治內傷的靈藥，玄慧掌門人可否看在老夫面子上，將她救醒？」

玄慧道長明知武當浩刦，全是這位老人伸手所挽救，當下自是不會拒絕，連忙稽首一禮，恭聲道：「長者所命，貧道自當遵從……」

轉頭向玄一道長道：「師兄，請用本門太乙金

丹，助這位女施主康復！」

玄一道長應了聲是，立即由懷中掏出一個瓷碗，傾出一顆荳大的靈丹，餵着那梅芳君吞了下去！不多時，梅芳君吐了一口大氣，欠身而起。

銀髯老人冷冷的看看她，喝道：「那秦雷可是與你一道投入天毒教中的麼？」

梅芳君兩眼眨了一眨，掃視了在場諸人一眼，發覺眼前的情況，甚是奇怪，心中雖然犯疑，口中却道：「不錯！秦雷呢？他……」

忽然間，她臉色一變，發出了一聲尖叫，直向那倒在血泊中的秦雷撲了過去！

秦雷死了！

清雲道長的那一劍，要了他的性命！而他的長劍，已插上清雲道長的小腹之中。

梅芳君剛剛醒轉，一急一驚之下，又立即暈了過去！

銀髯老人皺了皺眉頭，道：「錯不了！準是這丫頭幹的好事了！」

目光一轉，向朱天秉說道：「天毒教的教主是誰？」

朱天秉闖言，呆了一呆，說道：「本教的教主麼？」

銀髯老人道：「不錯！他是什麼人？竟然連你和司馬弘也能收歸門下？」

朱天秉有些茫然的搖了搖頭，道：「這個……朱某亦不大明白！」

銀髯老人勃然變色道：「胡說！朱天秉，你難道還不知道老夫是誰麼？竟敢信口胡說？」

朱天秉嘆了口氣道：「朱某如是猜的不錯，尊駕應是火神林老前輩了！」

銀髯老人冷冷一笑道：「你既然認得出老夫，就知在老夫面前胡說八道之人會有怎樣的下場！」

朱天秉道：「林老，朱某說的乃是實話！」

火神林葱哼了一聲道：「爾等身爲天毒教中的七星劍侍，居然不知教主是誰，天下寧有是理？」

朱天秉道：「朱某等人見那教主之時，教主的臉上都蒙着黑紗，平日稱呼，也照稱教主，不知他的姓名，那也不足爲怪啊！」

火神林葱見他侃侃而言，似是實情，不禁沉吟道：「天下事倒眞是無奇不有了！朱天秉，那天毒教主的武功，可是很高？」

朱天秉道：「幾乎已到鬼神莫測之機！否則，朱某和司馬兄諸人，又怎會甘心身爲下屬？」

火神林葱道：「這却也有理！別人不說，司馬弘的個性，老夫就明白一二……」

他話音未已，那司馬弘和清風，清和之戰，已到勝負立判之際！

清和道長的身上，已被司馬弘的劍鋒傷了八處！清風道長的道袍也被司馬弘的長劍削去了一角。

司馬弘似乎也沒有佔到多少先機，他那一身黑衣長衫，也現出了幾道裂痕！

林葱提到司馬弘，不由得轉頭向他望去，目睹三人激戰之情，心中一震，忍不住大喝一聲，道：「你們都給老夫住手！」

他這聲大喝，有如晴天起了個霹靂，祗震得人心中直跳，那本在苦拚的司馬弘和清風清和道長，也同時大吃一驚，紛紛猛攻一劍，收手後退。

林葱話音一落，向司馬弘招了招手，道：「你過來！」

司馬弘呆了一呆，但却依言走了過來，皺眉道：「老丈有何見教？」

看樣子，他還沒有認出這位老人是誰？

林葱淡淡一笑道：「你可認得老夫？」

司馬弘的年紀，已然不小，這老人竟在他面前自稱老夫，在他聽來甚爲耳生，但司馬弘心中也甚爲明白，這老兒在武林中的身份，必然甚高，否則，朱天秉又怎會那等畢恭畢敬的不敢跋扈了？

是以，林葱要他過來，他倒也聽話，大步走了過來，這時聽到他如此相詢，畧一沉思，立即接道：「區區孤陋寡聞，不知老丈怎麼稱呼……」

朱天秉這時在旁低聲道：「司馬兄，這位老前輩，他是大名鼎鼎的火神林老……」

司馬弘闖言，大爲意外的怔了一怔，道：「不可能！」

目光一轉接道：「朱兄，區區與林老前輩見過多次面，眼前的這位老丈，他決不是火神林老！」

朱天秉這回可呆了！

不但他，武當諸人，這時也呆了！

那銀髯老人自稱是火神林葱之時，他們已吃驚不小，祗因他能够接去那「雷火劍丸」，才使武當諸人，不得不相信他是火神林葱，此刻司馬弘說他不是，顯然是完全出人意表，他們一時之間，倒想不出武林中又有什麼人能够身具這等能耐！

銀髯老人眼見衆人發呆神態，不由得冷冷大笑道：「司馬弘，你說老夫不是林葱，那又是何人？武林中，還有什麼人能够有本領將火神的『雷火劍丸』收去呢？」

司馬弘淡淡一笑道：「能收雷火劍丸之人，當今武林至少還有十人，如果區區料想無訛，老前輩應是號稱武林中三大劍客之首，曾與火神林葱老人有過八拜之交的『血影劍叟』韓老了！」

「血影劍叟」四字入耳，在場之人，比聽到火神林葱之名，更爲吃驚！

因爲，司馬弘在這「血影劍叟」四字之中，改了一個字，那個「叟」字，本應是一個「魔」字，武林中三大劍客之首，乃是黑白兩道聞名，全都喪胆的大怪物「血影劍魔」韓冲。

銀髯老人闖言，則不住點頭，笑道：「司馬弘，你果然有些見識！那林二弟能够十分器重你，當眞不錯！」

言辭之中，已是承認了自己是誰了！

朱天秉這時可是大爲尷尬的上前一揖道：「朱某有眼無珠，尙望韓老前輩莫要見怪！」

敢情，這老人正是那「血影劍魔」韓冲！

朱天秉話音一落，韓冲揮手一笑道：「不妨事！老夫豈會怪你！其實，武林中能認識老夫之人，可還眞正的不多呢！」

話音一頓，掉頭向玄慧道長道：「掌門人，叫你屬下子弟，把這大廳清理一下，天毒教與你們之間的事，且等老夫來爲你們調處！如果你這上清宮還有酒菜，不妨先整治兩桌出來！」

玄慧道長連聲應是，不消片刻，就將廳中屍體清除出去，梅芳君則由朱天秉將她扶到一張太師椅中坐定。

看樣子，尤坤一已然對她說出了這位老人是誰，否則，她也不會如此乖乖的，不找武當道人報仇了！

兩桌酒菜，頃刻間也端了上來。

玄慧道長身爲主人，自是以禮肅請衆人入座！

韓冲揮了揮手，當先坐在上首位子，天毒七星，除了秦雷已死，尤坤一重傷被接往後院，其餘五人，就坐在韓冲這一席上，玄慧道長和清風道長在下座相陪。

另外的一席，則是由清遠，清和兩位道長，領着玄眞等人就座。

大夥兒畧爲進了些酒菜，「血影劍魔」韓冲老人，突然向司馬弘道：「司馬弘，你是怎樣投身天毒教的？若非老夫親目所見，可眞是難以相信，你會是七星劍侍之一了！」

司馬弘皺了皺白眉，苦笑了一聲，說道：「韓老，晚輩如是說人各有志，祗怕你老定然不肯相信的了！」

韓冲道：「當然！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司馬弘道：「但這却是事實！」

很明顯，司馬弘的言下之意，表示出他投身天毒教，乃是出諸於自己的意願並非是受人所挾了！

韓冲一手捋鬚，一手舉杯，向清風道長道：「清風道友，你信不信司馬弘的話？」

清風道長道：「貧道不敢相信！」

韓冲笑道：「不敢？道友這是什麼意思？」

清風道長笑道：「司馬檀樾雖然與貧道眼下站在敵對的立場，但是對他的爲人，却也知之甚深，以司馬檀樾的豪放個性，決不是自甘卑下之人！這中間，必是有着什麼特別原因！」

韓冲笑道：「很對！道友分析的絲絲入扣，老夫信服的很！」

笑聲一歛，目光轉向朱天秉，喝道：「你們怎樣的投身天毒教，老夫可以放下不問了！倒是你們要與武當派爲難之事，老夫倒要問一個明白！」

朱天秉笑道：「教主要我等來時，用意十分簡單，不過是要武當派全體子弟，投入天毒教，作爲本教湖廣分堂，並由玄慧掌門人担任堂主！」

韓冲忍不住搖頭道：「荒唐！朱天秉，你們那位教主是怎麼想出來的呢？」

朱天秉道：「晚輩等入教以來一向也祗是奉命行事，至於教主怎會想出這等事來，我們可是無人敢問的了！」

韓冲忽然沉聲道：「今天老夫既然碰上了這等事，可就不能不管，你們可以派一個人回去，告訴你們教主，要他自己來此解決！」

朱天秉一怔道：「這……」

韓冲道：「不願意麼？老夫手段，你們可還記得？」

朱天秉微微變色道：「韓老，這事我們是身不由己！如果老前輩眞要對我們不客氣，晚輩等也祗好身受了！」

韓冲道：「你以爲老夫不敢麼？但老夫今天格外施恩，放你們一馬，原因也不過是爲了知道你們乃是身不由己，否則，適才老夫就早將你們全都毀了！」

古煌這時突然插口道：「韓老前輩，古煌願意去向教主請示，但不知韓老能够在此等上多久？」

韓冲道：「一輩子都能等！」

他話音一頓，接道：「古煌，老夫可要把話說在頭裏，你如果想攪什麼花樣，吃苦的，可是你自己！」

古煌心中一凜，悚然道：「晚輩不敢！」

韓冲冷冷的哼了一聲，道：「老夫諒你也不敢！小花子，要去趁早！」

古煌站了起來，正待離去，祗見一名武當門下弟子，匆匆忙忙的由外面奔了進來，踏入大殿，便已跌倒地上！

玄眞道長臉色一變，飛身趕了過去，探了探那名弟子的脈息，搖頭一嘆道：「掌門人，明非師侄已然畢命了！」

玄慧道長口宣無量壽佛，嘆了口氣道：「有勞

師兄，要他們抬他下去，入土爲安！」

玄眞道長應一聲是，殿外立時走進四名明字輩道人，正待將明非的屍體抬走，韓沖忽然喝道：「且慢……」

身形一閃，大步走了過來，仔細的把那明非道人的全身上下看了個仔細，這才向玄眞道長一揮手，道：「好了，要他們抬下去吧！」

韓沖回到座中，目光向司馬弘一掃，道：「天毒敎中的高人不少，居然有人能施展『百步摧心掌』，倒是大出老夫意料之外，司馬弘，你可知道天毒敎中那一級的高手中有這等能人？」

敢情韓沖乃是檢查出那明非道人的致死之因！

武當諸人，聽得「百步摧心掌」五字，無不又是一怔！驚訝之情，溢於言表。

司馬弘却是在聞言之後，面露喜色，笑道：「韓老，能够施展這等武功之人，大概祗有敎主本人了！」

韓沖大笑道：「是麼？那敢情是他已來了？」

古煌這時已回到位子上，接道：「八成是的了！敎主駕到，晚輩等也可以不與老前輩衝突了！」

看上去，他們可眞還不敢與「血影魔劍」韓沖過不去！韓沖沉聲道：「你們心中倒也明白啊！老夫倒要試試那天毒敎主究竟是什麼來頭，竟然使你們聽命於他……」

司馬弘微微一笑道：「老前輩不可寄望過高，只怕到時也不容易查的出來呢！」

韓沖冷冷一笑道：「老夫不信！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老夫決不會認不出他的路數的！」

梅芳君忽然揷口道：「咱們敎主可是例外！」

韓沖淡淡一笑道：「爲什麼？」

梅芳君道：「他年紀甚輕，不是老一輩中人物，前輩又怎會知曉他的來歷？」

韓沖聞言，沉吟了一下道：「姑娘見過他的面目？」梅芳君道：「沒有！」

韓沖道：「妳旣然沒有見過他的面目，又怎會知曉他的年紀甚輕？」

梅芳君道：「晚輩是從他舉止和聲音中聽出來的！」

韓沖道：「婦道人家，有的事情也許比較仔細，倘若這天毒敎主眞是十分年輕，老夫倒眞個不敢誇口了！」

語音一頓，向淸風道長道：「貴派與天毒敎過去可是結過什麼樑子麼？」

淸風道人看了玄慧掌門一眼道：「掌門人，這事愚叔却是不大明白，有勞掌門人想上一想了！」

玄慧掌門人搖頭道：「天毒敎之名，小姪尙是頭一遭聽到，自然是談不上有什麼恩怨了！」

韓沖目光一轉，說道：「司馬弘，天毒敎旣與武當派毫無恩怨，你們爲何找上武當派來滋事生非呢？」

司馬弘道：「敎主有心統馭各大門派，自是不用有什麼恩怨藉口了！」

韓沖道：「好啊！口氣不小！老夫倒眞要試試你們這個敎主的手段了！」

朱天秉笑了一笑道：「舉世之中，除了韓老，只恐不會再有別人敢說這等大話了……」

韓沖怒道：「朱天秉，你這是奉承還是諷刺老夫？」

朱天秉悚然一驚，道：「不敢！晚輩之意，以敎主的武功而說，當代能與他頡頡之人，除了你老，可眞是絕無僅有了！」

韓沖哼了一聲，掉頭向梅芳君道：「梅姑娘，老夫有一句話要向妳討敎，妳可得照實回答！」

梅芳君道：「晚輩知必盡言！」

韓沖道：「那秦雷可是與你同時投身天毒敎的！」梅芳君道：「不錯！」

韓沖道：「妳爲他引進的麼？」

梅芳君搖頭道：「不是！」

韓沖道：「什麼人爲你們引進的？」

梅芳君道：「是白玉娥！」

韓沖對白玉娥之名茫然無知，聞言皺眉道：「白玉娥又是何許人？」

梅芳君道：「是天毒敎江南分堂的堂主，在武林中被人稱作『迷心白燕』。」

韓沖道：「是個女人了？」

梅芳君道：「不錯，很漂亮的女人！」

玄化道人這時忽然揷口道：「韓老前輩，這位迷心白燕，近幾年來，在江南道上，可是大有名望，想不到她竟然是天毒敎中的一位堂主！」

韓沖道：「是麼？她的爲人如何？」

玄化道人道：「口碑不壞！」

韓沖冷笑道：「那是有意沽名釣譽了！」

玄化道人道：「老前輩！這位女施主之一身武功，十分高明，晚輩行道江南之時，曾經見到他做過不少除暴安良的善事，看上去，果然是有意沽名釣譽而作掩飾了！」

韓沖看了看梅芳君，道：「那白玉娥爲你們引進天毒敎，可曾使用了什麼特別的手段？」

梅芳君有些茫然的接道：「沒有啊！」

韓沖看的心一動，忖道：「不論是司馬弘也好，朱天秉也好，一提到如何會使他們進入天毒敎之事，他們都似乎有些茫然，這之間，必是別有原因的了……」

一念及此，韓沖立即不再多問此事，却道：「梅姑娘，那秦雷的出身，妳可知道？」

梅芳君道：「當然曉得了！他乃是火神林大俠的關門弟子啊！」

韓沖一笑道：「可是秦雷自己對你說的？」

梅芳君道：「這乃是人人皆知之事，又何必要秦大哥自己來說呢？」

韓沖嘆了一口氣道：「老夫那林老弟眞是倒霉透了頂了……」

他語音微微的頓了一頓，又接道：「梅姑娘，妳見到秦雷時，他身上帶有幾顆雷火神丸？他說過麼？」

梅芳君道：「沒有！不過……」

她想了一想，又道：「晚輩彷彿聽他說過他留下了一顆！」

韓沖忽然仰天噓了一口氣道：「是了！準是錯不了的了……」

梅芳君一怔道：「什麼錯不了？」

韓沖道：「如是老夫猜的不錯，那迷心白燕白玉娥可能比妳更早認識秦雷，是不是！」

梅芳君道：「是啊！晚輩只知曉天毒敎三字，還是秦大哥告訴我的呢！」

韓沖點了點頭道：「很好，姑娘說了實話，老夫決不會再爲難於妳了！」

古煌這時忽然冷冷的向梅芳君道：「梅姑娘，本敎之事，你不嫌說的太多了一些嗎？」

梅芳君一怔道：「妾身可是說錯了什麼嗎？古老爲何如此不快？」

古煌道：「白堂主之事，未得敎主應允之前，你竟然洩露給了外人知道，敎主發覺之後，只恐妳到時有的好受的了！」

梅芳君呆了一呆，道：「這……妾身可沒有想到！」

丁遲也道：「梅姑娘，本敎規律，妳想是沒有忘記吧！這斷舌之罪，可也不大好受啊！」

梅芳君變色道：「這個……只要諸位不說，敎主又怎會知道呢？妾身……」

突然，一聲冷笑，由大殿之外傳來！

隨着那笑聲，有人冷冷的喝道：「梅芳君，妳身爲本敎七星劍侍，竟然知法犯法，還不快快自己割下舌頭，可免一死！」

話聲入耳，梅芳君的臉都靑了！

她連連說是的應了一聲，「屬下遵命」……站起身子，大步走到殿口，跪了下去，接道：「謝敎主活命之恩……」

銀牙一錯，就待抽劍自割香舌……

適時，韓沖突地遙遙伸手一指，笑喝道：「住手！」

說也奇怪，梅芳君的右手，持劍橫空，却是落不下去。

敢是她的曲池穴，被韓沖制住了！

這時，由大殿之外的天井之中，正緩緩的走來一人。

此人身材不高，穿了一襲黑衫，直拖到地。頭上挽了個朝天髻，揷了一支翠玉銀簪，臉上罩了一塊厚實的黑紗，使人看不出他是何等長相。雙手負在背後，右脅之下，掛了一支長劍。

他步履沉穩，態度安詳，一步一步，走到梅芳君身前。

他看了梅芳君一眼，喝道：「右手被制，左手爲何不動？」

梅芳君倒眞聽話，左手抓過長劍，就待割舌，那韓沖身子忽然站起，又是出手一指，將她左肘穴道，也告制住。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嚼舌自盡！」

這四個字說的斬釘截鐵，擲地有聲。

梅芳君的臉色，變得宛如白紙一般，但却螓首連點，表示遵命！

但是，韓沖又是連連發出一指，點向梅芳君正枕穴，使得梅芳君混身上下，動也不能再動一動，要想嚼舌自盡，也辦不到了！

出指同時，韓沖冷冷一笑道：「梅姑娘，妳這條命，老夫已經保下來了！任何人要想在老夫面前想傷妳一毫一髮，那就得先得老夫過了世才成。」

黑衣人嘿嘿一笑道：「是麼？閣下的口氣倒不小！本座屬下之人，居然要你來保命，這可眞是出人意料得很！」

韓沖大笑道：「是又如何？」

這時，司馬弘，朱天秉，古煌，丁遲和尤坤一已紛紛起身，紛紛上前，向那黑衣人，口呼敎主，長揖見禮。

黑衣人揮了揮手，向韓沖道：「尊駕如此蠻橫，莫非不懂武林中的規矩麼？」

韓沖道：「什麼規矩？」

黑衣人道：「本座依照敎規，處置自己屬下以應得之罪，你橫加阻撓，豈不是不懂規矩？」

韓沖目光一寒，道：「你是天毒敎的敎主？」

黑衣人道：「不錯！」

韓沖道：「你可有名姓？」

黑衣人道：「當然有！」

韓沖道：「說出來！」

黑衣人忽然冷笑道：「不必要！那姓名本是身外之物，尊駕只要知道本座是天毒敎敎主，那已很



梅香君跪在天毒教主前；正欲橫劍割舌，爲韓沖凌空點住肘關穴。

够了！」

韓沖怒道：「娃兒，你好狂妄！」

黑衣人也怒道：「老匹夫，你胆敢揷手架樑，與天毒教過不去，豈不也是狂妄無比麼？」

韓沖似是聽他這聲老匹夫羞起了怒火，喝道：「娃兒？你可知道老夫是誰？」

黑衣人笑道：「韓沖，是麼？」

韓沖皺眉道：「既然知曉老夫名號，就該知曉老夫的爲人！娃兒，今天你可要好好的打點了！」

黑衣人陡地大笑了一聲道：「老匹夫，你別把血影劍看得太高明了，武林中別人怕你，須知我天毒教主，却並未把你的血影劍看在眼中！」

這位天毒教主，果然狂妄的很。

韓沖聽他如此口氣，反到不再生氣，仰天哈哈一笑，道：「如此大胆之人，老夫還是第一次見到！娃兒，你既能連司馬弘也收在屬下，想必眞是有些過人的武功，老夫今天倒要好好的見識見識了！」

「黑衣人道：「本座也正要見識見識尊駕的血影劍法，老匹夫，亮劍吧！」

韓沖目光一轉，向玄慧掌門道：「掌門人，撤去殿中酒筵！」

玄慧自是應命，立命門下子弟，將酒筵撤去。

韓沖移步到了大殿當中，笑道：「你可以進來了！」

天毒教主哼了一聲，大步走了入內。

他右手之中，已然撤出脅下長劍。

這等動作，在一般人看來，並無什麼不妥。但看在韓沖眼中，這老人不由得一手掀着銀髯在心中暗笑起來，顯然，這天毒教主已是色厲內荏，才會先行拔劍。

韓沖表面上可沒有揭穿此事，只是向玄慧道長揮了揮手道：「掌門人，三清劍陣的威力，老夫方才已然見過了，有勞你率領玄字輩高手，在這大殿之前，佈下一座三清劍陣，老夫今天已打定主意，天毒教之人，一個也別想脫出上清宮了！」

玄慧道長稽首道：「晚輩遵命……」

他果然率領了玄眞等人，在司馬弘等人身外，佈下了一座三清劍陣。

清風，清和，清遠三位道人，則分立大殿的另外三面，彷彿是要堵住逃走之人的去路。

一切安排好，韓沖這才向身前的天毒教主大笑道：「閣下出劍吧！」

天毒教主面上現出激動，彷彿正在運氣，聞言冷冷的一笑道：「老匹夫，你想得很好！」

韓沖道：「怎樣？你以爲你還走得了麼？」

天毒教主道：「韓沖，休說這小小三清劍陣，就算那號稱天下第一奇陣的少林羅漢陣，也不在本座眼中！」

韓沖道：「是麼？你見過羅漢陣？」

天毒教主微微一哂道：「不用見識，本座向來不把少林放在眼中！」

韓沖大笑道：「黃口孺子，一派胡言！」

天毒教主冷冷道：「本座自有破他之法，何須見識？」

直到此刻，他忽然似是想起了什麼，向司馬弘道：「司馬兄，那秦雷那裏去了爲何不在此處？」

司馬弘忙道：「秦兄弟已然遭了武當毒手，和清雲道長同歸於盡了！」

天毒教主似是一怔，道：「有這等事？」

他語音頓了一頓，又道：「你們準備好，本座擒下韓沖之後，你等便可動手將武當各派上下掃數誅光殺絕！」

司馬弘等人，同時應了一聲是！

韓沖聞言，却是仰天大笑道：「天毒小兒，你不怕風大閃了你舌根麼？你倘是眞有這等本領，那梅姑娘被老夫制了穴道，你爲何不能將她解開？」

這句話似乎大出那天毒教主之意料之外，他混身一震，脫口說道：「你以爲本座解不開她的穴道麼？」

韓沖笑道：「可要試試？」

天毒教主冷笑道：「不要了！本座且等破了武當，再解她的穴道也不遲！」

他這句話，聽來到也堂而皇之，十分有理！但是，骨子裏會不會眞如他說的這等冠冕呢？那只有天毒教主自己心中明白了！

韓沖依然沒有揭穿他，笑了一笑道：「娃兒，老夫想起來了，那江南分堂白堂主白玉娥，今天來了沒有？」

天毒教主道：「來不來與你何關？」

韓沖道：「當然有關的了！老夫要找她問幾句話！」

天毒教主冷笑道：「老兒，你如果勝不了本座，只怕永遠見不到她了！」

韓沖道：「她來了？隱身在外？是麼？」

「血影劍魔」究竟是老手，對方每一句話，似乎都漏不過他的耳朶。

而且，對方話中，稍有漏洞，也逃不過他的觀察。

天毒教主顯然對於韓沖的老練，感到吃驚沉聲道：「尊駕想在本座口中套話，未免太聰明了！」

韓沖大笑道：「很好，老夫相信，你也不會獨自一人前來，不過，老夫告訴你，若是你肯把白玉娥找來，又能放棄收服武當與爲禍武林之心，老夫也許可以網開一面，放你一條生路！」

天毒教主冷笑道：「憑你也配麼？武林三大劍客之名，本座知之長久，但吹牛這樁事，可算你第一了！」

韓沖道：「你如此執迷不悟，那是逼得老夫只有一途可走了！娃兒，你莫以爲有了三顆雷火劍丸，便能縱橫天下啊！」

韓沖話音一落，天毒教主混身大感一震！

他那蒙面黑紗，現出了陣陣波紋，半晌方道：「你……怎知本座握有三顆雷火劍丸？」

韓沖笑道：「不但老夫知道你握有三顆劍丸，而且，老夫還知曉，老夫的拜弟，火神林葱，並未眞死，而是落在你這娃兒的手中！」

那天毒教主手中長劍一陣顫動，喝道：「老匹夫，你好像知道的太多了一些！」

他語音一頓，又道：「不過，那林葱却是眞正的死了，老匹夫，你信也不信？」

韓沖呆了一呆道：「眞死了？」

天毒教主道：「不錯！」

韓沖道：「你下的毒手？」

天毒教主道：「是他的老僕秦二之子！」

韓沖道：「秦雷？你……也知道他不是林葱的弟子？」

原來秦雷是火神林老僕人的兒子！

司馬弘等人聞言，不由得暗暗皺了皺眉！彷彿是感到這秦雷居然也身爲七星劍侍，未免太辱沒了他們身份！

天毒教主却道：「英雄不論出身低，他秦雷的武功，已得火神眞傳，就算他是火神的弟子，又有什麼不可？」

韓沖冷笑道：「娃兒，這秦雷叛上之事，可是

那白玉娥一手促成的麼？」

天毒教主道：「是又如何？尊駕莫非還眞想替那林葱報仇嗎？」

韓冲道：「你以爲老夫來此作甚？娃兒，不說林葱是否只死在秦雷那逆種一人手中，錯非你們天毒教有人唆使，他也沒有這等胆量，老夫第一個放不過你，第二個就是找那白玉娥了！」

天毒教主嘿嘿一笑道：「很好，勝過了本座，你再去找那白堂主吧！」

話音一落，長劍一振，又喝道：「拔劍！」

韓冲目光一掃在場諸人，這才緩緩伸手，向玄慧道長道：「掌門人，借一支劍用用！」

玄慧道長立卽應聲將手中太乙神劍拋了過來。

韓冲右手一揮，笑道：「不要你這支，隨便取一柄卽可！」

一股掌風，將那支太乙劍送回玄慧手中。

這時，一名明字輩的道人，已遞上一柄青鋼長劍。

韓冲不用武當鎭山之劍，有着兩點原因，其一，是太乙劍在武當派中，只有掌門人才可用，他不願破壞了武當祖先舊例。

其二，太乙劍在玄慧手中，用以對敵，可使玄慧平添三成威力，而自己用任何一支劍，都無所謂，是以，他才不肯接用太乙神劍！

韓冲接過那支普通長劍，笑一笑道：「娃兒，你要不要再考慮一下？否則，一旦動起手來，那可就沒有收手的機會了！」

天毒教主喝道：「動手吧！本座不想再聽你嘮叨！」

韓冲搖了搖頭，看了看手中劍，長嘆一聲道：「劍啊！劍啊！老夫已十年不用此物，今天爲了二弟之仇，也爲了武當免遭奇禍，武林不被浩刦，恕老夫又要借重於你，重懲兇徒了！」

話音一頓，又喝道：「娃兒出手！」

那天毒教主一順手中長劍，一言未發，刷的一聲，一招「風雨漫天」，抖出斗大劍花，當胸刺了過來。

韓冲一見，喝道：「飛花劍！你是那飛花女莊萍的什麼人？」舉手一揮，化解了對方劍勢。

一招出手，便被韓冲喝出了來路，對那天毒教主而言，實在是大感驚慄！

他似是呆了呆道：「你的見識倒是不少啊！」手一轉，又是一劍，斜斜飄了過來。

同時喝道：「你可識得這一招？」

韓冲長劍一擺，一式「彩霞在天」，將天毒教主的寶劍架開，大笑道：「飄香五劍中的夜雨飄香，你和那位『玉劍飄香』鄧銀姑也有淵源麼？」

天毒教主哼了一聲，又是一劍刺了過來。

這一招用的却是點蒼「流星劍法」，韓冲沒有回手，却道：「敢情你所學甚雜，老夫諒你也精不到那裏去了！」

天毒教主嘿嘿一笑，劍勢忽然轉快，有如狂風驟雨一般攻了過來。

韓冲身形電轉，步履安詳的閃避了十招，這才一振手中長劍，道：「天毒小兒，當心了！」

銀髯飄飄，身子有如行雲流水般滑行五尺，右手長劍一揚，高大的身子一轉，刷的一聲，攻出了七招五式！

這幾招出手之快，威力之大，只看得武當諸小，和司馬弘等人，無不爲之心驚肉戰，屏息着不敢出聲。

那天毒教主似也知曉韓冲的劍勢凌厲，脚下展開一套迷離怪步，在韓冲那如山的劍影之中，穿來穿去，好不容易，才把這七招劍法躲開。

韓冲哈哈一笑道：「八仙迷踪步，看來你這娃兒與那靈河神叟范大俠也有一些關連了！」

長笑聲中，又是三招連環攻出。

天毒教主仗着那套神奇莫測的步法，依舊從容避過韓冲這三劍，口中却道：「老匹夫，你如果有本領，試試能不能沾到本座衣襟！」

說話之間，人已轉到韓冲身後，手中劍鋒一轉，刺向了老人的後心。

韓冲身後，直似有眼，天毒教主的劍光乍起，韓冲已霍地旋身，左手五指箕張直向他劍身抓去。

天毒教主一見韓冲那五指亮出，有如五根燒紅的烙鐵，心中大大一震，忖道：「血影神功已施展出來，可千萬大意不得……」

思忖間，連忙撤劍，飄身後退。

韓冲大喝一聲，左手功力暴發，右手長劍，却是一點而出！

一縷縷紅色光影，由劍尖飛馳而來。

司馬弘一見失聲道：「血影魔劍，教主當心！」其實，不消他在旁警告，天毒教主早已是上了心了！

韓冲「血影劍」眞炁一發，天毒教主已身如鬼魅遊走，轉得幾轉，閃向韓冲左後方了！

那股淡紅色眞炁，傍着天毒教主身左五寸地位，穿行而過，擊中了大殿的一根五人合抱的巨柱，嗤的一聲，青烟下洞穿了一個寸許方圓的小洞！

什麼人能當得起這一擊？

天毒教主暗暗出了一身冷汗。

但他此刻身在韓冲後方，機不可失，右手長劍一轉，電疾刺向韓冲脅下。

韓冲身爲當代頂尖高手，豈能容得天毒教主之偸襲成功？大袖一揮，竟以鐵袖玄功，捲向天毒教主長劍。

天毒教主自知本身功力與韓冲相較，差得太遠，眼見這老人應變之快，處處搶了先機，遞出的劍勢，立卽又收了回去。仗着八仙迷踪步法，在韓冲身外轉來轉去。

韓冲這時心中也暗暗稱奇！

天毒教主的武功之雜，心機之巧，錯非自己在此，武當諸子，果然不是他的對手！

以他百年個性，只要全力相逼，十招之內，定可將對方收拾！

但他此刻却未曾認眞下手，這之間，有着兩種原因！

其一，他因爲對方居然會施「八仙迷踪步」，碍於靈河神叟的威望，他不想觸怒那位忘年故交的大俠！

其二，他是想迫得對方召來埋伏在外之人，免得自己日後再去奔波，到處尋找那位勾引秦雷叛上的罪魁！

因而，他動手之時，處處留了一些退地，不肯暴施殺手，將對方置諸死地。

二十招過去，天毒教主已然覺出了自己的處境之危，再有頓飯時光，恐怕就要失去逃命的機會！

敢情，韓冲與他動手之間，那「血影劍炁」，並未撤回，每過一招，大殿當中，便充滿了一圈劍炁！

這久時間下來，天毒教主身外，已被韓冲的劍炁所包圍，除非他有能力突破這漸漸形如實質的淡紅劍炁，否則，終久必受其害。

天毒教主心中眞個着了慌！

眨眼之間，又是五招過去，天毒教主衡量利害得失，終於迫得撮唇發出了一聲尖銳刺耳長嘯！

這一聲長嘯，有如鶴唳長空，傳出遠遠。

嘯聲入耳，韓冲臉上頓露笑意。

而司馬弘等人也面現喜色，各各拔出了寶劍，大有躍躍欲試之勢。

武當諸子，則大爲緊張，那三淸劍陣中諸人，更是個個凝神，只待玄慧掌門人一聲令下，便自發動攻勢。

天毒教主嘯聲一落，也不過眨眼之間，只見由那武當上淸宮的門外，如飛般奔來十多條人影！

這些人之身形之快，都可列入武林一流高手。

他們一聲不响，齊齊奔入了大殿，闖入三淸劍陣之中。

韓冲定睛望去，只見這衝進大殿的人數，多達十位。

爲首的一位乃是一個手持拐杖的白髮老太婆。

他不由得心中一動，長劍斜指着天毒教主，冷冷大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老夫本家要命婆子韓二嫂麼？幸會了！」

那白髮老婆婆，在武林中號稱「要命婆婆」韓二嬸，可算得上是位大大有名的魔頭，此刻聞言，却道：「怪不得武當派胆敢抗拒本教，竟然有你這老妖怪在爲他們撐腰，那也怪不了他們了！」

話音一落，一橫手中木拐，向那天毒教主笑道：「教主，可要將這韓老兒先行拿下？」

天毒教主道：「有勞總護法了！」

韓冲一聽，大笑道：「韓二嫂，你是天毒教的總護法嗎？這身份好像不低啊！」

韓二嬸道：「是又怎麼樣？要不要見識一下老身的木拐，足不足以砸爛你的腦袋？」

韓冲笑道：「你倒是挺會吹牛的啊！二嫂子，你身後的九個人，又都是誰？」

韓二嬸道：「天毒教江南堂和河間分堂的高手，你想見識一下麼？」

韓冲道：「老夫只想見識一個人！」

韓二嬸道：「那一個？」

韓冲道：「江南分堂堂主白玉娥！」

韓二嬸笑道：「那容易……」

一揮手，向身旁一名白衣少婦道：「玉娥！你就去見見這老妖怪！」

那白玉娥長的十分嫵媚，聞言應聲姍姍移步，向前走了三步，淺淺一笑：「老人家找我麼？」

韓冲道：「不錯！妳再過來幾步！」

白玉娥嫣然一笑，道：「老人家，你……」

她口中你字剛出，人尙未曾移步，天毒教主已沉聲道：「白堂主，站在原地，莫再上前！」

白玉娥怔了一怔，道：「屬下遵命！」

韓冲這時却道：「白玉娥，那秦雷進入天毒教，可是妳勾引的麼？」

白玉娥笑道：「不錯！他跟妾身很要好，除了投入天毒教，他又那能有機會親近妾身呢？」

她如此放蕩的說話，只聽得武當諸子，人人皺眉。

天毒教主這時忽然揮出一劍，喝道：「老匹夫，本座屬下之人已到，你可要準備後事了！」

韓冲寶劍一抖，劍上眞力一湧，將天毒教主逼回原地，口中却向白玉娥道：「白玉娥，那火神林葱之死，可是你教唆秦雷下的手？」

白玉娥格格一笑道：「那秦雷爲了想博我的歡心，自願將林葱的雷火劍丸取來給我，至於他是不是殺了林葱而取到劍丸，那我就不明白了！」

韓沖道：「那雷火劍丸現在何處？」

白玉娥道：「秦雷給了我三顆，兩顆是給了教主，一顆由我帶在身邊，目前已然用掉了！」

韓沖眉頭一揚，道：「妳用在何處？」

白玉娥道：「江南第一世家的『豪傑居』，已然夷爲平地，那就是妾身的手段！」

韓沖呆了一呆，道：「長江大豪凌化龍一家，都遭了你的毒手麼？」

白玉娥道：「可不？他不顧担任本教江南分舵的舵主，自然是容他不得了！」

她妙目一轉，格格一笑，向武當諸人道：「如果武當派的道長們自信比那凌化龍更强，那也不妨試試，武當上淸宮會不會也被夷爲平地！」

玄慧道人冷冷一笑道：「女施主不要逞口舌之快，死後必入割舌地獄！」

白玉娥笑道：「我才不在乎呢……」

她那副媚態，使人看來好生惡心。

尤其是那等飛揚浮躁，不可一世的氣勢，幾乎連教主都已不曾放在眼中。

韓沖這時却微微一笑道：「白玉娥，林葱之死，算來你應當是罪魁禍首的了！」

白玉娥掠了掠鬢角，嬌笑道：「喲！老人家這話說的好難聽啊！什麼罪魁禍首？妾身一向奉公守法，從來不曾作奸犯科，又何來之罪呢？」

韓沖怒哼了一聲，道：「白玉娥，今天老夫可以放過任何人，但却不會放過妳！」

白玉娥怔了一怔，道：「爲什麼呀？妾身也沒有什麼地方開罪了你老人家啊？」

韓沖道：「丫頭，你可知道老夫是誰麼？」

白玉娥道：「血影劍魔韓沖，是麼？」

韓沖道：「不錯！但老夫與火神林葱是什麼關係，你知不知道？」

白玉娥道：「什麼關係？他總不會是你的兄弟吧！」

韓沖大聲道：「他正是老夫的兄弟！」

語音一頓，又道：「丫頭，你是束手就擒，容老夫挖你的心肝，祭奠亡弟之靈，還是由老夫動手將你擒下？」

白玉娥這下子可眞吃驚不小了！

她看了看韓二嬸，低聲道：「總護法，韓沖眞是火神的兄長麼？」

韓二嬸冷哼了一聲道：「不錯！他們是結拜金蘭，誓同生死之交，姑娘，妳站得靠近老身一些吧！免得這老妖怪突然發出劍炁，妳那小命就保不住了！」

白玉娥當眞的退了三步，靠在韓二嬸身邊。

韓沖這時目光一轉，向玄慧掌門道：「掌門人，三淸劍陣可以發動了！天毒教來此之人，一個都不許放走！」

玄慧道長應聲道：「貧道遵命！」

長劍一揮，催動了三淸劍陣。

司馬弘等人首當其衝，紛紛舉劍相迎。

韓二嬸木拐一擺大喝道：「韓沖，老身單獨跟你見過高下！」

韓沖大笑道：「單獨麼？憑你也配！」

左手亮掌一拍，格開韓二嬸木拐，右手長劍眞力貫注，指向天毒教主一點，但聞嗤的一聲，一縷紅光立閃卽隱，那天毒教主揮劍一迎，竟然阻擋不住，噹的一聲，長劍軟垂，人也向後蹌踉了五步！

只見他左手忽然掩胸前，點點鮮血，順着五指流下！韓二嬸一見，暴喝一聲，率着同來九人，一齊圍了上來，拐劍刀錘，全向韓沖身上招呼過來。

韓沖呵呵一笑，血影劍炁陡然大盛，揮劍一舞，却聽得一陣嗆嗆之聲入耳，七般兵刄，紛紛斷落地上。七條人影在陣陣悶哼聲中，跌倒塵埃！

血影劍魔的眞功夫，這時才眞正的亮了出來。

韓沖一招得手，更不饒人，只見他左手一抓，白玉娥已被提離地面三尺，右手長劍一揮，另一位河間分堂堂主，身穿銀衣的大漢，竟是飲劍身亡。

韓二嬸呆得一呆，血影劍炁已告襲來，她究竟武功不凡，狂叫一聲，噴出滿口鮮血，雖然身受重傷，居然還有餘力，一頓木拐，縱身而起，撞破了大殿的屋頂，落荒逃去。

韓沖沒有追趕她，提着白玉娥，走到三淸劍陣之前，大喝一聲道：「住手！」

玄慧道長招呼了一聲，七人同時，寶劍一收，跳出圈外，司馬弘等人，也適時收劍而立。

韓沖望着司馬弘道：「司馬弘，你們教主已然死了，天毒教可以散啦，老夫不爲已甚，只要你們自知收歛，老夫也不會再找你們的麻煩了！」

司馬弘等五人那裏還敢再說什麼？齊齊應了一聲：「遵命！」向韓沖長揖到地，並且向玄慧道長致了歉意，這才紛紛出門而去。

韓沖走到梅芳君身前，舉手一拍，拍開了她的穴道喝道：「天毒教主已死，妳不妨將他的屍體運回去，找到韓二嫂，叫她立卽解散天毒教，知道麼？」梅芳君連聲應道：「晚輩知道！」

她移步過去，將那已然躺在地上的天毒教主抱起，正欲離去，韓沖忽然喝道：「且慢！」

梅芳君呆了一呆，道：「老前輩有何指教？」

韓沖一言未發，挾着半死的白玉娥，走了過來，伸手在那天毒教主身上搜出兩顆雷火劍丸，然後才一抬手揭開那天毒教主的罩面黑紗！

黑紗之下，竟是一張面目嬌美的少女！

韓沖自是不識此女是誰，但梅芳君却驚呼了一聲道：「是她！」韓沖道：「她是誰？」

梅芳君道：「點蒼掌門人的大女兒，林紅姑啊！」韓沖噓了口氣，道：「怪不得她會流星劍法呢！梅姑娘，你把她送到點蒼去吧！」

梅芳君那敢怠慢，應聲抱起林紅姑疾步奔出了宮門而去。韓沖挾着白玉娥，大步出了上淸宮，這才四顧了在身後恭送他的玄慧掌門等諸人一眼道：「天毒大刼雖已敉平，但武林中魔頭們不會只有他們一幫，你們也該好好閉關勤修玄門心法，以防道長魔高，釀成巨禍了……」

玄慧道長稽首恭聲道：「老前輩教訓的是，武當浩刼，承蒙老前輩大力化解，此恩此德，我武當小弟，沒齒難忘，今後你老如有任何用得到武當之處，但只一紙手令到來，雖然赴湯蹈火，武當子弟，也在所不辭！」

韓沖哈哈一笑道：「好說了！你們回去吧！吳沐紅之事，只恐林美風並不知曉，你們不必記恨點蒼一派了！」

玄慧道長稽首道：「貧道記下了！」

韓沖這才放心的點了點頭，大步下山而去。

一場無邊浩刼，終於平靜的過去了！

武林中的風雲，到也是來得快，去得也很快！

但誰又能說，此處就沒有了糾紛？

會不會再有第二個「血影劍魔」出現，來排難解紛？

天下事本來就難以逆料，何況是武林中的事？

玄慧道長深深的吐了一口大氣，長嘆一聲道：「武當劍法，已落下乘，要想重振祖師聲威，本門子弟，可眞要痛下苦功，勤修數載了……」（完）

風塵怒俠

•本文承自第98頁•

這原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那知悟玄禪師先是一怔，更道：「敝寺並無法號無我……」

呂柏年忙截口道：「在下說的是武林三奇之一的無我禪師。」

悟玄禪師朗朗一笑道：「施主，你可是有心戲弄老衲，想那武林三奇之一的無我禪師，俠踪無定，這叫老衲到那裏去找他，何況……」

呂柏年愕然道：「無我禪師不是已經前來貴寺了麼？聽禪師口氣，好像竟然尚不知道。」

悟玄禪師一怔道：「有此等事，老衲怎會不知道。」

呂柏年道：「是否因禪師事務繁忙，貴掌門方丈未派人告知禪師？」

這是不可能的事，悟玄禪師身爲監院之職，事無大小，都需經過他這一關，他處理不了的，才敢驚動掌門方丈，寺中來了無我禪師這等貴賓，悟玄禪師斷無不知之理。

悟玄禪師到底是有道高僧，雖明知無我禪師並未前來，但仍怕事有萬一，當下向智道和尚一揮手道：「無我禪師是否已來，速去查來。」

智道和尚合十當胸頷首道：「是！」轉身疾行而去。

智道和尚走後，悟玄禪師站立當地，雙目一垂，便不言不語了。

呂柏年與辣手夫人也只好默不做聲，等智道和尚回來，再做計較。

智道和尚回來得極快，看他一臉惱怒之色，呂柏年與辣手夫人都不由得心情一沉，暗自担心。

果然，智道和尚來到悟玄禪師面前躬身報告道：「啓稟監院師伯，無我禪師並未前來本寺。」

悟玄禪師猛一抬頭，目光炯炯的望着呂柏年與辣手夫人道：「兩位該聽到敝師姪智道的話了，無我禪師並未前來敝寺，兩位還有何話可說。」

呂柏年道：「在下等實是與無我禪師一道同行而來，無我禪師分明已於今日一早前來貴寺……」

悟玄禪師面色一沉，截口道：「施主，空言無益，兩位如不願將實情見告，那就莫怪老衲要無禮了。」

呂柏年實在不願誤會加深，劍眉一蹙道：「禪師既不相信在下的話，在下已無話可說，但不知禪師要如何處置在下兩人？」

悟玄禪師道：「如兩位不加反抗，束手聽命，老衲稟明敝掌門方丈，從輕發落，否則，一經動手，以兩位犯我少林禁地而言，定必格殺不論。」

呂柏年道：「那是說，如果在下等束手就擒，貴寺一定給我們一個公平機會？」

悟玄禪師道：「本寺佛門之地，我佛慈悲爲懷，如確係被人所害，當不無辨明機會。」

呂柏年道：「請禪師容在下兩人商量一下，再作答覆如何？」

悟玄禪師點頭道：「但願兩位施主明智抉擇，千萬不要自誤。」

少林眞不愧大門大派，呂柏年他們犯了少林慧祖塔原是極爲嚴重的大事，但悟玄禪師仍然保持泱泱風範，不偏不激。呂柏年與辣手夫人退了五步，轉過身去，用傳音神功，商量起來，呂柏年皺了一皺眉頭，道：「夫人，你看我們能不能夠束手被擒，以化解這一場誤會。」

（待續未完）

關外玉鳳

魔中俠續篇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獲得「關外玉鳳」何瑤卿之助，輕易的擒下田秀秀，解救了閱人解語、尉遲如蘭。從烈火姥姥對「逍遙處士」何尙武的疑念及田秀秀所透露的何尙武的行徑；猜料出現在的何尙武實非本人，而是他人瓜代，爲了要證實這一猜忖，南宮逸奇擬單身犯險，强闖至尊宮，正以此際，「金笛先生」易從哲和「醫俊雙絕」諸葛高風，「地府秀士」宇文旭突地來到，證實了何尙武被囚，尉遲如蘭提議由南宮逸奇假扮易從哲往探何尙武下落，並說對其中困難問題有辦法——

勇蓋世兮 闖龍潭虎穴

南宮逸奇精神一振，道：「有何解決辦法，蘭妹說！」

尉遲如蘭美目輕轉地瞥視了何瑤卿一眼，道：「這解決辦法就必須要靠卿妹帮忙了。」

何瑤卿連忙說道：「蘭姊，要小妹如何帮忙法，妳只管說好了，就是要小妹去赴死，只要能够救出我爹，小妹也甘心情願！」

尉遲如蘭微微一笑，道：「卿妹，這不須要妳去赴死，事情也沒有那麼嚴重。」

語聲一頓，眨眨美目道：「由南宮大哥化裝易容成易伯父和妳一起回莊，回到莊上之後；妳便以要易伯父傳授那稱絕武林的『笛音心法』爲由；和他在一起，暗中指點莊衆屬下人等的姓名職司……如此，我想有個三五天的時間儘够了。」

南宮逸奇首先讚同地道：「蘭妹高明，如此一來，便絕不會有露出破綻之虞了！」

尉遲如蘭甜美地笑說道：「你先別誇讚我，這裏面還有問題呢！」

南宮逸奇愕然一怔！問：「還有什麼問題？」

何瑤卿也是愕然一怔！目視尉遲如蘭，雙目中現露出一片迷惑之色。

尉遲如蘭美目眨動地問道：「易伯父那『笛音心法』，你會麼？」

「這……」南宮逸奇搖頭道：「不會。」

「金笛先生」易從哲一聽，心中立刻明白了尉遲如蘭的意思，不由哈哈一笑，道：「尉遲賢侄女

，這也是不成問題的問題。」

語鋒微微一頓，目視南宮逸奇笑說道：「老朽這點淺薄技藝，只要南宮大俠不嫌棄，老朽決不自秘！」

南宮逸奇連忙接口道：「易大俠太自謙了，『笛音心法』稱絕武林，威震寰宇，如說這也是淺薄技藝，放眼當今天下武林那就沒有……」

易從哲哈哈大笑道：「好了好了，南宮大俠請勿再說下去了，就這樣，老朽已經有點飄飄然，再說下去，老朽可就要連自己姓什麼都不知道了。」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易大俠太客氣，也太會取笑了……」

尉遲如蘭接口道：「你們二位都不必徒說客氣話了，事情就這樣決定，稍停便請易伯父將『笛音心法』單獨傳授……」

南宮逸奇倏然抬手一搖，阻斷了尉遲如蘭的未完之言，說道：「我看不必多此一舉了。」

尉遲如蘭美目微睜地道：「爲什麼？」

易從哲道：「南宮大俠可是嫌棄？」

南宮逸奇正容搖頭道：「那倒不是，『笛音心法』稱絕武林，威震寰宇，爲當代武林奇學，我怎敢嫌，只是……」

語鋒一頓又起：「我此番易容化裝成易大俠，有何姑娘陪伴入莊，已經不虞老賊起疑，至於何姑娘要我傳授『笛音心法』的問題，那祇不過是個藉口，她明知我不是易大俠，又怎會眞要我傳授『笛音心法』，所以，我以爲這實在沒有必要！」

閫人解語含笑接口道：「南宮大哥，你這番話說的雖然是理，也是事實，可是，你應該想到，事情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南宮逸奇凝目問道：「這會有什麼『萬一』？又怕『萬一』什麼？」

閫人解語甜美地一笑，霎霎美目道：「那老賊倘然偶一高興，也要聽聽『笛音心法』的神妙，或是在卿妹和你一起三兩天之後，查問起卿妹的進境，要卿妹當面試演時，那便怎麼辦？」

這話說得不錯，不但是理，也是不可不防的「萬一」！

南宮逸奇劍眉雙蹙地沉思地道：「那麼就請易大俠將『笛音心法』傳授何姑娘……」

「地府秀士」宇文旭突然接口說道：「南宮兄弟，閫人姑娘的話已經說得十分明白了，請易大俠現在就將『笛音心法』傳授何姑娘，這雖然也是個辦法，這辦法只能防備『萬一』的一半，並不足以防備『萬一』的整體，難保不因此而功虧一簣！」

這番話，又是道理，但是南宮逸奇他有他的顧忌，因爲「笛音心法」乃是易從哲獨步武林的絕學，他怎好隨便接受這種別人的絕學心法的傳授！

因此，「地府秀士」宇文旭話音落後，他不禁再次地劍眉雙蹙，默然沉思不語。

「醫偷雙絕」諸葛高風見狀，雙眉不由微揚了揚，神色倏然一正，道：「南宮兄弟，你願意接受我的建議不？」

南宮逸奇目光轉注地道：「諸葛兄請說，小弟自當遵命。」

諸葛高風微微一笑道：「南宮賢弟，我很明白賢弟爲什麼不願接受易大俠那『笛音心法』的心意，不過，爲顧全武林安危，爲大局，我認爲賢弟應該接受，雖然，賢弟此番與何姑娘一起入莊，老賊或許不會有如尉遲姑娘所猜料的情事發生，但是備而不用，總是好的，也有益無害……」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如果賢弟實在不想平白接受易大俠的絕學，那賢弟大可就自己一身所學絕藝中，選擇一項作爲交換，不知賢弟以爲我這建議如何？還使得不？」

南宮逸奇心念電轉了轉，覺得諸葛高風這意見倒很適當，於是乃卽點頭說道：「小弟遵命。」

× × ×

第二天的巳初時分，「地府書生」宇文旭出去了一趟，回來時身後却跟着兩位白衣美少年；一位是蘭陽郡主，一位則是雲小眉姑娘。

兩位姑娘和南宮逸奇，尉遲如蘭，閫人解語，何瑤卿等衆人見面之後，當她們得知南宮逸奇將易容化成冒充「金笛先生」易從哲，和何瑤卿姑娘一起深入虎穴時，二人立刻一致提出了反對！

她們都認爲老賊已將南宮逸奇視作其君臨天下的唯一阻碍，當世武林的唯一強敵，必欲拔除的眼中釘，南宮逸奇實在不該如此輕入虎穴涉險！

當然，她們二位雖一致提出反對，但却無法影響得了南宮逸奇既定的決心，以南宮逸奇那稱最武林高傲的個性，別說此行還有何瑤卿姑娘同行掩護，又易容化裝成「金笛先生」易從哲，就是沒有何瑤卿姑娘同行掩護，不化裝易容，他如已決定前往一探究竟，也無人能够反對阻止得了他！

可是，蘭陽郡主和雲小眉的反對，雖然並未能影響南宮逸奇的決心，但是南宮逸奇却也因此費了不少唇舌，解釋，方始令得兩位姑娘不再反對，聽話地等候他的消息，不得他的消息通知，不得輕舉而妄動胡來！

因爲南宮逸奇非常了解雲小眉的性情，他若不多費點唇舌解釋說服這位向來性如野馬般不甘寂寞的小師妹，他前脚一走，她一定會立刻和蘭陽郡主商議，暗暗跟隨他之後前往「逍遙莊」，其結果必

然是「打草驚蛇」，因而使老賊提高警覺，使事情更加棘手更加難辦！

× × ×

三天，在人生過程的歲月中，祇不過是極短促的刹那，南宮逸奇他就利用了這短促的刹那——三天，學習模仿熟悉了「金笛先生」易從哲的言語動作音調，同時也熟記了由何瑤卿畫出來的「逍遙莊」建築，環境地勢圖。

至於易從哲那譽稱獨步武林的絕學「笛音心法」，憑南宮逸奇的天資才智，加上他的一身功力修爲，學起來自是事半功倍，毫無困難。

是以，易從哲祇詳細地講述了三遍，南宮逸奇便已完全領悟了「笛音心法」的神髓精奧所在。

所謂「笛音心法」，實際上乃是一種至尚至深的「音律」之學，所不同的是以「金笛」配合以內家功力眞氣吹奏，高聲時，响徹九霄，有若鐘鼓雷鳴，又若千軍萬馬奔騰，傳出一片殺伐之音，令人聽來心凜神顫，氣血翻湧，冲腔而出，傷人殺人！

低沉時，則輕柔婉轉，有若嫠婦之哀泣，又若怨女之低訴，音韻悲慘悽切，令人聽來悱惻神傷，愁腸百結，悒悒不止，同樣的傷人殺人於無形！

當然，這種「音律」傷人殺人的絕學奇技，聽起來似乎十分簡單沒有突異的奇處，但是，若非內家功力火候已達上乘，眞氣運行自如而又到了綿綿不絕的境界，就是吹破了「金笛」，對「音律」之學縱然懂得更高更深，也只奏來自娛娛人，絕對無法傷人，更妄論殺人了！

南宮逸奇一代天縱奇才，天賦智慧高絕蓋世，加上他師承功參造化，學究天人的絕代奇人，所學博雜至極，除武功以外，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對於「音律」之學，並且頗具基礎。

因此，當他靜聆講述三遍，於領悟了「笛音心法」的神髓奧秘，在易從哲由身上取下「金笛」，要他試演一曲之時，他也就不徒作謙遜地接過「金笛」，凝神運氣奏了起來。

他身懷佛門上乘神功，功力修爲皆比易從哲高出一籌以上，眞氣之運行，更爲靈活，有若長江大河般綿綿不絕，他所試演的雖然只是普通的音律，但是，一曲未終，以易從哲的高深修爲，竟然聽得額上見了汗，心神不住連連震悸！

因爲南宮逸奇雖是初習試演，但其意境之高，威力之強，已凌駕於他自己之上，而且，在南宮逸奇試演的「音律」中，他恍然捕捉到了一絲靈感，使他二十年來一直停留在某一階段，苦心鑽研未得結果，稍有進境的「死結」，獲得了啓示！

因此，他於心神連震之下更感興奮驚喜若狂！

這實在是易從哲做夢也意想不到的，南宮逸奇天賦智慧竟然高絕如斯；名義上是他在傳授南宮逸奇的「笛音心法」，而事實上，却是南宮逸奇指點了他，爲他解開了二十年未能悟解的「死結」！

易從哲傳授「笛音心法」雖然未費心力，可是南宮逸奇那以劍式所化的三招笛招，易從哲却費了很大的心力，始才勉强記熟，雖然連續練了七遍之多，雖經南宮逸奇在旁詳加講解指點，但是，仍未能够完全領悟出其招式的精微變化奧妙！

當然，這絕不能說是易從哲的領悟力不够，太笨，而是南宮逸奇那由佛門上乘劍術「降魔慧劍」所化的三招笛招，實在太深奧了！

× × ×

三天之後，南宮逸奇以「金笛先生」易從哲的身份，和何瑤卿帶着「烈火，飛環」兩位姥姥，「四燕，四虎」，「雙龍，三傑，五英」等人離開了「羅刹寺」取道直奔「逍遙莊」。

到達莊外，正値夕陽餘輝漸逝，夜幕初垂，上燈的時分。

南宮逸奇和何瑤卿併轡入莊，緩行之間暗以「慧影搜踪」神功搜聽之下，他內心驚凜了！

原因是逍遙莊在外表上看起來，除了幾處護莊明卡警衛之外，似乎沒有什麼，可是，事實上暗地裏，莊內外都是伏樁暗卡遍佈，警戒之嚴密，有若龍潭虎穴，銅牆鐵壁，實有「飛鳥難渡」之勢！

自然，南宮逸奇他武林稱奇稱最，生性高傲，所學功力蓋世，內心雖甚驚凜，但却決不會把這些伏樁暗卡放在心上，或是有所胆怯！

進入莊中，出於意外地，那冒充莊主何尙武的老魔竟然不在，據說是帶着「雙煞」去了「古關牧場」。這正巧，老魔不在，南宮逸奇正好可以免去許多不必要的顧忌和麻煩，他正好利用這機會時間，熟悉一下莊內的實際環境，人物，事物。

老魔雖然不在，但是，素來和何瑤卿一樣，十天倒有八天不在莊中的「關外遊龍」何沛宇，此刻却竟安靜的在莊上沒有出去。

何瑤卿陪着南宮逸奇進入易從哲的居室，正在詳細地向南宮逸奇指點着莊內一些人物事物時，何沛宇來了。

何沛宇一來，何瑤卿只好改變話題的笑問道：「易叔，你答應麼？」

南宮逸奇含笑道：「易叔可以答應妳，但是却不是現在。」

何瑤卿美目眨動地道：「不是現在，是什麼時候？」

南宮逸奇道：「等妳爹回來，和妳爹說了後，妳爹要是不反對，易叔便立刻傳授妳。」（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天殘劍侶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瑤光率衆進襲牡丹堡，爲石琪誘往宣帝陵寢，險爲所算，幸雲裳及時趕到，解去危難：事後，冷瑤光偕索嫱、冷彥士、温訓往探威武王府，險中陷阱，幸冷瑤光機警，以聲東擊西之計突圍而出。初探失敗，冷瑤光心有不甘，乃獨自一人潛入王府，見關外豪雄赫連達被囚籠中正與一猩猩作殊死鬥，冷瑤光遂殺死二衞士及猩猩，拯赫連達出困。此際，王府中一角紅樓，傳出一陣哀吟，這紅樓閨怨的幽怨哀音，除了發自孟雙虹外，還有誰？使得循聲而來的冷瑤光再忍不住，而逕向樓內衝去——

抱樸樓頭鑄孽緣

錦幔深垂，獸鼎傳香，一股沁人心脾的氣息，由錦幔之內緩緩透出。

冷瑤光掀開錦幔，以無比激動的心情，闖進了這幢花園錦簇，豪華整潔的王府深閨。

梳妝台上銀燭高燒，一個身材婀娜，長髮拂肩的女郎，正手托香腮，面窗而坐。

她是樓頭怨婦，也可能是冷瑤光的未婚妻子。

他們曾經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在冷家莊渡過一段銘心鏤骨的美滿歲月。

現在，蟬曳尾聲過別枝，她琵琶別抱，飛上枝頭作鳳凰了。

當日河邊談情，月下訴願，難道她都全忘了？

冷家莊距開封不遠，如果她當眞有情，如果她還沒有忘記那海枯石爛的誓約，她應該對她的遭遇，來冷家莊作一番傾訴。

如今，他闖進王府，到了她的深閨，他却十分後悔。

對一個水性楊花，棄前情如敝履的女人，是不值得眷念的。

縱然這王府之中，當眞隱藏着極端重要的秘密，他情願冒着生命的危險去探查，也不願向一個忘情背義的人去求教。因而，他身形一轉，就待奪門而出。

「唉……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這幽幽的長嘆，細細的叙述，使得冷瑤光立定了脚步。

不錯，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只是這含蓄着幾分惋惜，幾分幽怨的言語，却令冷瑤光啼笑皆非。

是誰背棄當初的誓約了？今日麼，又是誰在愛慕虛榮，貪圖富貴？

事實擺在眼前，毋須多作雄辯，一聲輕蔑的濃哼，算是他的答覆。

「唉……」

在一聲輕嘆後，那銀鈴般的聲浪又响了起來。

「爲了你，我甘心背叛你爹，淫娃蕩婦的惡名，由我來默默的承受，難道你是鐵石心腸，竟一點也不爲我着想麼？」

現在冷瑤光明白了，但却心頭一震。

她不是孟雙虹，那今日當初之言，敢情是另有所指。

不過，擅闖深閨，發人私隱，他有着歉疚，也感到是一件十分尷尬之事。

抖手一走，自然極爲容易。但如此對待一個深閨弱女，豈是大丈夫所當爲！於是，他咳了一聲道：「對不起，夫人，是我走錯地方了。」

那女郎猛一旋身，一雙明如秋月的秀目，射出兩縷駭人的殺機，美麗的粉頰之上，是一股兇殘暴戾之色。

她向冷瑤光默視半晌，冷冷道：「你是誰？」

冷瑤光道：「落泊書生，隻劍飄零，驚動了夫人，實在萬分歉疚……」

女郎櫻唇一撇道：「落泊書生，敢於夜闖王府，閣下的胆量眞令人佩服！」

冷瑤光道：「在下一時好奇，還請夫人原諒一二。」

女郎哼了一聲道：「我想原諒你，但却無能爲力。」

冷瑤光微微一笑道：「如此說來，在下只好碰碰運氣了。」

女郎道：「可惜你運氣太壞了，天地何等遼闊，你却偏偏自趨絕路！」

冷瑤光道：「有這麼嚴重？」

女郎道：「夜闖王府，已犯不赦之罪。擅入王妃內寢，焉能容你生還！」

冷瑤光面色一變：「在下無意傷人，也不願埋骨王府九泉飲恨，希望王妃不要迫人太甚。」

王妃道：「閣下必然是一個身負絕學之士了，咱們丟開公事，先過幾招玩玩，行麼？」

冷瑤光道：「在下只道武威王府藏龍臥虎，却估不到王妃也是一個武林高人。好，請劃下道來就是。」

王妃伸手扶着梳妝台，無限嬌慵的站了起來，她似乎弱不禁風，才借助梳妝台以支持她那婀娜的嬌軀。

但這隨手一按，竟响起一陣機簧轉動之聲，冷瑤光像高樓失足一般，似乎連同這幢王妃內寢，一齊跌入地底去了。

他方自神色一愕，王妃已咭咭大笑起來，道：「怕了麼？閣下。」

冷瑤光淡淡道：「有美麗的王妃作伴，黃泉道上並不寂寞。」

王妃一哼道：「閣下似乎十分自信！」

冷瑤光道：「咱們何不試試？」

王妃道：「別忙，先摘下你的面巾瞧瞧。」

冷瑤光道：「有這個必要麼？」

王妃道：「咱們已經是黃泉道上的伴兒了，閣下何須這般吝嗇！」

冷瑤光心知除非生擒王妃，決難全身而退，在如此情形之下，對她已無掩蔽行藏的必要，因而伸手一抹，將蒙面黑帕摘了下來。

王妃雙目大張，向他深深一瞥道：「想不到閣下竟然如此淸逸絕俗，具有天半朱霞般的風采，那風流自命的殷松風，不過是一塊朽木罷了。」

冷瑤光面色一沉道：「在下不慣與人品頭論足，王妃還是及早劃下道來吧。」

這位令人莫測高深的王妃，竟一掃適才那兇狠暴戾之氣，她纖腰一擰，拋過來一記拘魂攝魄的媚笑道：「咱們聊聊不行麼？你夜闖王府，總不會眞爲了好奇而來吧！」

冷瑤光微一怔神道：「在下領教過不少善於表演之人，王妃不必浪費時間了。」

王妃柳眉輕顰，道：「要怎樣才能使你相信呢？公子。」

冷瑤光冷冷道：「在下不是王侯，却喜歡發號施令，要我相信很簡單，只要一切聽我的就成。」

王妃道：「好，除了命，你要怎樣都行。」

冷瑤光目光烱烱，向她凝視半晌道：「妳叫什麼？」

王妃道：「我的名字十分不雅，你聽了可不要見笑。」

一頓續道：「我姓水，名叫汪汪，你知道九疑山主水韞玉麼？他就是我爹。」

冷瑤光啊了一聲道：「原來王妃竟是九疑山主的千金，在下當眞失敬了。」

水汪汪道：「現在你該相信我了吧？」

冷瑤光道：「對不起，在下還有幾點疑問…」

水汪汪道：「你這人眞是……嘜，問吧，只要

我知道，一定會告訴你的。」

冷瑤光道：「妳爲什麼要聽我的？」

水汪汪一怔道：「你問的眞怪，我聽你的還不好麼？」

冷瑤光道：「總該有一個理由，不妨說出來聽聽。」

水汪汪粉面飛霞，昇起一片紅暈，素袖掩口，橫給他一記白眼，道：「眞是死心眼，連這個都不明白！」

冷瑤光哼了一聲道：「在下不喜歡吞吞吐吐的，說吧。」

水汪汪咳了一聲道：「說你死心眼，你八成還不太願意，連喜歡……喜歡你都瞧不出……」

冷瑤光淡淡道：「此話當眞？」

水汪汪道：「自然是眞的了，要我怎樣……只要你吩咐一句。」

冷瑤光道：「好，脫下妳的衣衫……」

水汪汪神色忸怩道：「這個……」

冷瑤光道：「不願意？」

水汪汪道：「願意，只要你喜歡，我什麼都願意。」

她說話之間，雙手可沒有閒着，刹那之間，一具活色生香，完美無疵的胴體，毫無保留的陳現在他的眼簾。

這位武威王妃，當代俠義道上譽滿武林的九疑山主的千金原來是一個賤骨橫生，連娼妓都不如的無耻淫婦。

冷瑤光輕蔑的冷哼一聲道：「妳爹名震武林，爲什麼要妳賣身王府呢？」

水汪汪櫻唇一撇道：「不要說的這麼難聽好麼？我身爲王妃，可不是什麼低三下四的女人。」

冷瑤光道：「我剛來時，妳對我說了些甚麼？哼，妳引誘殷松風父子聚麀，那不是賤的出奇！」

水汪汪面色一變，那雙孕育着無限春情的妙目，陡然射出兩股懾人的兇光。

那兇光一現即隱，跟着螓首一垂，道：「一個血肉之軀的婦道人家，免不了有她的需要，一樹梨花壓海棠，你應該原諒侯門怨婦悽凉的遭遇……」

冷瑤光咳了一聲道：「對不起，請恕我適才出言無狀，不過我不相信令尊沒有想到這些，他忍心犧牲女兒的幸福，必然有他重大的目的，是麼？」

水汪汪道：「也許你說的對，但是我却全然不解。」

冷瑤光道：「難道妳就一點也瞧不出麼？譬如妳爹與王府怎樣交往？王府爲什麼會涉足江湖？這座王府之中有些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妳只要將那些細微末節加以連貫，就不難忖知他們安着什麼存心。」

水汪汪妙目流轉，向冷瑤光打量半晌，道：「我知道一點，但我不敢過問，甚至不敢去想，唉，我雖然貴爲王妃，生命仍如水中浮萍一般，據我所知，被處死的王妃，已有三名之多了。」

冷瑤光愕然道：「有很多王妃麼？」

水汪汪道：「連我在內，現有三十七個，唉，當年阿房宮內，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我除了進入王府的當晚，這抱樸樓中，就再也見不到王爺的足跡了。」

冷瑤光憤然道：「那狗王究竟爲了甚麼對女人這般糟撻？」

水汪汪長長一嘆道：「在他看來，女人僅是男人的玩物罷了，現在雙鵲堂中，渡着娼妓生活的，就有五名王妃在內。」

冷瑤光道：「妳聽說有一個名叫孟雙虹的王妃麼？」

水汪汪道：「不知道，王妃之間，是不准交往的。」

冷瑤光道：「你不是有一身武功麼？天下之大，何處不可以安身立命！」

水汪汪一嘆道：「除了殷家父子，本府之人，全都服食過一種獨門慢性毒藥，如果斷絕解毒的丹丸，任是何等功力之人，四十九天之內，必會毒發而死。」

她伸手抹了一下眼角的淚水，續道：「雙鵲堂中，無一不是威震江湖的一方霸主，暗中還隱藏着幾個從未露面的絕世魔頭，被處死的三名王妃之中，都曾自恃功力，逃出王府，結果……咳，她們全都喪身在那三名魔頭的毒手之下。」

水汪汪橫了心，將她所知一古腦說了出來，只是她所知不多，冷瑤光仍然感到一片迷惑。

那麼，他縱然脫出水汪汪的糾纏，縱能找到他的未婚妻子孟雙虹，對探查王府之事，只怕絲毫沒有帮助。

至於他眼前的問題，自然有了一種新的轉變，他想挾持王妃出險，固然難以實現，對這位水汪汪，他也無法焚琴煑鶴，使出辣手摧花的霹靂手段。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謝謝妳了，水王妃，可惜在下能力有限，想帮助妳，但却有心無力。」

水汪汪目光一亮道：「你眞的想帮助我麼？」

冷瑤光道：「不錯。」

水汪汪道：「好，我跟你走。」

冷瑤光一呆，道：「妳不是服食過慢性毒藥的麼？」

水汪汪道：「是的，我現在還有十天解藥，如

果逃出王府，就只有五十九天的生命。」

她一聲長嘆，接道：「在王府，生不如死。能够跟你在一起，那怕是片刻歡愉，我也會滿足的，能有五十九天的歡樂時光，應該是不虛此生了。」

冷瑤光搖搖頭道：「十分抱歉，王妃的要求，在下實在無能爲力。」

水汪汪面色一沉道：「你在騙我？」

冷瑤光道：「不，只是在下對王府開罪不起，更不敢替寒舍帶來滅門之禍，而且，在下未了之事尚多，也無暇陪伴王妃。」

水汪汪沉默半晌，道：「我不便勉強於你，但你要出王府却也不能。」

冷瑤光道：「爲什麼？是要挾？」

水汪汪悽切切的一聲苦笑道：「你如果一定要這麼說，我也不顧反對，說實在的，這跟要挾差不了好多，除非你答允要我，否則咱們兩人就只好併骨此間了。」

她說話之間，柳腰欵擺，媚眼如絲，一雙粉裝玉琢的胴體在輕輕的竄動着。

她身無寸縷，竟敢對着一個陌生的男性，作極爲大胆的挑逗，這位當朝命婦，果然下賤得出奇。

不過冷瑤光十分明白，一個性飢渴達於某種程度的人，常有反常的行動出現，那就是一般人所說的「花痴」。

不管她是不是花痴，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淫娃蕩婦，縱然她美如天仙，冷瑤光也倒盡胃口。

因而，他身形一轉，道：「王妃找錯對象了，在下是一個不易接受要挾之人。」

水汪汪呆了一呆，一股凌厲的殺機，取代了她那蕩漾的春情。

她足尖一彈，來勢如風，纖纖五指，猛抓冷瑤光的肩頭。

冷瑤光沒有回頭，但由水汪汪的身法手勢推斷，他知道這位王妃的功力，已然獲得九疑山主的眞傳。

他不敢大意，也沒有半分畏怯，脚踏靈胎九影身法，一閃之間，便將那奇怪的一抓避了開去。

一擊無功，水汪汪目中的殺機更濃，一聲嬌叱，她像一條會飛的八脚魚，凌空飛了起來。

懸空下擊，腿臂併用，那是何等驚人的威勢！但她一連攻出五招，還是無法碰到冷瑤光的衣角。

她眞力已盡，不得不落回地面，粉頰之上，是一片駭異之色。

最使她難堪的是冷瑤光那冷傲的神態，她使出了混身解數，竟無法迫令冷瑤光轉過身形。

按說，在急怒之下，她應該不顧死活，亡命一拚的。但嚶嚀一聲，她竟像如喪考妣般的，哀嚎起來。

「你欺負人，我不要活了，嗚……」

哭是女人的法寶之一，可惜冷瑤光對此道全無經驗。他神色一陣錯愕，便身不由己的轉了過來。

不論她是如何的下賤，怎樣的無恥，她總是一個王妃，還是俠名滿天下的九疑山主的愛女，除了這些，更重要的，她還是一個女人。

最糟的是她全身裸露，一副婀娜嬌軀，不作半分保留，冷瑤光天不怕地不怕，却不敢將目光落向她的胴體之上。

如果他敢於瞧她一眼，他必然會大吃一驚，未來的情形，也就不致落得幾乎難以收拾的地步，這也許是他刼難未滿，命中注定了有此一刼。

原來水汪汪是利用哭聲將冷瑤光誘惑得轉過身來，實際上她雙目之中，沒有半絲淚痕，櫻唇之旁，還堆集着一片詭譎的笑意。

她的雙手向前挺伸着，並以內力逼出指甲之內隱藏的絕毒之物。

那是一片肉眼難辨的輕烟，它已在不知不覺中吸入冷瑤光的體內，待他發覺有異，已經後悔不及了。

× × ×

人是血肉之軀，誰也不能忍受火的煎熬，何況這團火是發生在他的胸腹之間。

而且這團火的來勢，也猛烈得十分驚人，以冷瑤光那身超人的內功，竟無力對它稍作抑制。

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他不明白火的來源，却忍不住向水汪汪瞧去。

這一瞧，瞧出問題來了，他喉際格的一响，幾乎就要向那迷人的胴體撲去。

他以人所不能的毅力，制住了由慾火所引起的衝動，一雙目光，却再也收不回來。

他有過與異性的接觸，也不止一次摘過禁果，但像水汪汪這麼袒裼裸裎，昂然相對，却是前所未有之事。

這是新的刺激，更引起了他體內慾火的澎湃，終於，一聲虎吼，他縱身撲了過去。

於是，急風驟雨，横掃香閨，他們展開了一場激烈異常的纏鬥……

待風停雨止時，他們已然筋疲力盡，連風雨所造成的凌亂痕跡都懶得去管，便相擁着進入夢鄉。

不知經過若干時辰，冷瑤光醒來了，他只是微微一怔，便想起了適才一幕醜惡的往事。

慾火消失了，怒火却昇了起來，他猛的伸手一揮，水汪汪像一個稻草人似的，凌空飛了出去。

所幸這位九疑山主的愛女，功力確屬不凡，就在將要撞上墻壁之際，她猛吸一口眞氣，輕飄飄落下地來，不過，她那櫻唇之旁，已滲出一縷血絲。

冷瑤光迅速穿起衣衫，回顧水汪汪怒叱一聲道：「賤人，妳作的好事！」

水汪汪撫着她被擊痛之處，淚洒香腮，無限委屈的，幽幽說道：「你欺負了我，還要對我如此嚴厲！」

冷瑤光冷叱一聲道：「我欺負妳？哼，像妳這麼厚顏無耻的下流女人，也值得大爺欺負麼！」

水汪汪櫻唇一撇道：「我再下流也是你的了，你何必再說這些！」

冷瑤光怒叱一聲道：「妳是我的了？好得很，賤人，妳給我跪下，大爺要一寸一寸的割掉妳的賤肉。」

他說起話來聲色俱厲，只要瞧瞧他臉上那股激怒之色，人人都會相信他當眞要一寸一寸割掉水汪汪的賤肉的。

在他那威稜四射的氣勢下，水汪汪當眞跪了下去，她一面流着淚水，一面撫着自己的身軀道：「公子！這些都是你親手撫摸過的，你忍心割掉它麼？還有，我只是一個可憐的弱女子，你是一個堂堂的大丈夫，你怎能下得了手呢？留着我吧，公子！我會服伺你的，雖然我只有兩個月不到的生命，我總是你的人了。」

她的話，使冷瑤光感到耻辱，也有點氣餒。

她是一個淫賤的女人，何嘗不是一個可憐的弱女子？冷瑤光當眞能下手殺她麼？

他的遲疑，爲水汪汪的生命帶來轉機，於是，那哀哀細訴之聲又响了起來。

「公子！你不是要找孟雙虹麼？我會帶着你去找，還有，王妃之中，有一個最受王爺寵愛的。本府極具權威的雙龍令是由她保管，咱們去設法弄到一塊，出王府就沒有問題了。」

冷瑤光哼了一聲道：「妳當眞要跟着我？王府這般享受妳捨得麼？還有那殷松風……」

水汪汪道：「公子！你是男人，有些事你不會明白的，殷松風父子陰狠毒辣，他們從來沒有將我當人看待，在王府生不如死，你想我會留戀麼！」

冷瑤光道：「對一身賤肉的女人，我同樣不會對她好的，何況我不會因妳而招惹是非。」

水汪汪道：「我明白你是怎樣一個人，而且，咱們憑雙龍令出府，决不會招惹什麼煩麻，公子！你是俠義道中之人，應該富有同情之心，不管我是怎樣的壞，你總是佔有我了。」

她說的不錯，不論錯誤在誰，冷瑤光總不能抹殺佔有她的事實。

如果憑雙龍令可以免禍，他的懷中不正藏有一枚麼，而且，水汪汪說那得寵的王妃在執掌着雙龍令牌，她是不是孟雙虹？冷瑤光須查個水落石出。

他思忖良久，終於哼了一聲道：「穿起妳的衣服，別讓我看得噁心。」

水汪汪應聲躍起，以十分輕快的動作，迅速結束妥當，她戴着一頂武士帽，將秀髮攏了起來，一身翠綠的俏裝之外，裹着一件男性風氅，粉頰上蒙着一片黑紗，外表看來，已完全掩去女性的特徵。

她取出一柄古色斑斕長劍，及金銀等貴重之物，以黑絹裹着向肩上一揹，並遞給冷瑤光一片紗巾道：「蒙上吧，公子！掩去本來面目以防萬一。」

冷瑤光蒙上了紗巾，水汪汪已開動機關，將她的香閨緩緩昇了起來。

在王府之中，除了專司巡查之人，沒有人敢多管別人的閒事，這是水汪汪的香閨昇沉，沒有引起注意的理由，不過冷瑤光却認爲她身爲王妃，不可能連一個使用之人也沒有，因而咳了一聲道：「王府之中，應該婢僕如雲，妳爲什麼連一個使喚之人也沒有？」

水汪汪道：「有，而且有六名之多。」

冷瑤光道：「人呢？」

水汪汪道：「爲了等候殷松風，我將她們遣開了，沒有召喚她們是不敢來的。」

冷瑤光道：「原來如此。」

水汪汪微微一笑，道：「走吧，公子！請跟我來。」

走出抱樸樓，他們的目標是去找那位得寵的王妃，水汪汪知道她居住的所在，但找到的希望却十分渺茫。

因爲王府之中戒備極嚴，雖然一般高手在全力追查適才犯府之人，巡查更鼓之聲依然往來不絕。

那位得寵的王妃是住在王府的心臟地帶「含翠樓」，當日黃瑜曾經獲得那位王妃的寵召，在含翠樓稍作勾留。

現在，那含翠樓頭燈火輝煌，四週巡行的武士，頂盔冑甲，如臨大敵，冷瑤光瞧到此種情形，不由生出咫尺天涯之感。

緊緊跟在他身旁的水汪汪忽地輕呼一聲道：「來了。」

冷瑤光一怔道：「什麼來了？」

水汪汪道：「王爺來了，你瞧。」

其實不用水汪汪說，冷瑤光已經瞧到一行十餘人正向含翠樓匆匆而來。

爲首之人，是一個方面大耳，年逾五旬的黃袍大漢，看他那顧盼自豪的狂傲之色，此人八成就是武威王殷天鑑。

黃袍人身後緊跟着一個面色焦黃，形如病夫的高大之人。冷瑤光瞧到此人，神色竟爲之一變。

當日他在石弓山求醫被騙，動手擒拿他的正是這名像病夫的大漢。

那時他身受毒傷，武功已失，自然沒有反抗之力，但他仍能感到那病夫功力之深，在當今武林中堪稱罕聞罕見，縱然武功未失，也難以逃過他的毒手。

不過他那次被擒，是送到牡丹堡中，這名病夫何以又投身王府，就令人有點難以測忖。

只是有一點是不會錯的，那就是牡丹堡，甚至九疑山，這兩個名震天下的門派，與武威王府均有勾結。

他思忖之間，含翠樓中已走出幾名手提紗燈的丫環，擁着一名宮裝麗人迎了出來。

那名宮裝麗人，自然是那寵冠羣芳的王妃了，她迎向黃衣人深深一禮道：「賤妾雙虹恭候王爺福安。」

冷瑤光猜的不錯，那黃衣人果然就是權傾朝野的武威王殷天鑑，他的未婚妻子孟雙虹，當眞已飛上枝頭做鳳凰了。

眼看自已的未婚妻子，向別人投懷送抱，除了他是天生的賤種，這口氣說甚麼也忍不下來。

一股煞氣繞體而生，剎那之間，冷瑤光已變做一個兇神惡煞。

他曾經殺過人，也當眞發過怒火，但像今天這般震怒，却是前所未有之事。

他掏出雙龍令擲給水汪汪道：「我要找狗王算賬，妳走吧。」同時，長身一躍，凌空逕向殷天鑑撲去。

在警衞森嚴的王府心臟地帶，殷天鑑做夢也料不到會鑽來一個兇神惡煞，別看他將人命當作兒戲，臨到他自己也嚇得變了臉色。

好在跟隨他的狗腿子，無一不是身具絕學之士，冷瑤光離殷天鑑還有約莫八尺之遠，已有兩人叱喝着迎了上來。

他們是殷天鑑的隨身侍衞，縱身撲出之際，長刀已雙雙揮出。

這兩人姓馬，是一雙同胞兄弟，馬氏刀法獨步武林，除了血刀門，他們可算得刀法中的翹楚，因此，他們獲得殷天鑑的賞識，青雲得路，獲到王府侍衞正副首領的頭銜。

冷瑤光的出現，是他們爲王子賣命的時候，因而出手一刀，便已盡了全力。

馬氏刀法，果然有其獨到之處，只見晶芒耀眼，湧來一片滴水難入的刀幕，任是何等功力之人，也無法在他們招式中找到半點空隙。

使對手無法找到空隙，他們已立於不敗之地，可惜他們碰到了冷瑤光，登龍掌凌空一吐，馬氏雙雄變成了篋札紙糊的一般。

兩柄精鋼鑄造的長刀，成了一灘破銅爛鐵，那些破銅爛鐵却一齊嵌進馬氏兄弟的身上，他們滾出丈外，全身上下都在冒着血水。

冷瑤光先聲奪人，一記登龍掌威懾全場，他沒有再瞧看馬氏兄弟一眼，一雙帶着凌厲煞光的星目，只是冷冷的瞧着殷天鑑。

他的雙脚像兩記鐵錘，每一步踏出，地面上就微微响起一陣震動。

十幾名侍衞散了開來，他們圍成一個圓週，嚴密保護他們的主子。

不過，殷天鑑十分明白，單憑他的這般侍衞，再多一點也是白費，惟一可以仗恃的就只有那個面色焦黃的病夫了，因而他咳了一聲道：「郭大俠，

新篇預告

長篇奇情 俠義故事

「紙刀」

高庸·著

紙能做刀嗎？紙刀也能殺人嗎？

這不是笑話奇譚，而是一篇新頴別緻，有血有淚的動人故事。

武俠小說名作家高庸先生素以寫作態度嚴謹著稱，爲撰寫本書，構思年餘始鄭重執筆，保証故事嶄新。不落俗套。茲鐵定繼「禍水雙侶」後，卽在本刊隆重推出。敬請讀者諸君拭目以待。

此人胆敢到王府行兇，請你將他生擒下來。」

他語氣雖然平淡，却有一股令人不得不聽從的威儀，一代梟雄，果然不同凡俗。

面色焦黃的大漢應了聲，舉步一跨，便已擋住冷瑤光的去路，他冷冷的瞧着冷瑤光的面紗，似乎在辨別這個胆大妄爲的刺客，是那條道上的人物。

冷瑤光脚下一停，一記登龍掌再度拍了出去，他不願浪費半句口舌，出手便是一記絕招。

面色焦黃的大漢哼了一聲，右肩微塌，抖掌上翻，一股中人欲嘔的腥風，隨着他的掌力射出。

轟的一聲巨响，面色焦黃的大漢身形一晃，連續倒退三步。

他的臉色不再焦黃了，像一個久病未愈之人，慘白得令人不敢卒覩。

他雙目大張，嘴角上掛着兩縷血絲，面頰之上，是一片無法掩飾的駭異之色。

錢塘病夫郭壘，以掌力馳名武林，他不僅掌心淬有劇毒，掌力之强，當代無人能出其右。

數十年來，郭壘會過不少成名之人，就他的記憶，一掌分生死，他從來沒有使用過第二招。

江湖朋友對他的掌力有一個尊稱，稱它爲閻王帖子，一般人對他畏懼之深，由此可想而知。

可是，一山還有一山高，他橫行江湖數十年，今天首次嘗到了失敗的滋味！

他不甘心就這麼毀掉他的赫赫威名，猛的一提眞氣，再度揮掌擊出。

這一掌是他全力而發，他雖然受了一點內傷，掌力仍然凌厲無比。

冷瑤光沒有存着與王府狗腿子拚命之心，他要找的是奪他未婚妻子的殷天鑑，他一掌迫退了閻王帖子郭壘，仍向殷天鑑撲了過去。

待他發覺腦後風生，心頭纔猛的一震，急足踏靈胎九影身法，險堪堪避過郭壘那全力一擊，並回身一指，點向郭壘的掌心。

指力破空，疾逾勁矢，郭壘一聲哀嚎，痛得蹲了下去。這一記朔金指正點在他的掌心之上。

閻王帖子毀了，名震武林的郭壘，自江湖上除了名，但冷瑤光也吸進了不少毒氣，一陣噁心，幾乎要嘔吐出來。

殷天鑑武功不俗，冷瑤光中毒的情形，自然難以逃過他的觀察，毀了一個郭壘，他絲毫無動於衷，濃眉一挑，高興得仰天狂笑起來。

殷天鑑嘿嘿一笑道：「朋友，摘下你的面巾，讓本王瞧瞧，嗯。」

郭壘掌上的毒力，殷天鑑十分明白，只要吸進一點毒氣，任是何等之人，也無法走出百步，他明知冷瑤光已經落入掌握之中，才好整以暇的叫對方摘下面巾瞧瞧。

功敗垂成，冷瑤光自然十分痛心，他雖然內力驚人，仍無法扼阻毒力的蔓延。

如果他能夠殺死殷天鑑，他會捨命一拚的，但他知道那狗王還有十多名侍衞，縱然不惜一死，成功仍然無望。

於是，他哼了一聲道：「姓殷的，你不要得意，大爺只要還有三寸氣在，必會摘下你與那賤人的狗頭。」

殷天鑑勃然大道：「拿下這個奸細，本王要將他亂刀分屍。」

十餘名侍衞，已有半數撲了上去，殷天鑑不看鬥場，身形一擰，反向孟雙虹瞧了過來，道：「那奸細適才說了些什麼？妳還記得麼？」

孟雙虹淡淡道：「記得。」

殷天鑑道：「妳必然認識他了！」

孟雙虹道：「王爺如此說法，必有所依據。」

殷天鑑道：「他所說的賤人不是妳麼？」

孟雙虹面色一變，道：「王爺認爲賤妾是賤人了！」

殷天鑑道：「本王並無此意，不過此地別無他人。」

孟雙虹輕輕一嘆道：「王府三十七妃，以及數百宮女，都將難以逃避認識此人之嫌，王爺獨指賤妾，似乎太過武斷了。」

殷天鑑哈哈一笑道：「王妃說的是，只待擒到此人，必可水落石出。」

可惜事與願違，撲上去的侍衞落得兩死三傷，對一個身中劇毒之人，他們一點也奈何不得。

殷天鑑大感意外，也兜起他滿腔殺機，他向侍立身旁的侍衞怒叱一聲，道：「給我擒下此人，違令者斬！」

怒吼之聲响澈王府，難以數計的人潮向鬥場湧來。

冷瑤光暗暗嘆息一聲，他知道再鬥下去將是怎樣的一個結局，於是，身形一晃，見隙就鑽，王府人數雖衆，却無人有阻他之能。

他逃出了重圍，却迷失了方位，王府大廈千間，震耳的鑼聲响成一片，他像進入了迷魂陣，找不出何方才是安全所在。

正當徬徨之際，耳中忽然响起一股細聲，道：「公子！請跟我來。」

在如此情形之下，他實在別無選擇，不管那細聲安的是什麼心腸，只好依照它的指示，向東北匆匆逃去。

（未完待續）

精選新派俠義長篇連載故事

倪匡‧著
培新‧圖

萬里雄風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凃雪紅把在哨崗所發生的慘事向凃堡主敘說後，寄居堡中的中原四怪之一的易不鳴首先開溜，繼之一衆高手也相繼離去，但却有一名叫雷三的漢子留下，說要凃堡主往邀嫦娥，聯手應敵，凃龍依言往覓嫦娥之際，逃離天一堡的高手盡被人殺斃，只易不鳴逃了回來，而那屠殺天一堡高手的怪人也已追到，指名向雷三叫陣，恰正此時，嫦娥奔來，雷三利用嫦娥纏住那怪人，趁機挾起凃雪紅，逃出天一堡，在一處樹林處，要對凃雪紅非禮，把凃雪紅迫退至一棵大樹之前——

堡毀人亡玄經現

在雷三的身子，已快逼得緊靠住她之際，凃雪紅才勉強一笑，道：「你……覺得我美麗麼？」

雷三道：「是啊，我好久未曾見到你這樣美麗的姑娘了，這都是由衷之言。」

凃雪紅忙又道：「就算你喜歡我，你也該向我父親提親，你是席大先生的弟子，我父親對你十分器重，他一定會答應的。」

雷三又笑了起來，道：「小親親，誰說我準備向你父親提親啊？」

凃雪紅心中更驚，道：「你，你不是說……喜歡我？說我很美麼？」

雷三笑道：「是啊，你很美麗，但是你能一直那樣美麗麼？現在我也確然很喜歡你，但是過幾天，誰知我是不是還喜歡你？你想我和你做長久夫妻？那你是在做夢了，大小姐！」

凃雪紅幾乎昏了過去，她雙手用力撐着雷三的胸口，不讓雷三再向她逼過來。

可是雷三的力道之大，却不是她所能抵抗的，剎那之間，她只覺得雙臂所承受的力道，重逾千斤，若是手臂再不縮回來，那一定要斷折了。

凃雪紅手臂不得不向後一縮，雷三的身子便已向前直靠了過來，一手伸，拉開了凃雪紅的衣領，在她的粉頰之上親了一下。

凃雪紅只覺得身子發軟，雙腿一屈，禁不住向下滑了下去，但是雷三一伸手，却已將她抱住。

凃雪紅全身發軟，雷三低聲笑着，又在她的臉上親了一下，雖然在雪地之中，但是凃雪紅由於急

怒交加，粉頰之上，却是一團熱。

雷三一面親着，一面還在道：「好香啊！」

凃雪紅只覺得身子發軟，但是她的頭腦，却還十分清醒，她實是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遇到這樣的人，這樣的事，她勉力避過頭去，但是想憑此避開雷三的輕薄，却是不可能的。

雷三將她的身子，整個抱了起來，正待向前掠去。

可是，也就在此際，只聽得雷三的身後，突然傳來了兩個人的聲音。那兩個人沉聲道：「雷三，放下那女子，轉過身來！」

那兩人的聲言，十分沉重，令人聽了，心頭發震，而雷三一聽，連忙轉過身子，可是，他却未曾放下凃雪紅，反而將凃雪紅擋在他的身前。

而且，他立卽後退了一步，背靠着樹站定。

凃雪紅本來以爲自己必不能免了，忽然之間，事情又有了變化，這實在是她始料不及的。她吸了一口氣，向前看去，只見前面不遠處，正站着兩個人。

那兩個人大約三十上下年紀，濃眉大眼，面目十分相似，一望而知是兄弟兩人，這時正滿面怒容，目射精光，望定了雷三。

凃雪紅被雷三抓住，擋在他的身前，當然看不清雷三臉上的神情如何，但是她却可以覺出，雷三的身子，在微微發抖，是以她知道雷三的心中，定然十分害怕。

雖然她自己仍然被雷三抓着，但是她的心中，也生出了一綫希望，忙叫道：「兩位救我！」

她才叫了四個字，祇是那兩個人的身形，向前疾滑了過來，逼近了五六尺。

也就在這時，凃雪紅只覺得雷三的一隻手掌，已然按到了她的頭頂之上。

雷三的呼喝聲，也在她的身後響起，道：「你們若是再逼向前來，我先殺了她！」

那兩人陡地站住，道：「雷三，你快放下這女子，束手成擒，跟我們回去！」

雷三冷笑道：「兩位師兄，我跟你們回去，只得一個死字，常言道螞蟻尚且偷生，我怎肯跟你們走，你們別多廢話了！」

那兩人冷笑道：「雷三，你還以爲自己可以逃得了麼？我們追踪你，已達兩年之久，好不容易見到了你，就肯不讓你跟我們走了麼？」

雷三冷笑道：「那也得看你們神通如何。」

那兩人又道：「雷三，你在師門犯下了大罪，畏罪逃走在外，却仍不思悔改，你掛着師父的招牌，到處招搖，做盡壞事，前十個月，你甚至姦殺了血猿神君的愛女，可是眞的？」

雷三恬不知恥，哈哈笑道：「姦是有的，殺却不是我下手，是那小姑娘一時看不開自盡，不關我事！」

凃雪紅聽到此處，實是禁不住身子發涼！

她心頭駭然之極，一半是因爲想到，若不是那兩人及時趕到，自己的下塲，只怕也不會比那血猿神君的女兒好得多少！

而二則，她一聽得「血猿神君」四字，立時便心中一亮，知道那個現時還在天一堡中，和嫦娥動手的怪人，不是別人，正是旁門四神君之一，巫山七十二峯邪派人物之首，神通廣大的血猿神君！

這雷三連血猿神君的女兒，都敢下手，那麼對自己，自然更不會容情的了！

而且，聽那兩人的口氣，雷三還是在席大先生門下犯了事逃出來的，那麼他可以說是無所不爲的大奸大惡之人，若是那兩人竟不能將他制住的話，自己落在他的手中，還堪設想麼？

她想及此處，身子又不由自主，發起抖來。

只聽得雷三又道：「兩位師兄，若是能高抬貴手，雷三沒齒不忘，山高水長，相逢有期，兩位師兄，又何必做得太絕？」

那兩人的面色，越來越是憤怒，其中一個喝道：「雷三！你還在執迷不悟麼？你難道不知，隨我們回峨嵋去，你還可以有一綫生機，若是你不回去，你敵得過血猿神君麼？」

雷三笑了起來，道：「多謝兩位師兄關照我，我若是回峨嵋，縱然有一綫生機，但必然要終年累月，對住了師妹一人，人生有何樂趣？」

那兩人面色大變，齊聲斥道：「你，你竟是如此不可救藥！那我們也顧不得同門情誼了！」

凃雪紅聽到這裏，心中更是吃驚，因爲她聽出，雷三在席大先生門下，竟還是對他的師妹，犯下了淫行，才逃了出來。

而如今，聽他兩位師兄的口氣，似乎只要他肯回去和師妹成親，那還可以免去一死，然而他却仍然不願，那麼雷三是如何窮凶極惡的一個人，凃雪紅實是沒有法子想像下去！

雷三又是一笑，道：「多謝兩位，一直到現在還記得同門的情誼，但兩位如此見逼，同門的情誼又何存？」

他說的本是一派歪理，然而想要辯駁，却一時之間，也難以措詞，那兩人分明十分老實，呆了一呆，才道：「雷師弟，我們下山時，師父和師娘，都曾分別對我們有所訓示——」

雷三道：「師父怎麼說？」

那兩人道：「師父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老

人家自己，格於昔年的誓言，不能下峨嵋來，但是他要我們一見到你，便立卽處死！」

雷三似乎毫不在乎，他聳了聳肩，道：「那我早在意料之中了，師娘又怎麼說？」

那兩人頓了一頓，道：「師娘說，師妹已是你的人，希望我們見到你之後，對你陳說利害，勸你回山，她定然可以對師父說項，留你一命的！」

凃雪紅的心中，又暗嘆了一聲，她到現在，聽得再明白也沒有，被雷三淫辱了的，他的師妹，竟是席大先生的女兒！

雷三「噢」地一聲，道：「那麼兩位師兄之意呢？」

那兩人齊聲道：「若是你不肯跟我們回山，我們自然只好依師父之意行事了！」

雷三聽了，不禁「哈哈」大笑起來，道：「兩位師兄，你們是正人君子，我實在不想害你們。」

兩人愕然，道：「你此言何意？」

雷三道：「從此處到峨嵋，有數萬里行程，沒有好幾個月，怎到得了？若是我答應了你們，跟你們回山去，我是何等樣人，什麼事做不出來，就在半路之上，做了一些手脚，害了你們的性命，當眞是易如反掌！」

那兩人面色爲之一變，身子也不由自主，震了一震。

雷三接着又道：「所以，我不答應和你們一起去，實是念在同門情誼，不好意思害你們！」

那兩人面面相覰，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他們俱都知道，雷三所說的話，一點也不假，迢迢萬里，與他同行，那實在比什麼都危險，就算小心提防，也必然防不勝防！

雷三見他們不說話，更是得意，道：「兩位，我們還是誰也別管誰的好，你們回峨嵋去，只說見不到我，也就沒事了。師妹生得甚美，你們兩人，隨便那一個娶她爲妻，也就是了。」

他越講越是得意，却未曾注意到左面那個人，面色越來越是難看，等到他話講完，那人厲聲喝道：「住口，你再敢胡說？」

那人的面色鐵青，目射怒火，樣子駭人之極。

雷三像是恍然大悟一樣，「噢」地一聲，道：「蘇師哥，我知道你爲什麼發怒了，你一直十分鍾愛師妹的，是以才發怒，是也不是？」

那人的身子，更發起抖來，可是他面上的怒容，却已轉爲十分難過之色，道：「你……別說了，你還說這些……作甚？」

雷三笑道：「蘇師哥，師妹眼高於頂，我們這些師兄，沒有一個放在她的眼中，你是知道的，我就是氣不過她，是以才這樣做的，現在，你趕回山去，向師父師娘提親，師妹她一定應允，倒是我成全了你，你要謝我這大媒人才是啦！」

那一個神情黯然，一言不發，另一個一字一頓，道：「雷三，你可還知恥麼？」

雷三的臉皮眞厚，他笑着，道：「像我這樣的人，當然是不知羞恥的了。」

那人沉聲道：「蘇師弟，和他多說無益，我們就照師父的吩咐行事！」

那一個點頭道：「好。」

他一個「好」字才出口，兩人已逼近了兩步。

雷三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只聽得他沉聲道：「且慢動手！」

那兩人的手掌，已然揚了起來，但是一聽得雷三的呼喝，手掌凝在半空，却不落下去。

雷三道：「不瞞兩位說，半年之前，血猿神君的女兒臨死之前，曾和我拚命，我身受重傷，幾乎死去，但至今傷勢未愈，我是敵不過你們的。」

那兩人道：「那麼，今日便是你惡貫盈滿之日了！」

雷三道：「不錯，但是我臨死也得拉一個陪葬的，你們若是向我動手，我先打死了這位凃姑娘，他是天一堡凃堡主的女兒！」

那兩人一呆，道：「你……你……她與你何怨何仇？」

雷三道：「無怨無仇，我若打死了她，她等於是死在你們之手的！」

那兩人和雷三雖是同門師兄弟，但是爲人却截然不同，雷三奸詐兇險，無所不爲，他們兩人，却是至誠君子，聽了雷三這等無賴說話，禁不住全是一呆。

他們一齊向凃雪紅看去，只見凃雪紅面色慘白，珠淚暗垂，衣服也被撕開了一些，粉頸露在外面，益發顯得楚楚可憐！

他們兩人，又怎知道凃雪紅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是死有餘辜之人，他們的心中，大是不忍起來，道：「雷三，你先將這位姑娘放開再說。」

雷三笑道：「兩位師兄，你當我是小娃兒，一哄就信麼？若是我將這位凃姑娘放了，我怎打得過你們？你們奉了師父之命，要來取我性命，那是應當之至，但如果你們現在動手，却是害了凃姑娘的性命！」

凃雪紅聽得雷三這樣無賴，竟以自己的性命在要脅着他兩位師兄，她心中不禁又驚又急，可是，却又無可奈何，因爲她絕不能叫雷三的兩位師兄不顧一切地動手。

雷三是說得出做得到的，他兩位師兄一動手，

他自然一掌擊死了凃雪紅。

但是凃雪紅想及，若是雷三的兩名師兄退走的話，那麼自己落在雷三的手中……

她已然知道雷三是一個淫毒無比的惡人，是以一想及此，便難以再想下去！

只見雷三的兩個師兄，互望了一眼，面上都現出了爲難之極的神色來，雷三的面色一沉，道：「你們什麼時候不好向我動手，何苦在這時害了與你們無寃無仇的凃姑娘！」

明明是他要脅着要打死凃雪紅，但是他却偏偏說他的兩位師兄會害死凃雪紅，他兩個師兄更是猶豫，雷三突然大聲喝道：「兩位，血猿神君在天一堡中，說不定什麼時候，便追了上來，我也不和你們多廢話了，我數至三，若是你們再不離去，那麼，凃姑娘便等於是死在你們之手了！」

他話一講完，略頓了一頓，便叫道：「一！」

他一面叫，一面掌心略一用力，他掌心是按在凃雪紅的頭頂之上的，這時用力一按，凃雪紅只覺得一股力道，自「百會穴」中襲入，全身一陣劇痛，忍不住悽聲地呻吟了起來。

她一出聲呻吟，那兩人長嘆一聲，不約而同，一齊向後退了開去。

雷三「哈哈」大笑，說道：「你們再後退二十丈！」

那兩人無奈，幾個起伏，又掠後了二十來丈，雷三大聲道：「一個時辰之內，你們不能動，由得我帶着凃姑娘離去，聽到了沒有？」

那兩人並沒有出聲，只是無可奈何地長嘆着，雷三一面怪笑，一面帶着凃雪紅，又向前疾掠而出，轉眼之間，便已看不見了。

那兩人仍是呆呆地站着，過了半晌，一個才道：「四師弟，我們怎麼辦？」

那一個道：「二師哥，我看……我看……只要過得一個時辰，我們便可以再追上去了。」

一個苦笑道：「就算我們再追上他，他仍然挾持着那位凃姑娘，那我們豈不是一樣不能下手，這……怎生回山去覆命？」

那一個嘆了一聲，忽然面有喜色，道：「那倒不打緊，他……從來也不對任何女子有長性，他過了幾日，定然會離開凃姑娘的。」

一個更是苦笑不已，道：「就是他離開了凃姑娘，難道不會又找過第二個少女麼？這事情，這事情……」

兩人愁眉不展，心中實是爲難之極，就在這時，他們突然聽得有一個十分尖銳的女子聲音，自遠而近地傳了過來。

開始的時候，他們還只聽得一個女子在尖叫，由於隔得遠，還聽不到她在叫些什麼。

但是，呼叫聲迅速地自遠而近，他們也立時聽出，那女子在不斷地叫道：「二師哥！四師哥！」

他們兩人大吃一驚，失聲道：「是小師妹！」

他們在叫了一聲之後，却又異口同聲地道：「不會的，小師妹怎會來到這裏？師父師娘怎肯放她出來？」

可是，就在這一句話間，叫聲却已近了不少，轉眼之間，只見一條血也似紅的人影，倏地穿進了林子來，在兩人的面前停下，乃是一個披着大紅披風的一個女子。

那女子至多也不過十七八歲年紀，披風領上的一圈銀狐毛，襯着她一張瘦削的瓜子臉，再加上一對水靈靈的大眼睛，極之秀麗。

然而，在她的眼睛中，却又有着極度的幽怨！

那兩個年輕人一看到了她，手足無措，像是不知怎樣才好。

只是不住地道：「珍師妹，你怎麼來了？師父可知道麼？」

那女子不是別人，正是那兩個年輕人的師妹，也是武林怪傑，席大先生的唯一愛女，單名一個珍字，這時，她搖了搖頭，道：「爹不知道。」

那兩人急得直頓足，道：「那麼，師娘呢？她老人家總該知道的了？」

席珍緩緩地搖着頭，她雙眼之中，淚花亂轉，但是她却又顯然不欲給她兩位師兄看到她流淚，是以她抬高了頭，道：「媽也不知道。」

兩人更是急得雙手亂搖，道：「師妹，這怎麼可以，你一個人在江湖上，唉，由峨嵋到這裏，萬里迢迢，你一個人，這怎麼可以？」

席珍悽然笑着，道：「兩位師哥，我還怕什麼？你們說，我還怕什麼？」

她在講到最後一句「我還怕什麼」之際，聲音發顫，聞者心酸，那兩人眼睛已不由自主潤濕起來，齊聲叫道：「珍師妹！」

看他們的神情，分明是想講兩句勸一勸席珍的話，但是他們又實在不知講什麼才好，是以只是叫了一聲，便沒有了下文。

三人全不出聲，過了半晌，還是席珍先開口，席珍顯是已將心中的悲痛，盡量抑制了下去，她道：「我將我的衣服，留在後崖峭壁邊上，裝着我是墮崖而死，偷偷走下山來的。」

那兩人道：「師妹，你這樣做，師父和師娘兩人，不是傷心欲絕了麼？」

席珍又悽然道：「我當然也想到這一點了，但是我想，他們已經夠傷心的了，就算知道我死了，

大約也不過如此了吧，尤其是爹，他一世英名，武林中人提起了他，誰不敬畏三分——」

席珍講到這裏，實在沒有法子再講下去。

而那兩人的心頭，也像是堵了一塊千百斤重的大石一樣，說不出來的悶鬱，說不出來的難過。

席大先生的武功何等之高，身份何等之尊，聲名何等之顯赫，可稱是近百年以來，武林中的第一奇人，但是，他却瞎了眼，收了這樣一個徒弟，累了自己唯一的愛女！這件事，對席大先生的打擊之大，實在是可想而知，作爲席大先生的徒弟，當然更可以深切地感受得到，這叫他們怎能不難過？

兩人齊聲長嘆，席珍苦笑了幾下，道：「我一路追下來，總算也得了一點綫索，知道了他一些事，我知道他在天一堡中。」

那兩人一呆，點了點頭。

席珍又道：「我又知道，血猿神君也在找他。」

那兩人又點了點頭。

席珍再道：「可是，我剛從天一堡來，天一堡中，血猿神君和一個瘋婦人，正在打得天昏地暗，是易老怪告訴我，他向北來了，二師哥，四師哥，你們兩人，可有見到他麼？」

那兩人聽得席珍這樣問他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才好！

席珍在問他們，可有見到雷三，事實上，他們不但見到了雷三，而且，雷三可以說是他們兩人放走了。如今席珍這樣問他們，却叫他們如何回答才好？

他們兩人，面面相覷，講不出話來，席珍心中生疑，道：「兩位師哥，你們可是有什麼事瞞着我麼？」

兩人連忙搖手道：「沒有，沒有！」

席珍嘆了一聲，道：「我早知你們不會的，我遭遇如此之慘，若是你們還會有什麼事瞞我的話，那怎麼說得過去？」

席珍這樣一說，那兩人更是手足無措，一個支支吾吾道：「雷三他……他……剛才我們倒是遇到他了。」

席珍的身子，突然一震，道：「那麼，你們爲什麼不攔住他？」

另一個苦笑道：「我們自然攔住了他，而且是準備將他擒回山去的，可是他……他却抓住了凃姑娘，說是我們如果向他下手的話，那麼他定然先打死了這位凃姑娘，是以我們……我們……」

席珍嘆道：「是以你們便放走了他，是不？」

那兩人慚愧地點了點頭。這時，他們的心中，全感到愧對席珍，但是，席珍却知道，如果他們再遇到一次那樣的事，他們一定仍然會那樣去做的。

她苦笑着，道：「你們人太好了，他……實在太壞了，那位凃姑娘……」

一人道：「她是天一堡主的女兒！」

席珍沉聲道：「你們不去追他，我去，就算我不能將他怎樣，至少也救了凃姑娘！」

席珍這句話，將兩人陡地驚醒。兩人剛才，只怕雷三下手打死了凃雪紅，却是未曾想到，女孩兒家，落在雷三手中，所受的淫辱，實是比死更甚！

是以他們兩人直跳了起來，道：「師妹說得是，我們快去追他！」

三人向着雷三的去向，疾追了出去。

可是，等到他們離開，約有半盞茶時，只聽得雷三「哈哈」一笑，就在附近的一株大樹之上，抱着凃雪紅，落了下來。

他落地之後，再是一笑，道：「凃姑娘，你看我行事計謀如何？你能識得我這樣的人，也不枉了你做人一世！」

原來他剛才，根本沒有離去，祗是悄悄地躲在附近的樹上！

凃雪紅剛才被他封住了穴道，出不得聲，這時穴道又被他拍開，她立時用盡力氣，尖叫了起來。可是雷三却只是笑道：「小乖乖，你叫啞了喉嚨，也不會有人聽到的了。」

凃雪紅停止了叫喊，道：「你，剛才那是你的師妹麼？她如此美麗，你就和她結爲夫婦，有什麼不好？」

雷三賊忒嘻嘻，道：「比起你來，可差得很遠了！」

凃雪紅心中不住地叫苦，她實是想不到，一夜之間，事情會起了那麼大的變化！她用力地掙着，但是她被雷三制住了脈門，能使得出的力道，也弱得可憐，而雷三却強扭着她的手背，待向她的朱唇強親了下來。

凃雪紅又尖聲叫了起來，她這次，只叫了兩聲，眼看她的檀口，要被雷三封住了，突然之間，聽得有人叫道：「好風流啊！」

這四個字，是在凃雪紅的驚呼中，傳了出來的，聲音聽來十分平靜，十分恬淡，但是，凃雪紅的尖叫聲，却一點也未能將之蓋過去。

雷三一聽，陡地一震，連忙回頭看去。

只見在身後不遠處，一個積雪甚厚的大樹椿之上，站了一個人。

那人大約三十左右年紀，文士打扮，臉又瘦又長，在左邊頰上，有很長一個傷痕，使得他的臉，看來更是長了許多。

凃雪紅一見有人，立時又叫了起來，道：「這

位英雄，快快救一救我！」

那書生打扮的人，仍然站在那個樹椿之上，他身上穿着一身雪也似白的長衣，又是站在積雪的樹椿之上，是以乍一看來，就像是一株樹上，長着一顆人頭一樣，看來十分怪異。

涂雪紅一叫，雷三便厲聲道：「你再叫，我便點了你的痲癢穴。」

涂雪紅自然知道若是被雷三點中了痲癢穴的話，那全身又痲又癢，比死還難過，而且她絕不懷疑雷三的會那樣做，是以立時不言。

那白衣書生直到這時，才又再開口，道：「看閣下一表斯文，何以行徑竟如此不堪！」

雷三一見到那白衣書生，心中便迅速地在轉着念，將武林各門各派的高手，全想了一想，可是他却也弄不明白那人的來歷。

他在席大先生的門下多年，席大先生乃是武林中之中第一怪傑，他門下弟子不但武功高，而且個個見識極廣。

雷三如今既然認不出那白衣書生的來歷，心中暗忖，那多半是關外不知名的武林中人，是以他也根本未曾將之放在心上，一聲冷笑，道：「干你甚事？」

那白衣書生瘦長的臉上，現出十分驚訝的神色來，道：「咦？閣下不是學武之士麼？」

雷三笑道：「廢話，你看不出來麼？」

白衣書生道：「那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正是學武之士的本份，閣下何以問干我甚事？」

雷三冷笑道：「原來你也是學武之士，那你倒露些武功給我看看！」

那白衣書生身形一縱，慢慢地從樹椿之上，跳了下來。他的動作十分慢，但是正因爲他的動作慢，是以令得雷三陡地一驚！

那樹椿只不過四五尺高，可是他向下躍來之際，却像是飄了下來一樣！

雷三雖然窮兇極惡，但是見識終究是廣的，一見這等情形，便立時知道自己剛才料錯了，這白衣書生決計不是等閒之輩。

是以他立時拉着涂雪紅，後退了一步，全神以待。可是，却不料那白衣書生自樹椿上飄落下來之勢，緩慢之極，但是緊接着，他的動作，却快到出奇！

以雷三的武功而論，甚至未曾看到他的雙足，是不是曾經點地，突然之間，一股勁風，挾着一條人影，已迎面撲了過來！

雷三大出意外，幸而他早已有了準備，左掌一翻，呼地一掌，向前拍出。

但是，他一掌拍出之後，只聽得他掌風呼嘯洶湧向前之聲，那條人影，早已不見，緊接着，他右腕之上，却突然一痲！

原來，白衣書生向前撲來的勢子，雖然勁疾之極，但是倏忽之間，他却已轉到了雷三的右邊，伸指向雷三的脈門便彈。

那一指，其實也並未彈中雷三的脈門。

但是，他一指彈出，指風嗤然，却已令得雷三的脈門一痲，五指也不由自主一鬆。

而白衣書生的變招，當眞快捷之極，雷三手才一鬆，白衣書生已一伸手，握住了涂雪紅的手背，順手向外一揮，將涂雪紅穩穩地送出了丈許開外！

雷三心中大怒，趁着白衣書生揮臂送出涂雪紅之際，迸指如戟，點向對方的「華蓋穴」。

那「華蓋穴」在人身胸前，屬於太陰肺經，乃是五臟之華蓋，人身一等一的要穴。雷三此際，一出手就攻對方的「華蓋穴」，那是分明想置對方於死地的了，出手之辣，實是罕見。

白衣書生身形陡地向後一縮，雙眉一揚，道：「你是席大先生弟子？」

雷三在峨嵋胡作非爲，等於是已被逐出門牆一樣，但是在武林之中，「席大先生」四字，具有無上威力，雷三也深明這一點，是以有人問他是不是席大先生弟子之際，他却是絕不否認的。

此際，他一聲冷笑，道：「你既知我的來歷，還不快夾着尾巴逃走？」

那白衣書生在問出了剛才的那句話後，一直凝視着雷三，這時，他緩緩地道：「你眞是席大先生的弟子？看你剛才出手這一招，章法確是席大先生所傳，但是席大先生門下，怎會有你這等無恥無良之徒？」

雷三並不在乎人家罵他，但令得他心頭大怒的是，涂雪紅被那白衣書生揮開之後，已然沒命也似，在向前奔了出去，眼看若是再被那白衣書生阻攔下去，就要追不上涂雪紅了。

是以，他厲聲道：「讓開！」

他剛才一擊不中，此際急於求勝，「讓開」兩字才出口，一抖手，「錚」地一聲響，只見在他的衣袖之中，射出了一柄短劍來。而當那柄短劍射出之際，他五指一緊，恰好抓住了劍柄，緊接着，就勢向前一送，短劍已然挑向對方的咽喉。

那白衣書生却又嘆了一聲，道：「你武功算是不錯了。」他一面說着，一面又向後一退，雷三那一劍，疾逾閃電，可是仍被他從容避了開去。

雷三一劍又不中，再去看涂雪紅時，涂雪紅已然走得只剩下一個小黑點了。

那白衣書生避開了一劍之後，伸手指着雷三，

道：「你這人行動可疑，我看你多半是盜了席大先生的一招半式，在武林中招搖生非，破壞席大先生名頭，我要將你帶往峨嵋，聽憑席大先生發落。」

雷三一聽得對方如此講法，實是又驚又怒，而且，他連攻之下，那未能擊中對方，他知對方的武功高，他這時索性不再進攻，只是冷冷地道：「，看你有什麼本領來帶我走。」

那白衣書生在一退再退之後，離雷三已相當遠，這時，身形飄飄，又向前欺來。雷三早已蓄定了勢子，準備以逸待勞。

只見那白衣書生向前欺來之勢，雷三心中暗暗歡喜，暗忖你來勢却是越快越好！他身形微矮，一揚劍，狠狠一劍，向前刺出！

却不料他的一劍才出，眼前一花，對方身形，突然不見，緊接着，背後有一股勁風，壓了過來！

雷三的心中，陡地吃了一驚，別說他這時，半年前受的傷，傷勢還未曾痊癒，就是他根本不曾帶傷的話，這突然其來的變化，他要預防，也不是易事！

百忙之中，他實是來不及轉身應敵了，只得反手一劍，疾刺而出！

那一劍廻手反刺，在百忙中使來，劍勢也是十分凌厲了，但是却已然慢了一步，他一劍甫出，手腕便自一痲，脈門已被人扣住。

緊接着「瑲瑯」一聲響，他那柄短劍，落到了地上，只聽得那白衣書生道：「哼，原來是餵了劇毒，你那裏有正派中人的半分樣範？」

雷三的那柄短劍之上，的確是餵過毒的，而且所餵的乃是極厲害的毒藥，見血封喉，但是在劍上而言，却只有極小心地觀察，才可以看到劍身之上，有一絲極細的紅綫而已。

如今，短劍才一落地，對方便已指出劍上有毒，可知他目光銳利，非同小可，雷三更是驚上加驚。他脈門被扣，已沒有反抗的能力，但是他爲人極其機警，却是一點也不急，只是「哈哈」一笑，道：「閣下身手不錯啊？不知是那一派高手？」

白衣書生道：「家師和席大先生是至交，其實，我剛才這一下身法，你也應該可以知道我是什麼來歷了！」

雷三的心中，陡地一亮，也更加吃驚，他立時想起，師父曾說過，他多年不見的好友之中，有一人最愛着白衣，可是其人性子却一點也不恬淡，相反性烈如火，嫉惡如仇，這人生得奇醜無比，天生是一個駝子，武林中人稱之爲烈火神駝。神駝生得雖然不成人樣，然而他却有一個美麗無比的妻子，他妻子武功平常，當神駝和她同行之際，每每遭來嘲笑。

而烈火神駝一聽得嘲笑，必然無名火起，誰嘲笑他的人，便算是遭了殃，後來還是幾個正派中的高手，聯袂勸一勸神駝夫人，要她勸一勸神駝，別再在江湖上行走了，神駝才歸隱不出的。

烈火神駝有三大絕技，其中之一，號稱「迷踪神步」，剛才那白衣書生一衝上來，自己一劍刺出，倏忽之間，那白衣書生便到了自己的背後，步法如此之奇妙，那自然是「迷踪神步」功夫了！

雷三雖然力持鎮定，可是一想及此，他却也不禁面上爲之色變！

因爲對方若是烈火神駝門下，或是神駝的兒子的話，那麼，以神駝傳說中的嫉惡如仇，出手絕不容情來看，自己可說絕無倖理了！

他心念電轉，刹那間，已想了許多事，隨即笑道：「我明白了，兄台是烈火神駝門下？」

白衣書生叱道：「誰與你稱兄道弟！」

雷三「嘻嘻」笑道：「那可怪不得我，若是閣下和烈火神駝有關，那麼我們便非稱兄道弟不可，誰叫烈火神駝和家師席大先生是莫逆之交呢？」

那白衣書生正是烈火神駝的愛子，這時聽得雷三這樣講法，倒也頗難以反駁，他「哼」地一聲，道：「你如此行爲，沒地玷污令師的名頭！」

雷三大笑了起來，道：「看來烈火神駝，正是名不虛傳，我看兄台至多也不過與了他一兩分脾氣吧，已是如此性烈如火，行事不分青紅皂白了！」

那白衣書生雖然是烈火神駝之子，但是實際上，他性子却沒有一分類似烈火神駝，不但不似，而且還截然相反，若是他像烈火神駝時，那早已一掌擊下，將雷三打死了，如何還有這許多廢話？

也正因爲白衣書生的性子不像烈火神駝，是以他聽得雷三這樣講法，便訝然道：「你這樣說，却是什麼意思，我什麼地方不對了？」

雷三笑着，道：「你可知剛才給你救走了的女子，是什麼人？」

這一問，令得那白衣書生突然一呆。他當時只看到雷三抓了涂雪紅，要對涂雪紅施輕薄，而涂雪紅則在尖叫，至於涂雪紅是什麼人，他却是並不知道。

這時雷三這樣問他，他當然也答不上來，是以只得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但是你這樣對付這位姑娘，却是大大不該。」

雷三聽了，更是「哈哈」大笑了起來，笑得前仰後合，道：「什麼姑娘，她是我的老婆！」

那白衣書生大吃了一驚，道：「你說什麼？」

雷三一字一頓，道：「她是我的妻子，是我的老婆！」

白衣書生大有手足無措之狀，連講話也不順溜起來，道：「她……她若是尊夫人，那麼……何以尖叫？」

雷三笑道：「我看兄台定然尚未成婚，是也不是？」

白衣書生赧然點頭，道：「未曾娶妻。」

雷三道：「這就是了，兄台尚未成親，又怎知人家夫妻之間這麼多事？她要我替她做一件事，我未曾答應她，她心中便十分氣惱，不肯和我親熱，若是你這冒失鬼不撞了來，早就沒有事了！」

白衣書生搖頭道：「不對，不對，我看到你們時，曾聽得那位……她說，要你娶你的師妹的。」

雷三道：「是啊，拙荊醋勁，一直十分大。」

白衣書生又道：「可是，我又聽得她叫我救她一救的，這難道是我聽錯了？」

雷三道：「你當然不曾聽錯，她一向任性，祇求要我難堪，自然喚你來和我相鬥，兄台若是不信，我們祇要追上她去問一問，不就可以明白麼？」

雷三舌粲蓮花，信口開河地說，那白衣書生本來是不怎麼相信的，但是，講到最後一句，雷三說得如此之肯定，却不容得他不信。

祇聽得白衣書生略一沉吟，道：「好！」

他一面說，一面手已鬆了開來。雷三千說萬說，目的就是要白衣書生鬆開手來！

而他早已有了準備，本來，他是被白衣書生扣住了脈門，反扭着手的，這時，白衣書生才一鬆手，他的身子，倏地便轉了過來。

他身形疾轉，在那一剎間，兩人幾乎是面對着面的，那白衣書生的武功，絕不在雷三之下。他一看到雷三轉過身來，已然知道不妙，立時身子向後一縮。

也就在此時，雷三「呼」地一掌，當胸向他拍出！由於白衣書生在雷三一掌還未曾擊出之際，身子已縮了一縮，是以雷三這一掌，「拍」地一聲，雖然是中了對方的胸口，但力道却並不大，那白衣書生，本來是可以安然無事的。

然而，雷三却是陰毒無比，他早已料到自己這一掌，可能擊中對方也不能令對方受創，以是他手上，早已扣定了一枚暗器，一掌擊中，夾住了暗器的手指一鬆，「嗤」地一聲響，一枚其薄如紙，長可兩寸，寬可寸許的鋼片，已然由白衣書生的肋間，直插了進去！

那白衣書生的胸前，陡地被這樣的一片鋼片插進，因爲那鋼片極薄，是以也根本沒有什麼血流出，當時，祇覺胸前一涼而已。

雷三一見得手，一聲長嘯，身形拔起，趁着白衣書生一呆之際，飛身在白衣書生的頭上掠過，向前飛掠而去，他知道白衣書生一定隨後追來的，而他的目的，也正正是要白衣書生隨後追來！

因爲白衣書生在中了這枚暗器之後，若是立時將暗器取出，那麼他的傷勢，可能微不足道，但如果立時疾馳，等到血氣行轉急速，將那鋼片衝了出來時，那麼，傷口擴大，傷的又是在胸前要害，白衣書生定然不支倒地，而在這等荒野之地，有誰會來救他？

是以雷三一面向前疾掠而出，一面還不斷怪笑，引白衣書生向他追來。

白衣書生心中恨極，同時，也知道雷三剛才所講的一切，全是胡言亂語，更不肯將他放過，眞氣連提，直追了上去。

兩人一先一後，如流星也似，向前掠出，去勢快絕，轉眼之間，便已奔出了五七里，眼看兩人之間的距離，已經漸漸接近了，白衣書生眞氣運轉更急，一個起伏，離雷三又近了幾尺。

可是就在此際，祇覺得胸口，陡地一陣劇痛，緊接着，「波」地一聲，一片鋼片，激射了出來，就在雷三的頭頂削過。

而隨着那一片鋼片的射出，白衣書生的胸口，突然射出了一股血柱，而白衣書生也覺得體內眞氣，正隨着那股血箭，在迅速地外洩！

白衣書生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他連忙停了下來，可是一停下，他已然雙腿發軟，萎頓在地，體內眞氣，已然十去其六七了！

而當他點住了自己胸前的穴道，勉强止住了血之際，雷三非但早已奔得踪影不見，連他得意之極的獰笑聲，也已聽不見了！

白衣書生祇覺得天旋地轉，一頭栽倒在雪地之上，在他四圍的雪，都被他的血染紅了，他不住地喘着氣，好一會，才勉力撐着身子，抬起頭來。

也就在這時，他發現凃雪紅俏臉煞白，正站在一株松樹之旁，睜大了眼睛，十分驚恐地望着他。

白衣書生一直在喘着氣，他伸手向凃雪紅招了一招，但他本來是雙手撐在地上，才勉力抬起上半身來的，一伸手向凃雪紅，身子便又栽倒在雪地之中。

凃雪紅四面看看，肯定四周圍並沒有別人，她才奔了過來，將白衣書生扶了起來，道：「你……你怎麼忽然會受了重傷的？」

白衣書生苦笑了一下，道：「我……我一時不察，中了……他的暗算！」

凃雪紅的心思，和雷三相比，本來也好不多少，但這時她幾次要遭雷三的毒吻，驚怖之餘，總算也講了一句天良話，道：「你，你若不是爲了救我

，也不會被他所害了！」

白衣書生道：「你……扶我起來。」

凃雪紅用力將白衣書生扶了起來，可是他身子才一挺，胸前鮮血，重又狂噴，噴了凃雪紅一頭一臉！

凃雪紅嚇得怪叫了一聲，連忙一鬆手，向後退開了兩步，白衣書生的身子，又向後倒去，胸前骨朶骨朶，直湧鮮血，凃雪紅不禁呆了！

她並不知道白衣書生是什麼人，而她對那白衣書生所爲的感激，也決不會有多少，這時，她心中唯一的念頭，便是快些離開去！

然而，當她轉過身想走時，却見一條人影，突然自遠而近，飛掠而至，在白衣書生的身前停下，那時，白衣書生已是雙目緊閉，昏了過去的了。

而凃雪紅一看到掠向前來的那人，雙腿發軟，連逃走的力量也沒有了！

那掠向前來的，不是別人，正是五分似人，七分似鬼的血猿神君！

血猿神君一到，向白衣書生望了一眼，立時又踏前一步，只見他雙手齊出，動作快捷無比，「拍拍拍拍」七八下响處，已然封住了白衣書生胸前的七八個穴道。

他雙臂十分之長，在動手封住白衣書生的穴道之際，幾乎連身也不必俯下去。經他封住了穴道之後，白衣書生胸前的鮮血已止，血猿神君這才低頭，向他看了一眼，才就轉過頭來。

凃雪紅一看到血猿神君轉過頭向自己望來，心中便不禁發毛。雖然這時，她早知道血猿神君不是爲對付天一堡而來，而是爲了來找雷三的，但是，在雪地之中，她折磨林浩生和玉琴一事，却只有血猿神君知道。更有甚者，可能她殺甘德霖一事，血猿神君也是知道的！

是以，他一接觸到血猿神君那股陰森森的目光，她心頭便怦怦亂跳了起來。

只聽得血猿神君「哼」地一聲，道：「又是你下的手麼？」

血猿神君一開口那一個「又」字，更是令得凃雪紅心驚肉跳，她連忙雙手亂搖，道：「不是，不是我，是雷三下的手，不關我事。」

一聽得「雷三」兩字，血猿神君的面色，陡地大變，疾聲問道：「他在那裏？」

凃雪紅道：「他向前面逃去了。」

血猿神君一聲尖嘯，身形如風，「呼」地一聲，便已向凃雪紅所指的方向，掠了開去。凃雪紅見他立時離去，心中總算鬆了一口氣，可是，她那一口氣只吁得一半，陡然之間，一股勁風，逼了過來，只見人影一閃，血猿神君去而復返！

血猿神君一到，倏地伸手，已然抓住了凃雪紅的肩頭，凃雪紅低頭一看，只見對方五根手指，就像是五條蛇一樣，搭在她的肩頭之上，實是令得她通體生寒，顫聲道：「雷三……確是向前去了。」

血猿神君却道：「且莫理會雷三，這人身受重傷，要快些送他到他師尊那裏去，我要追尋雷三，未能分身，你可能替我代勞麼？」

凃雪紅一聽，首先放下心來，她苦笑着，暗忖求人做事，也這等兇法，若是有甚麼地方得罪了他，那不知是甚麼情形啦。她道：「我知道了，我替你代勞就是。」

血猿神君「哼」地一聲，道：「這件事，你可別以爲太容易了，第一，他傷得極重，隨時可死，一路上，你却要小心照顧他才好。」

凃雪紅只求先脫身再說，是以沒口答應道：「我知道，我會照應他的。」

血猿神君突然咧齒獰笑，道：「你替我做了這件事，我甚麼也不說，要不然，我就將你殺了甘老二一事，抖了出來！」

血猿神君這句話一講完，五指一鬆，而凃雪紅一聽得他提起了這件事，實是全身發軟！是以，當血猿神君五指一鬆之際，她竟然站立不穩，而坐倒在地！

血猿神君却一聲冷笑，又轉到了白衣書生的身前，不知塞了些甚麼在他的口中，又旋風也似，向前掠了開去，轉眼不見！

凃雪紅在雪地中，又掙扎了片刻，才有力道站了起來，她向血猿神君的去處，望了一會，肯定血猿神君已然走遠了，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心想血猿神君走了，自己不走，更待何時。

她一想及此，身形掠起，已然掠出了兩丈許。

可是當她一掠出之際，她又暗中一驚，忖道：不好，血猿神君的武功如此之高，脾氣又如此之怪，而且還知道自己的秘密，他說要自己將那人送到他師父那裏去，自己若是不從，被他知道了，豈不是糟糕？

她連忙停了下來，轉過頭，向那白衣書生望去，心中着實猶豫不決。

可是也就在此際，她陡地想起，自己就算要答應，也無從做起，因爲血猿神君一說完就走，根本未曾說他師父在甚麼地方！

凃雪紅一想到這一點，心中實是大喜，血猿神君未曾說明那白衣書生的師父是甚麼人，自己當然沒有法子送，那麼責任也不在自己了！

她心中已然抓好了以後再遇到血猿神君時應該如何辯白的說話，然後，又準備離去了，但是，她

眞氣一提，身形還未曾掠起，便已聽得那白衣書生發出了一下呻吟聲，道：「姑娘慢走。」

涂雪紅一呆，不得不轉過頭看去，只見那白衣書生，正在勉力掙扎着，想要坐了起來，可是却又在所不能。

涂雪紅本來不是甚麼好心腸的人，白衣書生是爲了救她才受傷的一事，她也不會放在心上。然而此際，她却怕血猿神君沒再走遠，說回來就回來，給他看到自己見死不救，那却大大地不妙。

是以，她呆了一呆之後，便奔過去，扶着他坐了起來。

那白衣書生喘着氣，道：「多謝姑娘，剛才血猿神君請姑娘送我到師父那裏去，多蒙姑娘慨允，我心中實是感激不盡。」

涂雪紅心中却吃了一驚，心忖血猿神君和自己說話之際，原來他並沒有昏過去，却是全聽到了！

她心中有氣，但是却不敢發作，還笑了一下，道：「你說那裏話來，你是爲了救我才受傷的，我不該護送你一程麼？」

她講完之後，那白衣書生滿面皆是感激之色，道：「多謝姑娘，家師人稱烈火神駝，住在六盤北麓，此去路途遙遠。」

涂雪紅究竟是天一堡堡主的女兒，天一堡乃是關外最知名的地方，來往武林高手，十分衆多，涂雪紅的見識自然也廣，她一聽得烈火神駝四字，面色便不禁變了一下，心忖剛才還好自己未曾捨他而去，否則，就算自己辯得過血猿神君，被烈火神駝知道了事情經過，也是死路一條！

她停了片刻，才道：「原來壯士是烈火神駝門下，我姓涂，叫雪紅，家父單名一個龍字。」

白衣書生「啊」地一聲，道：「原來是涂堡主的愛女，剛才那厮却說甚麼——」

涂雪紅急問道：「他說甚麼？」

白衣書生道：「他說涂姑娘是他的妻子！」

涂雪紅「呸」地一聲，道：「他信口雌黃，一至於此！」

涂雪紅正憤然不止，可是那白衣書生，在聽得涂雪紅那樣說之後，却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像是放下了一個重担一樣！

涂雪紅並沒有覺出這一點，只是道：「壯士，你可走得動麼？」

白衣書生忙道：「涂姑娘別稱我壯士，我覆姓東方，單名一個白字。」

涂雪紅只是隨口嗯了一聲，她心中只在盤算着，現在看來，是非到六盤山多走一遭不可的了，可是總也得回天一堡去一次，能邀得父親同行更好。

東方白勉力支撑着，居然給他站了起來。但是他的傷勢實在太重，才一站起之後，身子便向旁一側，整個人向涂雪紅倒了下去。

涂雪紅連忙又將他扶住，東方白苦笑一下，道：「想不到我中了暗算，傷得竟如此之重！」

涂雪紅心中也是十分不明，因爲她是眼看東方白在追趕雷三時，好端端地奔着，突然之間，胸前橫血直冒，成了重傷的。是以她問道：「你！是中了雷三的甚麼暗算，傷成那樣的。」

東方白的身子忽然一震，道：「你說甚麼？雷三？剛才那人叫雷三？」

涂雪紅道：「是啊，他是席大先生的弟子，但是却……却……」

涂雪紅究竟是女孩兒家，雷三淫侮了他師妹一事，她却是不好意思說出口來，講了一半，臉上便紅了起來。東方白道：「我知道了，席大先生已然通告所有武林中人，要捉他回峨嵋去，看來我受他暗算之仇，是難以自己親手報得的了！」

東方白這樣說法，自然是料定了雷三必然難以逃得過席大先生的追踪之故。

涂雪紅聽得東方白這樣說，心中也不禁放心了些。她這人一輩子可以說未曾怕過甚麼人，但是她却是的的確確怕了雷三！

她咬牙切齒道：「這種人，自然不會有好報應的——」但是，講到了「報應」兩字，她又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連忙不去想自己所做的事，又道：「你傷得如此重，先到我們天一堡去歇一會可好？」

東方白忙道：「涂姑娘，我……想早日回到師父處去，否則我怕會支持不住！」

他在講到「支持不住」四字之際，不禁慘然一笑。

涂雪紅道：「當然我們不會在天一堡中躭擱太久，反正往南去，也要經過天一堡的，備些牲口，車子，趕起路來也快些。」

東方白不再反對，祇是道：「多謝涂姑娘想得週到。」

涂雪紅扶着他，慢慢向前走去，東方白拾了一根樹枝，拄着身子，可是他傷得十分重，走得自然也很慢，足足走了幾個時辰，才到了天一堡，已是中午時分了。

天一堡前，往日人來人往，何等熱鬧，但這時，却是冷清清的，心中不禁好一陣難過，他們來到了正門前，祇見那扇十分厚實的大門，也倒了一扇，向堡內望去，裏面更是陰森森，空洞洞地。

涂雪紅苦笑了一聲，揚聲叫道：「爹！爹！」

她的聲音，在堡內響了陣陣回音，但是却沒有

人回答她。涂雪紅是被雷三帶走的，當雷三帶走她的時候，血猿神君正和嫦娥在動手，那時，她父親已然不知在何處，這時她叫了兩聲，未見有人回答，心中更有一股極不祥的兆頭，湧了上來。

她扶着東方白，急急向前走出了十來步，來到了大堂之前，祇見堂前的石階，也崩斷了好幾級，那可能是血猿神君和嫦娥動手的結果。

她走進了大堂，大堂中更是被毀壞得不堪，連她想要找一張椅子來給東方白坐一下，都找不到一張完整的椅子！

東方白看了，大是駭然，道：「涂姑娘，天一堡中發生了甚麼事？」

涂雪紅嘆了一聲，道：「這事說來話長，你……且先在此歇一歇，我先去找到了家父再說。」

東方白像是十分勉強地點了點頭，但是他立即又道：「涂姑娘，我看……令尊已不在此處，我們還是快些離去的好！」

涂雪紅心中大怒，心想你只怕你自己會死在半路，心急要回六盤山去，人家的死活，你就不管了麼？她雖不敢發作，但是也頓了頓足，道：「不行，我父親不會離開天一堡的，我非找到他不可！」

東方白也嘆了一聲，涂雪紅已然扶着他在地上坐下，身形一閃，便向外掠了開去。

涂雪紅記得，父親在被雷三說動，去找嫦娥之後，便沒有回來過，他可能還在那裏！

是以，涂雪紅一向前掠去，便逕自撲向那堵高墻，到了墻前，她又叫了兩聲。

她雖然仍未得到回答，可是她却聽到，在高墻之內，似乎有人正在喘息，涂雪紅退後了兩步，足尖一點，身形疾掠而起。

這一拔，令得她身形拔起了丈許高，她雙足在墻上，再是一點，整個人都翻了起來，「呼」地一聲，便翻上了墻頭。

她一在墻上站定，便向下看去。

而當她向下看去時，她不禁呆住了！

高墻內的那個院子中，所有的積雪上，全都染滿了血漬，而有兩個滿身是血的人，還糾纏在一齊，在雪中慢慢地打着滾。

這兩個人，一望便知他們已經是筋疲力盡的了，是以他們的動作，也十分慢，他們一面在打着滾，一面還在進攻着對方。然而他們的出手，却已一點力道也沒有，雖然打中對方，但是所發出的聲響，却不會比他們喘氣聲更大聲一些。

涂雪紅在乍一見這等情形，只覺得心頭駭然。可是，她立即就認出，那兩人之中，正有一個是她的父親，天一堡的堡主！

涂雪紅大叫一聲，身形一縱，向下落了下去，一脚踏在另一人的背上，將那人踏得口中鮮血狂噴，涂雪紅再順手一提，提起了那人，將之直摔了出去，那人定然是活不成了。

涂雪紅在將那人摔出之際，才看到那人是血掌唐豪。

她忙將她父親扶了起來，可是涂龍的身子發軟，已經站不直了，涂龍的面上，全是將凝未凝的血塊，也不知是他自己的，還是唐豪噴在他臉上的。

涂雪紅看到父親這等模樣，她的身子，也在禁不住劇烈地發抖，她張大了口，却是一個字也叫不出來，反倒是涂龍先開口，道：「雪紅，我……不能……再照顧……你了，可恨……林浩生這……小子……」

涂龍這時，忽然恨起林浩生來，自然想到他自己死了之後，涂雪紅便沒有人照顧之故！

涂雪紅聽得父親在如今這種情形之下，還提起了林浩生來，她的心中，不禁難過之極，她銀牙緊咬，道：「爹，你不會死的。」

涂龍慘笑一聲，道：「我要死了，紅兒，我有一件事，一直未曾和你說起過，你……你……」

他講到了一半，便又連連喘氣不已。

涂雪紅一聽，心中便覺得奇怪，因爲她和父親之間，幾乎是無話不談的，若說她父親有甚麼事一直瞞着她，那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

她呆了一呆，道：「爹，那慢慢說好了。」

涂龍却掙扎着道：「不行，我要說了……才死。紅兒，當日我……我到苗疆去，爲的是聽得人說，道家三寶眞經，是失落在苗疆的，很多武林中人，都想到苗疆去碰碰運氣，我到了苗疆之後，未曾得到三寶眞經，但是却將嫦娥帶了回來……」

涂雪紅扶着涂龍，來到了圍牆之下，她道：「我知道了，爹，這些事我早知道了。」

涂龍雙手，緊緊地握住了涂雪紅的手臂，道：「不，有一件事你不知道，這些年來，嫦娥的武功，一日高似一日，而她又一直是一個瘋瘋癲癲的人，我早就在疑心，疑心那——」

涂雪紅吃了一驚，道：「爹，你可疑心那道家三寶眞經，落在嫦娥的手中了？」

涂龍大口大口地喘着氣，點着頭，道：「我不是疑心，我已經證實，雪紅，嫦娥是一個瘋婆子，她也不知道三寶眞經的妙處，她只不過照着上面的圖形，練了十來式氣功，武功已是如此之高，雪紅，你快設法在她的手中將三寶眞經騙了來……」

涂雪紅的心頭怦怦亂跳，忙問道：「爹，嫦娥在甚麼地方？」

然而，涂龍却像是未曾聽到涂雪紅的問話一樣

，他自顧自道：「那三寶眞經，乃是道家氣功的秘笈，若是到了手，化上幾年苦工，那天下無人能敵，你也……不必需人照顧了……」

他講到這裏，身子突然一陣抽搐，抓住了涂雪紅手臂十指，突然收緊，抓得涂雪紅手臂一陣奇痛，然後，只聽得他陡地長長吁出一口氣來，然後，十指一鬆，身形向後一仰，「砰」地一聲，跌倒在地。

涂雪紅連忙俯身，去探涂龍的鼻息時，却已然是氣息全無了！

涂雪紅慢慢地站了身子，在那一刹之間，她實在不知道自己該如何才好，是痛哭一場麼？但是痛哭，又何補於事？

在兩天之前，一切還是那麼平靜，她還是一呼百諾的大小姐，然而：兩天之後，事情却生出了那麼大的變化，似乎天地之間，只有她孤零零地一個人了！

當她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她實在是欲哭無淚，她只是木然站着！

連她自己，也不知站了多久，然後，她聽到了嫦娥的怪笑聲。

嫦娥的怪笑聲，一下又一下地傳進了她的耳中，乍一開始之際，還只不過令得她的身子震了一震，但接着，她立即想起了她父親臨死前的話！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立即明白，這時對她來說，最要緊的事，便是得到那「三寶眞經」！

如果事情正如她父親所說，「三寶眞經」是在嫦娥的手上，那麼，嫦娥是一個瘋婆子，要自她的手中，騙過三寶眞經來，也並不是甚麼難事！

而如果現在不去找她的話，誰知道這瘋婆子會到甚麼地方去，再要找她，可就難了。

是以涂雪紅向她父親的屍體看了一眼，一頓足，身形拔起，便出了圍墻，向着娥嫦發出笑聲的方向，向前疾奔了出去。

天一堡中的房屋十分多，但涂雪紅自然是十分熟悉的，她轉彎抹角，向前奔着，嫦娥仍不住地發出怪笑聲，而她的怪笑聲，聽來也漸漸地近了。

及至她轉過了一堵高墻，她看到嫦娥站在一個小天井之中，正在笑着，涂雪紅一見到了嫦娥，便停了一停，她心中，在尋思着該如何向嫦娥下手才好。

因爲嫦娥雖然瘋癲，但是她的武功却極高，要想接近她，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她畧停了一停，便慢慢地向前走去，來到了嫦娥身前四五尺處，方始站定。

嫦娥轉過頭來，直勾勾地望着涂雪紅，涂雪紅的心中，感到了陣陣寒意，但是她想及自己若是能得到「三寶眞經」的話，那便再無所懼，是以她硬着頭皮，笑了一下，道：「你……可想見你的女兒麼？」

她知道嫦娥極關心她自己的親生女兒，是以她一開口，便用此來引嫦娥說話。

嫦娥一聽，咧開了嘴，露出了兩排白森森的牙齒來，道：「她在那裏？」

涂雪紅忙道：「我可以帶你去找她，但是，却不是白替你去找她的。」

嫦娥像是不明白涂雪紅那樣說是甚麼意思一樣，過了許久，才道：「你想怎樣？」

涂雪紅勉强地笑了一下，道：「你——」

她這裏才講了一個字，忽然聽得在嫦娥的身後，傳來了「哈哈」一下笑聲。這一下笑聲，傳入了涂雪紅的耳中，實是令得她魂飛魄散，不由自主，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幾乎沒有勇氣抬頭向前看去！

因爲她一聽便聽出，那一下笑聲，正是雷三所發出來的！她僵立片刻，才慢慢地抬起頭來，她果然看到了雷三！雷三正坐在對面屋子的屋簷上，居高臨下地望着她，雙腿在不住地搖擺，看來十分優閒。

雷三可能是早就在那裏了，但由於她來的時候，只看到嫦娥，竟沒有注意到雷三！涂雪紅這時心頭實是駭然之極，因爲如今東方白也身受重傷，不能再救她了，眼前可以救她的只是有嫦娥一個人！

她迅速定下神來，道：「嫦娥，你聽我說，你要我帶你去見你女兒，你看到那坐在屋簷上的人沒有？你就得先將他打死！」

嫦娥緩緩地轉過頭去，向雷三望了一眼，雷三仍然笑嘻嘻地，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氣，嫦娥望了雷三一下，立時轉過頭來，却見她滿面怒容，叱道：「胡說！」

涂雪紅一聽得嫦娥忽然這樣斥責自己，心中更是大驚，忙道：「你……你不想見你兒女麼？」

嫦娥却仍然道：「胡說。」

涂雪紅急得無法可施，也就在此時，只聽得雷三又是「哈哈」一笑，自屋簷之上，飄然而下，道：「涂姑娘，你這借刀殺人之法，借不成了。」

一見雷三躍下，而嫦娥又不肯替她動手，涂雪紅心中的吃驚，實是難以形容，她連忙身形一閃，向後退去，她身形才退，便聽得雷三叫道：「抓住她。」

嫦娥對於涂雪紅的話，一字不聽，然而對於雷三的話，却如奉綸音，雷三話才出口，嫦娥身子倏地向前踏出了一步，五指如鈎，已向涂雪紅的肩頭

，直抓了下來。

那一抓之勢，不但快絕，而且隨着那一抓，一股極强的勁風，迎面逼到，令得涂雪紅連氣都喘不過，身形一呆間，肩頭一陣劇痛，已被嫦娥牢牢抓住。

嫦娥的五指一緊，涂雪紅只覺得肩胛骨都幾乎被嫦娥揑碎一樣，痛得她忍不住尖叫了起來。

就在她的尖叫聲中，雷三「桀桀」地怪笑着，向前走了過來，來到了涂雪紅的面前，用一隻手指，兜起了涂雪紅的下頦，道：「涂姑娘，我早知你會回天一堡來的，總算未曾料錯吧。」

涂雪紅被嫦娥抓了肩頭，無力掙扎，只得憤然地轉過了頭去。

但是雷三却立時又伸手，硬將涂雪紅的頭轉了過來，道：「涂姑娘，你主意倒不錯，想借她的手來對付我，只可惜你已遲了一步，她已相信只有我才能帶她去找她的女兒了，是不是？」

他那「是不是」三字，是問嫦娥的，嫦娥不住點頭，道：「當然，只有你。」

涂雪紅倒抽了一口涼氣，她知道這一次，自己眞的是自投羅網了，雷三得意之極地怪笑着，突然伸出手，抓住了涂雪紅的手腕，對嫦娥說道：「放手。」

也不知雷三是用了甚麼話騙住了嫦娥，只見嫦娥對他的話，却是聽從到極，雷三一叫放手，嫦娥的五指，立時鬆開。

雷三望着涂雪紅，淫淫地笑了起來，道：「涂姑娘，你的閨房在那裏，帶我去看看，就將你的閨房，權充我們的新房可好？」

涂雪紅一聽，眼前發黑，幾乎便要昏過去。

雷三則哈哈笑着，道：「涂姑娘，你還害羞麼？哈哈，你越是害羞，越是好看——」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抓住了涂雪紅的下頦，但也就在此際，只聽得有人叫道：「雷——三。」

那叫雷三的人，有氣無力，雖然只不過是兩個字，但是中間也頓了一頓，雷三回頭看去，只見正是東方白。這時，東方白面色慘白，一件白衫，被血染紅了一大半。

拄着一根竹棍，可是身子仍然在搖幌不已，隨時可以跌倒。雷三一見，不禁哈哈大笑了起來。

涂雪紅一見東方白來到，她明知東方白在重傷之下，是救不了自己的，但是她仍然存着萬一的希望，立時喘着氣，道：「雷三，他是烈火神駝的弟子，你用暗器傷了他，還不快逃命？」

雷三一聽得「烈火神駝」四字，面色也不禁微微變了一下。

在那一刹間，涂雪紅的心中，希望陡生。

可是，那却是電光石火間的事，雷三立時又笑了起來，道：「多謝你提醒我，這倒令我非要斬草除根不可了，不然又平添麻煩了。」

東方白喘着氣，一字一頓地道：「雷三，血猿神君可就在近前。」

雷三神態輕鬆，道：「我知道，血猿神君來了，嫦娥會和他動手，我怕甚麼？」

東方白又道：「雷三，你放開涂雪紅，我……我絕不將你傷我之事放在心上，也……决不向任何人提起。」

雷三哈哈大笑，道：「叫我放了她？那我寧願你將我傷你之事放在心上了。」他話才一講完，陡地揚起手來，「呼」地一掌，便向前拍出。

那一掌的掌風，十分强勁，東方白正站在他丈許遠近處，掌風未到，他雖然有機會走避，但是他傷勢沉重，他到這裏來，也是聽到了涂雪紅的尖叫聲之後，一步一步撐了過來的。這時，他那裏有力道趨避？

他的身子，只是本能地畧縮了一縮，而在那一刹間，雷三的掌風，已然再到，只見東方白的身子，如同是稻草紮成的一樣，向外跌了出去，跌出了丈許遠近，萎頓在地，動也不動了。

涂雪紅看了這等情形，心中暗哼了一聲。

她這時心中暗哼了一聲，並不是替東方白可惜，而且她看到，東方白被雷三一掌擊出之後，自己最後的一綫希望也沒有了。

雷三發出了一掌之後，連看也不向東方白看上一眼，又嬉皮笑面地道：「涂姑娘，你不告訴我閨房在那裏，我也一樣可以找到你的。」

他拖了涂雪紅便走，走出了幾步之後，才轉過頭來，對嫦娥道：「你在這裏等我，別走開。」

嫦娥點了點頭，雷三拖着涂雪紅進了屋子，看到有門，便「砰」地一脚，將門踢了開來，一連踢開了十來扇門，才看到了一間十分精緻的臥室。

那臥室不但陳設華麗，而且，還有一股淡淡的幽香，使人一見，便知道那是一間女子的閨房。

雷三「哈哈」一笑，道：「這裏如何？」

涂雪紅仰頭尖叫了起來，雷三道：「你若是不聽命，我便封住了你的穴道，而且還有別的法子令你出醜，你叫不叫？」

涂雪紅身子發着抖，道：「你……你放過了我吧？」

雷三搖頭道：「不能，我絕不放過我看中了的女子的，你別妄想了！」

涂雪紅又道：「你……你……」

可是她只說了兩個「你」字，雷三手背一抖，

「砰」地一聲，已將凃雪紅拋到了床上，凃雪紅連忙想要一躍而起，但是雷三却已疾掠而至，雙手按住凃雪紅的肩頭，露齒而笑。

凃雪紅實是急得差點要昏了過去，她一面用力掙扎着，一面叫道：「你放過了我，我……我將三寶眞經的下落，講給你聽。」

一聽得那句話，雷三突然鬆了手，凃雪紅也連忙站了起來，掠了掠亂髮，不住地喘着氣。

雷三望定了凃雪紅，一面狡笑，道：「原來道家三寶眞經眞的是在天一堡中，也好，若是你將三寶眞經交了出來，就放過了你。」

凃雪紅站了起來，向外走開了幾步，道：「你……可得言而有信才好。」

雷三「呵呵」笑了起來，道：「其實你也不是甚麼三貞九烈之人，你自己向林浩生投懷送抱好幾次，林浩生都不要你，你當我不知道麼？」

雷三的那幾句話，觸及了凃雪紅心中發氣發恨，最不願人提到的事，她面上一陣青，一陣白，心內實是怒到了極點！

但是，在雷三的淫威之下，凃雪紅却是不敢發作，只是暗暗地咬着牙。

雷三又笑道：「好了，你告訴我吧，我得了三寶眞經，絕不動你一根汗毛就是。」

凃雪紅又掠了掠頭髮，她自然知道，三寶眞經到了誰的手中，誰就可以橫行天下，雷三若是得了三寶眞經，也不必怕血猿神君和席大先生了，但這時她救自己要緊，却不理會那麼多，她只是道：「你……先罰下一個毒誓來，我就說了！」

雷三道：「小乖乖，你可別不識趣，若是說得我惱了，我先要了你，你已是我的人了，還會不將三寶眞經的所在說給我聽麼？」

凃雪紅大吃了一驚，連忙雙手亂搖，道：「別……別……我說了，三寶眞經就在……鎖嫦娥的那個塔頂密室之內，是我爹放在那上面的。」

凃雪紅告訴雷三的，並不是實話，但這時她却硬着頭皮，道：「我不敢騙你的。」

雷三「呵呵」一笑，道：「我諒你也不敢，可是我這人十分刁鑽古怪，你要我就這樣信了你，却也沒有那麼容易，你說三寶眞經在那塔頂的密室之內，那我們一齊去取，取到了手，我自然不會再難爲你的了。」

凃雪紅聽了，心中不禁連珠似的叫起苦來，她只圖騙信了雷三，自己便可以設法逃走的，却不料雷三竟然要她一起去！

凃龍臨死之際，曾告訴她三寶眞經，是在嫦娥處，究竟在甚麼地方，想來只有嫦娥一個人知道，凃雪紅說在塔頂的密室之中，自然只是信口雌黃，這時雷三要她一齊去，她如何不驚？

但是這時候，她却又絕不能露出絲毫慌張的情形來，要不然，若是被雷三識破了她是在亂說，那連萬一的機會都沒有了！

她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說道：「我和你一起去。」

雷三乃是何等深沉狡猾之人，他在講那一番話之際，早已在暗中留心，察看凃雪紅的神態，他看到凃雪紅並不慌張，似乎所言是實，他的心中，不禁一陣狂喜！

因爲他若是將這本三寶眞經到了手，那麼，他眞可以爲所欲爲了。

他一面笑着，一面拉住了凃雪紅的手，道：「小乖乖，我們這就去找！」

凃雪紅給他拉得站了起來，用力摔了摔手，沒有摔脫，只得仍給他拉着，一起向外走去，不一會，便已來到了那座高塔的底下，那高塔的兩扇門，本來是有老大的一個鎖鎖着的。但在嫦娥逃出來時，已經被嫦娥扭斷了，雷三舉脚便踢，「砰」地一聲，把門踢了開來。

塔裏面十分陰暗，門才一被踢開，一股霉腐之氣，便撲鼻而至，雷三「哼」地一聲，道：「何以門上的鎖已被扭斷了？」

凃雪紅心中苦笑了一下，心忖他行事認眞小心，要騙過他，實在不是易事。她道：「這塔上的密室，本是嫦娥居住的，她……走了出來之後，鎖自然斷了。」

雷三不再說甚麼，拉了凃雪紅便閃身而入。那塔中不但霉腐之氣觸鼻，而且極之陰暗，才一進去，幾乎甚麼也看不到。

雷三背貼着磚壁而立，一動不動，過了一盞茶時，兩人才漸漸看清，自底至頂，有一度迴旋的鐵梯，轉着圈兒向上通了上去。

自底通到頂，足有七八丈高，迴旋形的鐵梯越旋越高，自下面抬頭，向上望去，令人目眩，雷三看了片刻，道：「可是就在上面麼？」

凃雪紅直到這時，還未曾想到脫身的方法，心亂如蔴，勉強點了點頭，道：「正是。」

雷三笑道：「好，那我們就上去吧，若是在那密室中沒有，嘿嘿，在密室之中，將會有甚麼事發生，我想你也明白的了！」

雷三一面說，一面抓住了凃雪紅手腕的五指，突然一用力，凃雪紅只覺得身子酥麻，忙道：「我知道，我知道！」她實是想大哭了出來的，可是她却緊緊地忍着，不流出眼淚來。

雷三拉着她，繞着鐵梯，飛也似向上掠去，轉

眼之間，已上了一大半，而凃雪紅仍是一點脫身的機會也沒有，她心頭怦怦亂跳，已然打定了主意，當眞沒有辦法的話，那只好趁着雷三鬆手之際，和他拚命，拚不過，至多一死了事，也絕不受他的淫辱！

雷三一面向上轉去，一面抬頭望着上面，提防上面有甚麼異動，可是一直到了密室門前，仍然沒有甚麼動靜，而且，密室門也是半掩着的。

雷三在門前畧停了一停，問道：「可就是這裏麼？」

凃雪紅心亂如蔴，勉強點了點頭，道：「是這裏，可是你却也不能就這樣貿然進去，裏面有許多機關埋伏。」

雷三聽了之後，不禁一怔，但是他隨即笑了起來，道：「凃姑娘，你還騙我作甚？若是這密室之中有機關埋伏，那你是恨不得我自投羅網才好，如何還會叫我小心，替我設想？」

凃雪紅倒抽了一口涼氣，道：「你要是不信，那你就自己推門進去好了！」

她講出那一句話之際，實在是已經無可奈何，到了極點，可是却反而使得雷三心中一動，心想或者那密室之中，眞有埋伏，也說不定。

是以他一聲冷笑，道：「好啊，那麼，你先進去！」

他一揮手，將凃雪紅的身子，揮得向前，直跌了出去，「砰」地一聲响，撞在門上。凃雪紅料不到他有此一着，一個收不住勢子，已將門撞開，直跌了進去！

然而凃雪紅也是極其機靈之人，她一跌進了門，便立時想到，自己唯一的機會來了！

她身子仍在向前衝跌着，收不住勢子，可是她左右脚已又踢了起來，「砰」地一聲，將門踢上，立時身子一旋，一個轉身，將門柱拴上。

也就在她將門柱拴上之際，只聽得雷三發出了一聲怒吼，「砰」地一掌，擊在門上。他的掌力，透過了門，傳了過來，震得凃雪紅退出了三五步，跌倒在一張床上。

她向後跌出來的勢子十分猛；是以被震跌到了床上之後，又是「砰」地一聲响，將那張床，壓成了兩截，床上的東西，壓了她一身。她連忙揮着手，將壓到身上的東西，一齊揮開，一躍而起。

當她一躍而起間，她陡地看到，有一卷抖散了的織錦之上，織着許多稀奇古怪的人形，那些人形的綫條雖然簡單，但却可以看出，全是道士打扮！

那一卷織錦十分之薄，一卷東西，也不過盈握而已，可是若全部放開，一定十分之長，凃雪紅的心中一動，連忙拿了起來，這才又看到在人形之旁，還有許多細小的蠅頭小字！

凃雪紅心頭怦怦亂跳，她也不及細看，只是將之塞入了懷中，抬頭去尋找出路。

這時，雷三正在盡力攻門，那扇門搖幌不已，隨時可以被他攻開，而當凃雪紅抬頭去尋出路之際，她不禁叫了一聲苦！

那密室總共有一個小窗戶，而那個小窗戶上，却裝着極粗的鐵枝！

那些鐵枝，當然是凃龍裝了來防止嫦娥逃走的，可是這時，凃雪紅也一樣逃不出去了！凃雪紅心中存着萬一希望，一閃身，來到了窗前，用力撼了兩下。可是那幾根兒臂粗細的鐵枝，却是紋風不動，而就在此際，門口「蓬」地一聲响，那扇門已然被擊開了一個大洞！

那間密室，總共才不過丈許見方，凃雪紅實在是避無可避！

而雷三也像是知道這一點一樣，是以他在門上擊出了一個大洞之後，他也不急於進來，只是從破洞中伸進了頭來，衝着凃雪紅嘻嘻笑道：「凃姑娘，你好麼？」

凃雪紅無法可施，順手抓起了一個燭台，向前用力拋了出去，雷三却從破洞中一伸手，將燭台接住，道：「凃姑娘，如何將燭台拋去？我們兩人的龍鳳花燭，却點在何處？」

凃雪紅縮在角落中，大聲道：「你若是進來，我……我就自盡！」

雷三哈哈大笑，道：「好，好，那麼我就不進來。」

他一面說不進來，一面身子當眞向後縮了一縮，凃雪紅笑了一下，心想難道自己當眞有這樣好運氣麼？她正在這樣想着，只聽「拍」地一聲响，緊接着，她腰際的軟穴，便自一麻，全身已不能動彈了。

原來雷三在後退一步之際，已然揑了一片木片在手，立時彈出，將凃雪紅的軟穴封住！凃雪紅的身子，仍然倚在牆角，未曾倒下去，雷三雙掌用力一推，嘩啦一聲，將門推了開來。

他大踏步地走了進來，來到了凃雪紅的面前，左手一圈，已將凃雪紅的細腰摟住，右手却已肆無忌憚，向凃雪紅的懷中伸去！

凃雪紅一被他摟住，腦門子上已然「轟」地一聲响，險險昏了過去，這時雷三又伸手入她懷中，她雖然驕妄胡爲，但究竟是黃花閨女，幾時曾見過這等陣仗來？可是她空自急怒交加，由於穴道被封，却一點辦法也沒有。

雷三伸手入凃雪紅的懷中，本來是準備大肆輕

薄一番的，可是他才伸手進去，却摸到了那一卷織錦，雷三起先也沒有主意，只是「哈」地一聲，道：「懷中的東西可不少啊！」

他順手將那卷織錦，取了出來，向外一拋，可是，當他一拋之際，將那捲織錦拋了出去，散了開來時，他也看到了那些人形！

他陡地一怔，連忙放開了凃雪紅，轉過身，又將那卷織錦，拾了起來，迅速地展開，又再捲起，等到他捲到最後時，只見赫然織着四個古篆：「三寶眞經」！

雷三這一喜，實是非同小可，而那種喜悅之强烈，實在是難以形容的，令得他的身子，也在不由自主，輕微地發着抖。

他是席大先生門下弟子，席大先生乃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所習的內功，也是內家正宗，多少和道家內功，有一點淵源。是以雷三一看到那些人形，便知道那全是絕頂氣功的修練之法，這正像是一個貧無立錐之地的人，驀地發現自己，已成爲天下首富一樣，雷三實是沒有法子制得住自己身子的發抖。

他呆呆地站着，足有一盞茶時，才定下神，抬起頭來。然而當他抬起頭來時，他却又吃了一驚，只見在門口，嫦娥正直挺挺地站着。

雷三立時裝出一個笑容來，可是嫦娥的雙眼，却定在那卷織錦上，同時，冷冷地道：「放下，那是我的東西。」

雷三忙道：「咦，你不要我帶你去找你女兒了麼？」

嫦娥怔了一怔，可是她還是厲聲道：「放下，我叫你放下，別拿我的東西！」

雷三此際，心中實是爲難之極，他得到了「三寶眞經，不消數年，便可以天下無敵，如何肯將之輕易放下？但是看眼前嫦娥的情形，又像是不放下，她便要動手來搶一樣！雷三究竟是一腦門鬼主意的人，他畧一想，便笑道：「放下便放下，這又不是甚麼好東西。」

他一面說，一面將「三寶眞經」，放在桌面之上。

他本來是想，先放下了再說，等嫦娥不注意時，自然有機會取回來的。

可是，却不料他才一放下，嫦娥便倏地伸手，將那卷織錦，搶了過去，瞪着眼罵道：「你也不是好人，這明明是好東西，怎說沒有用？」

雷三心中，暗自吃驚，但他仍然强作鎭定，道：「這種東西，有甚麼出奇，你可是喜歡它織得玲瓏？一到大地方，綢織舖中有的是。」

嫦娥翻着眼，道：「你知道這是甚麼？」

雷三料想嫦娥只不過是一個苗家女子，她雖然一身武功，但只怕也是無意中學來的，斷然不可能知道她所有的，乃是道家三寶眞經，是無上內功秘笈的！是以他笑道：「那是甚麼？那不過是一卷織錦，織着些人兒罷了！」

嫦娥呵呵笑了起來，道：「告訴你，這是『三寶眞經』，照着上面的人樣去做，就誰見了你都會怕了！」

雷三這時，心中的吃驚，實是難以形容的，因爲這樣一來，他根本沒有希望得回三寶眞經了，他手心已在冒汗，但仍然强笑道：「你在說笑了，誰講的？」

嫦娥道：「是老龍頭講的。」

雷三忙問道：「老龍頭又是誰？」

嫦娥道：「老龍頭是梅花砦的一個怪人，據說有一百二十歲了，他最喜歡我，這是他給我的，而他又是一個老道士在臨死之前給他的，那年我才十歲，他吩咐我不可對任何人講！」

雷三乾笑了幾聲，道：「那你爲甚麼又對我講呢？」

嫦娥本就是瘋瘋癲癲的，給雷三一反問，她也答不上來，只是道：「你說帶我去找我女兒，我女兒却在甚麼地方，你說！」

雷三的心中，突然一動，突然伸手，向門外一指，道：「你看，這不是你女兒麼？」

嫦娥連忙叫道：「在那裏？」她一面叫，一面轉過身去，雷三就在她轉過身去的一刹間，一翻手，已掣了一柄雪也似亮的七首在手，足尖一點，直撲了上去，舉手便刺！

他那一撲的勢子，迅速無比，嫦娥在全然不覺間，便已被刺中，而雷三一刺中了嫦娥，左掌跟着一掌，「叭」地一聲，擊在嫦娥的背上。

嫦娥的身子，向外直撞了出去，雷三也跟着掠出，只聽得鐵梯之上，傳來了乒乓轟隆，好一陣响，那顯是嫦娥跌下去的聲音。

凃雪紅被封住了穴道，倚在墻角，但是眼前的情形，她却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她看到，那一七首，直挿進了嫦娥的背部，深到只見刀柄露在外面，而且，雷三又加了一掌！

嫦娥中了暗算，受此重創，那一定是活不成的了。而雷三追了下去，那麼，三寶眞經一定又落在雷三的手中了。雷三得了三寶眞經之後，肯不肯放過自己呢？

這時，本是她逃走的好機會，可是偏偏她却一點力道也使不出來，只得心焦無比地等着。

雷三是不是會再上來呢？雷三是不是肯放過她

呢？她的心中，翻來覆去，只是想着這兩個問題，而塔內靜到了極點，在那樣異乎尋常的靜寂之中，如果雷三從鐵梯上走了上來，那麼，她是一定可以聽到脚步聲的。

但是，她却甚麼聲音也聽不到。

時間慢慢地過去，凃雪紅一直在勉力運轉眞氣，想將被封住的穴道衝開。足足過了兩個來時辰，她才覺出身上一鬆，穴道已然鬆開了！

凃雪紅心中一陣狂喜，因爲這時，塔內仍是一片靜寂，雷三也未曾出現，而她的穴道却已鬆開，那豈不是有了逃生之機？

她眞氣運轉了一遍，躡手躡足，來到了門口，探頭向下望去，只見梯上靜悄悄地，並無人影。

凃雪紅閃身而出，順着鐵梯，飛也似地向下掠去，一直到了塔內的最低層，她非但未曾看到雷三，而且連嫦娥的屍體也看不到。

而在鐵梯上，則不斷地有血漬，血是新凝的，那當然是嫦娥受傷之後淌出來的了。但何以嫦娥的屍體却不在呢？凃雪紅的心中畧奇了一下，但她也不及細思，立時又向前奔了出去。

她在轉過了好幾個牆角之後，才陡地站定。剛才，她心中所想的，只是快些離開那間密室，但現在她却進一步想到：自己該到甚麼地方去呢？

父親死了，天一堡中的人全散了，天一堡當然是不能再住下去了；那麼，該到甚麼地方去呢？凃雪紅一想到了這裏，頓時有天地茫茫，無處容身之感！

她呆立了好一會，才陡地想起了東方白來，東方白的師父，是武林中大負盛名的烈火神駝，若是自己能將東方白送到六盤山的話，那就算和烈火神駝有了淵源，那麼，自己雖是孑然一身，也不妨事了！

她一想及此，連忙又急急地向東方白被雷三一掌擊開之處奔去，一面奔，一面還在想，東方白多半已經死了，但就算死了，藉此結識烈火神駝，也是好的。

轉眼之間，她便已奔到了那堵墻前，只見東方白的身子，縮成了一團，委頓在牆脚下。凃雪紅來到了他近前，停了一停，俯身下去，一探東方白的鼻息。

一探之下，出乎她意料之外，東方白竟然還未曾氣絕！凃雪紅將之扶了起來，大聲叫道：「東方大哥！」

她想到了要和烈火神駝有淵源，對東方白的稱呼，也變得親熱起來。可是東方白此時，雖然未曾斷氣，却也是氣若游絲，昏迷不醒，也根本聽不到她的呼叫。

凃雪紅扶着他在地上坐定，她自己匆匆到後院轉了一轉，畧收拾了些物事，又取了一大把傷藥，套了一輛車，再將東方白扶進了車，將那些傷藥，胡亂塞進了東方白的口中，趕着車，便離開了天一堡。

她一離開了天一堡，便一直向南而去，趕出了三五十里，天上又紛紛揚揚地下起大雪來，一片銀白，她趕的那輛馬車，可以說是極目所望處，唯一會移動的物事了，凃雪紅唯恐再給雷三遇上，是以一直不停地趕着，歇也不歇，到她終於來到了一個小鎭市之際，已經是第二天的傍晚時分了。

那時，大雪已止，鎭上大街上，家家戶戶在掃着積雪，凃雪紅將車子趕到一家客店前停了下來。

凃雪紅這時，雖然狼狽不堪，但是她的車子却是氣派不凡，拉車的馬也是極好的牲口，是以車子一停，店主人便迎了出來。

凃雪紅自車上躍了下來，掀開車帘，向車廂中一看，只見東方白仍是半死不活地躺着，她轉過頭來，吩咐店家道：「我一個朋友有病，可有好大夫麼？」

店主人道：「有，有，請先裏面歇歇。」

凃雪紅又將東方白自車中扶了出來，來到了屋中，那客店雖小，但也收拾得十分乾淨，凃雪紅將東方白放在暖烘烘的炕上，東方白竟然發出了一下呻吟聲來。

凃雪紅大是高興，忙叫道：「東方大哥！」她叫了幾聲，只見東方白慢慢地睜開了眼來，他面色慘白，形容憔悴，雙眼深陷，一睜開眼來，眼光散亂，只見他怔怔地望着凃雪紅，可是看他的神情，却像是根本不曾看到眼前有人一樣。

過了一會，他才又閉上了眼睛，嘴唇掀動，道：「我……我是在甚麼地方？」

凃雪紅忙道：「你在客店之中，我送你回六盤山去。」

然而，凃雪紅的話，東方白也像是未曾聽到一樣，他祇是自顧自地道：「我……我要見一個人，我……死前一定要見她一見。」

凃雪紅呆了一呆，不知道東方白這樣說是甚麼意思，只聽得東方白連聲喘氣，又道：「師父，師娘，我……要見一見凃姑娘……凃雪紅凃姑娘！」

凃雪紅一聽得他那樣講法，臉上不禁陡地一紅。同時，她也知道，東方白根本是在半昏迷的狀態之中，他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也不知在他面前的是甚麼人，但是他却知道他自己傷重將死去。

而他在將死之際，心中唯一牽掛的就是自己！

凃雪紅在這樣的情形下，心中不禁產生了一種

異樣感覺，她連忙伸手，握住了東方白的手，雖然躺在暖炕上，但東方白的手，還是冰一樣涼，涂雪紅道：「東方大哥，我在這裏，我就在你面前！」

東方白雙眼又慢慢睜了開來。但是這一次，涂雪紅却可以肯定他雙眼雖然睜了開來，但實際上却是甚麼也看不到的，因爲他一睜開了眼，一面頭部正吃力地左右轉動着，在尋找着甚麼，可是事實上，涂雪紅就在他的面前。

涂雪紅心中一陣難過，道：「東方大哥，我吩咐店家去請大夫了，你還是先歇歇的好。」

東方白喘着氣，他雙眼時開時閉，口中不斷發着囈語，看他的情形，分明已陷入半昏迷的情形之中，可是，在他的口中，却還不斷呼喚着涂雪紅的名字。

涂雪紅雖然任性胡爲，但是她究竟是一個妙齡少女，而且，她正失意於林浩生，如今東方白却如此對她牽掛不已，她心中那種微妙的感覺，自然也越來越甚，每當東方白喚叫她一聲，她必然輕輕地答應一次，雖然她明知東方白是聽不到的。

過了半個時辰，只聽得有脚步聲傳了過來，同時聽得店家叫道：「小娘子，大夫來了！」

涂雪紅聽得店家這樣稱呼自己，臉上不禁一紅，心中作惱，就要發作。可是她轉念一想，自己和東方白兩人，孤男寡女，前來投宿，店家怎知自己不是夫妻，却去和他爭些甚麼？

祇見店家陪着一個約有六十上下，十分瘦削的老者，走了進來，那老者一進來，便直趨炕前，向東方白看了一眼，便搖頭道：「這人不中用了，還要我來作甚？」

涂雪紅怒道：「他剛才還和我說話來着，如何不中用了？」

那大夫看到炕桌上的長劍，涂雪紅又是一身勁裝，是以忙又去替東方白把脈。可是他一面把脈，一面却搖頭不已。涂雪紅急問：「大夫，怎樣？」

那大夫搖頭道：「不中用了，至多還有一個對時。」

涂雪紅忙道：「大夫，你可有甚麼辦法，讓他多活幾天，我祇要七八天工夫，日夜兼程，將他送到一處地方，他定然可以有救的。」

那大夫搖着頭，道：「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可是……可是……話又說回來，財可通神，若是能有成了形的老山人參，每日熬一碗濃參汁，灌他飲下去，拖上七八天不斷氣，還是可以的。」

涂雪紅道：「那就好，成形的老山人參，甚麼藥材舖有得賣？」

那大夫笑着，道：「小娘子，那成形的老人參，乃是稀世之寶，豈是尋常藥材舖有得賣的？幸而這是出人參的地方，若眞要求，還可求得到——」

那大夫祇管囉囉唆唆地說出來。

但是涂雪紅却已然大不耐煩了起來，道：「你只說甚麼地方有，就是了，廢話連篇作甚？」

那大夫見涂雪紅柳眉倒豎，雖然美麗，但是却兇惡得緊，心知江湖兒女，大不易惹，只得連連答應，道：「小娘子總得等我講完才好。」

涂雪紅沒好氣道：「好，你說，你說！」

那大夫道：「鎭西盡頭處，有一戶人家，姓姜，乃是方圓百里，數一數二的大富戶，做的便是人參買賣，他們家中，或者藏有那種成形的人參，小娘子備有重金，去購八九支來——」

他話還未曾講完，涂雪紅一伸手，已拔起了長劍，轉頭向店主人道：「你好好照看着他，我去去就來！」她身形掠起，「呼」地一股勁風，人已射出了門外，轉眼之間，便已不見。

涂雪紅的武功，在武林中而言，可以說不值一提，但是在店主人和那大夫的眼中，却已看得矯舌不下，那大夫連診金也不要了，掉頭便走。而店主人則戰戰兢兢地守着東方白，不敢離開。

却說涂雪紅出了客店，順着大街，向西一直奔了下去，在將到街盡頭時，也可以看到前面，好一所亘宅，在沉沉暮色中看來，更是宏偉之極。

那亘宅中，燈火輝煌，涂雪紅直到了大宅門口，只見四個家奴，迎了上來，打量着涂雪紅。

涂雪紅見那些家奴，賊眉賊眼地打量自己，心中便大是有氣，但總想着自己是有求於人而來的，是以忍住了不發作，祇是道：「你們主人在麼？」

一個家奴笑嘻嘻地湊上來，道：「姑娘找我們主人，有甚麼事啊？」

涂雪紅沉聲道：「你只帶我去見你們主人就是了？」

那家奴仍涎着臉，道：「我們主人的相好甚多，姑娘却面生——」

他下面「得很」兩字，尚未出口，涂雪紅已忍無可忍，反手一掌，向那家奴的臉上摑去，只聽得「叭」地一聲响，那家奴慘叫一聲，向後跌去，伸手捂住了右半邊臉，可是鮮血却還是自他的指縫之中，直迸了出來，涂雪紅的那一掌，着實不輕。

其餘三個家奴，一見這等情形，齊皆大聲呼喝了起來，涂雪紅手臂一振，長劍出鞘，同時，左手按在腰際，已準備在他們三人一鬨而上時，連腰際軟鞭也一齊出手，索性打他個天翻地覆。

但也就在此際，只見門內搶出一個人來，向涂雪紅一拱手，道：「姑娘有話好說。」

涂雪紅向那人望了一眼，只見他四十上下年紀，白淨面皮，樣子看來雖然斯文，但是却雙目精光湛然，一望便知是學武之人！

涂雪紅的心中一凜，她來的時候，只不過是憑那大夫的一句話，只當宅主人是經營人參的商人，但如今宅中竟走出了這樣一個人來，那顯然宅主人不是普通商人了！

那中年人一拱手，道：「姑娘來此，不知有何貴幹？」

涂雪紅也行了一禮，道：「我想見一見宅主人，有些請求。」

那中年人一笑，道：「是了，來人，備二十兩紋銀，給這位姑娘作盤纏。」

涂雪紅一聽，俏臉頓時紅了起來，嗔道：「誰說我是爲了盤纏來的？你這是什麼意思？」

中年人一怔，尚未回答間，只聽得門內，又傳來了一個極難聽的聲音，道：「姜老三，這位天一堡的涂姑娘，你只打發她二十兩銀子，却不是太小覷她了麼？」

涂雪紅聽得那刺耳之聲，十分耳熟，連忙循聲看去，只見門中，一搖三擺，走出了一個又矮又胖，貌相兇惡的矮子來，不是別人，正是金蜈神君厲嘯！

涂雪紅一呆間，那中年人「呵呵」一笑，道：「眞是有眼不識泰山了，原來是涂雪紅姑娘，不是厲神君說起，怕不要怠慢了涂姑娘。」

涂雪紅仍是並不清楚對方是甚麼路數，但是像金蜈神君這樣人物，忽然出現，可知對方也不是甚麼好人物，她沉聲道：「閣下就是宅主人麼？」

那中年人道：「不是，重要大事，由我大哥作主，但若不是甚麼大事，在下却也可以作主了。」

涂雪紅道：「好，我聽得人家說，你們作人參買賣，我有一個朋友，受了重傷，給名醫指點，要八九支成形的老山人參，是以相求。」

姜老三一聽，面色一變。要知道涂雪紅自小在錦衣玉食之中，不知世途艱難，她也不知採那老山成形人參，不知要經歷幾許艱苦，有時還要賠上好幾條人命，每一條成了形的人參，賣到關內去，值得上萬兩銀子，她一開口便要七八條，如何不會吃驚？

姜老三道：「這個——這個——嘿嘿——不知貴友受的甚麼傷？或者我們有別的傷藥，可以治療，那老山成形人參，却只能延命，不能療傷。」

涂雪紅道：「那不打緊，我的朋友，只消延上十天八天命，我將之送到六盤山他師父那裏，他師父自然會將他救活的。」

涂雪紅在講到「將他送到六盤山」之際，姜老三的面色，又自大變，但涂雪紅並不是甚麼有江湖閱歷的人，並未曾在意。

等到涂雪紅講完，姜老三道：「令友是住在六盤山下的麼？不知他如何稱呼？」

涂雪紅見問，心想到烈火神駝在武林之中，大大有名，抬出他的名頭來，只怕對方就怕了，是以她立時道：「那是烈火神駝之徒東方白。」

姜老三一聽，身形陡地後退了一步，發出了一下尖嘯聲，道：「他在那裏？」

涂雪紅已然覺得事情有些怪，但仍然不以爲意，道：「在鎭上泰來客棧中——」

她一言甫畢，只見十餘二十人，自門中奔了出來，全是手執兵刃的彪形大漢，一奔了出來之後，姜老三便叫道：「東方白在泰來客棧中，他又受了傷，但你們仍要小心行事！」

緊接着，只見一個漢子，一身黑衣，在胸口却用金綫綉出了一隻骷髏，樣子詭異之極，來勢更是快捷，如鬼似魅一閃閃到了近前道：「老三，東方白自投羅網來了麼？在那裏？」

姜老三忙道：「二哥，他在泰來客棧，這次可萬不能讓他走了！」

那漢子一聲怪叫，隨着叫聲，眼前一花人已不見。涂雪紅一看到那漢子，心頭便怦怦亂跳，失聲道：「他……他是……雪山飛魔，金骷髏姜零？」

涂雪紅也不是在問甚麼人，只是她自己吃驚，是以失聲驚呼的。

在他前面的那中年人沉聲道：「涂姑娘眼力不錯，那正是我二哥。」

涂雪紅一聽，更是涼了半截，道：「那麼，閣下你……你是……」

那中年人道：「在下姜範，人稱玉骷髏。」

涂雪紅身形向後一閃，退開了兩步，可是她才一後退，玉骷髏姜範，已然如影附形，逼了前來。涂雪紅這時，心頭亂跳，實是沒有了主意。她剛才，縱使已經看出那幾個人，不類尋常商家，但是也絕想不到，那會是雪山三魔的老巢，而第一個見到的，便是黑白兩道，一提起就頭痛的三骷髏中的玉骷髏！

就算他們不是東方白有仇，自己想要脫身，也不容易，何況如今，看情形他們還是到處在找東方白的，那自己此來，不是幫東方白來求人參延命，簡直是替他請來催命無常來了！

涂雪紅心頭大是着急，怪叫道：「厲神君！」金蜈神君厲吼却幌若未聞，只是轉過身，揚起了頭，涂雪紅急得額上沁出了汗珠來。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烟・著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山月與母月華夫人及李塞鴻、江帆等離開蛇谷，會合了閒遊一鷗等與天魔敎主謝靈運、副敎主劉幼夫等遭遇，發生一場激鬥，此一戰並未分出勝負，但雙方都把對方派來臥底之人擊斃，關山月等返回一叢林中休息，商議今後動向，苦海慈航趕來參與，未幾，謝靈運派來侍觴下書約會，但書中只訂下時間而沒有會晤地點，關山月稍一忖思，便悟出其約會地點，唯不肯宣佈，只請其母重建廣寒宮，以資與天魔敎對抗，午夜，關山月乘黑上路，李塞鴻偸窺獲知江帆追隨着他往蛇谷方向馳去—

月華夫人愁眉深鎖地道：「她去有什麼用呢？她只是個不解人事的小孩子……」

李塞鴻笑着道：「假如是上千蛇谷，沒有人比江姑娘更適合的了，她一身武功足可爲助，而且對蛇神也具有一點影响力，我相信關公子心目中選定的人也是她。」

月華夫人沉思不語，苦海慈航却道：「關公子此行絕無差錯，我們不必替他担心了，還是依照關公子的囑咐，將夫人的廣寒宮重建起來靜候佳音吧，天魔教人多勢衆，要想與他們正式相抗，老衲還得把散處在各地舊友聯合起來，我們也要結合一股堂堂正正的力量，與天魔敎一決雌雄……」

× × ×

殺刦腥風裏　危機紅潮中

關山月的明駝走出沒有多遠，驟然覺得身後一動，好像有一片樹葉輕輕地飄落下來……

他的感覺相當靈敏，連忙回頭一看，正好面對着江帆的如花笑靨，在蒼茫的朝色中別具一種清新的美。於是他欣慰地一笑道：「江姑娘，果然是妳來了！」

江帆笑着道：「你一直在等待着我是嗎？」

關山月點頭道：「不錯，我驅駝前進時，看見好幾個人都走在頭裏，我知道他們都猜到我的心思，正在担心呢！」

江帆笑着道：「你担心什麼？」

關山月訕笑道：「我怕他們跟着來，又沒有辦法拒絕……」

江帆笑着道：「你想得到的，人家也想得到，他們雖然走在前面，可是看到我之後，他們都自動地退了回去！」

關山月心中很安慰，可是也有點不相信。

江帆看了他的樣子，忍不住咯咯嬌笑道：「這有什麼難懂的，論武功，他們都不如，唯一担心的是我腦筋太簡單，不够資格作你的助手，後來見到我也猜到你的意向，證明我並不比他們差，他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

關山月怔怔地道：「眞奇怪，怎麼每一個人都猜到謝靈運約會我的地方是千蛇谷呢？老實說連我自己都沒有多大把握！」

江帆笑道：「隨了蛇神之外，還有誰打動謝靈運的心，假如你猜錯了，根本不必去理會他們，除了蛇神之外，他們找任何人都不足爲懼！」

關山月高興地大笑道：「對極了，我也是一樣的想法！」

江帆却一收笑容，正經地道：「你不要得意，假使你猜得不錯，事情就難辦了，要是蛇神被他們說動了，你們這邊誰都別想逃得過——」

關山月一怔道：「他們有這麼大的本事嗎？」

江帆搖搖頭道：「我不知道！這些地方你應該比我清楚！」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服人之道唯三，威脅，利誘與服之以德，這三點對蛇神都沒用，蛇神的武功遠比他們高明，名利不足以動之，服之以德，那更說不上了……」

江帆笑笑道：「你忘了一點蛇神並不完全是個人，可是他却有人的缺點！也有人的慾望，投其所好……」

關山月一驚道：「蛇神有着什麼嗜好？」

江帆笑道：「你怎麼問我呢？」

關山月道：「妳跟蛇神相處了這麼多年，對他的了解應該很深！」

江帆想了一下道：「我實在很難說，蛇神別無所好，他恨男人，喜歡女人，可也僅限於喜歡，因爲他受了先天的限制，無法進一步地接近女人，所以我到現在還是想不透，他們兩個男人前去，用什麼方法才可以打動蛇神！」

關山月也是想不透，所以並不急着趕路，策騎徐行，不住地在心中設想一切的可能，同時也把局勢作了一個詳盡的剖析。

從五台山到千蛇谷，最慢兩天就可以趕到了，謝靈運却約了三天之期，多出來的這一天，自然是用來準備收服打動蛇神，可是一天之內，他們也能做些什麼呢？

而且謝靈運在字條上又說得那麼有把握，好像他一定能在千蛇谷與自己見面似的，憑什麼呢？

江帆見他一直愁眉苦臉，乃笑着安慰他道：「別發愁了，也許他們所約定的地點不是千蛇谷！」

關山月一嘆道：「我倒希望不是，可是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敢確定是那個地方，因爲他們若是在別處，或是找別的人，那一定是我想不到，謝靈運就不會不指明地點了，除非他是另有目的，根本不想與我約會，那他也不必多此一舉訂約了！」

江帆道：「就算是千蛇谷，你也不必急成這個樣子，也許他們到了那兒，就被蛇神殺死了呢！」

關山月嘆道：「眞能够那樣，倒是件天大的好事！」

江帆又道：「就算他們想出什麼特別的方法能打動蛇神，還有靈姑在那裏，這小丫頭一定可以阻攔蛇神受他們的誘惑！」

面一定是乾乾的！」

關山月不用摸也已知道的，因爲牠一向濕潤的鼻子，此刻乾得起了皺，這正是一般獸類患病的徵象！

他不禁焦急萬分地道：「這怎麼可能呢，牠從來不生病的。」

那漢子微笑道：「千里明駝，號稱沙漠之舟，只有在那種環境裏才適合牠的生存，尊駕不該把牠帶到中原來的！」

關山月着急了：「牠到中原很久了，並沒有不舒服的表示！」

漢子微笑道：「牠再強也不過是一頭畜生而已，懂得些什麼，水土不服，氣候不宜，病根早伏，只是沒有發作罷了……」

由於人家說得入情入理，關山月無法不信，連忙道：「先生！牠還有救嗎？」

那漢子笑着道：「牠也是命不該絕，剛好遇到我，不過要救就得趁早，再耽誤下去，任憑是誰也救不了啦……」

關山月連忙對他作了一揖道：「那就請先生費心施救一番，酬金多少，任憑先生開口，在下絕不吝惜，完全依照先生的意思……」

那漢子手掂着頷下的短鬚，慢吞吞地道：「在下學得這門手藝後，一直是替一些平凡的畜生治病，所得僅足糊口，今天難得碰上這種機會……」

關山月聽他的口氣竟有借機會敲竹槓的意思，不過爲了挽救明駝的生命，他毫無考慮地道：「只要先生開出數目，在下一定照付！」

那漢子哈哈一笑道：「尊駕既是這麼說，在下就不再廢話了，事不宜遲，馬上就應該着手醫治，只是此地人頭太雜……」

關山月忙道：「先生認爲什麼地方適宜？」

漢子用手一指前面道：「前面有一條小河，河邊有一片樹林，那個地方，又寬敞又陰涼，我們就到河邊去吧……」

關山月點點頭，解開繫索，又拍拍明駝的後股，牽着牠步履艱難地向前走去，江帆也跟了出來。

許多看熱鬧的人也想跟着，江帆生氣了，用手一推道：「回去！回去！有什麼好看的！」

她手下用了一成眞力，那些人已經吃不消了，跌跌撞撞地倒成一堆，不過他們嚐到了厲害，倒是不敢再跟來了！

關山月雖然覺得她此舉太過招搖，可是，他關心明駝的生死，實在也討厭那般人麻煩，遂未作表示。

走出約有半里許後，已經遠離市集，來到了那漢子所說的地方，那裏果然有一彎小溪與一片稀疏的棗林！

那漢子先叫關山月把駝背上的東西卸下來，然後又叫白駝平臥在地上，打開他隨身的木箱！

先在木箱中取出一瓶藥水，化了水，給白駝吃下去，然後又取了一個木杓，將剩餘的藥末倒在杓中，舀了滿滿的一杓水，把藥末全部化開，他才摘了一枝帶葉的棗枝，沾了藥水遍洒在明駝身上。

關山月一直在留心地看着他的動作，直待他做得差不多了，才關心看看明駝的眼睛，見牠畧畧恢復了一點精神。

那漢子却吁了一口氣道：「好了！牠只須靜息一陣，就完全復原了！」

關山月輕輕地問道：「要休息多久？」

那漢子眼珠轉了幾轉道：「照道理說，應該要兩三天，不過看三位的樣子，像是急着趕路，有個一天時間勉強也够了。」

關山月又問道：「請教先生，牠以後不會復發了嗎？」

漢子微帶不悅地說道：「在下行醫數十年，向來都是一劑斷根！」

關山月陪笑道：「那眞是謝謝先生了，但不知先生需要多少酬金！」

那漢子微笑道：「若是尋常畜牲，在下最多也不過討價三五兩，尊駕這一頭千里明駝，價錢倒是很難說，尊駕看着給吧！」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一千兩金子，先生不嫌少嗎？」

江帆詫然道：「爲什麼要給那麼多？……」

關山月道：「這頭明駝與我相依爲命，再多一點也是值得的！」

那漢子也是畧感意外，道：「在下並不敢奢望那麼多，但尊駕自動出價，在下只好受之有愧了，想不到無意之中，會發到一筆橫財……」

關山月拿起獨脚金神，抖去外面的布套，遞在那人面前，臉色已轉爲嚴厲，冷笑一聲道：「在下行旅在外，零碎金子帶着麻煩，所以化成了一個金人，先生請自己在上面砍一塊拿去。」

那漢子怔了一怔道：「這個……在下沒有工具分割，也沒有天平，如何能量得準，還是請尊駕另外見賜，少一點也不要緊！」

關山月搖頭冷笑道：「不行！我這人說一不二，寧可多給也不能少付，這個金人全重一千零二斤，計一萬六千零三十二兩，先生斟酌分量多拿一點去沒關係！」

那漢子又呆了一呆道：「尊駕若是捨不得，不給也行，如此不是強人所難嗎！也吧！算我倒霉，

關山月想來想去，覺得情勢不會太嚴重，尤其是江帆最後的那句話，使他非常放心！

靈姑很聰明，她又是林香亭的愛徒，與謝靈運勢不二立，有她在那兒，謝靈運的奸謀很難得逞！

可是他立刻又推翻了樂觀的想法，謝靈運也知道靈姑留在蛇神身邊，他一定會防到這一點的……

江帆見他始終不開心，乃笑道：「最好的一個辦法，便是我們先趕到千蛇谷，你的明駝脚力很快，我們在他們之前到達那兒，使他們根本見不到蛇神的面……」

關山月眉峯一展，興奮地道：「對！江姑娘，妳這個提議才是上上之策，防患於未然，我們就用不着去担那些不必要的心了……」

說着一催明駝，疾駛如風，恨不得一脚就趕到地頭。

神駿的白駝載着兩個人，也載着關山月那柄逾壼千斤的獨脚金神，跑起來仍是異常輕鬆。

走了半天，倒是駝上的人感到餓了，剛好途經一處鎮市，又剛好碰上趕集的日子，熙熙攘攘的人羣，擠在一堆，互相交換着所需的東西，顯得十分熱鬧！

白駝龐大的身軀，在人堆自然走不快，同時牠那一身雪也似的長毛也很引人注目，再加上駝背所載的一雙俊美男女，惹得那些無知的鄉民圍集過來，指指點點地看着，絮絮地談論着。

甚至於還有幾個冒失鬼，居然上來搭訕，要想購買關山月的這頭駿騎，嘮叨不休地出價還價！

遇到這種情形，關山月空有一身本事也無法發作，只好婉言地拒絕了那些熱衷的買主，努力擠開路前進！

可是那些人還不死心，追在後面嚕囌着。

關山月實在不勝其煩，看着路旁有一家酒店，也是趕着正午的市集，生意十分鼎盛！

爲了避免那些糾纏，他乾脆把白駝拴在門口的騾馬樁上，與江帆進了酒店，找了一座空位，由得那些人在外面圍着白駝品頭論足！

叫了幾樣酒菜，與江帆二人對酌着。

江帆一面吃，一面氣鼓鼓地道：「這些人眞是莫明其妙，告訴他們不賣了，還要跟在後面嘮嘮叨叨的，火起來眞想揍他們一頓！」

關山月苦笑道：「誰叫我們趕上了呢！這集塲每月一次，四鄉的人全到這兒來，採辦他們所需要的物品，他們大概是看中了那頭明駝足堪任重載遠，所以才肯出價五百兩銀子，妳知道這個價錢在鄉下可以買到良田數頃呢……」

江帆哼了一聲道：「賣給他們又有什麼用，還不是用來犂田拖車！」

關山月輕嘆道：「這是難免的世間並不乏名駒千里，可就是知者難求，遂使寶馬淪落於溝櫪之中，就以我這頭明駝來說吧，要不是我師父以十顆明珠，將牠從天山南麓的一個遊牧部落中買出來，牠還不是同樣地與常駝爲伍，在沙漠中沒沒無聞地過一生……」

江帆聽着不作聲，神情也露透出無限感慨。

忽然店門外走進一個中年漢子，穿着一身江湖走方郎中的打扮，來到他們的桌前，一拱手道：「二位可是那頭明駝的主人？」

江帆以爲又是要來買明駝的，冷冷一哼道：「不錯！你出多少價錢？」

那漢子一笑道：「牠的身價太高了，在下買不起！」

關山月神色微動道：「那兄台有何指教？」

那漢子仍是含笑道：「在下身背串鈴，行走四方，以醫獸爲業……」

關山月連忙道：「兄弟這頭坐騎很健康……」

那漢子含笑道：「尊騎神駿非凡，千金不易，希望二位別省幾兩銀子，弄得後悔不及，牠現在身染奇疾……」

關山月立刻表示不信，說道：「這種事絕無可能……」

事實上他也無法相信，因爲那頭明駝已能通靈，輕易不會生病，就是病了，牠也自己會尋找藥草醫治。

然而那漢子仍是笑笑道：「尊駕若是不信，不妨出去看看，尊騎的病已至很嚴重的階段，牠最多還能活兩三天……」

關山月心中一驚，連忙走出去一看，只見那匹明駝還是好好地站在門口，才放下心來道：「我看不出牠有什麼病！」

那漢子也跟着出來道：「尊駕要是不信，牠身上長了一種毒瘡，目前只有一點徵候，一兩天之內，立時發作……」

關山月怫然道：「胡說！牠有什麼徵候……」口中說着，到底不太放心，連忙走到明駝前面，翻開牠的長毛，仔細地審視了一遍！

這一看之下，他心中不禁微微地暗暗嘀咕，因爲白駝的毛根貼肉處竟起了許多紅色小斑點。

同時白駝的眼睛也顯得黯然無光，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

由於他與白駝的感情深厚，愛逾性命，連忙問道：「老朋友！你是怎麼了？」

白駝眨眨眼睛，顯出相當疼苦的神態。

那漢子又道：「尊駕不妨再摸摸牠的鼻子，上

白替你服務一場，留個人情吧！」說着回頭要走，關山月却冷笑一聲，舉起金神攔頭劈了下去，那漢子連忙閃身避開。

可是他手中的木箱已被擊得粉碎，草藥破瓦，散得一地都是，他不禁倏然色變，大聲叫道：「我辛苦一場，分文不取走路，你還要怎麼樣？」

關山月冷笑道：「你把性命留下來，作爲暗算我坐騎的抵價！」

給他這麼一叫明，那人果然臉色一變，回頭急逃，江帆的動作却遠比他快，身形一掠，已攔在他前面。

那漢子劈胸擊出一掌，江帆連看都不看，一面却伸手點向那人的喉結之處，勢輕而力疾！

關山月知道她的武功了得，連忙出口叫道：「江姑娘，留下活口！」

江帆的手已將觸到那人的喉頭，聞言手勢一偏，拍的一響，一掌改摑在那人臉頰上。

這一掌的力量並不太大，那個人只被打得一個踉蹌，倒退四五步，而他攻向江帆的一掌也適時落了空！

她在人家之後出手，中途還聽見招呼改變手勢，却仍然比人家快了一步，這種武功手法使那人爲之一驚！本來他担心的只是關山月一人，却沒有想到這個女子比關山月還要難纏，震驚之餘，臉上的戾氣隨之畢露。

雙掌一錯，又擊出一股凌厲的掌風，斜斜地飄向江帆，勁力未見驚人，可是那掌風中別有一股微微的腥味！

江帆仍是笑吟吟地站在原地，坦然地迎受他的掌勁說道：「看你大概也是個用毒行家，連掌風裏都可以帶着毒，可是你遇上了我，也只好自認倒霉了。」

那人似乎不信，在掌力快要接近江帆時，掌風中所含的腥味更濃了，足見他把掌勁更加强了！

江帆一動都不動，聽由那毒掌從身上流過，毒對她毫無影響，掌勁僅將她的衣袖拂得輕輕飄動！

那中年漢子的臉色又變了，變得非常難看，兩隻脚釘地上，好像底下塗上了膠水，想提脚走動都做不到了。

關山月手握金神過來道：「朋友！我相信你是天魔教中謝靈運的手下，只是從來沒有晤過面，你貴姓大名……」

那人怔了半天才低低地道：「馬伯憂！」

關山月一聽他的名字，忍不住笑了起來道：「閣下倒眞是名符其實，伯樂相馬，良駒見之則喜，你却專門暗算人家的坐騎，無怪千里明駝見了你生憂了。」

馬伯憂怒聲道：「關山月！你不要神氣，我對你那頭畜生還是客氣的，假如不替牠動手施救，管保牠活不過明天！」

關山月點點頭道：「這倒不錯，我那頭明駝已至通靈的境界，你還是對牠施下毒手，足見有點本事，可是你施毒解毒，不憚其煩地自弄手脚，到底是爲了什麼呢？」

馬伯憂冷笑一聲道：「教主限定你三天之後，才到約定地點見面，你想提前趕了去，我自然要出手阻擋你……」

關山月怒道：「你這種方法就阻得了我嗎？」

馬伯憂得意地一笑道：「我已經成功了，你那頭畜牲非到明天才能行動，算你趕到約會的地方，總在三天之後了！」

關山月冷笑道：「假如我放棄了這頭明駝，用另外的方法趕去呢？」

馬伯憂一笑道：「我想你不會這麼做的，明駝令主乘下失去了明駝，你還有什麼臉面以那個身份出現江湖！」

關山月朗聲道：「我現在最關心的是如何阻止天魔教爲惡人間，什麼身份名譽臉面我都不在乎，你以此要脅可是大錯特錯了！」

馬伯憂怔一怔，隨卽變爲陰笑道：「教主算無遺策，我只是其中的一個安排而已，一路上還有無數的人在算着你，三天之前，你絕對到不了……」

關山月神色微動，忽然道：「很好！我倒想利用這個機會跟謝靈運鬥鬥智，江姑娘，請妳把這傢伙抓起來，我要給他點苦頭吃吃，叫前面的人看，企圖阻止我們前進的人會得到什麼教訓，看他們還有沒有胆子敢與我們作對！」

江帆聞言點頭，蓮步輕移向馬伯憂走去，馬伯憂臉色大變，搶先出手一指點向她的脅下。

江帆含笑不動，馬伯憂却是情急拚命，指上運足了全力，剛碰到江帆的衣服，立刻跳了起來。

因爲江帆的脅下剛好掛着那藏蛇的布袋，袋中的玉帶靈蛇看見指近，探頭出來咬了他一口。

那條蛇也是通靈異物，對於關山月吩咐的話早已聽明白了，所以注出的毒液恰到好處，並不將他致死！

馬伯憂在地下連連翻滾，除了頭臉之外，全身都腫得像皮球一樣，火辣辣地疼痛澈心……

關山月笑着道：「帶你這樣一個活標本，大概足以使你的那些同伴所警惕，不敢冒昧出手了……老朋友，來吧，我們別耽誤了趕路，你又要多一個負担了……」

倒在地上的明駝一躍而起，神態俊朗，全無病狀。

馬伯憂在極度的痛苦中，臉上猶自浮起不信之色。

關山月見狀一笑道：「明駝令主乘下明駝，豈是你們這些甚麼魔小醜計算得了的，你自以爲害了牠一次，却沒有想到反上了牠的當吧！」

說着用手提着馬伯憂的衣服，把他綑在駝股上，又拾起了地下的東西，招呼江帆上駝絕塵而去！

一頭神駿的雪毛明駝，一個神采手朗的青年英雄，一位姿容若仙的美女，還有一名全身腫脹的病漢！

年青的豪俠與美女雄踞駝背上談笑風生，生病的漢子被倒吊在駝股上呻吟，這種情形太奇怪了！

卽使是經常有駝隊過往的晉中，也足以引起大家的驚異，然而這三人一駝走在路上却沒有引起一點麻煩！

那是關山月的名頭太响亮了，普通人見了他掛在駝鞍旁的奇快兵器——獨脚金神，也知道了他的身份！

明駝令主像傳奇一般的事跡，已經家傳戶曉了，人們只知道這位神奇的俠客又將有一次不平凡的行動！

却沒有一個敢攔住他們問問淸楚！明駝載得很重，却沒有吃力的樣子。

江帆對這頭神騎愈來愈欣賞了，欣賞之餘，自然而然也生出了憐惜之心，看看快要到達他們寄居的山村了。

換句話說也快到達蛇神居的千蛇谷了，她終於忍不住，拍拍駝的脖子，笑向關山月道：「關大哥！快到地頭了，這個傢伙大概不會有甚麼作用了，還是把他去下來，也好讓老白輕鬆一點！」

短短一兩天的單獨相處，使她與關山月的距離拉近了很多，不僅把關山月由關公子改稱爲大哥，對於那頭明駝，她也親暱地稱牠爲老白了。

關山月無可無不可地止住明駝，把馬伯憂放了下來，丟在路邊的草地上，痛得他又連連呻吟！

江帆又感到不忍，跟着跳下來，在胸前掏出一個小藥瓶，倒出一粒藥丸，塞進馬伯憂的口中道：「照你的行爲，實在死有餘辜，可是我實在不忍心看你死在路旁邊，吃下這顆藥後，你好好地休息一下，一個時辰後，就可以自己行動了，以後可得放老實點，別再跟我們找麻煩了……」

那顆藥的效用果然相當神奇，馬伯憂身上的浮腫立刻消下去很多，精神也恢復了不少，可是他仍苦着面道：「關大俠，江小姐，謝謝二位的寬大；可是二位還不如將我殺死的好，二位放過了我，教主却不會放過我……」

關山月眉頭一豎，道：「一個時辰後你就完全復原了，難道你還保護不了自己嗎？謝靈運自己沒有空來找你……」

馬伯憂嘆息着道：「教主雖然目前找不到我，以後我仍逃不出他的掌握，假如我落入教主的手中，那個罪可難受了……」

江帆奇道：「謝靈運叫你暗算我們，你並沒有違命，只是力不能及，謝靈運總不會因此而怪罪你吧？」

馬伯憂道：「江小姐，妳不知道天魔教中的規矩，我們接受一項使命後，若是達成了，功勞自然很大，假若失敗了，處分也一樣地嚴重，我受命阻止二位的行程，結果並未達成任務，又沒有依照規定行事……」

關山月一怔道：「甚麼規定？」

馬伯憂道：「教主對於派遣使命的人。都曾交付了一粒毒藥，命令我們萬一失手，只許自殺而不許被俘……」

關山月冷笑一聲道：「那你在開始知道失手後，爲甚麼不馬上自殺呢？」

馬伯憂垂下頭道：「我被那條毒蛇咬中之後，全身立時發腫，根本無法行動，大俠把我倒吊在駝背上，又將那顆藥丸顚掉了……」

關山月道：「求死之道很多，何必要毒藥不可，你眞要有死的決心，甚麼方法都行，爲甚麼却偏要……」

馬伯憂長嘆道：「大俠的話固然不錯，可是人活在世界上，有許多事情是無法以情理而定的，我在失手被擒的時候，的確不懼一死，又苦於無法行動，現在我能行動，却又不想死了！然而又活不下去……」

江帆神色一動道：「這倒是句老實話，人沒有好死而惡生的……」

關山月皺着眉頭道：「那該怎麼辦？……」

馬伯憂一嘆道：「我既沒有自殺的勇氣，又沒有接受處分的勇氣，更沒有反抗教主的本事，所以只有請大俠做做好事，乾脆把我殺了……」

關山月搖頭道：「不行！我放了你，就不想殺你！」

馬伯憂神色一動道：「那就大俠把我帶在身邊，只有跟着大俠，我才不致落入天魔教徒的手中，否則二位一離開，馬上就有人過來收拾我……」

關山月出聲斥道：「胡說！我怎麼沒看見！」

馬伯憂苦笑道：「大俠一路行來，天魔教徒衆何下百十，正因爲大俠帶着我在一起，他們才沒有出手與大俠作對……」

關山月更不信道：「豈有此理……」

馬伯憂搶着道：「我決不說謊，這些人都是受命阻攔二位的，可是他們的武功都比不上大俠，所採取的手段也不是正面的，他們見我並沒有依照規定自殺，以爲我已經投降了大俠，那些計謀圈套便不敢使用了……」

關山月一笑道：「這麼說來，我帶着你一起走，這着棋倒是下對了，免去了不少的麻煩，雖然我不怕這些麻煩……」

馬伯憂苦着面道：「大俠也許不在乎這些麻煩，假如一路上與他們週旋過來，算起來只化了一天半的時間，那一天半的餘暇，都是我替二位爭取到的……」關山月笑了一聲道：「如此一說我們還該感謝你才對！」

馬伯憂苦笑道：「我雖然沒有向大俠投降，天魔教的人絕不會相信，情勢逼得我非向大俠投降不可……」

關山月沉吟片刻才道：「我不在乎你投降不投降，不過照你的情形看來，我應該保護你的安全，只是我目前沒有空……」

馬伯憂連忙道：「那就請大俠帶着我走好了，即使再倒吊起來都不要緊，那總比把我留下來好得多……」關山月仍是搖頭道：「不行！我現在要去的地方，帶着你反是個累贅，再說我可能與謝靈運等人接觸，你跟去也未必安全……」

馬伯憂急得幾乎要哭了出來道：「那還是請大俠賜我一死吧！我實在不願意落到天魔教人手中，那種活罪比死難受多了……」

關山月想了一下，回頭對江帆道：「江小姐！他在一個時辰內眞能復原嗎？」

江帆點頭道：「錯不了！小玉要是咬中他的血管，他必死無疑，連我也救不了，不過小玉聽了你的話，要留下他作爲其他人的警誡，所以只把毒素注入他的肌膚，服下我特製的解藥後，一個時辰內定可腫消如舊……」

關山月點頭道：「好吧！姓馬的，我相信你的話，承認你在無意中帮了我一點小忙，所以我留在此地替你守護一個時辰，等你復原之後，我再離開，以後是禍是福，全憑你自己的命運造化了……」

馬伯憂仍是不滿足地道：「我已不見容於天魔教，茫茫天下，除了你關大俠外，還有誰敢逆天魔教之鋒，大俠既要救人，何不救澈！」

關山月正色道：「這個麻煩是你自己惹來的，誰教你要投身在這種邪惡的組織中的，對於一個敵人，我已經够寬大了！」馬伯憂苦笑道：「除了天魔教，我那有容身之處……」

關山月冷笑道：「你不用狡辯，天下潔身自好的人很多，他們也曾與天魔教公然爲敵，像李塞鴻仙子與閒遊一鷗等，天魔教的勢力並未令他們屈服，他們也沒有被天魔教所害！人若立志向善，天必保佑之……」

馬伯憂嘆了一聲道：「他們與我不同，在龍華會中，他們地位很高，武功也很强，教主雖然以他們爲患，却因爲事務繁多，一時分不出精神去對付他們，我因爲有一點醫治牲畜的知識，早就被祈浩看中了，替他搜羅訓練那頭黑色的飛駝……」

關山月神色微動道：「那頭飛駝是你培育出來的？」

馬伯憂點頭道：「是的，爲了與大俠的明駝一爭高低，我早就受命尋找另一頭旗鼓相當的駱駝，結果我雖然找到了一頭，仍不足與大俠的神騎相抗的，爲了這一點，祁浩已經對我很不滿意，現在又發生這件事……」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既然你有這種學識，我倒想考考你，你能把我的明駝來歷說出來嗎？牠今年有幾歲？有甚麼特殊的本能……」

馬伯憂好像忘記了痛楚，精神奕奕地道：「大俠這頭明駝雖產自西域，却是千古難得其一的龍種，相傳牠的遠祖係條駝龍與野駝交合而生，此一說固不可信，然而代代相傳，舉世僅此一頭，舉步生風，千里一日往還，登峯如履平地，踏波尤勝舟楫，在尊師獨孤明教導之下，不僅通靈解語，還學會了不少武功招式，只可惜牠是一頭雄駝，無法傳宗接代，千古異獸，到牠這一代就要絕種了……」

關山月怔了一怔道：「你說得都很對，牠眞的無法傳續子嗣了嗎？」

馬伯憂搖搖頭道：「凡駝不足與匹，只有祁浩的那頭墨駝，勉强可以作爲牠的配偶，可是已經被祁浩打死了！」

關山月再問道：「你不能再找一頭嗎？」

馬伯憂嘆了一聲道：「那頭墨駝也是珍獸，只是趕不上牠的神駿而已，也許我還能再找一頭差不多的，可惜我的機會不多了……」

關山月毅然地道：「只要你能設法替牠找到一頭配偶，我發誓必保護你的安全，絕不讓天魔教的人傷害你……」

馬伯憂神色一喜道：「大俠提出這等保證，我一定盡力而爲，老實說我也不希望這一頭通靈異獸就此絕種……」

關山月想了一下，然後將明駝牽了過來，把駝身上的獨脚金神取了下來，鄭重地放在馬伯憂的身邊！

又從身上取出一片明駝令連同一本薄薄的絹册

一起放在他面前，肅客拜了一拜，誠懇地道：「馬先生，過去我也許有對不起你的地方，希望你能多原諒一點，現在我把一切都交給你了……」

馬伯憂的精神已恢復了許多，從地下一跳而起道：「關大俠！你這是做甚麼？」

關山月莊重地道：「家師也因爲明駝無後，告訴我說我將是最後一代的明駝令主，可是我不相信，偸偸地作了一個準備，絹册中是家師全部武功心法，獨脚金神明駝令主的獨門武器，現在都交給你保管……」

馬伯憂連忙搖手，關山月却不讓他開口，又繼續道：「謝靈運約我在千蛇谷見面，此去吉凶未卜，假如我萬一不幸喪命。請先生騎着明駝離開。一方面替明駝傳後，一方面請你再找一個心地忠厚，質資俱佳的人，讓他繼任明駝令主，絹册上的武功心法，先生不妨也看看，可是你基礎已定型，不會有多大用處，明駝令主的繼任人選，必須是質美未學……」

馬伯憂連忙道：「大俠神勇過人，春秋正壯，何必這麼早就把後事交託給我呢！而且這個責任太重了，我怕担負不起……」

關山月一笑道：「我只是作個萬全的準備，關山月可以死，明駝令主却不可以終！此事也許不容易，尙望先生盡力而爲……」

馬伯憂神色很激動地道：「關大俠對我如此信任嗎？」

關山月朗聲一笑道：「先生對明駝如此熟悉，自然也會對牠異常珍視，相信先生不會敎我失望的，一切多多拜託了……」

馬伯憂呆呆地道：「我們曾經是敵人……」

關山月一笑道：「現在我把先生當作唯一可信任重的朋友……」

馬伯憂又想開口，關山月却明白他的意思，說道：「先生不必担心天魔教的人爲難，等先生復原後，馬上就騎着明駝離開，明駝知道甚麼地方最安全的，先生可以一直留在那裏，假如我幸而不死，而且託天之幸，能把天魔教的勢力掃蕩平靖，自然會去找先生，否則先生就留在那個地方，作成第三任的明駝令主吧！」

馬伯憂想了一下道：「我當盡力完成大俠的託付，只怕仍是逃不過天魔教人的追踪，他們教中的高手很高……」

關山月一笑道：「先生放心好了，只要我留在此地，謝靈運一定會把全副力量集中在我身上，餘人碌碌不足道，先生若不想正面衝突，單憑明駝的脚力，也可以把他們摔得遠遠的，只要先生不離駝背，先生是絕對安全的！」

馬伯憂再也不說話了，閉上雙目，好像在想心思！又好像在聚氣提神，以求提早復原！

明駝却知道分手在卽，走到關山月身邊，口中嗚嗚低咽，流露出無限惜別之意，大眼睛居然淚水盈眶！關山月鼻子一酸，却忍住眼淚，摸着牠的頸毛笑道：「老朋友！你聽見我的話了！你了解我的心情嗎？」

明駝點點頭，淚水終於滴了下來！

關山月又拍拍牠道：「老朋友！別做出這份可憐相好嗎，我只是作個萬全的準備，也許我們很快就可以重逢了！你這樣倒像是從此永不再見似的，難道你希望我這一仗戰死嗎？我是明駝令主，你却是明駝令的精神寄托，我們都不許流淚的！」

明駝連忙把頭一搖，摔落眼中的淚珠。

關山月笑笑道：「這才對！到我們的老窩去好好休息一下，也許馬先生很快地就帮你找到一個好伴侶，你們生下了小駱駝之後，我還要喝你一杯喜酒呢？」

明駝將頭連搖，表示反對，關山月奇怪道：「爲甚麼？你不想有後代嗎？」

明駝又搖搖頭，然後在地下用前脚畫了兩個字：「等你！」

關山月哈哈大笑道：「等我不等我幹嗎？我可不能帮你生小駱駝！」

明駝低嘯了一聲，表示生氣了，關山月忙又安慰牠道：「老朋友，別生氣，我是開玩笑，你可不能胡鬧，你有了後代，明駝令才能永存於世……」

明駝又搖搖頭然後用脚在等你兩字之下繼續寫着：「生個孩子……」

關山月接着唸了下去道：「等你生個孩子……這是甚麼意思？」

想了一下，他終於明白牠的意思了，哈哈大笑道：「妙極了！你生頭小駱駝！我生個孩子，讓他們明駝令繼承下去，好！老朋友我一定不負你的希望，只要我不死，我一定不讓明駝令主落到別人身上去，這你該放心了吧！」

明駝歡嘯一聲，又用脚寫了一個字：「快！」

關山月忍住笑道：「這可快不來的，首先我們得找個對象……」

明駝用前蹄在那個快字上連頓了幾下。

關山月忍不住抱着牠的脖子笑道：「好！快！快！我們都快點努力……」

明駝連聲低嘯，鼻上的肉蓋不住掀動，表示牠內心的歡欣，可是在旁邊看着的江帆却流下眼淚！

明駝搖搖脖子，把關山月推開，同時眏眏眼對關山月示意，關山月也發現了，連忙問道：「江姑

娘！妳怎麼了？」

江帆一擦眼淚，不好意思地笑笑道：「沒什麼！你們的情形使我很感動……」

說完她又輕嘆一聲道：「關大哥！說來也許你不相信，我從小就被蛇神帶進千蛇谷，十幾年來，從來就沒有哭過，我以爲我是天生不會落淚的人，今天……」

關山月也頗爲感動地道：「喜怒哀樂爲人之常情，喜而笑，哀而泣，這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本能，妳只是沒有機會發洩這些感情而已！」

江帆默然片刻後才低聲道：「是的！我在千蛇谷中時，不僅不會哭，也很少有笑的時候，整個世界都是冷冰冰的，假如你不是去了，也許我會在那冰冷的世界裏生活一輩子，再過十幾年，我一定眞的變成一個不哭不笑的冰人了……」

關山月對於她的這番感觸，倒是無法表示意見，只有默默地對着她，心中却激起一絲憐憫柔情！

明駝忽然咬咬關山月的衣服，在地下畫了一個字：「她！」

牠先用前蹄指指「她」字，又指指「快」字！

關山月明白牠的意思，笑着拍了牠一下道：「別胡鬧！」

連忙用脚把那個「她」字塗掉了，唯恐江帆看見！

然而江帆已看見了，她的臉上先是紅了一陣，繼而萬分柔情地走過來，抱住明駝的脖子道：「謝謝你！老白！我……我配嗎？」

明駝點了點頭，又對關山月眣眣眼睛，弄得關山月大是爲難，尤其是正對着江帆的目光，他幾乎不敢看她！

可是江帆並不放鬆，依然低低地問道：「關大哥！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關山月怔住了，他的心中，却感到事態非常嚴重。

爲了他拒婚柳依幻，激得她走上了邪路，使他深深地體驗到一個痴情的女孩子的可怕與危險！

尤其是江帆，這個天眞未鑿的女孩子，她的感情是脆弱的，原始的，愛與恨都非常的強烈！

假如他的回答稍一不愼，很可能使她成爲第二個柳依幻，而她却比柳依幻更不成熟，那後果也更可怕！

要是就此答應她呢？那又置張菁菁於何地！

想了半天，他總算是找到了一句答覆。

那是個圓滑的答覆，只是針對着她配不配的問題！

所以他微微一笑道：「江姑娘！以妳的美貌與武功，配得上任何人，因此這個問題該由別人來問，在這世界上配得上你的人倒不多！」

說完這句話後，他吁了一口氣，自以爲把這個難題應付過去了，誰知江帆的反應却遠出乎他的意外！

她對關山月的前一句話已經感到非常的滿意，因此她對關山月的後半段話自然而然地流出了答覆！「關大哥！你是我第一眼見到的男人，也是我最尊敬的男人，我只怕你不要我，不要再說別人了，除了你，我這一生中再也不會有別的男人了！」

關山月怔得不知所以，只有明駝歡躍地舉起了雙蹄！

幸好馬伯憂在這個時候醒了過來，總算打破了眼前的尷尬，他對於剛才所發生的一切似是毫無所知。

只是彎腰把地上的明駝令鄭重地收入懷中，然後又舉起獨脚金神，試試它的重量，勉強地抗在肩上道：「單看大俠這柄金神，就知道明駝令主之所以蜚聲武林，絕非徼倖可致，因此對明駝令主之繼任人選，在下的確不敢擅自作主，最好還是等大俠自己來作主吧……」

江帆等不及關山月答覆，立刻搶着說道：「這個問題用不着你操心了，假如我與關大哥能脫過目前的難關，一定會在兩三年之內，把我們的孩子送來……」

馬伯憂怔了一怔，弄得大是爲難，紅着臉簡直不知道如何是好，然而江帆却十分自然地道：「這是老白的主意，牠眞是一個通靈異獸，牠居然會寫字，剛才牠用文字表示要關大哥的孩子作明駝令主的繼任人，老白！你是這個意思吧！」

明駝點點頭，江帆又道：「牠還會做媒，叫我嫁給關大哥，關大哥也答應了！」

馬伯憂嗯了一聲才道：「二位能够結褵，倒眞是天作之合……」

江帆開心地笑道：「我們一定儘快地生個孩子，送到你那兒去學武的，將來使他成爲像關大哥一樣的偉大人物！」

馬伯憂哈哈大笑道：「龍生龍種，二位的後人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間奇材，再也沒有比他更適合的人選了……」

關山月見江帆越說越認眞，只得皺着眉道：「馬先生！你快點走吧！」

馬伯憂立刻點頭道：「是！是！我等候二位的佳音了……」

關山月却道：「馬先生！你對於繼任人選的事，還是要留心注意，若是發現了根骨絕佳的少年，千萬不要放過……」

江帆臉色一變道：「關大哥！你不是答應了要把這個位置傳給我們自己的孩子嗎？怎麼又翻了腔呢……」

關山月對她眞是一無辦法，嘆了一口氣道：「我不是翻腔，我們目前的生死尙難預料……」

江帆這才一點頭道：「我沒有想到這一點，這樣吧！馬先生你不妨先找一個人準備着，萬一我們不死，你再……」

馬伯憂點頭笑道：「是的！我會留心的，好在要培育一個新人生長，總要很長的時間，隨時隨地都可以改變的！」

江帆吁了一口氣道：「對了！馬先生！你快走吧，我們已經耽誤很久了！」

明駝也走過來，很馴服地屈腿跪下，讓馬伯憂騎了上去，關山月什麼話都不便多說了，只是一拱手道：「馬先生，一切都拜託了，老朋友！你也多多保重，好好地跟馬先生前去——但願我們還能再見……」

明駝點點頭毅然洒開大步走去！

江帆却高聲地叫道：「馬先生！老白，你們多保重，我們一定儘快地生個孩子，帶着他來見你們，再見！再見……」

關山月一皺眉頭道：「江姑娘！以後妳可千萬別再把這些話告訴人家！」

江帆一怔道：「是那些話？」

關山月頓了一頓才道：「當然是妳剛才對馬先生所說的那些！……」

江帆笑着道：「關於你託付馬先生的事，是一個秘密，我絕對不會再對別人說的！至於我要嫁給你的事……」

關山月連忙道：「那更不能說！」

江帆一怔道：「爲什麼？我雖然不太懂事，却也知道男女婚嫁是一件極爲神聖的事，沒有要瞞人的理由，我覺得能够做你的妻子是一種莫大的光榮，眞恨不得告訴給每一個人知道！」

關山月嘆了一口氣道：「當我們正式論婚嫁之後，妳自然可以告訴給每一個人知道，可是我們還沒有成爲夫婦……」

江帆一笑道：「那有什麼關係，反正你已經答應娶我，我也非你不嫁了，人遲早都會知道的！爲什麼要守秘呢？」

關山月無可奈何地道：「男女婚嫁固爲光明正大的事，可是在未成事實以前，總不能逢人就說，尤其是女孩子在嫁前……」

江帆嘟着嘴道：「我不懂！嫁前嫁後有什麼不同……」

關山月道：「女孩子嫁前應該保守自重，即使定了親，也不能說起有關男女之事，否則人家會嘲笑她，看不起她……」

江帆搖搖頭道：「我不在乎！……」

關山月大聲道：「我在乎！我不能讓妳成爲人家的笑料！」

江帆見他生氣了，只得委婉地道：「我不說就是了！關大哥，你可不要生氣！」

關山月見她一副柔情百態的樣子，只是低低一嘆道：「妳留心注意就是了，我沒有生氣，只是告訴妳爲人處世的方法，在習俗上，妳不能對人說那些事！」

江帆回眸一笑道：「是的！我不懂的地方很多，你要慢慢地告訴我，我一定聽你的話，可是——這些習俗眞沒道理！」

關山月一嘆道：「有許多習俗的確不太合理，可是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就不能不遵守它！妳慢慢的就會了解了……」

說完這番話，他心中不自而然地浮起一層內疚，習俗禮法固爲如此，可是他是個豁達的人，對於那些不合理的禮教束縛，他根本不放在心中，然而今天却拿來要求一個不解事的女孩子……

「是眞的會引人訕笑嗎？」

他自己也無法回答，他只是不願意被人知道自己要娶江帆爲妻而已，却說不出理由來！

也不是爲了張菁菁，這個痴心的女孩子雖爲他吃盡了苦楚，他心中却並沒有想到要娶她……

江帆却十分柔順地道：「關大哥！還有什麼不該做的事，你都告訴我吧！我將來要成爲你的妻子，明駝令主的妻子是不能讓人家嘲笑和輕視的！我不能使你丟臉……」

給她這一說，關山月更感到慚愧了，紅着臉道：「現在我想不起來……」

江帆柔順地笑道：「那麼你什麼時候想起來，就什麼時候告訴我……」

關山月默然地點點頭，忽然看見明駝載着馬伯憂去而復返，行色匆匆，連忙迎上去道：「馬先生！你怎麼又回來了？」

馬伯憂人在駝上道：「我剛才走出了兩里許，在一家村店中看見兩個人，雖然經過化裝易容，我却認出是祁浩與西門無鹽……」

關山月一怔道：「他們沒有留難你嗎？」

馬伯憂搖頭道：「沒有！祁浩見我騎着明駝，好像要出手的樣子，却被西門無鹽拉住了，也就是因爲他們這個拉扯的動作，吸住了我的注意，才看出是他們，祁浩裝成一個農夫，西門無鹽則用面紗遮住她的醜臉，穿着男人的衣服……」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你怎麼會認出是他們兩人呢？」

馬伯憂微微一笑道：「西門無鹽的大胸脯即使穿了男裝也掩不住，祁浩雖然沒有特徵，可是他的那對眼睛充滿了邪氣，我跟他相處很久，一看就知道了！」

關山月又想了一下，道：「他們一定是對付我的！」

馬伯憂點頭道：「是的！起初他們見到白駝，一定是以爲大俠來了，西門無鹽眼睛比較尖，先看出駝上是我，所以才拉住祁浩放我過去，我怕大俠不知道，上了他們的當，趕回來通知大俠一聲！」

關山月又畧作沉思道：「好！我知道了，謝謝先生的知照，你還是先走吧！」

江帆却一整神色道：「不！馬先生現在可不能先走了，他們肯放過第一次，就是爲了怕洩露行藏，馬先生去而復返，他們知道行藏已經敗露，就不會輕易再放他過去了，老白能够闖過他們兩人的攔截嗎？」

關山月點點頭道：「妳的顧慮很有道理，白駝雖然神駿通靈，要通過那兩人的聯手突擊，恐怕很不簡單！……」

馬伯憂想想道：「那怎麼辦！我回頭走別條路好了！」

關山月搖頭道：「也不行！他們兩人守住的是我們必經之路，我的問題還簡單，馬先生却必須及早脫離險地……」

江帆眼珠一轉道：「假如要馬先生平安通過，我倒是有個辦法！」

說着她把馬伯憂叫了下來，三個人圍攏着低語片刻！

關山月叫起來道：「妙極了！江姑娘！妳雖然對世事了解不多，出的主意却高明之至，我們就這麼辦吧！」

江帆受到誇獎，現得十分高興。

馬伯憂却微帶憂色道：「如此我雖然可以脫身，二位却……」

關山月搖手道：「不要緊！我們反正是要遭遇到他們的，得到馬先生的通知後，還可以先有個準備，而馬先生却必須安全脫身，明駝令的命運，完全寄託在先生身上，請先生不必再多作考慮……」

馬伯憂默然點頭，事情便算是決定了！

× × ×

一騎明駝，載着馬伯憂，慢慢地向前行去，駝上的人神色十分緊張，而那頭明駝的行動却顯得十分蹣跚！

好容易走出一里多，那家村店已歷歷在望！

又走近了十幾丈，店中突然走出一個鄉農打扮的男子，肩荷鐵鋤，擋在路中心厲聲喝道：「馬伯憂！吃裏扒外的叛賊，你還想逃到那兒去？」

馬伯憂在駝上一欠身道：「祁總管！屬下並未叛教……」

那男子正是祁浩，他把臉染成土黃色，喪門神似的眉毛改爲平伸，完全不是原來的樣子了。

聽見馬伯憂一口就叫出他的名字，祁浩倒是一怔。

用手摸摸頭上的竹笠道：「馬伯憂！你怎麼認出我的？」

馬伯憂微微一笑道：「總管化裝術精妙，屬下怎麼認得出，只是屬下精於治獸，擅於辨別氣味，屬下嗅出總管的氣味……」

祁浩一怔道：「我身上有什麼氣味？」

馬伯憂一笑道：「說出來總管也許要生氣，因爲總管身上的那股氣味十分特殊，即使在四五里外，屬下也能嗅出來！」

祁浩不耐煩地道：「別說廢話，快講我身上有什麼味道？」

馬伯憂笑着道：「總管身上的氣息不像人味，却與驢子的味道一樣！」

祁浩勃然大怒，厲聲喝道：「混帳！你死在眼前，還敢罵人……」

馬伯憂大笑道：「總管不但氣味像驢子，連說話的聲音也像驢鳴……」

祁浩那裏聽得下去，橫過肩上的鐵鋤橫掃上去，馬伯憂視如未見，鐵鋤眼看着要近身之際……

明駝的腹下突然竄出一條人影，飛快地接住了鋤柄，將那柄鐵鋤推了開去，連帶將祁浩也推後幾步！

祁浩見那人正是江帆，不禁呆了一呆！

馬伯憂已大笑道：「祁總管，江姑娘聽說山西的驢肉特別嫩，她要嚐嚐新，你不可能令她失望，我要失陪了！」

說着催駝疾行，祁浩被江帆攔着，只得眼看他走了過去，不過他走不多遠，店中又閃出一個人！

不用說那是西門無鹽了，她雖然着了男裝，戴着面紗，然而馬伯憂說得一點不錯，她那特大的胸脯仍是隱隱可見，在行動時尤其明顯，馬伯憂勒馬停步，指着她的胸前大聲笑道：「西門護法，妳不該穿男裝的，一個男人怎會有這大的胸脯，實在有點不倫不類……」

西門無鹽在面紗的掩蓋下看不出臉上的表情，可是從她的動作看來，她的憤怒也到了極點！她一撩衣襟，取出一枝通體塗着紅漆的竹筒，長約尺餘

，粗如人臂，正待掀開筒端塞住的棉花。

祁浩在後面叫道：「西門護法，敵踪未現，妳可不能輕易使用……」

明駝腹下忽然又鑽出關山月，拍手大笑道：「我在這兒！假如妳這寶貝是專爲了對付我的話，可以不必客氣，我倒想看看那是什麼玩意兒……」說完又在明駝股上拍了一掌叫道：「老朋友！剛才累得你很不舒服，非常抱歉，現在我們都下來了，你可以輕輕快快地走了！」

明駝撒開四蹄，如飛絕塵而去！

原來關山月與江帆爲了要意外地現身，牽制住祁浩與西門無鹽，使得馬伯憂安然脫身起見，他們採用了江帆的辦法，兩人都緊貼在明駝腹下，利用牠的長毛掩蓋住身形，無怪乎牠剛才走路時顯得累贅了！

明駝帶着馬伯憂去遠了，由於關山月等二人的攔阻，西門無鹽與祁浩只好眼看着他離去！

不過他們主要的目標還是在關山月身上，所以祁浩趕了過來，與西門無鹽會合一起，江帆自然也過來了。

關山月等江帆走到身邊，才笑着開言道：「二位打扮得這麼出色，眞應該在龍華會上亮亮相的，我從來也沒有想到二位有如此瀟洒出塵……」

祁浩與西門無鹽都憤然地哼了一聲，祁浩不過脫去了頭上的竹笠，西門無鹽却連面紗與身上的外衣都褪除下來。

關山月又是一笑道：「二位怎麼改裝了，剛才的打扮不是很好看嗎？要不是馬伯憂認出二位，我怎麼也想不到二位會變成那副怪樣的……」

祁浩冷笑一聲道：「現在給你認出來也沒有關係，因爲我們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你前進，三天的限期未到，你做夢也別想到那裏。」

關山月一笑道：「謝靈運可是在千蛇谷約我見面？」

祁浩冷笑道：「你知了何必多問？」

關山月又笑笑道：「他約我在千蛇谷見面，自然是想利用蛇神來對付我，可是這三天的期限實太奇怪了，他趕到千蛇谷至少要一天，剩下兩天時間內，他用什麼方法能把蛇神說服呢？蛇神眞會聽他的話嗎？」

祁浩冷冷地道：「你等到期滿了之後，自然會知道的。」

關山月搖搖頭道：「我就是等不及，想先去看個究竟！」

西門無鹽厲聲道：「那辦不到，教主說三天就是三天，在期限以前，你絕對不准去，我們就是阻止你提前到達……」

關山月豪聲大笑道：「我倒不相信你們能攔得了我，馬伯憂試過一次，結果反而投到我這邊來了，你們……」

祁浩厲聲道：「我們這一關不會像馬伯憂那麼好過，教主交代過，假如你要逞强的話，立刻制你於死地！」

關山月哈哈一笑道：「謝靈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殺死我，假如你們能辦得到，他何必要等到三天後呢？」

祁浩怒聲叫道：「姓關的，你不要得意，教主想殺死你，根本就不費吹灰之力，可是他受過你一劍之耻，發誓要在劍下取你的性命，所以才容你活到今天，不過你眞要活得不耐煩，我們現在可以辦到……」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謝靈運要想報一劍之仇，他就不該去找蛇神幫忙，據我所知，蛇神不過是武功高明，劍法却平常得很……」

祁浩大聲道：「教主如此交代的，我只是轉達教主的命令，聽不聽在乎你，你要是不怕死，就不妨試試看！」

關山月又想了一下道：「人那有不怕死的，聽你這一說，我倒不捨得拿性命來冒險了，還是等三天期限到了再說吧！」

說着拖了江帆回頭作退狀，祁浩倒是大感意外，連忙追了上來，揮着鐵鋤大聲叫道：「關山月左右是死，你爲什麼不現在求個了結呢？」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這就奇怪了，你們不許我前進，我就不走了……」

祁浩叫道：「教主想在劍下殺死你，我却巴不得你早死早好，因此，我希望你不妨闖一下我們這一關……」

關山月搖了搖頭道：「不！能多活一天也是好的。」

說着回頭又要走，祁浩急得向西門無鹽叫道：「西門護法，妳還等什麼？快動手吧！」

西門無鹽却搖搖頭道：「不！我必須貫徹師兄的命令，他只要不硬闖，我就不出手，留着給師兄自己去收拾他……」

祁浩見說不動她，急得又對關山月叫道：「姓關的，你是個貪生怕死的懦夫！你是個最無耻野種，你是個見不得人的私生子……」

他爲了刺激關山月出手，把一切惡毒的話都駡出來了。

關山月居然充耳不聞，江帆却忍不住了，憤然回身道：「混帳！你口中放乾凈點！」

關山月微笑拉住她道：「江姑娘！他是一條瘋

狗，妳何必去理他！」

江帆仍是不服氣道：「可是我不能聽他如此侮辱你……」

關山月淡淡地道：「瘋犬狂吠！我只當聽不見就是了，他一心想殺我，又不敢違抗謝靈運的命令，所以才極力地刺激我，想叫我上當，好給一個藉口……」

江帆不信地道：「你認爲他眞的能够殺死我們嗎？」

關山月點頭道：「他那樣希望我出手，可能有相當把握，我倒不是怕死，可是死在陰謀毒計之下，實在太沒有價值了——」

西門無鹽忍不住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們是用陰謀來對付你？」

關山月哈哈大笑道：「憑你們這兩塊料，假如不仗着陰謀，還敢站在此地發橫，恐怕早就躲得遠遠的，連頭都不敢伸一下！」

這句話激發了西門無鹽的戾性，她嗆然一聲，拔出了腰劍厲聲叫道：「關山月，我只聽說你的武功劍法如何高明，却從來沒有領敎過，你不要走，我想在劍法上跟你決鬥一場……」

祁浩的臉上露出一絲奸笑，在旁邊煽動地道：「西門護法，妳可別上了他的當，這小子的劍法比他師父高明多了，連林香亭都比不上他，你怎麼行呢？……」

他最後的一句話使得西門無鹽更形激怒，厲聲狂吼道：「放屁，林香亭算是什麼玩意兒！」

祁浩火上加油地道：「可是敎主對她却一直念念不忘……」

西門無鹽大概最聽不得這句話，回身一劍反朝祁浩劈了過去，祁浩連忙躲開了叫道：「西門護法，妳別找錯了對象，要拚命也得找關山月去，他是黃鶴散人的徒弟，林香亭跟黃鶴是夫妻，只有殺了他，才可以把林香亭逼出來……」

西門無鹽此刻像瘋了一般，提劍又朝關山月逼去，關山月連忙抽劍架開了，心中却無限感慨！

看來這個醜女對謝靈運的確是一片痴情，可是謝靈運似乎在暗戀着林香亭，而林香亭却偏偏愛上了自己的師父獨孤明，以致於才引出這場大變，天下最可怕的莫過於情愛的嫉妬，在此一念下，可以使人失去理性，不顧一切——

西門無鹽像瘋虎一般地捲過去，關山月逼得又迎出一劍，這次用的是劍鋒，他手中的黃蝶劍何等鋒利。

嗆啷一聲，西門無鹽的長劍立被削成兩截，臂上也劃破了一道血痕，那還是關山月手下留情，儘量地收斂住劍氣，否則這一劍足以削下她殘缺的雙臂。

西門無鹽的兩雙手都被關山月砍斷了，那是在巫山神女峯上他與謝靈運作正式決鬥的時候！

那一次，那一劍，他發揮了白虹劍與大羅劍式的眞正威力，本來可以把謝靈運殛於劍下的！

可是這醜女却奮不顧身地撲了進去，救了謝靈運的一命，却犧牲了自己的雙手，齊腕而上，都被劍氣絞碎了。

關山月在那一次本來也可以繼續殺死謝靈運的，可是他在接受白虹劍時，却立下了一個重誓！

非至萬不得已時，絕不妄殺一人，而且白虹劍每次出鞘，劍鋒上只膏潤一個人的血！

就是這個誓言留下了謝靈運的命，也留下了今日的後患，對惡人絕不能姑息，他已經得到了一個敎訓。

可是今天他仍是無法狠起心來對待西門無鹽，尤其是見到她在禿臂上安着的那一對假手！

這對假手也是血肉所構成的，是從別人身上砍下來接到她臂上去的，雖然銜接很好，却一眼可以看出來！

這種移花接木的手術雖然神奇，但是想到張菁菁的父親——張雲竹——也在天魔敎中時，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張雲竹醫道之精，大概祗有他的岳母白老太太可以比得上，以手接手，自然不成問題。

不過再接上去的手，多少總不如原有的那麼自然，所以西門無鹽在劍法上也要打個大折扣！

關山月的白虹劍已經被柳依幻偸去了，現在所使的是借自他母親月華夫人的黃蝶劍！

以劍而論，黃蝶之利在白虹之上，可是對關山月而言，却不如白虹劍來得順手，尤其是使開大羅劍式時！

魔女温嬌精研的大羅劍招式完全是按照白虹劍上的特殊靈效所創，用在黃蝶劍上却不見得有那種威勢！就是這樣，西門無鹽仍是敵不住，她扔下了斷劍，手撫着臂上的劍傷，目中兇光更烈！

祁浩又在旁邊陰笑道：「西門護法！我說的對吧！這小子上次砍斷了妳的雙手，雖然又換了一雙手接上了，到底要差得多，妳只受一點傷還算是運氣，只要他的劍再遞前一點，妳這條膀子可完了，張雲竹可沒有辦法替妳動第二次手術……」

一句話撩動她的舊恨，飛身退了幾步，厲聲叫道：「祁浩！準備！」

說着又取出了那圓竹筒，祁浩舉起鐵鋤笑道：「早就該這麼辦了，妳又何至於再受一次傷！」

西門無鹽利牙一咬，拔開了竹筒口的棉花，祁

浩則敲着那柄鐵鋤，使它發出一種難聽而刺耳的節奏！

關山月早在西門無鹽招呼祁浩之時，作了最嚴密的戒備，他見那竹筒一端塞着棉花，就想到筒中之物可能是什麼歹毒的烟霧之類，所以他第一個應是閉住呼吸，同時也朝江帆打個手勢，叫她提防！

江帆笑着向他擺擺手道：「關大哥！不要緊，我就是不怕毒……」

一言未畢她忽然驚叫一聲，飛快地撲向關山月的身邊，拉住他的胳臂，神色顯得異常驚惶地道：「關大哥！小心！這東西厲害得很……」

關山月倒不怎麼樣，因爲從竹筒中爬出來的只是兩條長約尺許的蜈蚣，雖然形狀醜惡，動作却十分遲緩！

因此他傲然一笑道：「西門無鹽，妳就靠着這兩條毒虫來對付我……」

西門無鹽臉色凝重，口中發出噓噓的急嘯聲，與祁浩敲鐵鋤的聲音和成一片，那兩條蜈蚣受着聲響的指揮，自動地分成一左一右，慢慢地向前爬行，牠們的身上閃着觸目的紅光，一對對短足醜惡地划動着！

江帆抓住關山月的手，已經開始在發抖！

關山月不禁微詫地道：「江姑娘！妳怎麼會怕成這個樣子？」

江帆顫着聲音道：「我就是怕蜈蚣，牠們是蛇類的唯一尅星！……」

關山月傲然一笑道：「蜈蚣可以尅制蛇類，却不見得尅住我們，妳放心好了，看我的，等牠們過來時，我一劍就解決了……」

口中雖如此說着，心中却嚴密戒備着，因爲他知道祁浩與西門無鹽二人利用這一對蜈蚣來作爲武器，必非等閒可比，尤其是祁浩的口氣，他把這一對蜈蚣，當作必能致自己於死地的手段……

蜈蚣慢慢地爬近了，現在已可看淸牠們的形狀了，全身分爲三十六個環節，每一環節上生着一對肉足。

最前面的一節是頭部，挺着一對月牙形的彎螯，却是烏黑色的，口中也噓噓作聲，噴着淡淡的綠霧！

關山月不知道是蜈蚣本身可以傷人，那是牠們口中的綠霧會傷人，但是他已決定不能讓牠們再接近了。

當左邊的一條蜈蚣走近到五六尺的地方，昂起怪頭，還不等牠有所動作，關山月已飛出一劍，直削出去。

他快，還有比他更快的，劍鋒差一點就是挨上蜈蚣的時候，斜刺裏掠過一道白影，撞開了他的劍鋒。

關山月定睛一看，却是江帆身畔那條通靈的玉蛇，正在想不透牠是什麼意思阻攔自己出手。

却見玉蛇身子一弓，長尾彈了出去，剛好迎着蜈蚣，把牠彈到一丈多遠去，然後回過長尾，又把另一條彈走！

兩條蜈蚣先後被彈退了，玉蛇才回過頭來，朝關山月連搖不止，口中嘶嘶作鳴，江帆連忙道：「關大哥！小玉說你不能用劍去砍牠們……」

這時祁浩神色却爲之一變，厲聲笑道：「關山月！你這條鬼蛇倒是識貨……」

說完後，他自己動手，舉起鐵鋤，把兩條蜈蚣斬成十幾段，而西門無鹽的嘯聲也更急促了！

這一來關山月更不懂了，他們既然把蜈蚣放出來阻敵，爲什麼又自己把牠們給砍死了……

不過這個疑團並不需要太久就可以由事實答覆了！

那一段段的斷蜈蚣見風卽長，頃刻之間每一段都長成原來那麼大小，頭足俱全，赫然成爲幾十條蜈蚣了！

這種怪事把關山月嚇住了，江帆尤其驚惶，變色叫道：「關大哥！我們快退走！」

祁浩厲笑一聲道：「現在想退可太遲了！」

鐵鋤連揮，又把幾條初長成的蜈蚣砍斷了，而且還把那些斷片飛擲出去，眨眼間，佈滿了他們前後左右！

每一節斷片又長成尺許長的蜈蚣，西門無鹽則嘯聲連連，指揮那些蜈蚣上前進攻，目下只見一片火似的紅潮！

祁浩不斷地在四周揮鋤，增加蜈蚣的數量！

關山月與江帆二人呆呆地站在中央，周圍只有五六尺的空地，四外則是潮水般的蜈羣！

這一點空地還是靠着那條玉蛇留出來的，牠踞中而盤，怒首高昂，口中噓噓作嘯鳴，頭上墳起寸來長的肉冠！

羣蜈想是懾於牠的威勢，才沒有湧攻上來，然而後面的蜈蚣越生越多，在西門無鹽的催逼下向前擠着！

最前面的那一排受了後面的擠推，身子不由己地慢慢逼往中央，圍近過來，當牠們逼近到三四尺時，玉蛇驀地怒嘯一聲，身子像旋風般抖散開來，迅速無匹地繞了一轉，長尾不住彈掃！只見紅光點點向外去！

原來牠用那堅强有力的長尾，把進撲的蜈羣飛彈出去，總算又把空地擴大到五六尺的範圍！

可是牠的能力似乎也僅止於此，事畢後立刻恢

復到盤踞的姿勢，神情上顯得頗吃力的樣子！

關山月見了大是不安，連忙道：「江姑娘！妳知道這是什麼玩意嗎？」

江帆搖搖頭，遠處的祁浩却大笑道：「關山月！我告訴你好了，這叫做子母飛蜈，每一條蜈蚣有三十六節，只要分散開來，每一節在頃刻之間，又可以長成原來的形狀，生生不已，殺是殺不死，除又除不盡，你們今天是死定了……」

關山月怒聲道：「我倒不相信，你這一片蜈蚣除了生殖得快一點之外，並不見得有什麼了不起，我宰條給你看看！」

說完後，他手挺長劍，劍光連掃，劈向週圍的蜈羣，不過他的動作却十分仔細，每一劍不砍向蜈羣的身子！

劍前幻出點點的蝶影，全落在蜈蚣的頭上！

這個方法好像頗爲有效，那些蜈蚣頭上受劍之後不僅沒有化身生長，反而翻過身子死了過去。

關山月原是試探的方法，因爲他見蜈羣分體卽長，眨眼成形，心想頭部爲生命之源，也許可以殺死牠們！

這一試果然奏效了，他心中的高興自是毋庸諱言，長劍連挑，把殺死的蜈屍丟了出去，口中大叫道：「祁浩！你看見沒有？」

祁浩站在四五丈外，見狀微微冷笑道：「關山月！你的腦筋眞不錯，居然能想到這一着！」

關山月得意地道：「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打蛇要在七寸上，殺死這些毒蟲，當然只有取牠們的要害……」

祁浩冷笑道：「你且慢得意，馬上你就會感到後悔的！」

關山月一怔道：「我後悔什麼？」

祁浩嘿嘿乾笑道：「後悔你這個聰明的發現產生了多愚笨的結果！」

關山月聽完他的話，連忙放眼望去，臉上不禁色變，先前的得意果然變爲後悔了，而且還後悔得厲害！

原來那些蜈屍落在蜈羣中間，立刻被蜈羣嚙吃了去，吃過蜈屍的蜈蚣，身體立刻長大了一倍！

由一尺長而爲兩尺，由拇指粗細漲到手臂粗細了，這些體積長大的蜈蚣，連氣力也跟着長大了！

牠們紛紛向前擠動，把細小的同伴推開一邊，衝到前面來，片刻之間他的身前全排滿了巨蜈！

玉蛇又利用牠的長尾掃了一圈，這次蜈羣不像先前那麼容易打發了，最多只被牠彈出兩三尺！

有幾條反而張開大螯，對準牠的尾上咬去，玉蛇仗着鱗甲堅厚，沒有受到傷害，可是要把尾上的巨蜈摔脫，也很費了不少勁力，當牠再回到中央來休息時，腹部一起一伏，好像更爲吃力！

祁浩哈哈大笑道：「關山月！你若是肯再幫個忙殺死幾條，使牠們身體長大一倍，連那條蛇也擋不住了！」

蜈羣又有進逼之勢，關山月却不敢輕動了，看看玉蛇似乎還沒有復原，勉強移動身子準備出動！

他用手勢止住了玉蛇，回頭問江帆道：「這種蜈蚣咬上一口會怎麼樣？」

江帆悸然道：「我不知道了，尋常的蜈蚣咬上一口，已經不得了，牠們這麼大，毒性自然更强，尤其是對我們……」

關山月皺眉道：「這是怎麼說呢？難道我們特別怕蜈蚣不成？」

江帆點頭道：「不錯！我從小是用蛇毒培養長大的，你服過千年寒冉（虫旁）的內丹，我們什麼毒都不怕，就是怕蜈蚣，因爲牠們的毒素剛好與我們的體質互相衝突，你看小玉就知道了，牠可以算是千蛇之王，現在却可憐成個樣子？……」

關山月沉思片刻，突然沉聲道：「不管怎麼樣，我一定要硬闖一下！」

說着舉步待行，江帆一把拖住他道：「不行，關大哥，那太危險了！」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人家的目的是存心殺死我，我就是留在這裏不動，也挨不了多久，目前還可以靠着小玉，等牠筋疲力盡之後，我們只好束手待斃，連抵抗的餘地都沒有，與其如此，倒不如拚一下算了！」

江帆雖是放開了手，却呆呆地問道：「怎麼個拚法呢？」

關山月搖頭道：「不知道！用手，用劍，用牙齒，反正盡我一切的能力，只要我能衝出這一片蜈羣，隨便撈到一個就够本了！」

江帆想了一下道：「那倒或許有方法，叫小玉替你開路好了！」

關山月連連搖頭道：「不行！小玉要留着保護妳，他們主要的目的在我，假如我們分開來，妳跟小玉或許有逃出去的希望！」

江帆凄慘地道：「你要是死了，我還逃出去幹嗎？」

關山月爽然一笑道：「那妳的責任就大了，馬伯憂帶着明駝令走了，當下一任明駝令主出世之時，還需要妳的幫助！……」

江帆嗚咽着聲道：「我只認識你，管什麼明駝令主！……」

關山月忽然壓低了聲音，湊在她的耳畔道：「江姑娘！妳不是已經答應嫁給我了嗎？雖然我們尚未正式成爲夫婦，可是妳已經是明駝令主的妻子了，對於明駝令，我們有同樣的責任，帆！請妳聽我的話，爲我珍重此身！……」

江帆臉上一熱，這是她第一次聽到關山月的情話，但也可能是最後的一次了，盈眶的熱淚衝目而出……

關山月已大踏步向外衝去，蜈羣嘶嘶地猛撲上來，關山月却豪氣大發，抽出黃蝶劍，舞得風雨不透！

劍光將那些蜈蚣掃爲無數斷截，然而那些斷蜈立刻又長成新的，數目反而越來越多了！

關山月向前衝出十幾步，在劍光中偷眼望去，但見原來只有十幾丈的蜈羣，已漲到二十多丈了。

祁浩得意地大笑道：「關山月！你認命吧！我不是告訴過你嗎，這些子母飛蜈是越砍越多，到後來別說是咬死你了，擠也可以把你擠死！……」

他的話使得關山月更爲激怒了，可是他並沒有亂了方寸，手上劍是爲了阻蜈羣進逼，根本無法停下來！

然而他已審愼多了，每一劍都改爲平着拍出去，所使的力量剛好可以把衝上來的蜈羣震回去而不弄斷它的身體！

這一來蜈羣倒是停止增多了，可是牠們的攻勢却越來越猛，有一部份居然凌空飛躍起來攻擊。

關山月沒辦法，只得迎着來勢，把劍鋒直砍出去，這是一個新的嘗試，橫砍不行，直劈會有什麼後果呢！

第一條撞上劍鋒的蜈蚣被從頭到尾砍成兩片，後果果然沒有分體生長，可是那兩片殘屍立刻被牠的同件吃掉了！

吃過殘屍的蜈蚣體積跟着長大，關山月只想減少牠們的數量，也顧不得那麼多了，一面走，一面劈！

大約走出二十幾步，蜈羣被他消滅了一半，可是那範圍並沒有縮小，有幾個已經長得水桶般粗細了。

長度也擴張到五六尺。

西門無鹽與祁浩也笑不出來了，因爲這些體積突張的蜈蚣似乎不大聽指揮，有一部份反而向他們攻擊起來！

西門無鹽尖嘯連連，蜈羣還不敢對她進攻，祁浩身邊却圍上了幾十條巨大的蜈蚣，急得他大叫道：「西門護法，妳快叫牠們退走呀……」

西門無鹽搖搖頭，瞪大了眼睛道：「沒有法子，牠們不聽指揮了，除非是下退却令，可是那樣一來，我們就攔不住關山月了……」

關山月一聽，心中暗喜，手中劍光更烈，而且專找大的劈，因爲這些巨蜈的殘屍，小的吃不下，一定要同等體積的巨蜈，才能在一口之下，吞下半條，跟着牠的體積就漲大了一倍！

而且體積越大越不聽指揮，等到有幾條長到丈許長時，連西門無鹽都控不住，將她也包圍起來！

那些巨蜈在身體漲大之後，胃口也大了，找不到死的乾脆就吃活的，尺許長的蜈蚣，一口氣就吞進三四條！

大的吃中的，中的爲了避免殘於同類之口，逼得改轉目標去追噬小的，以求自己也長大！

這一來，關山月身畔的壓力就減輕了一點，可是他的情況並未轉好，因爲那些巨蜈長到一丈多外，軀殼也變硬了，力量小一點，根本砍牠不動，勉力用勁劈開一兩條，却造成了更大的蜈蚣產生！

祁浩手中的鐵鋤只能擋住毒蜈的進攻，西門無鹽則手無寸鐵，利用那一株藏蜈的竹筒在努力撐拒着。

現場上只剩下十幾條蜈蚣，三條圍住關山月，足足有兩丈多長，關山月的利劍也傷不了牠們了。

祁浩與西門無鹽身前各圍着四五條，也有一丈多一點，最巨大的一條，足有三丈，身子粗得像巨缸。

牠單獨守住江帆，與靈蛇小玉怒目相對，各自尋找空隙以便伺機突襲，關山月見狀哈哈大笑道：「祁浩，西門無鹽，你們想不到吧，原來是打算害我的，却連你們自己也脫不了身……」

祁浩將牙一咬道：「拚着與你同歸於盡，我也認了！」

說完猛地回過鐵鋤，一下子就把自己的胳臂砍下了一條，他居然能够忍住痛苦，用另外一隻手放下鐵鋤，拾起那條斷臂朝關山月丟了過來，關山月用劍一揮，那條斷臂被絞得粉碎！

巨蜈受了血腥的刺激，攻勢突盛，三條巨蜈，像瘋狂一般地撲了上去，而祁浩本身却在一聲慘叫中，被一條巨蜈咬在口中高高地舉起！

關山月奮力推劍，攔住了第一條巨蜈，另兩條已分左右攻到，巨大的毒螯像兩把閃亮的鋼刀！

關山月以最大的努力，揮劍將近前攻到的那條巨蜈的鋼牙削斷，驀覺腰上一緊，知道這是另一條巨蜈攻上來了！

接着他又覺得自己像祁浩一樣被舉得高高的，心知身已在巨蜈的口中，不禁心駭欲死。

不過這只是一時的慌覺，過了片刻，他只覺得腰上的壓力雖然很强，但並不足以傷害到他！

起初他並不明白是什麼道理，只是掙扎之間，慢慢地有所感覺，當他用力的時候，腰上的壓力立

刻加强了！

巨蜈的利牙勒得他很痛，等他靜止不動時，壓力就減輕了一點，那痛楚的感覺也消失了……

這倒不是巨蜈因爲他停止掙扎就對他放鬆了，另一邊的祁浩與他是同樣的處境，但却比他狠狽多了！

祁浩爲了要激發巨蜈的兇性，曾經狠心砍下自己的一條胳臂，利用血腥的刺激去誘使巨蜈加强攻擊！

目的是達到了，然而祁浩本身却先受到巨蜈的侵襲，同樣也被攔腰咬住舉起在空中動彈不得！

不過祁浩是先有了準備，斷臂之後，他先用藥物塗在斷處使得血不往外流，然後咬牙運氣作勢，免爲巨蜈的利牙腰斬，巨蜈的力量，似乎越來越大，祁浩漸漸已有支持不住的感覺，頭上汗珠如雨滴下！

看了祁浩拚命之狀，關山月反而漸漸地明白，這些巨蜈軀體新長，飢餓若狂，急於噬人而充腹！

可是他的情形却與祁浩恰恰相反，他的體力自然而然地有一股抗力產生，這是他服下千年寒冉（虫旁）的內丹之故！

這內丹的作用使他的肌膚柔韌若熟革，刀劍所不能傷，巨蜈的利牙自然也沒有用，而且那內丹也使他功力驟增！

不僅使他的生死關頭衝破，還在身上創造了一個特殊的奇跡，外來的壓力越大，抗力也愈大！

這種抗力是自然產生的，然而他火候還不足，無法運用這種自然的抗力，使與神通，而且恰恰相反。

他在別的地方用力，這股抗力就減弱了，這就是爲什麽他用力掙扎時，反而感到疼痛之故！

假如他放鬆自己，完全不用氣力，那股抗力也發揮到最高的境界，使得任何外力都傷不了他了！

想通了這個道理，他心中一鬆，根本不作掙扎，使得那條巨蜈，性發如狂急得滿地亂爬！

眼見美食在口，却是無法下咽，毒虫有多大智慧，根本不懂關山月體內的特殊狀況！

所以牠一面亂爬，一面吱吱怪叫，關山月好整以暇，眼見牠的圓眼珠漲得通紅，幾乎要冒出火來，忍不住高聲大笑，笑聲充滿了得意與寬慰，他本人如此輕鬆，另一邊的江帆却不同了！

從關山月被巨蜈啣在口中後，她已急得芳容失色，雖然身邊同樣也有一條最大的巨蜈守着，她也顧不得了！

急叱一聲，身子朝這邊飛來，那條巨蜈窺伺已久，一直被靈蛇小玉所阻，無法得逞！

她這一動身，巨蜈見機會難得，張口就噴出一蓬毒霧，而靈蛇小玉也暴起了發動，長尾一彈而起，先將那蓬毒霧吸了進去，身子跟着長大了幾倍，牠原是丈許長，手臂粗細，長長之後，身子却縮成了手指那麽粗。

緊纏在那條巨蜈身上，滿地翻動着。

江帆衝到關山月身邊，急忙問道：「關大哥……你……」

關山月身在蜈口中，神情却十分悠閒，笑着對她說道：「江姑娘！我不要緊！還是多注意妳自己吧！」

關山月倒是眞的不要緊，而江帆却反使自己進入險境，因爲關山月原有三條巨蜈包圍着！

一條被他削斷了利牙，除了噴霧之外，別無所能，一條咬住關山月，另一條失去攻擊目標正在發急！

江帆衝過來，正好成了牠的目標，所以牠舞動鋼刀似的利刀，氣勢洶洶地撲了上來……

江帆雖然手無寸鐵，她的武功基礎極佳，已經到了信手拈物卽可成利器的境界，當下手臂一揮！

她臂上羅衣的長袖已經捲了出去，繞住巨蜈一邊的利牙，勁力傳出，將牠的衝勢帶偏過去！

巨蜈不肯死心，回頭又撲了過去，關山月連忙叫道：「江姑娘！接住這個！」

叫着把手中的黃蝶丟了出去，那是他見到江帆的羅袖雖然將巨蜈攻勢阻了一下，而巨蜈的長牙快利如刄。

第一次只掛着一點，已經把羅袖撕裂了一半，再纏鬥下去，江帆必然無幸，江帆接劍在手，巨蜈又撲到了！

她的心思十分聰敏，知道這條巨蜈殺不得，若是攔腰砍斷了，牠會分身變成兩條，若是居中分劈。牠雖然是死了，屍身成爲同伴的食粮，結果造成更大的蜈蚣，動手對付也將更困難！

所以她也學關山月的樣，劍鋒逕直對準巨蜈的利牙掃去，刀牙相觸，發出一聲激響，巨蜈仍然無恙！

這倒不是黃蝶的鋒刄失效，也不是這條巨蜈特別厲害，而是她的腕力不如關山月剛猛！

以內力深淺而言，她優於關山月，可是兩人路數不同，關山月屬剛，她則是走陰柔路子！

黃蝶劍的利鋒也是屬於剛性，到了她的手中，自然就發揮不出效用，不過這一次硬碰的結果還是相當有效！

江帆受此巨震，長劍幾乎脫手，人被彈退好幾步！

那條巨蜈，則因爲利牙被劍鋒砍掉了一塊，痛

得神智昏迷，不再去追擊江帆，張口對準關山月咬去！

關山月人在半空，腰部爲巨蜈鉗住，雖然不受所傷，行動却不得自由，那巨蜈所攻的部位又是他的上半身！

雖然明知咬上也沒有關係，他却不敢冒險，雙手一分，竟握住了牠的兩隻利牙，不讓牠近身！

巨蜈口中咬到了東西，不管是什麽，便瘋狂似的閤攏來，關山月覺得牠的力量太大，不想跟牠鬥力！

利牙閤攏之際，他放鬆一隻手，另一隻手所握的部位，則剛好是江帆砍開的缺口之處！

巨蜈的利牙雖然合併，却對關山月毫無作用，牠低下頭去，準備再度攻擊時，關山月牢牢握住不肯放手！

由於他分心迎敵，體內的抗力畧畧減低，腰上的壓力又增加了，可是關山月却不能管這麽多！

要是這條巨蜈再度進攻，咬住他別的地方，縱然不受傷，被牠們在空中拉扯起來，那滋味也不好受！

被拉住利牙的巨蜈想掙脫羈絆，大頭不住地搖晃着，關山月却死也不肯放手，掙持片刻，他突覺腰上一鬆！

那是咬住他腰部的那條巨蜈自動放鬆，牠飢火正熾，却又無法把關山月吞吃下去，正在發怒！

另一條巨蜈又攻了過來，雖然被關山月拉住了牙齒脫身不得，這條巨蜈不知道，以爲是同伴來爭食！

一氣之下，牠把滿腔的怒火都發洩在同伴身上，乾脆放開了關山月，改朝那條巨蜈的身上咬去！

關山月見機會難得，迅速放手飄身落地，那兩條巨蜈却已在地上翻翻滾滾，自相殘殺起來！

江帆見關山月脫了身，大感興奮，連忙叫道：「關大哥！我們趁這機會快走吧！」

關山月四下一看，祁浩被一條巨蜈緊咬住腰間，已經掙扎得氣力將盡，另外還有三條巨蜈則靜俟在側！

牠們的身材較短，不敢與那條巨蜈爭食，却準備等巨蜈將祁浩腰斷之後，牠們可以分享一半！

西門無鹽則手持竹筒，努力地制住那幾條巨蜈，使牠們不去攻擊她，但却無法指揮牠們發動攻擊了！

那最巨大的一條蜈蚣被小玉纏住，鬥得十分激烈，小玉的身子已縮得只有小指粗細，緊繞在巨蜈身上。

關山月想想道：「我們走了，小玉怎麽辦？」

這句話被小玉聽見了，立刻發出一陣急嘶。

江帆聽了道：「牠叫我們先走，牠自己會想法子脫身的，那條蜈蚣傷不了牠，等到牠把力氣消耗得差不多時，小玉可以制服牠了，然後，牠自己會找到我們的，關大哥！現在不走，等一下可走不成了……」

關山月搖搖頭道：「怕什麽！現在那幾條蜈蚣都分不開身，眼看這兩個害人的傢伙，死在他們自己的陰謀之下……」

江帆急了道：「那些蜈蚣吃到人肉之後，得精血之滋養，氣力更大，食慾也更强，那時我們就抵擋不住了……」

關山月一怔道：「會有這種情形……」

江帆大急道：「是的！我在千蛇谷中看蛇神飼養毒蛇都是採用這個方法，牠們得了血肉爲粮之後，再也不吃別的東西……」

關山月臉色一變，突然從她手中搶下黃蝶劍，飛快地向祁浩之處撲去，那幾條蜈蚣立刻轉頭向他攻擊！

由於這幾條比較幼小，關山月長劍一揮，毫無困難地把牠們的長牙都削斷了下來，然而他又揮劍擊向祁浩！

祁浩已經累到極點，見劍光迫體，厲聲大叫道：「關山月！你好狠！」

叫聲方歇，身子已摔倒地下。

關山月那一劍却是砍向巨蜈，削斷了牠一邊的利牙，轉手又是一劍，把另一隻利牙也砍了下來！

祁浩沒想到關山月會救他的，怔然中，關山月已撲向西門無鹽那邊，這次他經驗更豐富了！

長劍幾次連揮，把那些蜈蚣的利牙都削了下來，蜈蚣失牙之後，無可作爲，噓噓直噴毒霧！

西門無鹽負荷一輕，吁了一口氣，關山月問道：「這毒霧能傷人嗎？」

西門無鹽遲疑片刻才道：「能，我們都服過解藥，可以不受害，你們……」

江帆哼了一聲道：「我從小以毒蛇爲粮，關大哥服那寒冉（虫旁）的內丹，我們才不怕呢，你們留下這些禍患，充其量只能害別人……」

關山月急忙道：「有什麽方法能消滅這些毒霧呢……」

西門無鹽搖頭道：「沒辦法，只好讓風把它吹散了，假如吹向深山，不被人沾上，自然會慢慢消滅……」

關山月厲聲問道：「假如吹向人間，被人家沾上了呢？」

西門無鹽遲遲地道：「沾上的人會全身腫爛，化成膿血而死，也許還會造成瘟疫，因爲這子母飛

蜈又稱爲瘟蜈……」

關山月疾言厲色地指責道：「你們只爲了對付我，便不怕天譴嗎，在人間這一片禍胎，看你怎樣收拾……」

西門無鹽在他的指責下低首無言，半晌才道：「我沒有想到事情會演變到這個程度，更沒有想到牠們會長得這麼大，最後連我都無法控制了……」

關山月怒聲問道：「這些毒虫是妳放出來的，妳怎麼會不知道後果……」

西門無鹽急道：「我是眞的不知道，這些毒虫是張雲竹給我的，他敎給我的控制方法失效了，你又不是沒看見……」

關山月怒聲道：「張雲竹！我非好好找他算算帳不可……」

西門無鹽一嘆道：「我也不饒他！他害得我也不淺……」

這時小玉又發出一陣嘶鳴，江帆聽了忙道：「關大哥！小玉說牠能消滅這些毒霧，可是你得幫牠把那條大蜈蚣殺死，牠才可以分身出來……」

關山月興奮地道：「是啊！我怎麼了，剛才那條大蜈蚣噴出的毒霧，就是小玉吸了下去，我得趕快把牠解脫出來……」

說着過去，提劍就朝巨蜈的利牙上砍去，噹的一聲，劍彈了回來，利牙却絲毫無損，關山月一怔道：「這傢伙太大了，連我也制不住牠……」

小玉嘶嘶急鳴，江帆急叫道：「刺牠的眼睛……」

關山月連忙挺劍再刺，那巨蜈的眼珠却十分脆弱，應手而破，綠漿四濺，巨蜈受痛，滿地亂滾！

小玉利用這個機會，抬頭朝牠的巨口鑽了進去，勢子輕速，片刻工夫，牠已從尾部鑽了出來！

那條巨蜈掙扎片刻，寂然死去，小玉却毫不停歇，拖着四五丈細長的身子，迅速又鑽入一條巨蜈的口中。

關山月一怔道：「牠已無法咬人了，何必還費事呢……」

江帆却含笑道：「牠們雖不能咬人，却能噴霧，若不徹底消滅，禍害依然不止，而且碰上不知情的人，把牠們弄斷了，立刻又生長成新的蜈種，爲禍更烈，只有小玉這個法子，才能够將牠們徹底殺死！……」

關山月悟然笑道：「這倒是不錯，看來這畜生比人還懂事……」

小玉的動作十分迅速，片刻之間，十幾條巨蜈都被牠穿體而斃，然後牠才恢復原來的粗細，張口吸霧……

霧全消之後，關山月釋然一笑道：「小玉！謝謝你，這次多虧得你……」

靈蛇嘶嘶作鳴，將頭朝關山月連點……

江帆笑着解釋道：「小玉也謝謝你，這些蜈蚣的內丹與毒霧雖然對人有害，對牠却大有好處，今天牠的收穫很豐富呢……」

關山月笑了一笑，回頭對西門無鹽與祁浩道：「現在你們兩個人怎麼說？」

西門無鹽默然片刻才道：「比劍術我們打不過你，子母飛蜈也被你消滅了，我們還有什麼話說，聽由你處置便了……」

關山月想了一下才正色道：「以你們的行爲，以及屢次同我作對，我實在饒不得你們，可是我向來不殺沒有抵抗的敵人……」

西門無鹽立刻道：「你眞要想殺死我的話，我可以給你一個機會，請你把劍給我，我們再打一場，使你有正大光明的理由……」

關山月微怔道：「妳不想活了？」

西門無鹽一嘆道：「活下去也沒有意思，謝靈運對我已不再……重視，何況你從子母飛蜈的口中救了我出來，我欠你一命……」

關山月又想了一下才擺擺手道：「算了吧！我並不是存心救妳，但救了妳，便沒有再殺妳的道理，妳還是走吧，最好別再幫着謝靈運做壞事了！跟着他不會有好結果的……」

西門無鹽黯然地道：「我並不想跟他，我在他那邊已經無足輕重，可是我已經不見容於別處，除了跟他之外，還有什麼可選擇的！」

關山月立刻道：「這是什麼話，祗要妳不再跟着他，我們都很歡迎妳！」

西門無鹽搖頭道：「不！要我參加你們去與謝靈運作對是不可能的，他雖然不再要我，無論如何，他總是我的男人……」

關山月也是一嘆道：「隨便妳吧！我無法給妳什麼忠告，妳也不會聽得進，不過我還是要提示妳一句，妳與謝靈運絕非其匹……」

西門無鹽凄然點點頭道：「我早知道了，所以我從不妄想他會全心全意的對我，可是現在他連虛情假意都沒有了，我也看穿了，醜陋的人沒有期望愛情的權利，我師娘溫嬌就是一個例子，不過我比她還幸福一點……」

關山月一怔道：「妳比她幸福？」

西門無鹽點點頭道：「是的！我的武功不如謝靈運，你不必擔心，他還可以允許我存在這個世上，讓我替他盡一點心意與微力，我師娘的武功高於我師父很多，結果不管她對師父多痴心，師父却心心念念不忘想殺死她……」

（未完待續）

女人血和淚凄凉故事
自羨心聲
自嘆苦經
但也有不要臉的女人

舊恨新仇

何行新作　即將出版



舊恨新仇是一本女人的血淚史，也是風塵女子的私生活的寫照，她們每人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自己述說出來而使人爲之一掬同情之淚，但也有自取其咎願意墮落的。

不過還是笑中帶淚的多，她們自己道出遭遇之奇和凄凉，是無人能想像得出和猜到的。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高陞戲院對面）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綫）

譽滿東南亞武俠雜誌之王

牌最老
1959年3月

武俠世界

作家最多
網羅東南亞港台名家

週末最佳精神食糧！

插圖生動，印刷精美，內容豐富，質量優厚！

以下爲本社部份名作家及其名作品

（排名不分先後）



先生

：過關刀



高庸先生

撰著：禍水雙侶



諸葛青雲先生

撰著：十二神龍十二釵



臥龍生先生

撰著：鏢旗



生

：客行



曹若冰先生

撰著：魔中俠



東方英先生

撰著：風塵怒俠



慕容美先生

撰著：天殺星



先生

撰著：無毒丈夫



東方玉先生

撰著：勝字旗



喬奇先生

撰著：國際警探網



柳殘陽先生

撰著：神手無相